

中国古典名著

青苹果电子图书系列

型世言

明 陆人龙 著

上



言 世 型

(上)

(明) 陆人龙 著

目 录

第 一 回	烈士不背君 贞女不辱父	(1)
第 二 回	千金不易父仇 一死曲伸国法	(20)
第 三 回	悍妇计去孀姑 孝子生还老母	(32)
第 四 回	寸心远格神明 片肝顿苏祖母	(49)
第 五 回	淫妇背夫遭诛 侠士蒙恩得宥	(60)
第 六 回	完令节冰心独抱 全姑丑冷韵千秋	(74)
第 七 回	胡总制巧用华棣卿 王翠翘死报徐明山	(90)
第 八 回	矢智终成智 盟忠自得忠	(105)
第 九 回	避豪恶懦夫远窜 感梦兆孝子逢亲	(119)
第 十 回	烈妇忍死殉夫 贤媪割爱成女	(137)
第十一回	毁新诗少年矢志 诉旧恨淫女还乡	(147)
第十二回	宝钗归仕女 奇药起忠臣	(162)
第十三回	击豪强徒报师恩 代成狱弟脱兄难	(173)
第十四回	千秋盟友谊 双璧返他乡	(186)

第十五回	灵台山老仆守义	合溪县败子回头		(196)
第十六回	内江县三节妇守贞	成都郡两孤儿连捷	...	(211)
第十七回	逃阴山运智南还	破石城抒忠靖贼		(221)
第十八回	拔沦落才王君择婿	破儿女态季兰成夫	...	(235)
第十九回	捐金有意怜穷	卜屯无心得地		(248)
第二十回	不乱坐怀终友托	力培正直抗权奸		(259)

第一回 烈士不背君 贞女不辱父

不兢叹南风，徒抒捧日功。

坚心诚似铁，浩气欲成虹。

令誉千年在，家园一夕空。

九疑遗二女，双袖湿啼红。

大凡忠臣难做，只是一个身家念重。一时激烈，也便视死如归，一想到举家戮辱，女哭儿啼，这个光景难当。故毕竟要父子相信，像许副使逵，他在山东乐陵做知县时，流贼刘六、刘七作反，南北直隶、山东、河南、湖广府州县官，或死或逃，只有他出兵破贼，超升佥事，后转江西副使。值宁王谋反，逼胁各官从顺，他抗议不从，道：“天无二日，民无二王。”解下腰间金带打去，众寡不敌，为宁王所擒，临死时也不肯屈膝。此时他父亲在河南，听得说江西宁王作乱，杀了一个都堂、一个副使。他父亲道：“这毕竟是我儿子！”就开丧受吊，人还不肯信他。不期过了几时，凶报到来，果然是他死节。又如他同时死的，是孙都堂燧。他几次上本，说宁王有反谋，都为宁王邀截去了。到了六月十三日，宁王反谋已露。欲待除他，兵马单弱，禁不得他势大；欲待从他，有亏臣节。终夜彷徨，在衙中走了一夜。到五更，大声道：“这断不可从！”此时他已将家眷打发回家，止剩得一个公子、一个老仆在衙内。孙都堂走到他房里道：“你们好睡，我走了一夜，你知道么？”公子道：“知道。”孙都堂道：“你知道些甚么？”公

子道：“为宁王的事。”孙都堂道：“这事当什么？”公子道：“我已听见你说不从了，你若从时，我们也不顾你先去。”孙都堂却也将头点了一点。早间进去，毕竟不从，与许副使同死。忠义之名，传于万古。

若像靖难之时，胡学士广与解学士缙，同约死国。及到国破君亡，解学士着人来看胡学士光景，只见胡学士在那厢问：“曾喂猪么？”看的人来回复，解学士笑道：“一个猪舍不得，舍得性命？”两个都不死。后来，解学士得罪，身死锦衣卫狱。妻子安置金齿。胡学士有个女儿，已许解学士的儿子。因他远戍，便就离亲，逼女改嫁。其女不从，割耳自誓，终久归了解家。这便是有好女无好父。又像李副都士实，平日与宁王交好，到将反时来召他，他便恐负从逆的名，欲寻自尽。他儿女贪图富贵，守他不许。他后边做了个逆党，身受诛戮，累及子孙。这便是有了不肖子孙，就有不好父母。谁似靖难时，臣死忠、子死孝、妻死夫？又有这一班好人，如方文学孝孺，不肯草诏，至断舌受刖。其妻先自缢死。王修撰叔英的妻女、黄侍中观的妻女，都自溺全节。曾凤韶御史，夫妻同刖。王良廉使，夫妻同焚。胡闰少卿，身死极刑。其女发教坊司，二十年毁刑堕面，终为处女。真个是有是父、有是子。但中更有铁尚书，挺挺雪中松柏。他两个女儿，莹莹水里荷花。终动圣主之怜，为一时杰出。

话说这铁尚书名铉，河南邓州人。父亲唤做仲名，母亲胡氏，生这铁铉。他为人玮梧卓犖，慷慨自许，善弓马，习韬略。太祖时，自国子监监生，除授左军都督府断事。皇侄孙靖江王守谦，他封国在云南，恣为不法，笞辱官府，擅杀平民，强占人田宅、子女。召至京勘问，各官都畏缩不敢问，他却据法诘问，拟行削

职。洪武爷见他不苟不枉，断事精明，赐他字教做“鼎石”。后来升作山东参政。他爱惜百姓，礼貌士子。地方有灾伤，即便设处赈济。锄抑强暴，不令他虐害小民。生员有亲丧，毕竟捐俸周给。时尝督率生儒，做文会、讲会。会中看得一个济阳学秀才，姓高名贤宁，青年好学，文字都是锦心绣肠，又带铜肝铁胆。闻他未娶，便捐俸，着济阳学教官王省为他寻亲事。不料其年高贤宁父死丁忧，此事遂已。铁参政却又助银与营丧葬。在任年余，军民乐业。恰遇建文君即位，覃恩封了父母，铁参政制了冠带，率领两个儿子福童、寿安，两个女儿孟瑶、仲瑛，恭贺父母。只见那铁钟名受了道：“我受此荣封，也是天恩。但我老朽不能报国，若你能不负朝廷，我享此封诰也是不愧的。”铁参政道：“敢不如命。”本日家宴不题。

荏苒半年，正值靖难兵起，朝廷差长兴侯耿炳文领兵征讨，着他管理四十万大军粮草。他陆路车马搬运，水路船只装载，催趲召买。民也不嫌劳苦，兵马又不缺乏。后来长兴侯战败，兵粮散失。朝廷又差曹国公李景隆，督兵六十万进征。他又多方措置，支給粮草。又道济南要地，雇倩民夫，将济南城池筑得异常坚固，挑得异常深阔。不料李景隆累次战败，在白沟大为永乐爷所破。

此时铁参政正随军督粮，也只得南奔。到临邑地方，遇着赞画旧同僚、五军断事高巍，两个相向大哭。时正端午，两个无心赏午，止计议整理兵马，固守济南。正到济南，与守城参将盛庸三人，打点城守事务。方完，李景隆早已逃来，靖难兵早已把城围得铁桶相似。铁参政便与盛参将背城大战，预将喷筒裹作人形，缚在马上，战酣之时，点了火药，赶入北兵阵中。又将神机铳、佛狼机随火施放，大败北兵。永乐爷大怒，在城外筑起高坝，

引济水浸灌城中。铁参政却募善游水的人，暗在水中撬坍堤岸，水反灌入北兵营里。永乐爷越恼，即杀了那失事将官，从新筑坝灌城，弄得城中家家有水，户户心慌。那铁参政与盛参将、高断事分地守御，意气不挠。但水浸日久，不免坍塌，铁参政定下一计，教城上插了降旗，分差老弱的人到北营，说力尽情愿投降，却于瓮城内掘下陷坑，城上堆了大石，兵士伏于墙边，高悬闸板。只要引永乐爷进城，放下闸板，前有陷坑矢石，后又有闸板，不死也便活捉了。曹国公道：“奉旨不许杀害，似此恐有伤误。”铁参政道：“阍外之事，专之可也。”议定。

只见成祖因见累年战争，止得北平一城，今喜济南城降，得了一个要害地方，又得这干文武官吏兵民，不胜忻喜，便轻骑张着羽盖，进城受降。刚到城下，早是前驱将士多掘下陷坑。成祖见了，即策马跑回。城头上铁参政袍袖一举，刀斧齐下，恰似雷响一声，闸板闸下。喜成祖马快，已是回缰，打不着。反是这一惊，马直擗起，没命似直跑过吊桥。城上铁参政叫“放箭”，桥下伏兵又起。成祖几乎不保，那进得瓮城这干将士，已自都死在坑内了。正是：

不能附翼游天汉，赢得横尸入地中。

成祖大怒，分付将士负土填了城河，架云梯攻城。谁知铁参政知道，预备撑竿，云梯将近城时，撑竿在城垛内撑出，使他不得近城。一边火器乱发，把云梯烧毁，兵士跌下，都至死伤。成祖怒极道：“不破此城，不擒此贼，誓不回军！”北将又置攻车，自远推来城上，所到砖石坍塌。铁参政预张布幔挡他，车遇布就住，不得破城。北将又差军士顶牛皮抵上矢石，在下挖城。铁参政又将铁索悬铁炮，在上碎之。相持数月，北军乃做大炮，把大

石炮藏在内，向着城打来，城多崩陷。铁参政计竭，却写“太祖高皇帝神牌”挂在崩处，北兵见了，无可奈何，只得射书进城招降。

其时高贤宁闻济南被围，来城中赴义，也写一篇《周公辅成王论》，射出城去。大意道：“不敢以功高而有藐孺子之心，不敢以尊属有轻天子之意。爵禄可捐，寄以居东之身，待感于风雷；兄弟可诛，不怀无将之心，擅兴夫斨斧。诚不贪一时之富贵，灭千古之君臣。”成祖见了，却也鉴赏他文词。

此时师已老，人心懈弛。铁参政又募死士，乘风雨之夕，多带大炮，来北营左侧施放，扰乱他营中。后来，北兵习做常事，不来防备。他又纵兵砍入营，杀伤将士。北兵军师姚广孝在军中道：“且回军。”铁参政在城上遥见北军无意攻城，料他必回，忙拣选军士，准备器械粮食，乘他回军，便开门同盛总兵一齐杀出，大败北兵。直追到德州，取了德州城池。朝廷论功，封盛总兵为历城侯、充平燕将军。钦参政升山东左布政使，再转兵部尚书，参赞军务。召还李景隆。

盛总兵与铁尚书自督兵北讨，十二月与北兵会在东昌府地方。盛总兵与铁尚书先杀牛酿酒，大开筵席犒将士，到酒酣，痛哭，劝将士戮力报国，无不感动。战时盛总兵与铁尚书分做两翼，屯在城下，以逸待劳。只见燕兵来冲左翼，盛总兵抵死相杀。燕兵不能攻入，复冲中军，被铁尚书指挥两翼，环绕过来。成祖被围数重，铁尚书传令“拿得燕王有重赏”，众军尽皆奋勇砍杀。北将指挥张玉力护成祖，左右突围，身带数十箭，刀枪砍伤数指，身死阵中。真是尸横遍野，血流成河。燕兵退回北平。

三月，又在夹河大战。盛总兵督领众将庄得等，戮力杀死了

燕将谭渊，军声大振。不料角战之时，自辰至未，胜负未定。忽然风起东北，飞沙走石，尘埃涨天。南兵逆风，咫尺不辨，立身不住。北兵却乘风大呼纵击，盛总兵与铁尚书俱不能抵敌，退保德州。后来北兵深入，盛总兵又回兵徐州战守。铁尚书虽在济南，飞书各将士要攻北平，要截他粮草，并没一人来应他。径至金川失守，天下都归了成祖。当时文武都各归附，铁尚书还要固守济南，以图兴复，争奈人心渐已涣散，铁尚书全家反被这些贪功的拿解进京。

高秀才此时知道，道：“铁公为国戮力最深，触怒已极，毕竟全家不免，须得委曲求全得他一个子嗣，也不负他平日赏识我一场。”弃了家，扮做个逃难穷民，先到淮安地方，在驿中得他几个钱，与他做夫。等了十来日，只见铁尚书全家已来，他也不敢露头面，只暗中将他小公子认定。夜间巡逻时，在后边放上一把火，趁人嚷乱时，领了他十二岁小公子去了。这边救灭火，查点人时，却不见了这个小孩子。大家道“想是烧死了”，去寻时，又不见骨殖。有的又解说道：“骨头嫩，想都烧化了。”铁尚书道：“左右也是死数，不必寻他。”这两位小姐也便哭泣一场。管解的就朦胧说中途烧死，止将铁尚书父母并长子二女，一行解京。

却说高秀才把这小公子抱了便跑走了，这公子不知甚事，只见走了六七里，到一个旷野之地，放下道：“铁公子，我便是高贤宁，是你令尊门生。你父亲被拿至京，必然不免，还恐延及公子。我所以私自领你逃走，延你铁家一脉。”铁公子道：“这虽是你好情，但我如今虽生，向何处投奔？不若与父亲姐妹死做一处到好。”高秀才道：“不是这样说，如今你去同死，也不见你的孝处，何如苟全性命，不绝你家宗嗣，也时常把一碗羹饭祭祖宗、

父母，使铁氏有后，岂不是好！”铁公子哭了一场，两个同行，认做了兄弟。公子道：“哥哥，我虽亏你苟全，但不知我父亲、祖父母、姐姐此去何如？怎得一消息？”高秀才道：“我意原盗了你出来，次后便到京看你父亲。因一时要得一个安顿你身子人家，急切没有，故未得去。”公子道：“这却何难？就这边有人家，我便在他家佣工，你自可脱身去了。”高秀才道：“只是你怎吃得这苦。”两个计议，就在山阳地方寻一个人家。

行来行去，天晚来到一所村庄：

朗朗数株榆柳，疏疏几树桑麻。低低小屋两三间，半瓦半茅；矮矮土墙四五尺，不泥不粉。两扇柴门扃落日，一声村犬吠黄昏。

两个正待望门借宿，只见呀一声门响，里面走出一个老人家，手里拿着一把瓦壶儿，想待要村中沽酒的。高秀才不免向前相唤一声道：“老人家拜揖，小人兄弟是山东人，因北兵来，有几间破屋儿都被烧毁，家都被掳掠去了，止剩得个兄弟，要往南京去投亲，天晚求在这厢胡乱借宿一宵。”只见那个老人道：“可怜是个异乡避难的人，只是南京又打破了，怕没找你亲戚处哩！”高秀才道：“正是。只是家已破了，回不得了，且方便寻个所在，寄下这兄弟，自己单身去看一看再处。”老人道：“家下无人，止有一个儿子，佷去从军，在峨眉山大战死了。如今止一个老妻、一个小女儿，做不出好饭来吃。若要借宿，谁顶着房儿走？便在里面宿一宵。”两个到了里边，坐了半晌，只见那老儿回来，就暖了那瓶酒，拿了两碟腌葱腌萝卜，放在桌上，也就来同坐了。两边闲说，各道了姓名。这老子姓金名贤。高秀才道：“且喜小人也姓金，叫做金宁，这兄弟叫做金安。你老人家年纪高大？既没

了令郎，也过房一个伏待你老景才是。”老人道：“谁似得亲生的来！”高秀才道：“便雇也雇一个儿。”老人道：“那得闲钱。”说罢，看铁公子道：“好一个小官儿，甚是娇嫩，怎吃得这风霜！”高秀才道：“正是，也无可奈何，还不曾丢书本儿哩！”老人道：“也读书？适才听得客官说，要寄下他往南京看个消息，真么？”高秀才道：“是真的。”老人道：“寒家虽有两亩田，都雇客作耕种，只要时常送送饭儿，家中关闭门户。客官不若留下他在舍下，替就老夫这些用儿，便在这里吃些家常粥饭，待客官回来再处，何如？只是出不起雇工钱。”高秀才道：“谁要老人家钱？便就在这里伏侍老人家终身罢。”只见老人家又拿些晚粥出来吃了，送他一间小房歇下。高秀才对铁公子道：“兄弟，幸得你有安身之处了。此去令尊如有不幸，我务必收他骸骨，还打听令祖父母、令兄令姊消息来复你，时日难定，你可放心在此。不可做出公子态度，又不可说出你的根因惹祸。”一个说，一个哭，过了一夜。

次早高秀才起来，只见那老人道：“你两人商量的通么？”高秀才道：“只是累你老人家。”便叫铁公子出来，请妈妈相见，拜了道：“这小子还未大知人事，要老奶奶教导他。”老妈妈道：“咱没个儿，便做儿看待，客官放心。”高秀才又吃了早饭，作谢起身，又分付了铁公子才去。正是：

已嗟骨肉如萍梗，又向天涯话别离。

高秀才别了铁公子，星夜进京。

此时铁尚书已是先到，向北立不跪。成祖责问他在济南府用计图害，几至杀身。铁尚书道：“若使当日计成，何有今日！甚恨天不祚耳！”要他一见面，不肯。先割了鼻，大骂不止。成祖着刚在都市，父亲仲名安置海南，子福童戍金齿，二女发教坊司。

正是：

名义千钧重，身家一羽轻。

红颜嗟薄命，白发泣孤征。

高秀才闻此消息，径来收他骸骨，不料被地方拿了，五城奏闻。成祖问：“你甚人？敢来收葬罪人骸骨！”高秀才道：“贤宁济阳学生员，曾蒙铁铉赏拔，今闻其死，念有一日之知，窃谓陛下自诛罪人，臣自葬知己，不谓地方遽行擒捉。”成祖道：“你不是做《周公辅成王论》的济阳学生员高贤宁么？”高秀才应道：“是。”成祖道：“好个大胆秀才！你是书生，不是用事官员，与奸党不同。作《论》是讽我息兵，有爱国恤民的意思，可授给事中。”高秀才道：“贤宁自被擒受惊，得患怔忡，不堪任职。”成祖道：“不妨，你且调理好了任职。”出朝，有个朋友姓纪名纲，现任锦衣指挥，见他拿在朝中时，为他吃了一惊，见圣上与官不受，特来见他，说：“上意不可测，不从恐致召祸。”高秀才道：“君以军旅发身，我是个书生，已曾食廩，于义不可。君念友谊，可为我周旋。”他又去送别铁尚书父母、儿子，人晓得成祖前日不难为他，也不来管。又过了几时，圣上问起，得纪指挥说果病怔忡，圣上就不强他。他也不复学，只往来山阳、南京，看他姊妹消息不题。

话说铁小姐，圣旨发落教坊。此时大使出了收管，发与乐户崔仁，取了领状，领到家中。那龟婆见了，真好一对女子，正是：

蓬岛分来连理枝，妖红媚白压当时。

愁低湘水暮山碧，泪界梨花早露垂。

幽梦不随巫峡雨，贞心直傲柏松姿。

闲来屈指谁能似，二女含颦在九疑。

那虔婆满心欢喜道：“好造化，从天掉下这一对美人来，我家一生一世吃不了。”叫丫鬟收拾下一所房子，却是三间小厅，两壁厢做了他姊妹卧房，中间做了客座。房里摆列着锦衾绣帐、名画古炉、琵琶弦管，天井内摆列些盆鱼异草、修竹奇花。先好待他一待，后边要他输心依他。只见他两姊妹一到房中，小小姐见了道：“姐姐，这岂是我你安身之地。”大小姐道：“妹妹，自古道慷慨杀身易，从容就死难。发我教坊，正要辱我们祖父，我偏在秽污之地，竟不受辱，教他君命也不奈何我，却不反与祖父争气！”两个便将艳丽衣服、乐器玩物都堆在一房，姊妹两个同在一房，穿了些缟素衣服，又在客座中间立一纸牌，上写：

明忠臣兵部尚书铁府君灵位

两个早晚痛哭上食。那虔婆得知，吃了一惊，对龟子道：“这两个女人，生得十分娇媚，我待寻个舍钱姐夫，与他梳拢，又得几百金。到后来再寻个二姐夫，也可得百十两。不料他把一个爹的灵位立在中间，人见了岂不恶厌！又早晚这样哭，哭坏了，却也装不架子起，骗得人钱。”龟子道：“他须是个小姐性儿，你可慢慢搓挪他。”那虔婆只到那厢去安慰他，相叫了道：“二位小姐，可怜你老爷是个忠臣受枉，连累了二位，落在我们门户人家。但死者不可复生，二位且省些愁烦，随乡入乡，图些快乐，不要苦坏身子。”那二位小姐只不做声。后边又时常着些妓女，打扮得十分艳丽，来与他闲话，说些风情。有时说道：“某人财主，惯舍得钱，前日做多少衣服与我，今日又打金簪金镯，倒也得他光辉。”有时道：“某人标致，极会帮衬，极好德性，好不温存，真个是风流子弟，接着这样人也不枉了。”又时直切到他身上道：“似我这嘴脸，尚且有人怜惜，有人出钱，若像小姐这样人品，又

好骨气，这些子弟怕不挥金如土，百般奉承！”小姐只是不睬，十分听不得时，也便作色走了开去。

延捱了数月，虔婆急了，来见道：“二位在我这厢，真是有屈，只是皇帝发到这厢，习弦子箫管歌唱，供应官府，招接这六馆监生、各省客商，如今只是啼哭，并不留人，学些弹唱。皇帝知道，也要难为我们，小姐也当不个抗违圣旨罪名起。”小姐道：“我们忠臣之女，断不失节！况在丧中，也不理音乐！便圣上知道难为我，我们得一死，见父母地下，正是快乐处。”虔婆道：“虽只如此，你们既落教坊，谁来信你贞节！便要这等守志，我教坊中也没闲饭养你！朝廷给发我家，便是我家人，教训凭我，莫要鲜的吃吃腌的！”大声发付去了。两小姐好不怨苦。他后边也只是粗茶淡饭，也不着人伏侍，要他们自去搬送。又常常将这些丫头起水叫骂道：“贱丫头，贱淫妇，我教坊里守甚节！不肯招人，倒叫我们淘饭与你吃！”或时又将丫头们剥得赤条的，将皮鞭毒打道：“奴才，我打你不得？你不识抬举，不依教训，自讨下贱！”明白做个榜样来逼迫。铁小姐只是在灵前痛哭，虔婆又道：“这是个乐地，嚎甚么！”奚落年余，要行打骂，亏的龟子道：“看他两个执性，是打骂不动的，若还一逼，或是死了。圣上一时要人，怎生答应？况且他父亲同僚亲友还有人，知道我们难为他，要来计较也当不起。还劝他的是。若劝不转，他不过吃得我碗饭，也不破多少钱讨他，也只索罢了。”虔婆也只得耐了火性。

两年多，只得又向他说：“二位在我这教坊已三年了，孝也满了，不肯失身，我也难强。只是我门户人家，日趁日吃，就是二位日逐衣食，叫我也供不来。不若暂出见客，得他怜助，也可

相帮我们些，不辜负我们在此伏侍你一场。或者来往官员，有怜你守节苦情，奏闻圣上，怜放出得教坊，也是有的事。不然老死在这厢，谁人与你说清！”果然两小姐见他这三年伏侍，也过意不去，道：“若要我们见客，这断不能，只我们三年在此累你，也曾做下些针指，你可将去货卖，偿你供给。”他两个每日起早睡晚，并做女工。又曾做些诗词，尝有人传他的《四时词》：

翠眉慵画鬓如蓬，羞见桃花露小红。
遥想故园花鸟地，也应芳草日成丛。

满径飞花欲尽春，飘杨一似客中身。
何时得逐天风去，离却桃源第一津。

柳梢莺老绿阴繁，暑逼纱窗试素纨。
每笑翠筠辜劲节，强涂剩粉倚朱栏。

亭亭不带浮沉骨，莹洁时坚不染心。
独立波间神更静，无情蜂蝶莫相侵。

泪浥容偏淡，愁深色减妍。
好将孤劲质，独傲雪霜天。

霜空星淡月轮孤，字乱长天破雁雏。
只影不知何处落，数声哀怨入苇芦。

轻风簌簌碎芭蕉，绕砌蛩声倍寂寥。

归梦不成天未晓，半窗残月冷花梢。

强把丝桐诉怨情，天寒指冷不成声。
更饶泪作江水落，滴处金徽相向明。

如絮云头剪不开，扣窗急雪逐风来。
愁心相对浑无奈，乱拨寒炉欲煨灰。

当时他两姊妹虽不炫才，外边却也纷纷说他才貌，王孙公子那一个不羡慕他，便是千金也不惜。有一个不识势的公子，他父亲是礼部尚书，倚着教坊是他辖下，定要见他，鴛儿再三回复不肯。只见一个帮闲上舍白庆道：“你这婆子不知事体，似我这公子，一表人才，他见了料必动情招接。你再三拦阻，要搭架子，起大钱么？这休想！”只见这公子也便发恶道：“这婆子可恶，拿与大使，先拶他一拶！”这鴛儿惊得不做声，一起径赶进去，排门而入。此时他姊妹正在那边做针指，见一个先蓦进来：

玄纁巾垂玉结，白纱袜衬红鞋。薄罗衫子称身裁，行处水沉烟霭。未许文章领袖，却多风月襟怀。朱颜绿鬓好乔才，不下潘安丰采。

侧边陪着一个：

矮巾笼头八寸，短袍离地尺三。旧绢新染作天蓝，帮衬许多模样。两手紧拳如缚，双肩高耸成山。俗谭信口极腌臢，道是在行白想。

那白监生见了，便拍手道：“妙！妙！真是娥皇、女英。”那公子便一眼盯个死，口也开不得。这些家人见了，也有咬指头的，也有喝采的。大小姐红了脸，便往房里躲。小小小姐坐着不动身，道：

“你们不得啰唆！”白监生道：“这是本司院里，何妨？”小姐道：“这虽是本司院，但我们不是本司院里这一辈人！”白监生道：“知道你是尚书小姐，特寻一个尚书公子相配。”小姐道：“休得胡说！便圣上也没奈何我，说甚公子！”白监生道：“你看这一表人才，也配得你过，不要做腔。做了几遍腔，人就老了。”小小小姐听了大恼，便立起身也走向房中，把门扑地关上，道：“不识得人的蠢材，敢这等无礼！”这些家人听了，却待发作，那白监生便来兜收道：“管家，这事使不得势的。下次若来，他再如此，捋他的毛，送他到礼部，拶上一拶，尿都拶他的出来！”却好鸨儿又来，撮撮哄哄，出了门去。那小姐对妹子道：“我两人忍死在此，只为祖父母与兄弟远戍南北，欲图一见，不期在此遭人轻薄，不如一死，以得清白。”小小小姐道：“不遇盘根错节，何以别利器！正要令人见我们不为繁华引诱，不受威势迫胁，如何做匹妇小谅？如这狂且再来，妹当手刃之，也见轰烈。姐姐不必介意。”正说之间，鸨儿进来道：“适才是礼部大堂公子，极有钱势，小姐若肯屈从，得除教坊的名也未可知。如何却恼了他去？日后恐怕贻祸老身。”铁小姐道：“这也不妨，再来我自身有处。”正是：

已拼如石砺贞节，一任狂风拥巨涛。

不隔数日，那公子又来。只见铁小姐正色大声数他道：“我忠臣之女，断不失身！你为大臣之子，不知顾惜父亲官箴、自己行检，强思污人。今日先杀你，然后自刎，悔之晚矣！”那公子欲待涎脸，去陪个不是话进去。只见他已掣刀在手，白监生与这些家人先一哄就走，公子也惊得面色皆青，转身飞跑。又被门槛绊了一交，跌得嘴青脸肿。似此名声一出，那个敢来，三三两两都把他来做笑话，称诵两小姐好处。又况这时尚遵洪武爷旧制，

教坊建立十四楼，叫做：

来宾 重译 清江 石城 鹤鸣 醉仙
乐民 集贤 讴歌 鼓腹 轻烟 淡粉
梅妍 柳翠

许官员在彼饮酒，门悬本官牙牌，尊卑相避，故院中多有官来，得知此事。

也是天怜烈女，与他机会。一日成祖御文华殿，锦衣卫指挥纪纲已得宠，站在侧边，偶然问起：“前发奸臣子女，在锦衣卫、浣衣局、教坊司各处，也还有存的么？也尽心服役，不敢有怨言么？”纪纲道：“谁敢怨圣上。”成祖道：“在教坊的，也一般与人歇宿么？”纪纲道：“与人歇宿的固多，闻道还有不肯失身的。”成祖道：“有这等贞洁女子，却也可怜，卿可为我查来。”

纪纲承旨回到私衙，只见人报高秀才来见，这高秀才就是高贤宁。他先时将铁尚书伏法与子女父母遣谪，报与铁小公子，不胜悲痛。因金老爱惜他，要他在身边作子，故铁公子就留在山阳，高秀才就在近村处个蒙馆，时来照顾。后边公子念及祖父母年高，说：“父亲既没，不能奉养，我须一往海南省视，以了我子孙之事。”金老苦留不定，高秀才因伴他到南京分手，来访两小姐消息，因便来见纪指挥。纪指挥忙叫请进相见。见了，叙寒温，纪指挥说自己得宠，圣上尝向他询问外间事务，命他缉访事件。因说起承命查访教坊内女子事，高秀才便叹息道：“这干都是忠臣，杀他一身够了，何必辱及他子女，使缙绅之女为人淫污，殊是可痛！今圣上有怜惜之意，足下何不因风吹火，已失身的罢了，未失身的为他保全，也是阴鹭。”纪指挥道：“我且据实奏上，若有机括，也为他方便。”因留高秀才酌酒，又留他宿在家中。

次日，纪指挥自家到坊中查问，有铁家二小姐、胡少卿小姐，尚不失身。纪指挥俱叫来，因问他怎不招人，小姐含泪道：“不欲失身以辱父母。”其时胡少卿女故意髡发跣足，以烟煤污面，自毁面目。铁氏小姐虽不妆饰，却也任其天然颜色，光艳动人。纪指挥道：“似你这样容貌，若不事人，也辜负了你。三人也晓得做甚诗么？”胡小姐推道不会，铁小姐道：“也晓得些，只是如今也无心做他。”纪指挥道：“你试一作。”只见小小小姐口占一首呈上，道：

教坊脂粉污铅华，一片闲心对落花。

旧曲听来犹有恨，故园归去已无家。

云鬟半挽临妆镜，雨泪空流湿绛纱。

今日相逢白司马，尊前重与诉琵琶。

纪指挥看了，称赞道：“好才！不下薛涛！”因安慰了一番。回家与高秀才说及这几位贞节，高秀才因备说铁尚书之忠，要他救脱这二女。纪指挥也点头应承。

第二日早朝具奏，因呈上所做诗。成祖看了道：“有这等才貌，不肯失身，却也不愧忠臣之女。卿可择三个士人配与他罢！”纪指挥得旨，到家又与高秀才对酌。因问高秀才道：“兄别来许久，已生有令郎么？”高秀才道：“我无家似张俭，并不娶妻。”纪指挥道：“这样我有一头媒，为足下做了罢。这女子我亲见来，才貌双绝，尽堪配足下。”高秀才道：“流落之人，无意及此。”纪指挥道：“不孝有三，无后为大。这亲又不要费半分财礼，我自择日与足下成亲罢。”因自到院中宣了圣谕，着教坊与他除名，因说圣上赐他与士人成婚。铁小姐道：“不愿。”纪指挥道：“女生有家，也是令先公地下之意，况小姐若不配亲，依倚何人？况我

为你已寻下一人，是你先公赏识的秀才，他为收你先公骸骨，几乎被刑，也是义士。下官当为小姐备妆奁成婚。”大小姐又辞，小小姐道：“既是上意，又尊官主裁，姐姐可依命。”大小姐道：“骨肉飘零，止存二人，若我出嫁，妹妹何依？细思之有未妥耳。不如妹妹与我同适此人，庶日后始终得同。”纪指挥道：“当日娥皇、女英，曾嫁一个大舜，甚妙！甚妙！”纪指挥就为高秀才租了一所房屋成亲。高秀才又道与铁尚书有师生之谊，不可。纪指挥道：“足下曾言，铁公曾赠公婚资，因守制不娶。他既肯赠婚，若在一女，应自不惜，兄勿辞。”遂择日成了亲，用费都出纪指挥。

三日，纪指挥来贺。高秀才便请二小姐相见，纪指挥道：“高先生豪士，二小姐贞女，今日配偶，可云奇事，曾有诗纪其盛么？”高秀才道：“没有。”纪指挥道：“小姐多有才，一定有的。”再三请教，小姐乃又作一诗奉呈：

骨肉凋残产业荒，一身何忍去归娼。

泪垂玉筍辞官舍，步敛金莲入教坊。

览镜幸无倾国色，向人休学倚门妆。

春来雨露深如海，嫁得刘郎胜阮郎。

纪指挥不胜称赏去了。铁小姐因问高秀才道：“观君之意，定不求仕进了。既不求仕，岂可在此辇毂之下！且纪指挥虽是下贤，闻他骄恣，后必有祸。君岂可作处堂燕雀！倘故园尚未荒芜，何不同君归耕？”高秀才道：“数日来我正有话要对二小姐讲，前尊君被执赴京，驿舍失火，此时我挈令弟逃窜，欲延铁氏一脉。今令弟寄迹山阳，年已长成，固执要往海南探祖父母，归时于此相会，带令先尊骸骨归葬，故此羁迟耳。”小姐道：“向知足下冒死

收先君遗骸，不意复脱舍弟，全我宗祀，我姊妹从君尚难酬德。但不知舍弟何时得来？”高秀才道：“再停数月，一定有消息了。”

过了数月，恰好铁公子回来，暗访教坊消息，道因他守贞不屈，已得恩赦归一秀才。他又寻访，却是高秀才。径走到高家，却好遇着高秀才，便邀进里边，与姊妹相见，不觉痛哭。问及祖父母，道已身故，将他骨殖焚毁，安置小匣，藏在竹笼里带回。两小姐将来供在中堂，哭奠了。又在卞忠贞墓侧取了铁尚书骸骨，要回邓州。高秀才道：“二位小姐虽经放免，公子尚未蒙赦，未可还乡。公子在山阳，金老待你有情，不若且往依之。我彼处曾有小馆，还可安身。”高秀才就别了纪指挥，说要归原籍。纪指挥又赠了些盘缠，四个一齐归到山阳。金老见了大喜，也微微知他行径。他女儿年已及笄，苦死要与铁公子，高秀才与二位小姐也相劝毕了姻。就于金老宅后空地上筑一坟，安葬祖父母及铁尚书骸骨。高秀才也只邻近居住，两家烟火相望，往来甚密。

向后年余，铁公子因金老已故，代他城中纳粮，在店中买饭吃。只见一个行路的，也在那边买饭吃。两个同坐，那人不转眼把公子窥视，公子不知甚，却也动心，问道：“兄仙乡何处？”那人道：“小可邓州人，先父铁尚书，因忠被祸，小弟也充军。今天恩大赦，得命还乡，打这边过。”铁公子知道是自己哥子了，故意问道：“家还有甚人？”那人道：“先有一弟，中途火焚了，两个妹子发教坊司，前去望他，道已蒙恩赦配人去了。我也无依，只得往旧家寻个居止。”铁公子道：“兄这等便是铁尚书长公子了，他令爱现在此处，兄要一见么？”那人道：“怎不要见！”铁公子道：“这等待小弟引兄同往。”铁公子就为他还了饭钱，与他到高秀才家，引他见了姐姐，又弟兄相认了。姊妹们哭了又哭，

说了又说，都谢高秀才始终周旋，救出小公子，又收遗骸，又在纪指挥前方便两小姐出教坊，真是程婴再见。

后边大公子往邓州时，宗姓逃徙已绝，田产大半籍没在官，尚有些未籍的，已为人隐占。无亲可依，无田可种，只得复回山阳。小公子因将金老所遗田让与哥哥，又为他娶了亲，两个耕种为事。后来小公子生有二子，高秀才道不可泯没了金老之义，把他幼子承了金姓，延他一脉。金老夫妇坟与铁尚书坟并列，叫子孙彼此互相祭祀。至今山阳有金铁二氏，实出一源。

总之天不欲使忠臣斩其祀，故生出一个高秀才；又不欲忠臣污其名，又生这二女。故当时不独颂铁尚书之忠，又且颂二女之烈。有二女之烈，又显得尚书之忠有以刑家，谁知中间又得高秀才维持调护！忠臣、烈女、义士，真可鼎足，真可并垂不朽。尝作《古风》咏之：

蚩尤南指兵戈起，义旗靡处鼓声死。
铮铮铁汉据齐鲁，只手欲回天步圯。
皇天不祚可奈何，泪洒长淮增素波。
刎头断舌良所乐，寸心一任鼎镬磨。
山阳义士胆如斗，存孤试展经纶手。
忠骸忍见犬彘饱，抗言竟获天恩宥。
宗祊一线喜重续，贞姬又藉不终辱。
纯忠奇烈世所钦，维持岂可忘高叔。
拈彩笔，发幽独，热血纷纷染简牍。
写尽英雄不朽心，普天尽把芳规勸。

第二回 千金不易父仇 一死曲伸国法

长铗频弹，飞动处、寒铓流雪。肯匣中、徒作龙吟，有冤茹咽。怨骨沉沉应欲朽。凶徒落落犹同列。猛沉吟、怒气满胸中，难摧灭。妻虽少，心冰冽。子虽稚，宗堪接。读书何事，饮羞抱觥。碎击髑髅飞血雨。快然笑释生平结，便膏身、铁钺亦何辞，生非窃。

右调《满江红》

做人子，当父母疾病之时，求医问卜，甚至割股，要求他生。及到身死，哀哭号踊，尚且有终天之恨。若是被人杀害，此心当如何悲愤，自然当拼一生向上司控告。只是近来官府糊涂的多，有钱的便可使钱，外边央一个名色分上，里边或是书吏，或是门子、贴肉搥，买了问官。有势的又可使势，或央求上司分付，或央同年故旧关说，劫制问官。又买不怕打、不怕夹的泼皮做硬证，上呼下应，厚贿那件作，重伤报轻伤。在那有人心问官，还葫芦提搁起，留与后人。没人心的，反要坐诬。以此誓死报亲仇的，已是吃了许多苦，那没用的，被旁人掇哄，也便把父母换钱，得他些银子，也了帐。只有那有志气的，他直行其是，不向有司乞怜，当父亲被害时，岂不能挺剑刃仇？但我身殉父危，想老母无依，后嗣无人，是我一家赔他一身。若控有司，或者官不如我意，不如当饮忍时饮忍，当激烈时激烈。只要得报亲仇，不必论时先后，是大经纬人。

话说浙江金华府，有个武义县，这县是山县，民性犷悍，故招集兵士，多于此处。凡有争竞，便聚族相杀。便是自家族中争竞，也毕竟会合亲枝党羽斗殴。本县有个王家，也是一个大族。一个王良，少年也曾读书，不就，就做田庄。生有一个儿子，叫做世名，生得眉清目秀，性格聪明，在外附学读书，十二岁便会做文字，到十七岁，府县俱前取，但道间不录，未得进学。父亲甚是喜他，期他大成。其年，他的住屋原是祖遗，侄子王俊是长房，居左，他在右，中间都是合用。王俊有了两分村钱，要行起造，因是合的，不能。常叫族长王道来说，与他价钱，要他相让。王良道：“一般都是王家子孙，他买产我卖产，岂不令人笑话！幸家中略可过活，我且苦守。”后边又央人来说愿将产换，王良毕竟不肯，成了仇。

自古私己的常是齐整，公众的便易坍塌，各人自管了各人得分的房屋，当中的用则有人用，修却没人修。王俊暴发财主，甚要修饰体面，如何看得过？只得买了木料，叫些匠人，将右首拆造。拆时同梁合柱，将中间古老房屋震坍了。王良此时看见道：“这房子须不是你一个的，怎么把来弄坍了？”王俊道：“这二百年房子，你不修，我不修，自然要坍。关我甚事！”只见泥水定礫，早已是间半开间。他是有意弄坍，预先造下了。王良见了，不胜大怒，道：“这畜生恁般欺人，怎见那半间是你的，你便自己做主，况且又多尺余，如今坍的要你造还。”王俊道：“你有力量自造，怎我造赔你？”你一声，我一句，争竞不了。那王良便先动手，劈脸一掌。这王俊是个粗牛，怎生宁耐？便是一头把王良撞上一交。王良气得紧，爬起便拾一根折木椽来打王俊。王俊也便扯一根木梢道：“老入娘贼，故意魇魅我。”也打来，来得快些，

早把王良右肩一下。王良疼了一闪，早把手中木椽落下。王俊得手一连几木梢，先是肋下两下，后来头上一下，早晕在地。他家人并他妻来看。只见头破肩折，已是恹恹待尽。连忙学中叫王世名来，王良止挣得一声道：“儿，此仇必报。”早已气绝。正是：

第宅依然在，微躯不可留。

空因尺寸土，尚气结冤仇。

此时世名母子捧着王良尸首，跌天撞地痛哭，指着王俊名儿哭骂。王俊也不敢应，躲在家中。一班助兴的，便劝道：“小官人不必哭，得到县间去告，不怕不偿命的。”王俊听得慌了，忙去请了族中族长王道、一个叫做王度、村中一个惯处事的单邦、屠利、魏拱一千人来，要他兜收。王道道：“小官，这事差了，叔父可是打得的，如今敌拳身死，偿命说不过的。”魏拱道：“若是这样说，也不必请你来了，还是你与他做主和一和。”王度道：“一个人活活打死，随你甚人，忍不过，怎止得他？”屠利道：“当今之世，惟钱而已。偿命也无济死者，两边还要费钱，不若多与他些钱财，收拾了罢。”王道道：“父母之仇，不共戴天，私和人命，天理上难去。”又一个单邦道：“如今论甚天理！有钱者生，无钱者死。若和是两利之道，若王大官不肯依，我们出钱，这便是钱财性命，性命卵袋。我们凭他。”王俊道：“一凭列位。”单邦道：“这等若是王小官不肯，我自有话说。同去，同去。”一把扯了王道、王度、屠、魏两个随了来。

到王世名家，只见母子正在痛哭，见了王道一千，正待告诉，单邦道：“不消说得，我们亲眼见的。只是闻得你两家要兴讼，故来说。”王世名母亲道：“我正要告他，他有甚讼兴？”单邦笑道：“他有话，道因屋坍压死，你图赖他，阖家去将他打抢。”王

世名道：“这一尺天、一尺地，人是活活打死的，怎说得这话！”便痛哭起来。魏拱道：“这原是诳之以理之所有，若差官来相验，房子坍是真。如今假人命常事，人死先打抢一番，官府都知道的。”王世名母亲道：“有这等没天理的，拼老性命结识他！”屠利道：“不要慌，如今亏得二位族长，道天理上去不得，所以我们来处。”王世名道：“正是二位公公，极公道的。”单邦道：“是公道的。七老八十，大热天，也没这气力为你府县前走。如今我们商议，你们母子去告，先得一个坐视不救的罪名了。又要盘缠使费，告时他央了人情，争是压死。忤作处用了钱，报做压死伤，你岂不坐诬？”王世名道：“有证见？”屠利道：“你这小官官，有分上反道是硬证，谁扯直腿替你夹？便是你二位族尊，也不肯。况且到那检验时，如今初死还好，天气热，不久溃烂，就要剔骨检，筋肉尽行割去，你道惨不惨？”世名听到此，两泪交流。魏拱见他，晓得他可以此动，道：“不检不偿，也不止一次，还要蒸骨检哩。”母子二人听得哭得满地滚去，眼睁睁止看这两个族长。

不期他两人听了这片歪语，气得声都不做。单邦道：“如今我们计议，一边折命，一边折钱，不若叫你从重断送，七七做，八八敲，再处些银子，养贍你母子，省得使在衙门中。与你们不是与别人，你们母子出头露面去告一场，也不知官何如，不若做个人情。让他们不是让别人，不然贫不与富斗，命又不偿得，你母子还被他拖死了。”这片话，他母亲女流，先是矧了。王世名先是个恐零落父亲尸骸，也便持疑。屠利道：“你两老人家也做一声，依我只是银子好。”王道道：“父母之仇，也难强你不报的。”魏拱道：“又来撒。”王道道：“只你们母子也要自度力量，怕没

有打官司家事、打官司手段。”王度道：“自古饶人不是痴，你也自做主意。”屠利道：“官司断不劝你打。”魏拱道：“命断偿不成，只是和为贵。”单邦道：“和不可强他，只是未到官，两个老人家做得主，是可为得你，还可多处些，到官烧埋有限。”

世名母亲听了，便叫世名到房中计议。世名道：“这仇是必报的。”母亲道：“这等不要和了。”世名道：“且与他和再处。”世名便走出来道：“论起王俊，亲毆杀我父亲，毕竟告他个人亡家破方了。只是我父亡母老，我若出去打官司，家中何人奉养？又要累各位。”魏拱道：“这决定奉随，只家下离县前远，目逐奉扰不当。”世名道：“如今列位分付，我没有个不依的，只凭列位处。父亲我自断送，不要他断送。”魏拱道：“这等才圆活，不要他断送，更有志气。”屠利道：“若不要他断送，等他多出些钱与你罢。”单邦道：“一言已定，去，去，去！”一齐起身到王俊家来。

屠利道：“原没个不爱钱的。”魏拱道：“也亏得单老爹这一片话头。”单邦道：“你帮衬也不低。”只有王道心里暗转：“这小官枉了读书，父亲被人打死，便甘心 and 了？”坐定，王俊慌忙出来道：“如何？”魏拱道：“他甚是不肯。”王俊道：“这等待要去告？”屠利道：“亏单公再三解劝，如今十有八就了。”屠利道：“只是要大破钞。”王俊道：“如今二位伯祖如何张主？”王道道：“我手掌也是肉，手心也是肉，难主持。但凭列位。”魏拱道：“这单老爹出题目。”单邦道：“还是族尊，依我少打不倒，五十两助丧，三十亩田供他子母。”屠利道：“处得极当，处得极当。”王俊道：“来不得。”王度道：“你落水要命，上岸要钱，没一二百金官司？”魏拱道：“王大郎，不要不识俏！这些不够打发件作差使钱。”屠利笑道：“这是单老爹主意，还不知他意下何如？”

王俊只得拿出三十两银子、二十两首饰，就写一纸卖田文书。单邦又道：“这事要做得老，这银子与契都放在族长处。一位与屠爰泉去签田写租契，一位与魏趋之去帮扶王小官人落材烧化，然后交付银产。”王道道：“他有坟地，如何肯烧？只他妻子自行收殓，便无后患了。”魏拱道：“单兄，足下同往王小官处去何如？”单邦道：“这边里递也要调停，不然动了飞呈，又是一番事了。”果然分头去做。

王道与魏拱到王世名家，世名原无心在得财，也竟应了。王道道：“有这样小官！再说两句，也可与你多增几两银子。”魏拱也心里道：“这是见财慌的。”世名自将己贲，将父亲从厚收殓。两个族长交了银产，单邦收拾里邻，竟开了许多天窗。后边王俊捐出百金，谢他们一干。单邦得了四十两，魏、屠也各得银十五两，王道与王度不收。乡里间便都道只要有钱，阿叔也可打杀的，也都笑王世名柔懦。不知王世名他将银子与契俱封了，上边写得明白，交与母亲收执。私自画一轴父亲的神像，侧边画着自己形容，带着刀站立随了。三年之间，宁可衣粗食淡，到没银子时，宁可解当，并不动王俊一毫银子。每年收租，都把来变了价封了，上边写某年某人还租几石、卖价几两，一一交与母亲：

痛切思亲瘦骨岩，几回清泪染青衫。

奇冤苦是藏金积，幽恨权同片纸缄。

武义一带地方，打铁颇多。一日赴馆，往一铁店门前过，只听得乒乒乓乓，两个人大六月立在火炉边打铁，王世名去看道：“有刀么？”道：“有打起的厨刀。”世名道：“不是。”铁匠道：“可是腰刀？”世名看了看道：“太长，要带得在身边的匕首。”铁匠道：“甚么匕首，可是解手刀？”递过一把，世名嫌钝。铁匠道：

“这等打一把纯钢的。”论定了价钱，与了他几分作定，铁匠果然为他打一把好刀：

莹色冷冷傲雪霜，刳犀截象有奇铓。

何须拂试华阴土，牛斗时看起异光。

世名拿来把玩，快利之极。找了银子。叫他上边凿“报仇”二字。铁匠道：“这是尊号么？”世名道：“你只为我凿上去罢了。”铁匠道：“写不出，官人写我凿罢。”世名便将来楷楷的写上两个字。铁匠依样凿了，又讨了两分酒钱。

世名就带在身边，不与母亲知道，闲时拿出来看玩道：“刀，刀，不知何时是你建功的时节？是我吐气的时候？我定要拿住此贼，碎砍他头颅，方使我父亲瞑目泉下。”在馆中读书，空时便把古来忠孝格言楷写了带在身边，时常讽咏，每每泪下。那同窗轻薄的道：“父亲吃人打死，得些财物便了，成甚么孝！枉读了书！”只有他的先生卢玉成，每夕听他读那格言，或时悲歌凄惋，或时奋迅激昂。每日早起，见他目间时有泪痕，道此子有深情，非忘亲的。到了服阕，适值宗师按临，府县取送，道间与进了。王俊听得，心下惊慌，便送银三两与他做蓝衫，他也收来封了。有个本县财主，一来见他新进，人品整齐，二来可以借他遮盖门户，要来赘他。他不敢轻离母亲，那边竟嫁与他。王俊也有厚赠，他也收了。苒荏年余，不觉生下一子。到了弥月，晚间，其妻的抱在手中，他把儿子头上摸了摸道：“好了，我如今后嗣已有，便死也不怕绝血食了。”其妻把他看了看道：“怎说这样不吉利话？”他已瞒了母亲，暗暗的把刀藏在袜筒内，要杀王俊。

这是正月十二，王俊正在单邦家吃酒，吃得烂醉回，踉踉跄跄。将近到家，只听得一声道：“王俊，还我父亲命来。”王俊一

惊，酒早没了，睁开醉眼，却见王世名立在面前，手拿着一把刀，两只脚竟不能移动，只叫：“贤弟，凭你要多少，只饶我性命罢。”王世名道：“胡说，有杀人不偿命的么！”就劈头一刀砍去，王俊一闪，早一个之字。王世名便乘势一推按在地，把刀就勒。王俊把脚蹬得两蹬，只见醉后的人，血如泉涌。王世名又复上几刀，眼见得王俊不得活了，正是：

幸假金钱逃国法，竟随霜刃丧黄泉。

此时世名便在村中叫道：“王俊杀我父亲，我如今已杀他报仇，列位可随我明日赴官正法。”村中听得，只见老少男女一齐赶来，早见王俊头颅劈碎，死在血中，行凶刀插在身旁，王世名立在那里。屠利赶来看了道：“爷呀，早知终久死在他手里，不如省了这百来两银子。”单邦也带着酒走来，道：“这小官造次，再央我们讲一讲，等他再送些银子，怎便做出这事？”世名道：“谁要他银子？可同到舍下。”到得家中，母、妻听得世名杀了人，也吃了一惊。王道、王度也到，王道道：“一报还他一报，只迟死得六年。”王度道：“若他这主意六年，也亏他耐心。”世名早从房中将向来银拿出，一封五十两，是买和银。又十余小封，都是六年中收的租息，并王俊送的银子。又有一张呈子。上写道：

金华府武义县生员王世名首为除凶报父事：兽兄王俊逞强占产，嗔父王良不从，于万历六年五月毒殴身死，掙银卖和。族长王道等证。经今六年，情实不甘。于今月 日，是某亲手杀死，刀仗现存，理甘伏法。为此上呈。

当面拿出来，于空处填了日时。王道道：“他已一向办定报仇的了，我们散去，明日同去出首。”众人趑趄不肯就去，世名道：“我原拼一死殉父，断不逃去，贻累母亲。”又有几个捏破屁里递

道：“只是小心些，就在府上借宿罢。”当晚王世名已安慰母亲，分付了妻子，叫他好供奉母亲，养育儿子。

次日绝早，世名叫妻子煮饭，与众人吃了，同到县中，早已哄动一城。知县姓陈，坐了堂，世名与众人递上呈子，并将刀仗放在案前。陈知县看了，道：“你当日收他银子，如今又杀他，恐别有情。”世名道：“前日与和，原非本心，只因身幼母老，无人奉养，故此隐忍。所付银两，并历年租银，俱各封识不动。只待娶妻，可以奉母，然后行世名之志。今志已行，一死不惜！”陈知县再叫亲族里邻，说来都是一般。陈知县道：“这是孝子，我这里不监禁你，只暂在宾馆中待我与你申请。其余干连，暂放宁家。”就连夜为他申详守巡二道，把前后事俱入申中。守巡俱批金华汪知县会问。那汪知县闻他这光景，也甚怜他，当时叫他上去，问他有什么讲。世名道：“世名复何言？今事已毕，只欠一死！”汪知县道：“我如今且检你父亲的尸，若有伤，可以不死。”世名道：“世名能刃王俊于今日，怎不能恕王俊于当日？忍痛六年始发，只为不忍伤残父尸，今只以世名抵命，也不须得检。若县台怜念，乞放归田里，拜父辞母，抚子嘱妻，绝吭柩前，献尸台下。”汪知县道：“我检尸正是为你，若不见你父亲尸伤，谁信你报仇？”遂便写一审单申府道：

审得王世名，宿抱父冤，潜怀壮志。强颜与仇同室，矢志终不共天。封买和之资，不遗锱铢；铸报仇之刃，悬之绘像。就理恐残父尸，即死虑绝亲后。岁序屡迁，刚肠愈烈。及甫生男一岁，谓可从父九原。遂挥刃于仇人，甘投身于法吏。验父若果有伤，擅杀应从末减。但世名誓不毁父尸以求生，唯求即父柩而死。一检世名且自尽，是世名不检固死，

检亦死也。捐生慷慨，既难卒保其身，而就义从容，是宜曲成其志。合无放归田里，听其自裁。

通申府、道，若是府、道有一个有力量，道王俊买和有金，则杀叔有据，不待检矣。杀人者死，夫亦何辞？第不死于官，而死于世名，恐孝有心，朝廷无法矣。若听其自裁，不几以俊一身，易世名父子与！拟罪以伸法，末减以原情。这等汪知县也不消拘把检尸做世名生路了，上司也只依拟。汪知县便把他放去，又分付道：“你且去，我还到县来，你且慢死，我毕竟要全你。怎么苦惜那已枯之骨，不免你有用之身？”世名道：“死断不惜，尸断不愿检。”汪知县看了他，又叹息道：“浮生有涯，令名无已。”世名听了，又正色道：“这岂图名，理该如此！”汪知县也不差人管押他。

他自到家，母亲见了哭道：“儿，我不知道你怀这意，你若有甚磋跌，叫我如何？”世名道：“儿子这身是父生的，今日还为父死，虽不得奉养母亲，也得见父地下，母亲不要痛我。”其妻也在侧边哭，世名道：“你也莫哭，只是善事婆婆，以代我奉养。好看儿子，以延我宗嗣，我死也瞑目了。”去见陈知县，知县仍旧留他在宾馆，分付人好好看待，不要令他寻自尽。

只见过了几日，汪知县来了。满城这些仗义的，并他本村的里邻，都去迎接，道：“王俊杀叔是实，世名报仇也是理之当然。”要求汪县尊保全这孝子。汪县尊已申了上司，见上司没个原免他的意思，唯有检验，可以为他出脱，只得又去取他父亲尸棺。世名听了，把头乱撞道：“他们只要保全我的性命，苦要残我父亲的骸骨。我一死，可以全我父了。”那看守的因陈知县分付，死命抱住，不能得死。到了次日，通学秀才都衣巾簇拥着世名，来

见汪县尊，道：“王俊杀叔去今六年，当日行贿之人尚在，可一鞠而得，何必残遗骸、致残孝子！况且王俊可银产偿叔父之死，今世名亦可返其银产，以偿族兄之死。今日世名，还祈太宗师玉全。”汪县尊道：“今日之验，正以全之。”此时适值棺至，世名望见，便以头触阶石，喷血如雨，地都溅得火赤的。众秀才见了，抱的抱，扯的扯，一齐都哭起来。衙役与看的人，无不下泪。两县尊也不觉为之泣下。

低徊往事只生悲，欲语凄凄双泪垂。

一死自甘伸国法，忍叫亲体受凌夷。

众秀才又为他讲，汪县尊叫把棺木发回。孝子晕了半日方苏，又到滩边看棺木上船，又恸哭了一番，仍至两县尊前就死。两县叫人扶起，又着医生医治。两个县尊商议，要自见司道面讲，免他检尸，以延他的生，再为题请，以免他的死。孝子道：“这也非法，非法无君。我只办了一死。便不消这两县尊为我周旋委婉。”回到馆中，便就绝食，勺水不肯入口。这些亲族与同袍，都来开讲道：“如今你父仇已报了，你的志已遂了，如今县尊百计要为你求生，这是他的好意，原不是你要苟全，何妨留这身报国？”世名道：“我断不要人怜，断不负杀人之名，以立于天壤间。”原是把头磕破的，又加连日不吃，就不觉身体恹恹。这日忽然对着探望的亲友，长笑一声，俯首而逝，殁在馆中。死之刻云雾昏惨，迅风折木，雷雨大作。两县令着他家中领尸，只见天色开霁，远近来看的、送的云一般相似。到家他妻子开丧受吊，他妻子也守节，策励孤子成名。当时在武义，连浙东一路，便是村夫牧竖，莫不晓得个王秀才为王孝子。只是有识的道：“古来为父报仇，多有从未减的，况以王秀才之柔刚并用，必能有济于世。若使以一

成全之，孝子必生，生必有效于国。在王秀才，为孝子，又可为忠臣，而国家亦收人才之用。即其死，良可为国家人才惜耳！”故吴县张孝廉凤翼高其谊，为立传。孝廉曰：杀人者死，律也。人命是虚，行财是实，亦律也。彼买和契赃具在，可以坐俊杀叔之罪，可以挽世名抵命之条，何必检厥父尸，以伤孝子之心哉！盖当事诸君子，急于念孝子，反乱其方寸，而虑不及此哉？抑天意不惜孝子，一死以达其志，以彰其孝哉？

第三回 悍妇计去孀姑 孝子生还老母

哀哀我母生我躯，乳哺鞠育劳且劬。

儿戚母亦戚，儿愉母亦愉。

轻暖适儿体，肥甘令儿腴。

室家已遂丈夫志，白发蒙头亲老矣。

况复昵妻言，逆亲意。

帷薄情恩醴比浓，膝前孺慕抆沙似。

曾如市井屠沽儿，此身离里心不离。

肯耽床第一时乐，酿就终天无限悲。

老母高堂去复还，红颜弃掷如等闲。

蒸黎何必羨曾子，似此高风未易攀。

古云：“孝衰妻子。”又道：“肯把待妻子的心待父母，便是孝子。”只因人无妻时，只与得父母朝夕相依，自然情在父母上。及至有妻，或是爱他的色，喜他的才，溺他的情，不免分了念头。况且娶着一个贤妇，饥寒服食，昏定晨省，儿子管不到处他还管到。若遇了个不贤妇人，或是恃家中富贵，骄傲公姑；或是勤吃懒做，与公姑不合；或鄙啬爱小，嫌憎公姑费他供养；或有小姑小叔，疑心公姑护短偏爱。无日不向丈夫耳根絮絮，或到公姑不堪，至于呵斥，一发向丈夫枕边悲啼诉说。那有主意的男子，只当风过耳边，还把道理去责他，道没有个不是的父母，纵使公姑

有些过情，也要逆来顺受，也可渐渐化转妇人。若是耳略软，动了一点怜惜的念头，日新月累，浸润肤受齐来，也不免把爱父母稍懈。还有平日原怕他强悍，恐怕拂了他，致他寻了些短见，惹祸不小，便趁口说两句，这妇人越长了志了。不知夫妻原当恩爱，岂可到了反目生离！但祭仲妻道：“人尽夫耳，父一而已。”难道不可说：“人尽妻也，母一而已”。还要是男子有主持，若是大家恐坏了体面，做官的怕坏了官箴，没奈何就中遮掩，越纵了妇人的志，终失了父母的心，倒不如一个庸人，却有直行其是的。

这事在姑苏一个孝子。这孝子姓周名于伦，人都叫他做周舍。他父亲是周楫，母亲盛氏。他积祖在阊门外桥边，开一个大酒坊，做造上京三白、状元红、莲花白，各色酒浆。桥是苏州第一洪，上京船只必由之路，生意且是兴。不料隆庆年间，他父亲病殁了，有个姊儿，叫做小姑，他父亲在日，曾许吴江张三舍。因周楫病殁，张家做荒亲娶了去，止剩他母子，两身相倚，四目相顾。盛氏因他无父，极其爱惜，拣好的与他穿，寻好的与他吃，叫他读书争气。那周于伦却也极依着教训，也极管顾母亲。喜的家道旧是殷实，虽没个人支持，店面生意不似先时，胡乱改做了辣酒店，也支得日子过。

到了十五六岁，周于伦便去了书，来撑支旧业。做人乖巧和气，也就渐渐复起父业来。母亲也巴不得他成房立户，为他寻亲。寻了一个南濠开南货店钱望濠女儿，叫做掌珠，生得且是娇媚。一进门，独儿媳妇，盛氏把他珍宝相似。便他两夫妻，年纪小，极和睦。周于伦对他道：“我母亲少年守寡，守我长成，一个姊姊又嫁隔县，你虽媳妇，就是女儿一般，要早晚孝顺他，不要违拗。”掌珠听了，便也依他。只掌珠是早年丧母的，失于训教，家

中父亲溺爱，任他吃用，走东家闯西家，张亲娘李大姐，白话惯的。一到周家，盛氏自丈夫歿后，道来路少，也便省使俭用，邻舍也不来往。掌珠吃也就不得像意，指望家中拿来，家中晚娘也便不甚照管。要与丈夫闲话，他也清晨就在店中，直到晚方得闲，如何有工夫与他说笑？看他甚是难过。过了几月，与丈夫的情谊浹洽了，也渐渐说我家中像意，如今要想甚饮食都不得口，希图丈夫的背地买些与他。那周于伦如何肯？就有时买些饮食，毕竟要选好的与母亲，然后夫妻方吃。掌珠终是不快。

似此半年，适值盛氏到吴江探望女儿，周于伦又在外做生意。意思待要与这些邻人说一说儿，却又听得后门外内眷且是说笑得热闹，便开了后门张一张。不料早被左邻一个杨三嫂见了，道：“周家亲娘，你是难得见的，老亲娘不在，你便出来话一话。”掌珠便只就自己门前，与这些邻人相见。一个是惯忤逆公婆的李二娘，一个是惯走街做媒作保的徐亲娘，一个是惯打骂家公的杨三嫂，都不是好人，故此盛氏不与往来。那李二娘一见便道：“向日杨亲娘说周亲娘标致，果然标致得势，那不肯走出来白话一白话。”杨三嫂道：“老亲娘原是个独拄门的，亲娘也要学样？只是你还不曾见亲娘初嫁来时，如今也清减了些。”李二娘道：“瘦女儿，胖媳妇，那倒瘦了，难道嫁家公会弄瘦人？”杨三嫂道：“看这样花枝般个亲娘，周舍料是恩爱，想是老亲娘有些难为人事。”只见徐婆道：“这老娘极是琐碎，不肯穿，不肯吃，终日絮聒到晚。如今是他们夫妻世界，做甚恶人！”掌珠只是微笑不做声！忽听得丈夫在外边叫甚事，慌忙关了门进去。

自此以后，时时偷闲与这些人说白。今日这家拿出茶来，明日那家拿出点心来。今日这家送甚点心来，明日那家送甚果子

来。掌珠也只得身边拿些体己钱，不敢叫家中小厮阿寿，反央及杨三嫂儿子长孙，或是徐媒婆家小厮来定，买些甚果子点心回答。又多与买的长孙、来定些，这两个都肯为他走动。遇着李二嫂，只是说些公婆不好，也卖弄自家不怕、忤逆他光景。杨三嫂只说自己钳制家公，家公怕他的模样。徐媒婆只是和子，时尝说些趣话儿取笑他三人。

似此热闹半个月，周于伦只顾外面生意，何尝得知？不期盛氏已自女儿家回来，说为女儿病了急心疼，在那厢看他，多住了几日。掌珠因婆婆来，也便不敢出门。这些女伴知他婆婆撒古，也不来邀他。每日做着事时，听他们说笑，心里好不痒痒的，没奈何，乘早起或盛氏在楼上时，略偷闲与这些邻人说说儿。早已为这些人挑拨，待盛氏也有几分懈怠，待丈夫也渐渐放出些凌驾。尝乘周于伦与他欢笑时节，便假公济私道：“你每日辛苦，也该买些甚将息，如今买来的只够供养阿婆，不得轮到你，怕淘坏身子。”那周于伦极知道理，道：“一日所撰，能得多少？省缩还是做人家方法。便是饮食上，我们原该省口与婆婆，常言道：他的日子短，我们的日子长。”或有时装了愁苦的模样，道婆婆难服侍。周于伦道：“只是小心，有甚难服侍。”若再说些婆婆不好，于伦便嗔恼起来。掌珠只得含忍，只好向这些邻舍道他母子不好罢了。

忽一日，盛氏对着周于伦道：“先时你爹生意兴时，曾趲下银子八九十两。我当时因你小，不敢出手，如今不若拿出去经商，又可生些利息。”周于伦道：“家中酒店尽可过活，怎舍着母亲又去做客？”盛氏道：“我只为你。我与媳妇守着这酒店，你在外边营运，两边掬，可望家道殷实。”掌珠听了，甚是不快，道：“顾

了田头，失了地头。外边去趁钱，不知何如？家中两个女人怕支不来。”盛氏不言语，意似怫然。周于伦道：“既母亲分付，我自出去。家中酒店，你便撑持，不可劳动母亲。我只拣近处可做生意做，不一二月便回来看家中便是。”

与人商量，道买了当中衣服，在各村镇货卖，只要眼力，买得着，卖时也有加五钱。便去城隍庙求了一签，道“上吉”，便将银子当中去斛了几注，收拾起身。临行时，掌珠甚是不快活。周于伦再三安慰，叫他用心照管母亲，撑支店面。拜辞母亲去了。店中喜得掌珠小时便在南货店中立惯了，又是会打吱喳的人，也不脸红。铜钱极是好看，只有银子倒难看处。盛氏来相帮，不至失眠。且又人上见他生得好个儿，故意要来打牙撩嘴，生意越兴。但是掌珠终是不老辣，有那臭吝的，缠不过，也便让他两厘，也便与他搭用一二文低钱；或是低银，有那脸涎的，搥不过，也便添他些。盛氏道你手松做人情，时时絮聒他。又有杨家长孙与徐家来定来买时，他又不与论量，多与他些。又被盛氏看见，道：“若是来买的都是邻舍，本钱都要折与他。”每日也琐碎这等数次。况且每日不过是一两个钱小菜过一日，比周于伦在家时更酸齏，又为生意上添了许多参差。

只见一日盛氏身子不快，睡在楼上，掌珠独自管店，想起丈夫不在，一身已是寂寞，又与婆婆不投，心中又加悒快。正斜靠在银柜上闷闷的，忽抬头见徐亲娘走过，掌珠便把手招。那徐婆走到柜外，便张那边布帘内。掌珠把手向上一指，道：“病在楼上，坐坐不妨。”徐婆道：“喜得亲娘管店，个个道你做人和气，生意比周舍时更兴。”掌珠叹口气道：“还只不中婆婆的意。”徐婆便合着掌道：“佛爷，一个外边闺女，一个家中闺女，供养着他，还

得福不知！似我东走西走，做媒卖货，养着我儿子媳妇，还只恨少长没短不快活哩！亏你，亏你。”掌珠便将店中好酒斟上一瓯，送与徐婆道：“没人煮茶，当茶罢！”徐婆吃了道：“多谢，改日再来望你，常言道且守，倘这一病殁了，你便出头了。”掌珠道：“这病不妨事。”徐婆自作谢去了。这边掌珠也便有个巴不得死的光景，汤水也便不甚接济。说说，道店中生意丢不得，盛氏也无可奈何。亏得不是甚重病，四五日好了。只是病后的人，越发兜搭，两下几乎像个仇家。

过了两月，果然周于伦回家，获有四五分钱，盛氏好不欢喜。到晚，掌珠先在枕边告一个下马状，道：“自己出头露面辛苦，又要撑店，又要服侍婆婆。生意他去做着，就把人赶走了，亏我兜收得来。”又十主九憎嫌，气苦万状。周于伦道：“他做生意扣紧些，也是做家的心。服侍，家中少人，你也推不去，凡事只忍耐些。如今我做了这生意，也便丢不得手。前次剩下几件衣服，须要卖去。如今我在这行中，也会拆拽，比如小袖道袍，把摆拆出拼，依然时样。短小道袍，变改女袄，袖也有得拼。其余裙袄，乡间最喜的大红大绿，如今把浅色的染木红官绿，染来就是簇新，就得价钱。况且我又拿了去闯村坊，这些村姑见了，无不欢天喜地，拿住不放，死命要爹娘或是老公添，怕不趁钱？若是女人自买，越发好了。这生意断是不舍，你还在家为我一撑。”把这掌珠一团火消做冰冷，掌珠只可叹几口气罢了。

次日，于伦梳洗，去到盛氏房中问安。盛氏也告诉掌珠做生意手松，又做人情与熟人，嗔我说他，病时竟不理我。却好掌珠也进房问安，于伦道：“适才闻得你做生意手松，这不惯，我不怪你。若做人情与熟人，这便不该。到病时不来理论，这便是不

孝了。”掌珠道：“这店我原道女人管不来，那不长进的银子不肯添，酒苦要添。若毕竟刀刀见底，人须不来。熟人不过两个邻舍，我也没得多与他。至于病时，或是生意在手，又是单身，进里面长久恐有失脱，毕竟又要怨我。迟些有之，也并没个不理的事。”于伦道：“你若说为生意，须知生意事小，婆婆病大。便关两日何妨？以后须要小心服侍，轻则我便打骂，重则休你。”掌珠听了，两泪交流。欲待回家几时，奈又与晚母不投，只得忍耐，几日不与丈夫言语。

不上一月，周于伦货完了起身，只得安慰母亲道：“孩儿此去，两月就回。母亲好自宁耐。我已分付他，量必小心。”又向掌珠道：“老人家须不可与他一般见识，想他如何守我到今，岂可不孝顺他！凡事看我面，不要记恨。”掌珠道：“谁记恨来？只是他难为人事。”周于伦两边嘱咐了再三，起身。

谁料这妇人道盛氏怪他做生意手松，他这番故意做一个死，一注生意，添银的决要添，饶酒的决不肯饶。要卖不卖的，十主倒九不成。盛氏在里边见，怕打走了主顾，道：“便将就些罢。”掌珠道：“省得丈夫回来，道我手松折本。”盛氏知是回他嘴，便不做声。一连两三日，见当先一日两数生意。如今二三钱不上，天热恐怕酒坏，只得又叫他将就些。他便乱卖低银低钱，也便不拣，便两三遭也添。盛氏见了心疼，晚间吃夜饭时道：“媳妇，我的时光短，趁钱只是你们享用。这生意死煞不得，太滥泛也不得。死煞人不来，滥泛要折本。你怎不顾你们趁钱折本，反与我憋气？”掌珠道：“初时要我做生意狠些，也是你们。如今叫我将就些，也是你们。反又来怨怅，叫人也难。不若婆婆照旧去管店，我来学样罢。”

到次日他便高卧不起来，盛氏只得自去看店。他听见婆婆出去店中去了。忙起来且开了后门闲话。杨三嫂见了道：“周亲娘一向难得见面，怎今日不管店走出来？”掌珠道：“我不会做生意，婆婆自管店。”杨三嫂道：“前日长孙来打酒，说你做生意好又兴，怎不会得？他要讨苦吃，等他自去，你落得自在。”正说间，只见李二娘自家中走出来，道：“快活！快活！我吃这老厌物蒿恼得不耐烦，今日才离眼睛。”杨三嫂便道：“那里去了？”掌珠道：“是甚人？”李二娘道：“是我家老不死、老现世阿公，七老八十，还活在这边。好意拿食去与他，他却道咸道酸，争多争少，无日不碎聒管闲事。被我闹了几场，他使性往女儿家过活去了，才得耳朵边、眼睛里干净。”掌珠道：“怕家公要怪。”李二娘道：“家公怕他做甚！他若好好来劝，还饶他打。他若帮来嚷，我便撞上一头，只要吃盐卤，吊杀勒杀，怕他不来求？求得我歇，还要半月不许他上床，急他个不要。”杨三嫂道：“只怕你先耐不住。”

掌珠听了，叹口气道：“我家老人家，怎得他离眼？”不期盛氏在店中坐地，只见来的因掌珠连日手松，都要寻小亲娘。生意做不伏，只得去叫掌珠，那里肯来？听他下了楼，又寂然没个踪影。只得叫阿寿看着店，自进里面。却是开着后门，人不见影，唯闻得后门外有人说笑。便去张看，却是掌珠与这两个邻舍坐着说话。盛氏不觉红了脸道：“连叫不应，却在这里闲话。”掌珠只得立起身便走。这两邻正起身与盛氏厮唤，盛氏折身便入，竟不答应。他进门便把掌珠数落道：“你在我家做媳妇年把，几曾见我走东家、串西家？你小小年纪，丈夫不在，却不在家里坐，却在外边乱闯！你看这些人，有甚好样学？待你丈夫回来，与他说一说该与不该。”掌珠自知欠理，不敢回答。倒是这两个邻人恼

了，道：“媳妇你磨得着，我们邻舍怎厮唤不回？又道我们没有好样，定要计议编摆他。”数日之间，掌珠因盛氏诟骂，又怕丈夫回来得知，甚是不快。每日倒早起来开店做生意，若盛氏在外边，自却在里边煮茶做饭，不走开去。

这日正早下楼来，只见李二娘来讨火种，道：“连日听得老亲娘击聒，想是难过。”掌珠道：“击聒罢了，还要对我丈夫说，日后还要淘气。”李二娘道：“怕他做甚！徐亲娘极有计较，好歹我们替你央及他，寻一计较，弄送他便了。”正说间，恰好徐婆过来。李二娘道：“连日怎不见你？”徐婆道：“为一个桐乡人，要寻一个老伴儿。他家中已有儿子媳妇，不要后生生长得出的，又要中年人生得洁净标致的。寻了几个，都不中意。故此日日跑。”李二娘就把掌珠姑媳的事告诉他，道：“他婆婆不晓事，把我们都伤在里边。”徐婆道：“脚在你肚皮上，你偏常走出来，不要睬。他嚷与他对嚷，骂与他对骂。告到官，少不得也要问我们两邻。”掌珠道：“怕他对丈夫讲，丈夫说要休我。”徐婆道：“若休了去，我包你寻一家没大没小，人又标致，家又财主的与你。我想你丈夫原与你过得好，只为这老灰物。若没了这老灰物，你就好了。我如今有一个计较，趁这桐乡人寻亲，都凭我作主的，不若将他来嫁与此人，却不去了眼中钉？只是不肯出钱的。”李二娘道：“脱货罢了，还求财？”掌珠道：“只是他怎肯嫁？”徐婆道：“他自然不肯，我自与那边说通了，骗他去。”掌珠道：“倘丈夫回来寻他，怎处？”徐婆道：“临期我自教导你，决不做出来。直待他已嫁，或者记念儿子，有信来，自身来。那时已嫁出的人，不是你婆婆了，就是你丈夫要与你费嘴，时已过的事，不在眼面前娘，比你会温存？枕边的家婆，自是不同。也毕竟罢了。你自依我行。”

此时掌珠一来怪婆婆，二来怕丈夫回来，听信婆婆有是非，便就应承。

只见到了晚，盛氏先已上楼。掌珠还在那厢洗刮碗盏。只听有人把后门弹了一声，道：“那人明日来相，你可推病，等你婆婆看店，他好来看。”掌珠听了，也便上楼安息。睡到五鼓，故作疼痛之声。天明盛氏来看，却见掌珠蹙了眉头，把两手紧揉着肚子，在床里滚。问他，勉强应一声“肚疼”。盛氏道：“想一定失盖了，我冲口姜汤与你。”便下去打点汤，又去开店。

将次巳牌，一个人年纪约五十多岁，进来买酒，递出五十个钱来，一半是低钱，换了又换，约莫半个时辰才去。不知这个人，正是桐乡章必达，号成之，在桐乡南乡住，做人极是忠厚。家中有儿子，叫做章著，行二。家事尽可过，向贩震泽绸绫，往来苏州。因上年丧了偶，儿子要为他娶亲，他道：“我老人家了，娶甚亲？我到苏州，看有将就些妇人，讨个作伴罢。”来了两次，小的忒小，老的忒老，标致的不肯嫁他，他又不肯出钱，丑的他又不要。这番遇着徐婆，说起这桩亲事，叫他来看。这章成之看他年纪虽过四十，人却济楚能干，便十分欢喜：

窄窄春衫衬柳腰，两山飞翠不须描。

虽然未是文君媚，也带村庄别样娇。

便肯出半斤银子。徐婆仍旧乘晚来见掌珠，说：“客人已中意，肯出四两银子，连谢我的都在里边。”掌珠道：“这也不论，只是怎得他起身？”徐婆道：“我自有计较。我已与客人说，道他本心要嫁，因有儿子媳妇，怕人笑不像样。不要你们的轿子迎接，我自送他到船。开了船，凭他了料。他守了一向寡，巴不得寻个主儿，决不寻死。好歹明早收他银子，与他起身。”掌珠此时欲待不做，

局已定了。待做了，年余姑媳不能无情，又恐丈夫知觉，突兀了一夜。

才到天明，只听得有人打门，推窗问时，道吴江张家，因姑娘病急心疼危笃，来说与婆婆。盛氏听了，便在床上一骨碌爬起，道：“我说他这心疼病极凶的，不曾医得，如何是好？”自来问时，见一汉子，道是他家新收家人张旺，桐乡人，船已在河下。掌珠吃了一惊，心中想道：“他若去，将谁嫁与客人？”便道：“这来接的一面不相识，岂可轻易去？还是央人去望罢。”盛氏道：“谁人去得？这须得我自去。”掌珠道：“这等待我央间壁徐亲娘送婆婆去，我得放心。”便蹙来见徐婆道：“昨日事做不成了，古古怪怪的，偏是姑娘病重来接他，拦又拦不住。只得说央你送他，来与你计议。”徐婆笑道：“这是我的计。银子在此，你且收了。”打开看时，却是两锭逼火。徐婆道：“你去，我正要送他交割与蛮子。”掌珠回来道：“徐亲娘没工夫，我再三央及，已应承了。”便去厨下做饭，邀徐亲娘过来，两个吃了起身。盛氏分付掌珠，叫他小心门户，店便晏开早收些，不要去到别人家去。又分付了阿寿。掌珠相送出门，到了水次，只见一只脚船泊在河边。先是一个人，带着方巾，穿着天蓝袖道袍，坐在里边。问时，道城中章太医，接去看病的。盛氏道：“闲时不烧香，急来抱佛脚。”忙叫开船。将次盘门，却是一只小船飞似赶来。相近，见了徐婆道：“慢去。”正中徐家来定。徐婆问：“甚缘故？”来定道：“是你旧年做中，说进王府里的丫头翠梅，近日盗了些财物走了。告官，着你身上要，差人坐在家里，接你回去。”徐婆道：“周亲娘央我送老亲娘，待我送到便来。暂躲一躲着。”来定道：“好自在生性，现今差人拿住了大舍。他到官，终须当不得你。”盛氏听了道：

“这等亲娘且回去罢。”徐婆道：“这等你与章阿爹好好去。”便慌慌忙忙的过船去了。

那盛氏在船中不住盼望，道：“张旺，已来半日了，缘何还不到？”张旺笑道：“就到了。”日午船中做了些饭来吃，盛氏道是女婿家的，也吃了些。将次晚了，盛氏着忙道：“吴江我遭番往来，只半日，怎今日到晚还不到？”只见那男子对着张旺道：“你与他说了罢。”张旺道：“老亲娘，这位不是太医，是个桐乡财主章阿爹。他家中已有儿子媳妇，旧年没了家婆，要娶一个作老伴儿。昨日凭适才徐老娘做媒，说你要嫁，已送银十两与你媳妇，嫁与我们阿爹。你仔细看看，前日来买酒相你的不是他？我是他义男章旺，那是甚张旺？这都是你媳妇与徐老娘布就的计策，叫我们做的。”盛氏听了，大哭道：“我原来倒吃这忤逆泼妇嫁了，我守了儿子将二十年，怎今日嫁人？我不如死。”便走出船舱，打算向河中跳。不期那章成之忙来扯住道：“老亲娘，不要短见。你从我不从我凭你。但既来之，则安之。你媳妇既嫁你，岂肯还我银子？就还我银子，你在家中难与他过活。不若且在我家。为我领孙儿过活罢了。”盛氏听了，想道：“我在家也是一个家主婆，怎与人做奶娘？但是回家。委难合伙。死了，儿子也不知道。不若且偷生，待遇熟人，叫儿子来赎我。”便应承道：“若要我嫁你，便死也不从。若要我领你孙儿，这却使得。”正是：

在他矮檐下，谁敢不低头。

只是想自家苦闹家私，自家私囊也有些，都不能随身，不胜怏怏。

徐婆回报，掌珠知道事已成，不胜欢喜。将那银子分一两谢了徐婆，又放心放胆买了些下饭，请徐婆、杨三嫂、李二娘一干。徐婆又叫他将盛氏细软都藏了，装他做跟人逃走模样，丈夫来

问，且说他到张家。计议已定。不期隔得六七日，周于伦已回，买了些嘉湖品物，孝顺母亲。跨进门来，只见掌珠坐在店里，便问母亲时，掌珠道：“张家去了。”周于伦道：“去张家做甚么？”掌珠道：“我那日病在楼上，婆婆在店中，忽然走上楼，道姑娘有病，着人接我要去。我道家中无人，又没人跟随。婆婆定要去，我走不起，只得着徐亲娘送到水次。如今正没人接他。”周于伦道：“莫不你与他有甚口面去的？”掌珠道：“我与他有甚口面？他回，你自得知。”周于伦道：“这不打紧，明日我自去接，知道了。”

次日打点了些礼，竟到吴江。姐夫不在，先是姊姊来见，道：“母亲一向好么？”周于伦吃了一惊，道：“母亲七日前说你病来接他，已来了。”姐姐听了，也便吃一个大惊，道：“何曾有这事？是那个来接？”于伦道：“是隔壁徐亲娘送到水口的，怎这等说？”两下惊疑，于伦便待起身。姊姊定要留饭，于伦也吃不下，即赶回家。对着掌珠道：“你还我母亲！”掌珠道：“你好没理，那日你母亲自说女儿病来接，就在房中收拾了半日，打点了一个皮箱，张家人拿了。我不放心，央徐亲娘送去，出门时那一个不见？”只见徐亲娘也走过来道：“皇天，这是我亲送到船里的。船中还有一个白胖的男人方巾天蓝花绸海青，道是城中太医。来接的是甚张旺。”又问邻舍道：“是真出门的？”那一个不道是果然有的？道是本日未天明。果然听得人敲门来接。有的道：“早饭的时候，是穿着油绿绸袄、月白裙出门的。”又问：“家中曾有人争竞么？”道：“并不曾听得争闹。”细问阿寿，言语相同。

周于伦坐在家中，闷闷不悦，想道：“若是争闹气不忿，毕竟到亲着人家，我又没有甚亲眷。若说有甚人勾搭，他守我十余年没话说，怎如今守不住？”又到楼上房中看，细软已都没了。好

生决断不下，凡是远年不来往亲戚家里，都去打听问，并不曾去。凡城中城外庙宇龟卜去处，也都走遍。在家如痴如呆，或时弹眼泪。过了半个多月，掌珠见遮饰过了，反来呆他道：“好汉子，娘跟人走，连我如今也疑心，不知你是周家儿子不是周家儿子？”气得个周于伦越昏了。为体面不像，倒收拾了酒店，仍旧外边去做生意。只是有心没想，生意多不甚成。

一日转到桐乡，背了几件衣服闯来闯去，闯到一个村坊，忽抬头见一个妇人，在水口洗衣服，与母亲无二。便跑近前。那妇人已洗完，左手绾着衣服，右手提着槌棒，将走到一大宅人家。于伦定睛一看，便道：“母亲，你怎在这里？原来正是盛氏。盛氏见了，两泪交流，哽咽不语。可是：

大海横风生紫澜，绿萍飘泊信波翻。

谁知一夕洪涛息，重聚南洋第一滩。

半晌才道：“自你去后，媳妇怪我说他手松，故意不卖与人。叫他松时，他又故意贱卖。再说时，他叫我自管店，他却日日到徐婆家。我说了他几声，要等你回来对你说。不料他与徐婆暗地将我卖到这章家。已料今生没有见你的日子。不期天可怜见，又得撞见。不是你见我时，我被他借小姑病重赚我来时，眼目已气昏了，也未必能见你。”于伦道：“我回时他也说小姑家接去。我随到小姑家，说不曾到。又向各亲眷家寻，又没踪影。不知小贱人合老虔婆，用这等计策。”盛氏又道：“我与媳妇不投，料难合伙。又被媳妇卖在此间，做小伏低，也没嘴脸回去见人。但只你念我养育你与守你的恩，可时来看我一看，死后把我这把骨殖带回苏州，与你父亲一处罢了。”言讫母子大痛。周于伦此时他主意已定了，身边拿出几钱银子，付与母亲道：“母亲且收着，在此盘

缠。半月之间，我定接你回去。”两边含泪分手。

周于伦也就不做生意，收拾了竟回。心里想道：“我在此赎母亲，这地老虎决不肯信，回家去必竟要处置妇人，也伤体面。我只将他来换了去，叫他也受受苦。”算计了，回到家，照旧待掌珠。掌珠自没了阿婆，又把这污名去讥诮丈夫，越没些忌惮了。见他货物不大卖去，又回得快，便问他是甚缘故。于伦道：“一来生意迟钝，二来想你独自在家，故此便回。”掌珠道：“我原叫你不要出去，若在家中，你娘也不得跟人走了。”于伦也不回他。过了三日道：“我当初做生意时，曾许祠山一个香愿，想不曾还得，故此生意不利。后日与你去同还何如？”掌珠道：“我小时随亲娘去烧香后，直到如今，便同你去。”

到第二日，催于伦买香烛。于伦道：“山边买，只带些银子去罢了。”那掌珠巴明不晓，第二日梳头洗脸，穿了件时新玄色花袖袄、灯红裙，黑髻玉簪，斜插一枝小翠花儿，打扮端正。时于伦却又出去未回，等得半日，把扇儿打着牙齿斜立，见周于伦来，道：“有这等钝货，早去早回。”于伦道：“船已在河下了。”掌珠便别了杨三嫂、李二娘、徐亲娘，分付阿寿照管门户。两个起身，过了盘门，出五龙桥，竟走太湖。掌珠见了：“我小时曾走，不曾见这大湖。”于伦笑道：“你来时年纪小，忘了。这是必由之路。”到岸，于伦先去道：“我去叫轿来。”竟到章家，老者不在，止他儿子二郎在家，出来相见。周于伦道：“前月令尊在苏州，娶一女人回来，是卑人家母。是贱累听信邻人，暗地将他卖来的。我如今特带他来换去，望二郎方便。”二郎道：“这事我老父做的，我怎好自专？”于伦道：“一个换一个，小的换老的，有甚不便宜？”章二郎点头道：“倒也是。”一边叫他母亲出来，一

边着人看船中妇人何如。这边盛氏出来，见了儿子道：“我料你孝顺，决不丢我在此处。只是如今怎生赎我？”于伦道：“如今我将不贤妇来换母亲回去。”盛氏道：“这等你没了家婆，怎处？”于伦道：“这不贤妇要他何用？”须臾看的人悄地回复二郎道：“且是标致，值五七十两。”二郎满心欢喜，假意道：“令堂在这厢，且是勤谨和气，一家相得。来的不知何如？恐难换。”于伦再三恳求，二郎道：“这等且写了婚书。”于伦写了，依旧复到船中，去领掌珠。掌珠正在船中，等得一个不耐烦，道：“有你这样人，一去竟不回。”于伦道：“没有轿，扶着你去罢。”便把一手搭在于伦臂上，把鞋跟扯一扯上。上了岸，走了半晌，到章家门首。盛氏与章二郎，都立在门前。二郎一见，欢喜得无极。掌珠见了盛氏，遍身麻木，双膝跪下道：“前日却是徐亲娘做的事，不关我事。”盛氏正待发作，于伦道：“母亲不必动气。”对掌珠道：“好事新人，我今日不告官府，留你性命，也是夫妻一场。”掌珠又惊又苦，再侍哀求同回时，于伦已扶了母亲，别了二郎去了：

乌鸟切深情，闺帏谊自轻。

隋珠还合浦，和璧碎连城。

掌珠只可望着流泪，骂上几声黑心贼。二郎道：“罢，你回去反有口舌，不如在我家这厢安静。”一把扯了进去。

于伦母子自回，一到家中，徐婆正在自家门首，看见他母子同回，吃了一惊，道：“早晨是夫妻去，怎到如今母子回？禁不得是盛氏告在那衙门，故此反留下掌珠。给还他母亲，后来必定要连累我。”一惊一忧，竟成了病。盛氏走进自房中，打开箱子一看，细软都无，道：“他当初把女儿病骗我出门，一些不带的，不知他去藏在那边？”于伦道：“他也被我把烧香骗去，料也不带

得。”到房中看，母亲的细软一一俱在，他自己的房奁也在，外有一锭多些逼火，想是桐乡人讨盛氏的身银，如今却做了自己的身银。于伦又向邻人前告诉徐婆调拨他妻，把阿婆卖与人家做奶母。前时邻人知道盛氏不见了，也有笑盛氏，道守了多年毕竟守不过；也有的笑周于伦，道是个小乌龟。如今都称赞周于伦，唾骂徐婆，要行公呈。一急把徐婆急死了。于伦又到丈人家，把前后事一说，道：“告官恐伤两家体面，我故此把来换了。留他残生。”钱望濠道：“你只赎了母亲罢，怎又把我女儿送在那边？怎这等薄情？”终是没理，却也不敢来说。他后边自到桐乡去望时，掌珠遭章二郎妻子妒忌，百般凌辱，苦不可言。见了父亲，只是流泪。父亲要去赎他，又为晚妻阻挡不得去。究竟被凌辱不过，一年而死。

这边周于伦有个三考出身做县丞的仲德，闻他行孝，就把一个女儿与他。里递要举他孝子，他道：“是孝子不是义夫。”抵死不肯。后来也纳一个三考，做了个府经历，夫妻两个奉事母亲终身。至今人都称他是个孝子。

第四回 寸心远格神明 片肝顿苏祖母

忠孝本同理，何缘复低昂。

死君固宜褒，死亲岂非良。

朝宁有奇节，闾阎有真肠。

岂令卫弘演，千古名字香。

尝阅割股救亲的，虽得称为孝，不得旌表，这是朝廷仁政，恐旌表习以成风，亲命未全，子生已丧，乃是爱民之心。但割股出人子一段至诚，他身命不顾，还顾甚旌表？果然至孝的，就是不旌表也要割股；不孝的，就是日日旌表，他自爱惜自己身体。又有一种迂腐的，倒说道：“割股亏亲之体，不知若能全亲之生，虽亏也与全无异。”保身为置身不义的说：“不为。”那以身殉忠孝的说：“若执这个意见，忠孝一般，比如为官的或是身死疆场，断头刎颈；或是身死谏诤，糜骨碎身。这也都是不该的了。”古今来割股救亲的也多，如《通纪》上记的，锦衣卫总旗卫整的女刲肝救母，母子皆生的。近日杭州仁和沈孝子割心救父，父子皆亡的。都是我皇明奇事。不知还有个刲肝救祖母，却又出十四岁的女子，这是古今希见！

此女是浙江处州府丽水县人，姓陈名妙珍。他父亲叫做陈南溪，祖传一派山田并一块柴山、一所房子，与寡母林氏穷苦度日。后来娶妻李氏，生下妙珍，不上三岁，南溪一病身故。这李氏却

也有心守寡，一守三年。只是年纪止得二十六岁，甚是少年。起初时想着夫妻恩爱，难以割舍，况对着冷飕飕孝堂，触目惨伤，没甚他想。一到三年，恩爱渐渐忘记，凄冷渐渐难堪，家中没个男子，自然支持不来。虽是山中有柴，也要雇人樵砍；田中有米，也要雇人耕种。没人照管，一工只有半工，租息年年减去一半，少柴缺米，衣衫不整，都是有的。又见这些亲邻，团头聚面，夫唱妇随，他却止得一个婆婆、一个女儿。要说句知心话儿，替那个说？秋夜春宵，也有些不耐烦之意。

喜得他的哥哥李经，他道守节自是美事，不惟替陈家争气，也与我家生光，时常去照管他。不料他的妻赵氏是个小家子，道家里这些柴米也是艰难得来，一粒米是我一点血，一根柴是一根骨头。便是饮食之类，自家也有老婆儿女，怎么去养别人？常是争争闹闹。李经道：“手足之情，况且他一个老人家，年纪老了，小的又小，也是恤孤怜寡。”赵氏道：“若说妹子，也还有理。这老婆子与你何干？便是这点点小丫头，担柴送米，养得大，嫁了人，料必不认得你了。你若怜悯他，不如叫他招一个妹夫，却不又管大管小！”李经道：“改嫁也不是我做哥哥说的。只要我挣得来，他用得我多少？”仍旧要去管他。

赵氏见丈夫不理，常是不愤。想得叔叔李权年纪又小，不大晓得道理，是个贫根，故意一日叫他拿米去与姑娘。只见李权道：“怎么他家吃饭，倒要我家送米去？”赵氏道：“正是，你才梦醒哩！时常拿去，我道你两弟兄辛勤苦力做得来，怎等他一家安享？你哥道手足之情，我道既是手足之情，如今叔叔衣服也须做些，叔叔亲事也须为他完就，怎只顾一边？”李权道：“嫂嫂说得有理，我如今不要拿去。”赵氏道：“你不拿去，哥哥毕竟拿去，倒不如

你拿去做个人情。左右家事不曾分，一斗你有五升在里边，不要把哥哥一个做好人。”李权道：“原来哥哥一向官路做人情，时常送去，也不是小算。”赵氏道：“只除他嫁得，可以免得这搬送。”李权道：“这等我们嫁他。”赵氏道：“如今他是陈家人，也要陈家肯，又还要姑娘肯。你便可劝他一劝。”李权道：“我会说。”驼了这米，竟到陈家。姊姊出来相见，他歇下道：“莫说种的辛苦，便驼也是烦难的。”李氏道：“真是累你弟兄。”李权道：“这是该的，怎说得累？只是如今熟年也不打紧，日长岁久，怕撞了荒年，管顾不来。”李氏留他到房中坐，那李权相了一相，道：“姊姊这房子老了，东壁打西壁，怎么过？如今姊夫没得二三年，已是这操箱空笼空，少长没短，过后一发难了。”李氏道：“没奈何，且捱去。上边老的老，下边小的小，叫我怎生丢得？”李权道：“姊夫都丢了，何况你？也图个长策好。”李氏道：“饿死事小，失节事大。”李权道：“这姊姊，我那边东村周小一老婆，老公死得半月就嫁人，也没人说他。南向谢省祭，填房的也是个奶奶，少穿少吃，一般也嫁了人。谁曾道他不是？忍饥受冷，甚么要紧？就是县里送个贞节牌匾，也只送了有钱的，何曾轮着我们乡村？姊姊还要自做主意，不要晴干不肯走，直待雨淋头。”李氏听了，不觉动心，只不好答应得。李权吃了些酒回了，赵氏迎着道：“如何？”李权道：“他道没奈何，且捱去。后来只是不做声。”赵氏道：“不做声便是肯了，二婚头也要做个腔，难道便说我嫁？”李权道：“话得是，如今再过半月，哥哥三十岁，一定他回来拜寿。嫂嫂再与他说，好歹要他嫁人，省了我们照管。”

只见这日，果然李氏带女儿回来拜寿。这些亲戚，你穿红，我着绿，好不整齐。他母子两个，也只布素衣服。当日回的回了，

李氏与几个亲眷还在他家中。其时有一个胡孺人，是李经表嫂；一个刘亲娘，是李经表妹，同在那边闲坐，胡孺人道：“陈亲娘，家下没人，不曾来看得你。真亏你，我们这样年纪，没个丈夫在身边，一日也过不得。亏你怎么熬得这苦？”李氏道：“这也是命中所招。”刘亲娘道：“说道守寡，小时好过，倒是四十边难过；春夏好过，秋冬难过，夜长睡又睡不着，从脚尖上直冷到嘴边来，真是难当。”赵氏便添一嘴来道：“亲娘，好过难过，依我只趁这笋条样小年纪，花枝般好脸嘴，嫁上一个丈夫，省得忧柴忧米，弄得面黄消瘦。”李氏把妙珍头摸一摸，道：“且守一守儿，等他大来。”却又李权闯到，道：“望桑树收丝，好早哩！守寡的有个儿子，还说等他成房立户，接立香火。若是女儿，女生外向，捧了个丈夫，那里记挂你母亲？况且遇着有公婆叔婶，上下兜拌，要管也不能够。不如嫁的好！你若羞不好说，我替你对那老婆子说。”此时李氏听众人说来，也都有理，只是低头不语。李权便着媒婆与他寻亲。李经知道来拦阻时，赵氏道：“妹子要嫁人，你怎管得一世！”寻了一个人家，也是二婚，老婆死了，家里也丢个女儿。李权见他家事过得，就应承了。来见林氏道：“姊姊年纪小，你又老了，管他不到底。便是我们家事少，也管顾不来。如今将要出身，要你做主。”林氏便汪汪泪下，道：“我媳妇怕没有这事。他若去，叫我更看何人？”李权道：“养儿子的，到今还说更看何人，他养女儿，一发没人可看。他也计出无奈，等他趁小年纪好嫁，不要老来似你。”林氏也没奈何，只得听他。李氏初意要带妙珍去，那边自有女儿，恐怕李氏心有偏向，抵死不肯。林氏又道：“尝见随娘晚嫁的，人都叫做拖油瓶，与那晚爷终不亲热。初时还靠个亲娘顾看，到后头自己生了女儿，也便厌薄。

这是我儿子一点骨血，怎可把人作践？”也便留了。嫁时李氏未得新欢，也不能忘旧爱，三个都出了些眼泪。自此祖孙两个，自家过活。正是：

孙依祖泽成翎羽，祖仰孙枝保暮年。

此时妙珍没了娘，便把祖母做娘。林氏目下三代，止得这孙女儿，也珍宝样看待。这林氏原也出身儒家，晓得道理。况且年纪高大，眼睛里见得广，耳朵里听得多，朝夕与他并做女工，饭食孙炊祖煮，闲时谈今说古，道某人怎么孝顺父母，某人怎么敬重公姑，某人怎么和睦妯娌，某人怎么夫妇相得，某人怎么俭，某人怎么勤。那妙珍到得耳中，也便心里明白，举止思想，都要学好人。十一岁闻得他母亲因产身故，不觉哭踊欲绝。祖母慰他道：“他丢你去，你怎么想他？”妙珍道：“生身父母，怎记他小嫌，忘他劬劳？”三年之间，行服悲哀。

到十四岁时，他祖母年高，渐成老熟。山县里没甚名医，百计寻得药来，如水投石，竟是没效。那林氏见他服侍殷勤，道：“我儿，我死也该了，只是不曾为你寻得亲事，叫你无人依靠，如何是好？”妙珍道：“婆婆，病中且莫闲想。”只是病日沉重，妙珍想来无策，因记得祖母尝说有个割股救亲的，他便起了一个早，走到厨下，拿了一把厨刀，轻轻把左臂上肉撮起一块，把口咬定，狠狠的将来割下。只见鲜血迸流，他便把块布来拴了，将割下肉放在一个沙罐内，熬成粥汤，要拿把祖母。适值一个邻人邹妈妈，他来讨火种，张见他在那里割肉，失惊道：“勒杀不在这这里勒的，怎这等疼也不怕？”推门进来，见他已拴了臂膊，把那块肉丢在粥里，猛然道：“你是割肉救婆婆么？天下有这等孝顺的，一点点年纪有这样好心！似我那成天杀的，枉活了三十多

岁，要他买块豆腐，就是割他身上肉一般，不打骂我也好了。难得！难得！”相帮他把粥来扇滚了，自去。妙珍却将这碗粥来与祖母，拿到嘴边，祖母道：“儿，那里这米，有这一阵香，”妙珍道：“这是家中的。”将来喂了，只见祖母道：“儿，这碗粥好似几贴药，这一会我精神清爽起来了。”到第二日，道：“我连日睡得骨头都疼，今日略健，你扶我起来坐一坐。”妙珍便去扶他。祖母道：“你这衫上怎么有这几点血？”妙珍道：“是、是昨日出鼻血累的。”林氏道：“这一定是连日为我辛苦缘故，累了你，累了你。”又过了几日道：“我要门前散一散。”拄了一根拐，出走门前。巧巧邹妈妈手里拾了几根枯柴在手里道：“忤逆贼，柴也不肯砍担，叫我忍饿。”见了林氏道：“老孺人好了么？”林氏道：“亏了我孙儿。”邹妈妈道：“真亏他。”此时妙珍也立林氏侧边，邹妈妈道：“你臂上好了么？”林氏便问：你臂上生甚东西么？”邹妈妈道：“是为你割的股。”林氏忙来摸，见了臂上拴的，便哭道：“儿，只说你服侍我，已极辛苦了，怎又要你割股？”一个哽咽，便晕了去。邹妈妈道：“是我多嘴的不是了。”忙帮着妙珍扶到床中，灌了汤水，渐渐苏醒。道：“儿，这样孝顺，我怎消受得起！”时常流泪，仍旧是这样病了。妙珍也仍旧寻医问卜，求神礼斗，并不见好。他便早晚臂上燃香，叩天求把身子代祖母。似此数日。一夜不脱衣服，伏在祖母床边，忽见一个道者：

剪箴为冠散逸，裁云作氅逍遥。

虬髯一部逐风飘，玉麈轻招似扫。

那道者走近前来道：“妙珍，汝孝心格天，但林氏沉痾非药可愈。汝果诚心救彼，可于左肋下剝肝饮之。”将手中拂指他左肋，又与药一丸道：“食之可以不痛。”妙珍起谢，吞所赐药。只见满口

皆香，醒来却是一梦。妙珍道：“神既教我，祖母可以更生。”便起焚香在庭中，向天叩道：“妙珍蒙神分付，剖肝救我祖母，愿神天保佑，使祖母得生。”遂解衣，看左肋下红红一缕如线，妙珍就红处用刀割之，皮破肉裂，好不疼痛。血不出，却不见肝。妙珍又向天再拜道：“妙珍忱孝不至，不能得肝，还祈神明指示，愿终身为尼，焚修以报天恩。”正拜下去，一俯一仰，忽然肝突出来。妙珍连忙将来割下一块，正是：

割股人曾见，剖肝古未闻。

孝心真持异，应自感明神。

把肋下来拴了，把肝细细切了，去放在药内煎好了，将来奉与祖母吃。只见他一饮而尽。不移时便叫妙珍道：“儿，这药那里来的？委实好。吃下去喉咙里、心腹里，都觉爽俐，精神气力也觉旺相，手足便就运动如常。或者这病渐渐好了，也未可知。”妙珍暗暗欢喜。到后边，也一日好一日，把一个不起的老熟病，仍旧强健起来。正是：

涓滴起疲癯，精忱神鬼通。

这妙珍当日也只暗喜祖母渐有起色，感谢神天拯救，那里还想自己疮口难完？不意睡去复梦见前夜神人道：“疮口可以纸灰塞之，数日可愈。”妙珍果然将纸烧灰去塞，五六日竟收口，瘢痕似缕红线一般。又再三叮嘱那当时看见的、听得见的，叫他不要说。众人也为前日林氏因邹四妈说了割股，哽咽复病，故此也没人敢说。只是这节事已沸沸传将开去了，一时邻里要为他具呈讨匾。妙珍道：“这不过是我一时要救祖母，如此岂是邀名？”城中乡宦举临生员财主，都要求他作妻作媳。他道：“我已许天为尼，报天之德。”都拒绝不应。林氏再三劝他，则道：“嫁则不复能事

祖母，况当日已立愿为尼，不可食言。”

从此又三年，林氏又病不能起，便溺俱撒在床上。他不顾秽污，日夜洗涤。林氏又道：“我这三年，都是你割肝所留。但人没个不死的，就天恩不可再邀，你再莫起甚意了。”不数日身故，他悲哀擗踊，三日水浆也不入口。破产殓殓，亲营坟墓，结茅柴为庐，栖止墓上。朝夕进饮食，哭泣，庐止一扉，山多猛兽，绋环绕于外不入。三年，坟上生出黄白灵芝五株。又有白鹊，在坟顶松树上结巢。远近都说他孝异。服满，因城中有一监生坚意求亲，遂落发出家无垢尼院，朝夕焚修，祈荐拔祖父母父母。

不料这院主定慧，是个有算计的人，平日惯会说骗哄人。这反把妙珍做个媒头，常到人家说：“我院里有一个孝女，不上二十岁，曾割肝救祖母，就是当日观音菩萨剜眼断手救妙庄王一般，真是如今活佛。若人肯供养他，供养佛一般。”哄得这些内眷，也有瞒着丈夫、公婆，布施银钱的、米谷的、布帛的，他都收来入己。又哄人来拜活佛，聚集这些村姑老媪，念佛做会，不论年大的小的，都称妙珍做佛爷，跪拜。妙珍已自觉酬应不堪，又细看这干人，内中有几个老的，口里念佛得几声，却就扳亲叙眷，彼此互问住居。问儿女，也有自夸儿女好的，也有诉说儿女贫寒，或是不肖，或是媳妇不贤。有几个年少的，佛也不念，或是铺排自己会当家，丈夫听教训，或是诉说丈夫好酒好色，不会做家，自家甘贫受苦，或又怨的是公姑琐屑、妯娌嫉忌、叔姑骄纵。更有没要紧的，且讲甚首饰时样，带来好看？衣服如今怎么制度才好？甚么颜色及时？你一丛，我一簇，倒也不是个念佛场，做了个讲谈所。甚至幡竿长，十八九岁大女子、不晓事三五岁小娃子，不知甚么缘故也拖带将来。又看那院主，搬茶送水，遇着

舍钱的，“奶奶”、“孺人”口叫不绝，去奉承他。其余平常了只意思交接，甚有炎凉态度。

止有一个清庵尼姑寂如，年纪四十模样，看他做人温雅，不妄言笑，只是念佛。或时把自己诵习的《心经》、《金刚》等经，与妙珍讲说。妙珍礼他为师兄，像个可与语的。妙珍就想道：“我当日不要里递申举，正不肯借孝亲立名。如今为这些人尊礼，终是名心未断。况聚集这些人，无非讲是讲非，这不是作福，是造孽了。岂可把一身与他作招头？”遂托说喧嚣，就避到清庵中。真好一个庵：

松桧荫荫静掩扉，一龛灯火夜来微。

禅心寂似澄波月，唯有疏钟出树飞。

妙珍看他房寮不惟清雅，又且深邃。一隙之地，布置委委曲曲，回廊夹道，洞门幽室，仓卒人也不能进来。这寂如当家，带着个女童，叫做圆明，在外边些。妙珍直在里边。妙珍止是早晚到佛前焚香，除三餐外，便独自个在房念佛诵经，甚喜得所。

不知寂如这意也是不善。他虽不抄化，不聚众，却靠着附近一个静室内两和尚，师父叫做普通，徒弟叫做慧朗，他时常周给。相去不远，乘着黑夜过来，轮流歇宿。初时也怕妙珍来碍眼，因见他在无垢院时，一毫闲事不管。又且施舍山积，道他身边必竟有物。若后日肯和同水蜜，他年纪小，是黄花女儿，尽可接脚。故此留他在庵，闲时说些道听途说的经典，道：“这都是普通老爷讲的，这和尚极是真诚，博通经典，城中仕宦、奶奶、小姐，没个不拜他为师，求他取法名讲解。近在这厢，师弟也该随喜一随喜。还有一个慧都讲，一发声音响亮，大有悟头。”妙珍也只唯唯。他见入不得凿，道：“且慢看，这些贼秃有些眼睛里安不

得垃圾，见了我，丢了徒弟。若见了，一定要丢了我。引上了他，倒把一个精精壮壮的好徒弟与他，岂不抢了我的快活？如今只把来嗅这两个秃驴，等他破费两个银子。”他自仍旧与这两个和尚往还，赞这妙珍标致，打动他不题。

一日，寂如因与慧朗有约，先睡一睡打熬精神。圆明厨下烧火，妙珍出来佛前烧晚香，只听得门外连弹三弹，妙珍不知其意。住一会，又听响弹三弹。妙珍只得去开门，外边道：“怎要我立之半日？”略开得一路门，那人从门缝里递进一锡罐，热气腾腾，道：“你接去，我打酒就来。”妙珍接了，打一张时，背影却是个和尚，吃了一惊，看罐中，是一罐烂糊狗肉。他也就拿来安在地上，往房中便跑。须臾，慧朗打了酒走来，随手拴门。看见锡罐道：“丢在地上，岂不冷了？”一齐拿着，竟进房中。寂如只道是圆明放的，也不问他，悄悄的吃了酒肉，两个仍旧行事。只是妙珍倒担了一夜干系，怕僧尼两人知道露机，或来谋害，或图污渎，理也有之。喜得天明，想道：“这尼姑，我道他稳重，是个好人。不期做出这样事！我若在此，设或事露，难分皂白，不若去了。”就略捡了些自己衣物，托言要访定慧，离了庵中。结庵在祖母坟侧，每日拾些松枝，寻些野菜度日。又喜得种他田的租户，怜他是个孝女，也不敢赖他的。定慧、寂如再再来邀，他道二位布施来的，我坐享于心不安，不肯去。

自此之后不半年，定慧因一个于一娘私自将丈夫的钱米出来做佛会，被丈夫知觉，赶来院中骂了一场。又听两个光棍拨置，到县中首他创做白莲佛会，夜聚晓散，男女混杂，被县里拿出打了十五，驱逐出院。又两年，寂如因与圆明争风，将圆明毒打，几次被他将私通和尚事，说与娘家。娘家就会同里递密来伺候。

一日慧朗进去，正在房中云雨。圆明悄悄放了众人，把来拿了。慧朗苦要收拾，普通醋他与寂如过得绸缪，不肯出钱。送到县去，各打二十，双连枷整整枷了两月，俱发还俗。人见妙珍在两处都不肯安身，莫不称赞他有先见之明。

从此又十余年，只见妙珍遍辞亲邻，谢他平日看顾。回到草舍中，跏趺而坐，其气虽绝，颜色如生。正是：

幻躯不可久，真性永不磨。

超然去尘寰，趺坐灵山阿。

众人看的，无不称异，就把他草舍为龕，一把火焚化。火光之中放出舍利如雨，有百许颗。众人将来置在瓶中，仍将他田产买来建塔于上，人至今称孝女冢，又称神尼塔。

总之，千经万典，孝义为先，人能真实孝亲，岂不成佛作祖？若舍在家父母不能供养，纵使日日看经，朝朝理忏，恐阿鼻地狱正为是人而设，岂不丈夫反出女子之下？

第五回 淫妇背夫遭诛 侠士蒙恩得宥

鱼肠剑，抟风利，华阴土杖光芒起。
匣中时吼蛟龙声，要与世间除不义。
媼彼薄情娘，不惜青琐香。
吠庞撼魄不知耻，恩情忍把结发忘。
不平暗触双眉竖，数点娇红落如雨。
朱颜瞬息血模糊，断头聊雪胸中怒。
无辜叹息罹飞灾，三木囊头实可哀。
杀人竟令人代死，天理于今安在哉！
长跪诉衷曲，延颈俟诛戮。
节侠终令圣主怜，声名奕奕犹堪录！

昔日沈亚之作《冯燕歌》，这冯燕是唐时渔阳人，他曾与一个渔阳牙将张婴妻私通。一日，雨下正在那边苟合，适值张婴回家，冯燕慌忙走起，躲在床后。不觉把头上巾帻落在床中，不知这张婴是个酒徒，此时已吃得烂醉，扯着张椅儿鼾鼾睡去，不曾看见。冯燕却怕他醒时见了巾帻，有累妇人，不敢做声，只把手去指，叫妇人取巾帻。不期妇人差会了意，把床头一把佩刀递来。冯燕见了，怒从心起，道：“天下有这等恶妇，怎么一个结发夫妇，一毫情义也没？倒要我杀他！我且先开除这淫妇。”手起刀落，把妇人砍死，只见鲜血迸流。张婴尚自醉着不知，冯燕自取

了巾幘去了。直到五鼓，张婴醉醒讨茶吃，再唤不应。到天明一看，一团血污，其妻已被人杀死。忙到街坊上叫道：“夜间不知谁人将我妻杀死？”只见这邻里道：“你家妻子，你不知道，却向谁叫？”张婴道：“我昨夜醉了一夜，那里知得？”邻里道：“这也是好笑，难道同在一房，人都杀死了还不醒的？分明是你杀了，却要赖人。”一齐将他缚了，解与范阳贾节度。节度见是人命重情，况且凶犯模糊未的，转发节度推官审勘。一夹一打，张婴只得招了。冯燕知道：“有这等糊涂官，怎我杀了人，却叫张婴偿命？是那淫妇叫我杀张婴，我前日不杀得他，今日又把他偿命，端然是我杀他了。”便自向贾节度处出首。贾节度道：“好一个汉子，这等直气。”一面放了张婴，一面上一个本道：“冯燕奋义杀人，除无情之淫蠹；挺身认死，救不白之张婴。乞圣恩赦宥。”果然唐主赦了。当时沈亚之作歌咏他奇侠，后人都道范阳燕地，人性悻直。又道唐时去古未远，风俗朴厚，常有这等人，不知在我朝也有。

话说永乐时有一个，姓耿名埴，宛平县人。年纪不多，二十余岁，父母早亡，生来性地聪明，意气刚直，又且风流倜傥。他父亲原充锦衣卫校尉，后边父死了，他接了役缉事，心儿灵，眼儿快，惯会拿贼。一日在棋盘街，见一个汉子打个小厮，下老实打。那小厮把个山西客人靴子紧紧捧定，叫：“救命。”这客人也苦苦去劝他。正劝得开，汉子先去，这小厮也待走。耿埴道：“小子且慢着！”一把扯住，叫客官：“你靴筒里没甚物么？”客人去摸时，便喊道：“咱靴筒里没了二十两银子。”耿埴道：“莫慌，只问这小厮要。”一搜，却在小厮身边搜出来。这是那汉子见这客人买货时，把银子放在靴内，故设此局。不料被他看破送官。

又一日，在玉河桥十王府前，见一个喊叫，道抢去一个貂鼠胡帽，在那两头张望。问他是甚人，道不见有人。耿埴见远远一个人，顶着一个大栲栳走。他便赶上去道：“你栲栳里甚物儿？”那人道是米。被耿埴夺下来，却是个四五岁小厮，坐在里边，胡帽藏在身下。还有一个光棍，装做书办模样，在顺城门象房边见一个花子，有五十多岁，且是吃得肥胖。那光棍见了，一把捧住哭道：“我的爷！我再寻你不着，怎在这里？”那花子不知何故，心里道：“且将错就错，也吃些快活茶饭，省得终日去伸手。”随到家里，家里都叫他是老爷爷，浑身都与换了衣服，好酒好食待他。过了五六日，光棍道：“今日工部大堂，叫咱买三五百两尺头，老爷爷便同去一去。”悔气！才出得门，恰撞了耿埴。耿埴眼清，道这是个花子，怎这样打扮？毕竟有些怪，远远随他望前门上一个大缎铺内走进去。耿埴也做去扯两尺零绢儿，这件不好，那件不好，歪缠冷眼瞧那人。一单开了二三百尺头，两个小厮，一个驼着挂箱，一个钳了拜匣，先在拜匣里拿出一封十两雪白锭银做样，把店家帐略略更改了些，道：“银子留在这边，咱老爷爷瞧着。尺头每样拿几件去瞧一瞧，中意了便好兑银。”两个小厮便将拜匣、挂箱放在柜上，各人捧了二三十匹尺头待走。耿埴向前“咄”的一声，道：“花子，你那里来钱？也与咱瞧一瞧。”一个小厮早捧了缎去了，这书办也待要走时，那花子急了，道：“儿！这是工部大堂着买缎子的官银。”便与他瞧。那书办道：“这直到工部大堂上才开，谁人敢动一动儿？叫他有胆力拿去！”正争时，这小厮脸都失色，急急也要跑。耿埴道：“去不得，你待把花子作当，赚他缎子去么？”店主人听了这话，也便瞧头留住不放。耿埴道：“有众人在此，我便开看不访。”打开匣子，里

边二十封，封封都是石块。大家哄了一声，道真神！道那花子才知道认爷爷都是假的，倒被那光棍先拿去二十多匹尺头，其余都不曾赚得去。人见他了得，起了他个绰号，都叫他做“三只眼耿埴”。这都是耿埴伶俐处，不知伶俐人也便有伶俐事做出来，不题。

且说崇文门城墙下，玄宁观前，有一个董秃子，名叫董文，是个户部长班。他生得秃颈黄须，声哑身小。做人极好，不诈人钱。只是好酒，每晚定要在外边啗几碗酒，归家糊糊涂涂一觉直睡到天亮。娶得一个妻子邓氏，生得苗条身材，瓜子面庞，柳叶眉，樱珠口，光溜溜一双眼睛，直条条一个鼻子，手如玉笋，乍茁新芽；脚是金莲，飞来窄瓣。说不得似飞燕轻盈、玉环丰腻，却也有八九分人物。那董文待他极其奉承，日间遇着在家，搬汤送水，做茶煮饭。晚间便去铺床叠被，扇枕捶腰。若道一声要甚吃，便没钱典当也要买与他吃。若道一声那厢去，便脚瘤死挣也要前去，只求他一个欢喜脸儿。只是年纪大了妇人十多岁，三十余了，酒字紧了些，酒字下便懈了些。常时邓氏去撩拨他，他道：“罢，嫂子，今日我跟官辛苦哩！”邓氏道：“咱便不跟官。”或是道：“明日要起早哩，怕失了晓。”邓氏道：“天光亮咱叫你。”没奈何应卯的时节多，推辞躲闪也不少。邓氏好不气苦。一日回家，姐妹们会着，邓氏告诉董文只啗酒，一觉只是睡到天亮。大姐道：“这等苦了妹儿，岂不蹉跎了少年的快活！”二姐道：“下老实捶他两拳，怕他不醒！”邓氏道：“捶醒他，又撒懒溜痴不肯来。”大姐道：“只要问他讨咱们做甚来？咱们送他下乡去罢。”二姐道：“他捶不起，咱们捶得起来，要送老子下乡，他也不肯去，条直招个帮的罢。”邓氏道：“他好不装膀儿，要做汉子哩，怎么肯做

这事？”大姐道：“他要做汉子，怎不夜间也做一做？他不肯明招，你却暗招罢了。”邓氏道：“怎么招的来？姐，没奈何，你替妹妹招一个。”二姐笑道：“姐招姐自要，有的让你？老实说，教与你题目，你自去做罢。”邓氏也便留心，只是邻近不多几家，有几个后生，都是担葱卖菜，不成人的。家里一个挑水的老白，年纪有四十来岁，不堪作养。

正在那厢寻人，巧巧儿锦衣卫差耿埴去崇文税课司讨关，往城下过，因在城下女墙里解手。正值邓氏在门前闲看，忽见女墙上一影，却是个人跳过去。仔细一看，生得雪团白一个面皮，眉青目朗，须影没半根。又标致，又青年，已是中意了。不知京里风俗，只爱新，不惜钱。比如冬天做就一身崭新绸绫衣服，到夏天典了，又去做纱罗的。到冬不去取赎，又做新的，故此常是一身新。只见他掀起一领玄屯绢道袍子，里面便是白绫袄、白绫裤，华华丽丽，又是可爱。及至蹲在地上时，又露出一件又长又大好本钱。妇人看了，不觉笑了一声，忙将手上两个戒指把袖中红绸汗巾裹了，向耿埴头上“扑”地打去，把耿埴绒帽打了一个凹。耿埴道：“瞎了眼，甚黄黄打在人头上。”抬起头一看，却是个标致妇人，还掩着口在门边笑，耿埴一见气都没了，忙起身拴了裤带，拾了汗巾，打开却是两个戒指。耿埴道：“噫？这妇人看上咱哩！”复看那妇人，还闪在那边张耿埴。耿埴看看，四下无人，就将袖里一个银挑牙，连着筒儿把白绸汗巾包了，也打到妇人身边。那妇人也笑吟吟收了，你看我，我看你，看了一会，正如肚饿人看着别人吃酒饭，看得清，一时到不得口。这边耿埴官差不能久滞，只索身去心留。这边邓氏也便以目送之，把一个伶俐的耿埴，摄得他魂不附体。

一路便去打听，却是个良家妇人，丈夫做长班的。他道既是良家，不可造次进去。因想了一夜道：“我且明日做送戒指去，看他怎生。”那边邓氏见他丢挑牙来，知是有意，但不知是那里人，姓甚名谁。晚间只得心里想着耿植，身子搂着董文，云雨一场，略解渴想。早间送了董文出去，绝早梳头，就倚着门前张望。只见远远一个人来，好似昨日少年，正在那厢望他。只见这人径闯进来，邓氏忙缩在布帘内。道是谁？帘中影出半个身子来，果是打扮得齐整：

眼溜半江秋水，眉舒一点巫峰。蝉鬓微露影濛濛。已觉香风飞送。帘映五枝寒玉，鞋呈一簇新红。何须全体见芳容。早把人心牵动。

他轻开檀口道：“你老人家有甚见教？”耿植便戏了脸，捱近帘边道：“昨日承奶奶赐咱表记，今日特来谢奶奶。”脚儿趑趄便往里边跨来。邓氏道：“哥，不要罗唆，怕外厢有人瞧见。”这明递春与耿植，道内里没人。耿植道：“这等咱替奶奶拴了门来。”邓氏道：“哥不要歪缠。”耿植已为他将门掩上，复进帘边。邓氏将身一闪，耿植狠抢进来，一把抱住，亲过嘴去。邓氏道：“定要咱叫唤起来！”口里是这样讲，又早被耿植把舌尖塞住嘴了。正伸手扯他小衣，忽听得推门响，耿植急寻后路。邓氏道：“哥莫忙，是老白挑水来，你且到房里去。”便把耿植领进房中。却也好个房，上边顶格，侧边泥壁，都用绵纸糊得雪白的。内中一张凉床、一张桌儿，摆列些茶壶茶杯。送了他进房，却去放老白。老白道：“整整等了半日，压得肩上生疼。”邓氏道：“起得早些，又睡一睡，便睡熟了。”又道：“老白，今日水够了，你明日挑罢。”打发走了，依旧拴了门进来，道：“哥恁点点胆儿，要来偷婆娘？”耿

埴道：“怕一时间藏不去，带累奶奶。”便一把抱住，替他解衣服。邓氏任他解，口里道：“咱那烂驴蹄，早间去，直待晚才回，亲戚们咱也不大往来，便邻舍们都隔远，不管闲事，哥要来只管来。就是他来，这灶前有一个空米桶，房里床下尽宽，这酒糊涂料不疑心着我。”一边说时，两个都已宽衣解带，双双到炕儿上恣意欢娱。但见

一个仰观天，一个俯地察。一个轻蹇玉腿，一个款搂柳腰。一个笑孜孜猛然独进，恰似玉笋穿泥；一个战抖抖高举双鸳，好似金莲泛水。一个凭着坚刚意气，意待要直捣长驱；一个旷荡情怀，那怕你翻江搅海。正是战酣红日随戈转，兴尽轻云带雨来。

两个你贪我爱，整整顽够两个时辰。邓氏道：“哥，不知道你有这样又长又大又硬的本钱，又有这等长久气力，当日嫁得哥，也早有几年快活。咱家忘八，道着力奉承咱，可有哥一毫光景么？哥不嫌妹子丑，可常到这里来。他是早去了，定到晚些来的。”两个儿甚是惓惓不舍，耿埴也约他偷空必来。以后耿埴事也懒去，日日到锦衣卫走了一次，便到董文家来。邓氏终日问董文要钱，买肉、买鸡、果子黄酒吃，却是将来与耿埴同吃。耿埴也时常做东道。常叫他留些酒肴请董文，道：“不要睬他，有的多把与狗吃。”

一日晚了，正送耿埴出门。不曾开门，只听得董文怪唱来了。耿埴道：“那里躲？”邓氏道：“莫忙，只站在门背后是哩。”说话不曾了，董文已是打门。邓氏道：“汗邪哩，这等怪叫唤。”开门，只见董文手里拿着一盏两个钱买的茹桔灯笼进来，邓氏怕照见耿埴，接来往地下一丢，道：“日日夜晚才来，破费两个钱，留在

家买菜不得！”又把董文往里一推道：“拿灯来照咱门门。”推得董文这醉汉东磕了脸，西磕了脚，叫唤进去。拿得灯来，耿埴已自出门去，邓氏已把门关了。耿埴躲在檐下听他，还忘八长，忘八短：“以后随你卧街倒巷，不许夜来惊动咱哩，要咱关门闭户。”董文道：“嫂子，可怜咱是个官身，脱得空，一定早早回来。”千陪不是，万陪不是，还骂个不了。

第二日，耿埴又去。邓氏忙迎着道：“哥，不吃惊么？咱的计策好么？”耿埴道：“嫂子，他是在官的人，也是没奈何，将就些罢。”邓氏道：“他不伏侍老娘，倒要老娘伏侍他么？吃了一包子酒，死人般睡在身边，厌刺刺看他不上眼，好歹与哥计较，闪了他与哥别处去过活罢。”耿埴道：“罢！嫂子，怎丢了窠坐儿别处去？他不来管咱们，便且胡乱着。”邓氏道：“管是料不敢管，咱只是懒待与他合伙。”从此任董文千方百计奉承，只是不睬，还饶得些嚷骂。

一日与耿埴吃酒，撒娇撒痴的，一把搂住道：“可意哥，咱委实喜欢你，真意儿要随着你，图个长久快乐。只吃这攥刀的碍手碍脚，怎生设一计儿了了他，才得个干净。”逼着耿埴定计，耿埴也便假装痴道：“你妇人家不晓事。一个人怎么就害得他？”这妇人便不慌不忙，设出两条计来，要耿埴去行，道：“哥，这有何难？或是买些毒药，放在饮食里面，药杀了他。他须没个亲人，料没甚大官司。再不或是哥拿着强盗，叫人扳他，一下狱时，摆布杀他，一发死得干干净净。要钱咱还拿出钱来使，然后老娘才脱了个‘董’字儿，与你做一个成双捉对。哥，你道好么？”那知这耿埴心里拂然起来，想道：“怎奸了他的妻子，又害他？”便有个不爽快之色，不大答应。

不期这日董文衙门没事，只在外吃了个醉，早早回来。邓氏道：“哥，今还不曾替哥耍，且桶里躲着。”耿埴躲了，只听得董文醉得似杀不倒鹅一般，道：“嫂子，吃晚饭也未？”邓氏道：“天光亮亮的吃饭？”董文道：“等待咱打酒请嫂子。”邓氏道：“不要吃，不要你扯寡淡！”只见耿埴在桶闷得慌，轻轻把桶盖顶一顶起。那董文虽是醉眼，早已看见，道：“活作怪，怎么米桶的盖会这等动起来？”便蹶蹶动要来掀看。耿埴听了惊个小死，邓氏也有些着忙。道：“花眼哩，是余得米多，蛀虫拱起来。噎醉了，去挺尸罢，休在这里怪惊怪唤的，蒿恼老娘。”董文也便不去掀桶看，道：“咱去，咱去，不敢拗嫂子。”跐跐蹶蹶自进房去。喜是一上床便雷也似打鼾，邓氏忙把桶盖来揭，道：“哥，闷坏了。”耿埴道：“还几乎吓死。”一跨出桶来，便要去。邓氏道：“哥，还未曾替哥耍哩，怎就去？”两个就在凳儿上做了个骑龙点穴势，耍够一个时辰。邓氏轻轻开门放了，道：“哥，明日千定要来。”只是耿埴心里不然，道：“董文歹不中，也是结发夫妻，又百依百随。便吃两盅酒也不碍，怎这等奚落他？明日咱去劝他，毕竟要他夫妻和睦才是。”常时劝他，邓氏道：“哥，他也原没甚不好，只是咱心里不大喜他。”

一日耿埴去，邓氏欢天喜地道：“咱与你来往了几时，从不曾痛快睡得一夜。今日攘刀的道明日他的官转了员外，五鼓去伏侍到任，我道夜间我懒得开门，你自别处去歇。撵了他去，咱两个儿且快活一夜。”两个打了些酒儿，在房里你一口、我一口，吃个爽利。到得上灯，只听得董文来叫门，两个忙把酒肴收去。邓氏去开门，便嚷道：“你道不回了，咱闭好了门，正待睡个安稳觉儿，又来鸟叫唤。”董文道：“咱怕你独自个宿寒冷，回来陪你。”

径往里边来。耿埴听了，记得前日桶里闷得慌，径往床下一躲。只见进得房来，邓氏又嚷道：“叫你不要回，偏要回来。如今门是咱开了，谁为你冷冰冰夜里起来关门？”董文道：“嫂子，咱记念你，家来是好事。夜间冷，咱自靠一靠门去罢。嫂子不要恼。”邓氏道：“咱不起来。”还把一床被自己滚在身道：“你自去睡，不要在咱被里钻进钻出，冻了咱。”董文只得在脚后和衣自睡，倒也睡得着。苦是一个邓氏，有了汉子不得在身边，翻来覆去，不得成梦，只咽咽啜啜，把丈夫出气。更苦是一个耿埴，一个在床上，一个在床下，远隔似天样。下边又冷飕飕起来，冻得要抖，却又怕上边知觉，动也不敢动，声也不敢做。捱到三更，邓氏把董文踢上两脚，道：“天亮了，快去。”董文失惊里跳起来，便去煤炉里取了火，砂锅里烧了些脸水，煮了些饭，安排些菜蔬。自己梳洗了，吃了饭，道：“嫂子，咱去，你吃的早饭咱已整治下了，没事便晏起来些。”邓氏道：“去便去，只恁琐碎，把人睡头搅醒了。”董文便轻轻把房门拽上，一路把门靠了出去。耿埴冻闷了半夜，才得爬出床来。邓氏又道：“哥，冻坏了，快来趁咱热被。”耿埴也便脱衣，跳上床来。忽听外边推门响，耿埴道：“想忘了甚物，又来也。”仍旧钻入床下。董文一路进门来，邓氏道：“是谁？”董文道：“是咱，适才忘替嫂子搥搥肩，盖些衣服，放帐子。故此又来。”邓氏嚷道：“扯鸟淡，叫咱只道是贼，吓得一跳。怪攥刀子的！”董文听了，不敢做声，依旧靠门去了。可是：

意厚衾疑薄，情深语自重。

谁知不贤妇，心向别人浓。

这边耿埴一时恼起，道：“有这等怪妇人，平日要摆布杀丈

夫，我屡屡劝阻不行，至今毫不知悔。再要何等一个恩爱丈夫，他竟只是嚷骂。这真是不义的淫妇了，要他何用！”常时见床上挂着一把解手刀，便掣在手要杀邓氏。邓氏不知道，正揭起了被道：“哥快来，天冷冻坏了。”那耿埴并不听他，把刀在他喉下一勒，只听得跌上几跌，鲜血迸流，可怜：

情衰结发恋私夫，谬谓恩情永不殊。

谁料不平挑壮士，身餐一剑血模糊。

若论前船就是后船眼，他今日薄董文，就是后日薄耿埴的样子，只是与他断绝往来也够了。但耿埴是个一勇之夫，只见目前的不义，便不顾平日的恩情，把一个惜玉怜香的情郎，换做了杀人不眨眼的侠士，那惜手刃一妇人以舒不平之气！此时耿埴见妇人气绝，也不惊忙，也不顾虑，将刀藏在床边门槛下，就一径走了出门来，人都不觉。

晦气是这白老儿，挑了担水，推门直走进里边，并不见人。他倾了水道：“难道董大嫂还未起来？若是叫不应，停会不见甚物事，只说咱老白不老实，叫应了去。”连叫几声，只是不应。还肩着这两个桶在房门叫，又不见应。只得歇下了，走进房中，看见血淋淋的妇人死在床上，惊得魂不附体，急走出门叫道：“董家杀了人。”只见这些邻舍一齐赶来，道：“是甚么人杀的？”老白道：“不知道，咱挑水来，叫不人应，看时已是杀死了。”众人道：“岂有此理！这一定是你杀的了。”老白道：“我与他有甚冤仇来？”众人一边把老白留住，一边去叫董文。董文道：“我五鼓出去，谁人来杀他？这便是你挑水进去，见他孤身，非奸即盗，故此将人杀了。”一齐拥住老白道：“讲得有理，有理。且到官再处。”一直到南城御史衙门来，免不得投文唱名。跪在丹墀听候

审理。那御史道：“原告是董文，叫董文上来。你怎么说？”董文道：“小的户部浙江司于爷长斑，家里只有夫妻两口，并无别人。今早五鼓伏侍于爷上任，小的妻子邓氏好好睡在床里。早饭时，忽然小的挑水的白大挑水到家来，向四邻叫唤，道小的妻子被杀。众邻人道小的去后，并无人到家，止有白大。这明明是白大欺妻子孤身，辄起不良之心，不知怎么杀了。只求青天老爷电察。”这御史就叫紧邻上来问道：“董文做人可凶暴么？他夫妻平日也和睦么？”众人答应道：“董文极是本分的，夫妻极过得和睦。”御史又道：“他妻子平日可与人有好么？他家还有甚人时常来往么？”众人道并没有。御史道：“可有姿色么？”众人道：“人极标致的。”御史叫：“带着，随我相验。”果然打了轿，众人跟随，抬到城下。看时果然这妇人生得标致，赤着身体，还是被儿罩着的。揭开上半截，看项下果是刀伤。御史便叫白大：“你水挑在那边？”白大道：“挑在灶前。”御史便叫带起回衙门审。一到衙门，叫董文：“你莫不与邓氏有甚口舌杀了他，反卸与人？”董文道：“爷爷，小的妻子，平日骂也不敢骂他一声，敢去杀他？实是小的出门时，好好睡在床上，怎么不多时就把他杀死了？爷爷可怜见。”御史道：“你出去时节，还是你锁的门，妇人闩的门？”董文道：“是小的靠的门，推得进去的。”御史便叫白大：“你挑水去时，开的门，关的门？”白大道：“是掩上的。”御史道：“你挑水到他的灶前，缘何知他房里杀了人？”白大道：“小的连叫几声不应，待要走时，又恐不见了物件，疑是小的。到房门口寻个人问门，只见人已杀死。小的怎么敢去行凶？”御史“咄”的一声，道：“胡说！他家有人没人，干你甚事，要你去寻！这一定你平日贪他姿色，这日乘他未起，家中无人，希图强奸。这妇人

不从，以致杀害，还要将花言巧语来抵赖。夹起来！”初时老白不招，一连两夹棍，只得认了。道图奸不遂，以致杀死。做一个强奸杀死人命，参送刑部。发山西司成招，也只仍旧。迫他凶器，道是本家厨刀所杀，取来封贮了。书一个审单道：

审得白大以卖水之庸，作贪花之想。乘董文之他出，瞬邓氏之未起。图奸不遂，凶念顿生。遂使红颜碎兹白刃，惊四邻而祈嫁祸。其将能乎？以一死而谢贞姬，莫可遁也。强奸杀人，大辟何辞！监候具题处决。

呈堂奏请，不一日奉旨处决，免不得点了监斩官，写了犯由牌，监里取出老白，花绑了，一簇押赴市曹。闹动了三街六市纷纷，也有替邓氏称说贞节以致丧命的，也有道白大贪色自害的。那白大的妻子，一路哭向白大道：“你在家也懒干这营生，怎想这天鹅肉吃？害了这命。”那白大只是流泪，也说不出一句话儿。

单是耿埴听得这日杀老白，心上便忿激起来，想道：“今日法场上的白大，明明是老耿的替身。我们做好汉的，为何自己杀人，要别人去偿命？况且那日一时不平之气，手刃妇人是我，今日杀这老白又是替我，倒因我一个人，杀了两个人。今日阳间躲得过，阴间也饶不过。做汉子的人，怎么爱惜这颗头颅？做这样缩颈的事！”就赶到法场上来。正值老白押到，两个刽子手按住，只要等时辰到了。周围也都是军兵围住，耿埴就人背后，平空一声“屈”叫起来。监斩官叫拿了问时，他道：“小人耿埴，向与董文妻通奸。那日躲在他家，见董文极其恩爱，邓氏恣情凌辱，小人忿他不义，将刀杀死。刀现藏董文房中床边槛下。小人杀人，小人情愿认罪典刑。小人自应抵命，求老爷释放白大。”监斩官道：“这定是真情了，也须候旨定夺。”将两人一齐监候，本日撤

了法场，备述口词，具本申请，正是：

是是非非未易论，笑他廷尉号无冤。

怡甘一死偿红粉，肯令无辜泣九原。

此时永乐爷励精求治，批本道：“白大既无杀人情踪，准与释放；耿埴杀一不义，生一不辜，亦饶死。原问官讞狱不详，着革职。钦此。”此时满京城才知道白大是个老实人，遭了屈官司。邓氏是个不长进淫妇，也该杀的。耿埴是个汉子，若不是他自首，一个白大，莫说人道他强奸杀人，连妻子也信他不过。一个邓氏，莫说丈夫道他贞节。连满京人也信他贞节。只是这耿埴，得蒙圣恩免死，自又未曾娶妻，他道：“只今日我与老白一件事。世上的是非无定，也不过如此了。人生的生死无常，也不过如此了。今日我活得一日，都是圣恩留我一日，为何还向是非生死场中去混帐！”便削了发为僧，把向来趱的家私约有百余金将一半赠与董文，肋他娶亲；一半赠与白大，谢他受累。就在西山出家，法名智果。其时京城这些风太监，有送他衣服的，助道粮的，起造精舍的。他在西山住了三年，后来道近着京师，受人供养，不是个修行的，转入五台山，粗衣淡食，朝夕念佛。人与他谈些佛法，也能领悟。到八十二岁，忽然别了合寺僧行，趺坐禅床，说偈道：

生平问我修持，一味直肠直肚。

养成无垢灵明，早证西方净土。

言讫合掌而逝，盖已成正果云。

剑诛无义心何直，金赠恩人利自轻。

放下屠刀成正觉，何须念佛想无生。

第六回 完令节冰心独抱 全姑丑冷韵千秋

独耸高枝耐岁寒，不叫蜂蝶浪摧残。
风霜苦澆如冰质，烟雾难侵不改肝。
丽色莹莹缕片玉，清香冉冉屑旃檀。
仙姿岂作人间玩，终向罗浮第一磐。

五伦之中，父子、兄弟都是天生的，夫妇、姑媳、君臣、朋友都是后来人合的。合的易离，但君臣不合，可以隐在林下；朋友不合，可以缄口自全。只有姑媳、夫妻，如何离得？况夫妻之间，一时反目，还也想一时恩爱。到了姑媳，须不是自己肚里生的，或者自家制不落不肖儿，反道他不行劝谏；儿子自不做家，反道他不肯帮扶。还有妯娌相形，嫌贫重富；姑叔憎恶，护亲远疏；婢妾挑逗，偏听信谗。起初不过纤毫的孔隙，到后有了成心，任你百般承顺，只是不中意，以大凌小，这便是媳妇的苦了。在那媳妇，也有不好的，或是倚父兄的势，作丈夫的娇；也有结连妯娌、婢仆，故意抗拒婆婆；也有窥他阴事，挟制公婆；背地饮食，不顾公姑；当面抵触，不惜体面。这便是婆婆口顽，媳妇耳顽，弄得连儿子也不得有孝顺的名，真是“人家不愿有的事，却也是常有的事”。到宁可一死，既不失身，又能全孝，这便亘古难事。

这事出在池州贵池县，一个女子姓唐名贵梅，原是个儒家女

子，父亲是个老教书，一向在外处个乡馆。自小儿叫他读些甚《孝经》，看些《烈女传》，这贵梅也甚领意。不料到十二岁，母亲病死了，他父亲思量：“平日他在家，母子作伴。今日留他家中，在家孤恹，若在邻家来去，恐没有好样学，也不成体面。若我在家，须处不得馆。一时要纠合些邻舍子弟就学，如今有四五两馆，便人上央人，或出荐馆，钱图得，如何急卒可有？若没了馆，不惟一身没人供给，没了这几两束脩，连女儿也将甚养他？只除将来与人。我斯文之家，决无人作婢妾之理。送与人作女儿，谁肯赔饭养他，后来又赔嫁送？只好送与人作媳妇罢。”

对媒婆说了，寻了几日，寻得个开歇客店的朱寡妇家。有个儿子叫做朱颜，年纪十四岁。唐学究看得这小官儿清秀，又急于要把女儿，也不论门风，也不细打听那寡妇做人何如，只收他两个手盒儿，将来送他过门。在家分付道：“我只为无极奈何，将你小小年纪与人作媳妇，你是乖觉的，切要听婆婆教训，不要惹他恼，使我也得放心。”送到他家，又向朱寡妇道：“小女是没娘女儿，不曾训教，年纪又小，千万亲母把作女儿看待，不要说老夫感戴，连老妻九泉之下也得放心。”送了，自去处馆去了。

只是这寡妇有些欠处，先前店中是丈夫支撑，他便躲在里面，只管些茶饭，并不见人。不期那丈夫病了弱病，不能管事，儿子又小，他只得出来承值，还识羞怕耻。到后边丈夫死了，要歇店，舍不得这股生意。让人，家中又没甚过活，只得呈头露脸，出来见客。此时已三十模样，有那老成客人，道是寡妇，也避些嫌疑。到那些少年轻薄的，不免把言语勾搭他，做出风月态度愧他，乍听得与乍见时，也有个嗔怪的意思，渐渐习熟，也便科牙撩嘴。人见他活动，一发来引惹他。他是少年情性，水性妇人，

如何按捺得定？曾有一赋叙他苦楚：

吁嗟伤哉！人皆欢然于聚首，慕我独罹夫睽乖。忆繾綣之伊始，矢胶漆之靡懈。银灯笑吹，罗衣羞解。衬霞颊兮芙蓉双红，染春山兮柳枝初黛。絮语勾郎怜，娇痴得郎爱。醉春风与秋月，何忧肠与愁债。乃竟霜空，折我雁行。悲逝波之难回，拏穗帋而痛伤。空房亦何寂？遗孤对相泣。角枕长兮谁同御，锦衾班而泪痕湿。人与梦而忽来，旋与觉而俱失。眷彼东家邻，荷戟交河滨，一朝罢征戍，杯酒还相亲。再阅绿窗女，良人远服贾，昨得寄来书，相逢在重午。彼有离兮终相契合，我相失兮凭谁重睹？秋风飒飒，流黄影摇。似伊人之去来，竟形影之谁招？朱颜借问为谁红？云散巫山鬓欲松。寥落打窗风雨夜，也应悉听五更钟。

想那寡妇怨花愁月，夜雨黄昏，好难消遣。欲待嫁人，怕人笑话。儿女夫妻，家事好过，怎不守寡？待要守寡，天长地久，怎生熬得？日间思量，不免在灵前诉愁说苦，痛哭一场。夜间思量起，也必竟捣枕捶床，咬牙切齿，翻来覆去，叹气流泪。

忽然是他缘凑，有个客人姓汪名洋号涵宇，是徽州府歙县人，家事最厚，常经商贵池地方，积年在朱家歇，却不曾与寡妇相见。这番相见，见他生得济楚可受，便也动心，特意买了些花粉膝裤等物送他。已在前边客楼上住下，故意嫌人嘈杂，移在厢楼上，与寡妇楼相近。故意在那厢唱些私情的歌曲，希图动他。不料朱寡妇见他是个有钱的，年纪才近三十，也像个风月的，也有他心，眉来眼去，不只一日。

一日，寡妇独坐在楼下，锁着自己一双鞋子。那汪涵宇睃见，便一步跨进来，向寡妇肥叫一声道：“亲娘，茶便讨碗吃。”那寡

妇便笑吟吟道：“茶不是这里讨的。”涵宇笑道：“正要在宅上讨。”随即趑上前，将鞋子撮了一只，道：“是甚缎子？待我拿一块来相送。”寡妇道：“前日已收多礼，怎再要朝奉送？”涵宇道：“亲娘高情，恨不得把身子都送在这里。”把手指来量一量，道：“真三寸三分。”又在手上擗一擗道：“真好。”在手掌上揠。寡妇怕有人来，外观不雅，就擘手来抢。涵宇早已藏入袖中，道：“这是你与我的表记，怎又来抢？”把一个朱寡妇又羞又恼。那汪涵宇已自走出去了。走到楼上，把这鞋翻覆看了一会，道：“好针线！好样式！”便随口嘲出个《驻云飞》道：

金剪携将，剪出春罗三寸长。艳色将人愧，巧手令人赏。

嗟！何日得成双？鸳鸯两两，行雨行云，对浴清波上。沾惹金莲瓣里香。

把这曲轻轻在隔楼唱。那妇人上楼听见，道：“嗅死这蛮子。”却也自己睡不成梦。到了五更，正待合眼，只听汪涵宇魔将起来，道：“跌坏了，跌坏了。”却是他做梦来调这妇人，被他推了一跌，魔起来。两下真是眠思梦想。

等不得天明，那汪涵宇到缎铺内买了一方蜜色彭缎、一方白光绢，又是些好绢线，用纸包了。还向宝笼上寻了两粒雪白滚圆、七八厘重的珠子二粒，并包了，藏入袖中。乘人空走入中堂，只见寡妇呆坐在那边，忽见汪涵宇走到面前，吃了一惊。汪涵宇便将缎绢拿出来道：“昨日所许，今日特来送上。”寡妇故意眼也不看，手也不起，道：“这断不敢领，不劳费心。”汪涵宇便戏着脸道：“亲娘，这是我特意买来的。亲娘不收，叫我将与何人？将礼送人，殊无恶意。”寡妇道：“这缎绢决是不收的。只还我昨日鞋子，省拆了对。”汪涵宇道：“成对不难，还是不还了。”把缎

绢丢在妇人身上。妇人此时心火已动，便将来缩在袖中，道：“不还我，我着小妹在梁上扒过来偷。”汪涵宇道：“承教，承教。”也不管妇人是有心说的，没心说的，他却认定真了。在房中仔细一看，他虽在厢楼上做房，后来又借他一间楼堆货，这楼却与妇人的房同梁合柱三间生。这间在右首，架梁上是空的，可以扒得。

他等不得到晚，潜到这房中。听妇人上了楼，儿子读晚书，妇人做针指，将及起更，儿子才睡，丫头小妹也睡了。妇人也吹了灯上床，半晌不见动静。他便轻轻的扒到梁上，身子又胖，捱了一会，浑身都是灰尘。正待溜下，却是小妹起来解手，又缩住了。又停半刻，一脚踹在厢上，才转身，楼板上身子重，把楼板振了一振。只听得那儿子在睡中惊醒道：“是甚么动？”妇人已心照，道：“没甚动，想是猫跳。”汪涵宇只得把身子蹲在黑处，再不敢响。听他儿子似有鼾声，又挪两步。约莫到床边，那儿子又醒道：“恰似有人走。”妇人道：“夜间房中有甚人走？”儿子道：“怕是贼。”妇人道：“没这等事。”那儿子便叫小妹点灯。汪涵宇听得，轻脚轻手缩回。比及叫得小妹梦中醒起来，拨火点灯，汪涵宇已扒过去了。妇人起来假意寻照，道：“我料屋心里缘何有贼？这等着神见鬼。若我也似你这等大惊小怪，可不连邻里也惊动。你寻这贼来！”儿子被骂得不做声，依旧吹灯睡了。妇人又道：“安你在身边，捋捋耸耸，搅人困头。明日你自东边楼上去睡，我着小妹陪你。我独自清净些。”此时汪涵宇在间壁听得，事虽不成，晓得妇人已有心了。只是将到手又被惊散，好生不快活。捱到天明，甚是闷闷。

走出去想道：“这妇人平日好小便宜，今晚须寻甚送他，与他个甜头儿。”去换了一两金子，走到一个银店里去，要打两个

钱半重的戒指儿、七钱一枝玉兰头古折簪子。夹了样金，在那厢看打。不料夜间不睡得，打了一个盹，银匠看了，又是异乡人，便弄手脚，空心簪子，足足灌了一钱密陀僧。打完，连回残一称，道：“准准的，不缺一厘。”汪涵宇看了簪，甚是欢喜，接过等子来一称，一称多了三厘。汪涵宇便疑心，道：“式样不好，另打做荷花头罢。”银匠道：“成工不毁，这样极时的！”汪涵宇定要打过：“我自召工钱。”匠人道：“要打明日来。”汪涵宇怕明日便出门不认货，就在他店中夹做两段，只见密陀僧都散将出来。汪涵宇便暴跳，要送官。匠人道：“是煖药。”汪涵宇道：“难道煖药装在肚里的？”说不理过。走出两个邻舍来，做好做歹认赔。先扯到酒店吃三盅赔礼，一面设处银子。汪涵宇因没了晚间出手货，闷闷不悦。因等银子久坐，这两个邻舍自家要吃，把他灌上几盅，已是酩酊。

这边朱寡妇绝早起来，另铺了儿子床，小妹铺也移了。到晚，分付儿子就在那边读书，自在房中把床里收拾得洁净，被熏香了。只不听得汪朝奉来，斜坐灯前，心里好不热。须臾起更，喜得儿子、丫鬟睡了，还不见到，只得和衣睡了。直到二更，听得打门，是汪朝奉来。妇人叫小厮阿喜开门。起来摸得门开，撞了他一个“瓶口木香”，吐了满身。闯到床中也不能上床，倒在地下。到得四更醒来，却睡在吐的中间，身子动弹不得，满身酒臭难闻，如何好去？那朱寡妇在床上眼也不合，那得人来？牙齿咬得齰齰响。天明小厮说起，那寡妇又恼又笑：恼的是贪杯误事，笑的是没福消受。

那壁汪涵宇懊恼无及，托病酒预先将息，睡了半日。怕醉，酒一滴不吃。晚间换了一身齐整衣裳，袖了一锭十两重白银，正

走过堆货楼上，只听得房门乱敲响，却是客伙内寻他往娼家去。只得复回来睡在床上，做梦中惊醒般道：“多谢！身子不快，已早睡了。”再三推辞，只不开门。那人去了，折身起来再到隔楼，轻轻扒将过去，悄悄摸到床前。妇人只做睡着，直待汪涵宇已脱了衣服，钻入被来，轻轻道：“甚人？好大胆！”汪涵宇也不回答，一把搂住。正是：

蛱蝶穿花，鸳鸯浴水。轻勾玉臂，软温温暖映心脾；缓接朱唇，清郁郁香流肺腑。一个重开肉食店，狼攀主顾，肯令轻回？一个乍入锦香丛，得占高枝，自然恣采。旧滋味今朝再接，一如久旱甘霖；新相思一笔都勾，好似干柴烈火。只是可惜贪却片时云雨意，坏叫数载竹松心。

两个还怕儿子知觉，不敢畅意，到天明仍旧扒了过去。似此夜去明来，三月有余，朱寡妇得他衣饰也不下百两。到临去时，也百般留恋，洒泪而别，约去三四个月便来。谁知汪涵宇回去，不提浑家去收拾他行囊，见了这只女鞋，道他在外嫖，将来砍得粉碎，大闹几场，不许出门。

朱寡妇守了半年，自古道：“宁可没了有，不可有了没。”吃了这野食，破了这羞脸，便也忍耐不住，又寻了几个短主顾，邻舍已自知觉。那唐学究不知，把个女儿送入这齷齪人家，进门怜他没娘的女儿，也着实爱惜他，管他衣食，打扮一枝花一般。外边都道朱寡妇有接脚的了。那唐贵梅性格温柔，举止端雅，百说百随，极其孝顺。朱寡妇怎不喜他？后边也见寡妇有些脚踏手歪，只做不晓，只做不见。寡妇情知理亏，又来收罗他，使不言语，并不把粗重用使他。屋后有一块空地，有一株古梅，并各色花，任他在里浇植，闲玩，到了十六岁，两下都已长成，此时唐学究

已歿，自接了几个亲眷，与他合卺，真好一对少年夫妻！

绿鬓妖娆女，朱颜俊逸郎。

池开双菡萏，波泛两鸳鸯。

两个做亲之后，绸缪恩爱，所不必言。

只是两三年前，朱寡妇因儿子碍眼，打发他在书馆中歇宿，家中事多不知。到如今因做亲在家，又值寡妇见儿子、媳妇做亲闹热，心里也热，时时做出妖娆态度，与客人磕牙撩嘴，甚是不堪。又道自己读书人家，母亲出头露面做歇家，也不雅。一日对母亲道：“我想我亏母亲支撑，家事已饶裕了。但做这客店，服侍也甚辛苦，不若歇了，叫阿喜开了别样店，省得母亲劳碌。”寡妇听了拂然道：“你这饶裕是那里来的？常言道：捕生不如捕熟。怎舍着这生意另寻？想是媳妇怕辛苦，立这主意。”那儿子只说声：“不关事”，就歇了。自此寡妇便与贵梅做尽对头。厨灶上偏要贵梅去支撑，自坐在中堂与客人攀话，偏讨茶、讨水，要贵梅送来。见有人躲避，便行叱骂。一日恰好在堂前，汪涵宇因歇了几年，托人经营，帐目不清，只得要来结帐，又值他孺人死了，没人阻拦，又到贵池。寡妇见了，满面堆下笑来，正在攀谈，贵梅拿茶出来与婆婆，见有人，便待缩脚。寡妇道：“这是汪朝奉，便见何妨？做甚腔！”那汪涵宇抬头一看，这妇人呵：

眉弯新月，鬓绾新云。樱桃口半粒丹砂，瓠犀齿一行贝玉。铢衣怯重，亭亭一枝妖艳醉春风；桃靥笑开，盈盈两点秋波澄夜月。正是当垆来卓女，解珮有湘灵。

那汪涵宇便起来，一个深揖，头上直相到脚下。一双脚又小又值，比朱寡妇先时又好些。虽与寡妇对答，也没甚心想，仍旧把行李发在旧房，两个仍行旧法。

不期这日儿子也回来，夜间听得母亲房中似有人行动，仔细听去，又似絮絮说话，甚是疑惑。次早问小厮：“昨日又到甚人？”道：“是徽州汪朝奉。”问：“在那厢下？”道：“在厢楼上。”朱颜只做望他，竟上楼。已早饭时候，还睡了才起。就在楼上叙了些寒温，吃了杯茶，一眼睃去，他堆行李的楼，与母亲房止隔一板。就下了楼，又到自己楼上看，右首架梁上半边灰尘有寸许厚，半边似揩净的一般，一发是了。因说风沙大，要把楼上做顶格。母亲拗他不住，他把自己楼上与母亲楼上，上边都慢了天花板，梁上下空处都把板镶住。把那母亲焦得没好气处，只来寻贵梅出气。贵梅并不对丈夫说，丈夫恼时，道：“母子天性之恩，若彰扬，也伤你的体面。”但是客伙中见汪涵宇当日久占，也有原与朱寡妇好的，有没相干的，前日妒他，如今笑他，故意在朱颜面前点缀，又在外面播扬。朱颜他自负读书装好汉的，如何当得？又加读书辛苦，害成气怯，睡在楼上，听得母亲在下面与客人说笑，好生不忿。那寡妇见儿子走不起，便放心叫汪涵宇挖开板过来。病人没睡头，偏听得清，一气一个死，道：“罢，罢！我便生在世间也无颜。”看看恹恹待尽，贵梅衣不解带，这等服侍，日逐虽有药饵，却不道气真药假。到将死先一日，叫贵梅道：“我病谅不能起，当初指望读书显祖荣妻，如今料不能了。只是你虽本分端重，在这里却没好样，没好事做出来，又无所出，与其日后出乖露丑，不若待我死后，竟自出身。”又叹口气道：“我在日尚不能管你们，死后还管得来？只是要为我争气，勉守三年。”言罢泪如雨下。贵梅也垂泪道：“官人，你自宽心将息，还有好日。脱或不好，我断不作失节妇人。”朱颜道：“只怕说便容易。”正说，母亲过来。朱颜道：“母亲，孩儿多分不济，是母亲生，为

母亲死。只是孩儿死后，后嗣无人，母亲挣他做甚么？可把店关了，清闲度日。贵梅并无儿女，我死听他改嫁。”又对贵梅道：“我死母亲无人侍奉，你若念我恩情，出嫁去还作母子，往来不时看顾，使我九泉瞑目。”那寡妇听了，也滴了几点眼泪，道：“还不妨，你好将息。”到夜，又猛听得母亲房中笑了一声，便恨了几恨，一口痰塞，登时身死。可怜：

夜窗羞诵《凯风》篇，病结膏肓叹不痊。

梦断青云迷去路，空余红袖泣旻天。

此时几哭死了一个贵梅。那寡妇一边哭，一边去问汪涵宇借银子，买办衣衾棺槨，希图绊住汪涵宇。

那汪涵宇得陇望蜀，慨然借出三十两与他使用，又时时用钱赏赐小厮阿喜、丫头小妹，又叫寡妇借丧事名色，把这些客人茶不成茶、饭不成饭，客人都到别店去了，他竟做了乔家主，公然与朱寡妇同坐吃酒。贵梅自守着孝堂，哭哭啼啼，那理来管他？只是汪涵宇常在孝堂边张得贵梅，满身缟素，越觉好看，好不垂涎。一日乘着醉，对寡妇说：“我有一事求着你，你不要发恼。我家中已没了娘子，你如今媳妇也没了丈夫，若肯作成我，与我填房，我便顶作你儿子，养你的老，何如？”寡妇道：“他须还有亲戚，我怎好嫁他到异乡？”汪涵宇道：“我便做个两头大，娶在这边。”只见寡妇笑道：“若是这等，有了他，须不要我？”汪涵宇道：“怎敢忘旧！”寡妇道：“这等先要起媒。”两个便滚到一处云雨，不题。

次日果然对贵梅道：“媳妇，我想儿子死了，家下无人支撑，你又青年，不可辜负你。如今汪朝奉家中没了娘子，肯入赘在这里，倒也是桩美事。”贵梅听了，不觉垂泪道：“媳妇曾对你孩儿

说誓死不嫁，怎提起这话？”寡妇道：“我儿，我是过来人，节是极难守的，还依我好。他有钱似我万倍。”贵梅道：“任他有钱，孩儿只是不嫁。”寡妇道：“你夜间自去想，再计议。”

到晚汪涵宇过来，道：“媒人，姻事何如？”寡妇道：“做腔哩！”汪涵宇道：“莫管他做腔不做腔，你只不吃醋，听我括上罢。”寡妇道：“这等先兑财礼一百两与我，听你们暗里结亲。不要不老到，出了丧讨材钱。”汪涵宇道：“六十两罢。”寡妇不肯，逼了他八十两银子，放他一路。只是贵梅见了汪涵宇便躲开去，那里得交一言？无极奈何，又求朱寡妇。寡妇道：“待我骗他。”又对贵梅道：“媳妇，前日说的想得何如？”贵梅道：“这也不必想，是决不可的。”寡妇道：“媳妇不必过执，我想这汪蛮是个爱色不爱钱的，不嫁他便与他暂时相处。得他些财物可以度日。”贵梅道：“私通苟合，非人所为。”寡妇听了便恼道：“怎就不是人所为？小小年纪，这样无状。”便赶去要打，得小妹劝了方住。贵梅自去房中哭泣，不题。

过了两日，寡妇为这八十两银子，只得又与他说：“我不是定要你从他，只是前日为儿子死，借他银子三十两，遭他逼迫。你若与他好了，他便提不起，还有赍助。若不，将甚还他？”贵梅道：“他若相逼，幸有住房可以典卖偿他。若说私通，断然不可。”寡妇听了平跳起来，将贵梅一掌道：“放屁！典了房子，叫我何处安身？你身子值钱，我该狼藉的么？”贵梅掩着脸，正待灵前去哭，又被一把头发掬去，道：“你敢数落我么？”贵梅连声道：“不”，又已打了几下。走得进房，小妹来看，道：“亲娘如今已在浑水里，那个信你清白？不若且依了婆婆，省些磨折，享些快乐。”贵梅道：“这做不得。”

一连几日没个肯意，汪涵宇催寡妇作主，寡妇道：“家中都是凭你的，你撞着只管蛮做，我来冲破，便可作久长之计。”果然汪涵宇听了，一日乘他在后园洗马桶，他闯进去，强去抱他，被他将刷帚泼了一身秽污去了。一日预先从寡妇房中过去，躲在他床下，夜间正演出来，被他喊叫“有贼”，涵宇欺他孤身，还来抱他，被他抓得满脸是血。底下小厮又赶起来要上楼，寡妇连忙开了自己房，等他溜走。外边邻舍渐渐已晓得朱寡妇有落水拖人的意思。一个汪涵宇弄得伤了脸，半月不得出门，也待罢了。倒是寡妇为银子分上，定要将这媳妇道他不孝，将来打骂。汪涵宇乘机来做好相劝，捏他一把。贵梅想起是为他姑媳参商，便一掌打去，他一闪，到把寡妇脸上指尖伤了两条。汪涵宇便道：“你这妇人怎么打婆婆？这是我亲眼见的。若告到官，你也吃不起。”

寡妇得了这声，便道：“恶奴！你这番依我不依我？若不依我，告到官去打你个死。”贵梅便跪下道：“贵梅失误得罪，但凭打骂。若要与这光棍私通，便死不从。”寡妇道：“有这样强的。”便向门前喊叫道：“四邻八舍，唐贵梅打婆婆，列位救命。”便往县前走。汪涵宇对贵梅道：“从了我，我与你劝来。”贵梅道：“光棍，你搅乱我家里，恨不得咬你的肉！我肯从你。”汪涵宇做劝的名色，也到县前来。这些邻舍打团团道：“一定婆媳争风厮闹了。”有的道：“想是看得阿婆动火闹嫁。”恰好小妹走到门前来，好事的便一把扯住，道：“贵梅为甚打婆婆？”小妹把头摇一摇。这人道：“想是闹嫁？”小妹道：“肯要嫁倒不闹了。”这人道：“是甚人来说亲？”小妹道：“汪朝奉。”这些人便道：“古怪，这蛮子，你在他家与老寡妇走动罢了，怎又看想小寡妇，主唆婆婆

逼他？我们要动公举了。”

谁料那边婆子已在县前叫屈，县里已出了差人来拿。只是汪涵宇到心焦，起前拨置，只说妇人怕事，惊他来从。如今当了真，若贵梅说出真情，如何是好？打听得知县官是个掌印通判，姓毛，极是糊涂，又且手长。寻了他一个过龙书手陈爱泉，是一名水手，说道此妇泼悍，要求重处。拿进去，只见这通判倒也明白，道：“告忤逆，怎么拿银子来？一定有前亲晚后偏护情弊，我还要公审。”不收。汪涵宇急了，又添一名，又与书手三两，道：“没甚情弊，只是妇人泼悍，婆婆本分，不曾见官，怕一时答应不来，宽了他，他日后一发难制，故此送来要老爷与他做主。”毛通判道：“这等落得收的，晓得了。”

须臾贵梅到，正是晚堂。一坐堂，带过去，先叫朱寡妇，寡妇道：“妇人守寡二十年了。有个儿子两月前已死，遗下这媳妇唐贵梅，不肯守制，日逐与妇人厮闹，昨日竟把妇人殴打，现有伤痕可证。”毛通判听了，便叫唐贵梅，不由他开口，道：“你这泼妇，怎夫死两月便要嫁，又打婆婆？拶起来！”贵梅道：“妇人原不愿嫁。”毛通判也不来听，把贵梅拶上一拶，拶了又敲，敲了又打二十，道：“你这样泼妇，还叫你坐一坐，耐耐性。”发了女监。其时邻舍来看的，都为他称屈。朱寡妇且是得志，一到家中，与汪涵宇没些忌惮，两个吃酒说笑，道：“好官替我下老实处这一番，这时候不知在监里怎么样苦哩！”汪涵宇道：“生铁下炉也软，这番一定依你了。消停一日，保他出来。”两个公然携灯上楼睡了。

只可怜贵梅当日下了女监，一般也有座头，汪涵宇又用了钱，叫众人挫折他。将来拴在柱上，并无椅桌倚靠，那有铺盖歇

宿？立时禁不得两腿疼痛，要地下坐时，又秽污杀人，只是两泪交流，一疼欲死。听那狱里一更更这等捱将来，筛锣、摇铃、敲梆，好不恓惶。贵梅自想：“当日丈夫叫我与他争气，莫要出乖露丑，谁知只为守节，反倒吃打、吃拶、吃监？早知如此，丈夫死时，自缢与他同死，岂不决烈！”千思万想，到得天明，禁子又来索钱，道：“你这妇人，只好在家中狠，打公骂婆，这里狠不出的，有钱可将出来，座头可将我们旧例与他说。”座头来对贵梅说，贵梅道：“我身边实是无钱。”座头道：“身边晓得你无钱，但你平日趱下私房藏在那边？或有亲眷可以挪借，说来等禁子哥与你唤来。”贵梅道：“苦我父母早亡，又无兄弟亲戚，在家帮家做活，那有私房？”禁子听了，叫道：“看这样泼妇，平日料应亲邻闹断，身边有钱料也背阿婆卖吃，没有是真，只叫他吃些苦罢！吵一阵去了。去得，又一阵，故意来轻薄，捏脚捏手，逼得贵梅跌天撞地，痛哭号啕。这干又道：“不承抬举！”大骂而去。

水米不打牙一日，忽见一个禁子拿了两碗饭、两样菜来，道：“是你姓汪的亲眷送来的，可就叫他来替你了落我们。”贵梅知是汪涵宇，道：“我没这亲眷。”竟不来吃。等了一会，禁子自拿去了。又捱一日，只见外边有票取犯妇唐氏，离了监门，却是汪涵宇必竟要他，故意用钱叫禁子凌辱他，后来送饭，以恩结他。又叫老寡妇去递呈子，道：“老年无人奉养，唐氏已经责罚知改，恳乞释放养老。”通判道：“告也是你，要饶也是你，官是你做么？”还要拘亲邻，取他改过结状释放。汪涵宇恐怕拘亲邻惹出事来，又送了一名水手，方得取放回来。

只见这些邻舍见他拶打狼狈，也都动怜，道：“你小年纪，平日听得你极本分孝顺，怎么打婆婆？”贵梅道：“贵梅也知事体，

怎敢打婆婆？”只见一个旺尖嘴，是左邻吴旺，道：“昨日他家说来，是要他嫁汪蛮，不肯告的。”又一个老邻舍张尚义道：“这等你死也挣两句说个明白，怎受这苦？”

贵梅道：“这是我命运，说他怎么？”一个对门的李直又道：“他不仁，你不义。这样老淫妇，自己养汉，又要圈局媳妇，谎告。汪蛮谋占人家妇女，教唆词讼。我们明日到道爷处替他伸冤。”贵梅道：“我如今已得放，罢了，不敢劳列位费心。”一步步挪到家中，朱寡妇正在那边与汪涵宇讲话，见了道：“恶奴！若不是汪朝奉劝，监死你，不是他送饭，饿死你。”汪涵宇道：“罢，罢！将就些。”贵梅不敢做声，两泪汪汪，到了房里。小妹进来见了，道：“爷呀！怎拶做这样肿的？想是打坏了！你从不曾吃这苦，蚤知这样，便依了他们罢。”贵梅道：“丈夫临终，我应承守他，断不失节，怎怕今日苦楚忘了？只是街坊上邻舍为我要攻击婆婆，是为我洗得个不孝的名，却添婆婆一个失节的名，怎好？我不能如丈夫分付奉养他，怎又污蔑他？”说了一番，夜间穿了几件缟素衣服，写四句在衣带上，道：

亲名不可污，吾身不容浼。

含笑向九泉，身名两无愧。

趁家人睡，自缢在园中古梅树下。正是：

节劲偏宜雪，心坚不异冰。

香魂梅树下，千古仰遗馨。

次早，老寡妇正又来骂他、逼他，只见房中悄然，道：“这恶奴，想逃走了？”忙走下楼看时，前门尚闭，后门半开，寻去，贵梅已气绝在梅树下了，惊得魂不附体，来见汪涵宇。涵宇道：“有事在官，只是惧罪自尽，不妨。”拿出五七两银子来，与寡妇

买材，哄得出门，他自忙到婆子房内，把平日送他的席卷而去。婆子回来寻汪涵宇时，已是去了。又看自己楼上，箱笼又空，真是人财两失，放声大哭。邻舍们见汪涵宇去得慌忙，婆子又哭，想是贵梅拶打坏死了。那吴旺与李直悄地赶到水口，拿住汪涵宇，道：“蛮子，你因奸致死人命，待走到那里去？”汪涵宇急了，买求，被二个身边挤了一空。婆子又吃地方飞申，亏毛通判回护自己，竟着收葬，也费了几两银子，房子也典与人。似此耽延，贵梅三日方敛，颜色如生，见者无不叹息称羨。后来毛通判为贪罢职。贵梅冤抑不伸，凄风淡月时节，常现形在古梅树下。四川喻士积有诗品之，杨升庵太史为他作传，末曰：

呜呼！妇生不辰，遭此悍姑。生以梅为名，死于梅之林。冰操霜清，梅乎何殊？既孝且烈，汗青宜书。有司失职，咄哉可吁！乃为作传，以附露筋碑之附。

第七回 胡总制巧用华棣卿 王翠翘死报徐明山

鹿台黯黯烟初灭。又见骊山血。馆娃歌舞更何如。唯有旧时明月、满平芜。笑是金莲消国步。玉树迷烟雾。潼关烽火彻甘泉。由来倾国遗恨、在婵娟。

右调《虞美人》

这词单道女人遗祸。但有一班，是无意害人国家的，君王自惑他颜色，荒弃政事，致丧国家，如夏桀的妹喜、商纣的妲己、周幽王褒姒、齐东昏侯潘玉儿、陈后主张丽华、唐明皇杨玉环；有有意害人国家，似当日的西施。但昔贤又有诗道：

谋臣自古系安危，贱妾何能作祸基？

但愿君臣诛宰嚭，不愁宫里有西施。

却终是怨君王不是。我试论之：古人又有诗道昭君：

汉恩自浅胡自深，人生乐在相知心。

当日锦帆遨游，蹀廊闲步，采香幽径，斗鸡山坡，清歌妙舞馆娃宫中，醉月吟风姑苏台畔，不可说恩不深，不可说不知心。怎枉席吴宫、肝胆越国，复随范蠡遨游五湖？回首故园麋鹿，想念向日欢娱，能不愧心？世又说范蠡沉他在五湖，沉他极是，是为越去这祸种，为吴杀这薄情妇人，不是女中奇侠。

独有我朝王翠翘，他便是个义侠女子。这翠翘是山东临淄县人，父亲叫做王邦兴，母亲邢氏。他父亲是个吏员，三考满听选，

是杂职行头，除授了个浙江宁波府象山县广积仓大使。此时名叫翘儿，已十一岁了：

眉欺新月鬓欺云，一段娇痴自轶群。

柳絮填词疑谢女，云和斜抱压湘君。

随父到任不及一年，不料仓中失火，延烧了仓粮。上司坐仓官吏员斗级赔偿，可怜王邦兴尽任上所得，赔偿不来。日久不完，上司批行监比。此时身边并无财物，夫妻两个慌做一团。倒是翘儿道：“看这光景，监追不出，父亲必竟死在狱中。父亲死，必竟连累妻女，是死则三个死。如今除告减之外，所少不及百提，不若将奴卖与人家，一来得完钱粮，免父亲监比；二来若有多余，父亲母亲还可将来盘缠回乡，使女儿死在此处，也得瞑目。”两老口也还不肯。延捱几日，果然县中要将王邦兴监比，再三哀求得放。便央一个惯做媒的徐妈妈来寻亲，只见这妈妈道：“王老爹，不是我冲突你说，如今老爹要将小姐与人，但是近来人用了三五十两要娶个亲，便思量赔嫁。如今赔是不望的，还怕老爹仓中首尾不清，日后贻累。那个肯来？只除老爹肯与人做小，这便不消赔嫁，还可多得几两银子。”王邦兴道：“我为钱粮，将他丢在异乡，已是不忍的。若说作小，女人有几人妒忌的，若使拈酸吃醋，甚至争闹打骂，叫他四顾无亲，这苦怎了？”不肯应声。媒婆自去了。

那捱捱了两限不完，县中竟将王邦兴监下。这番只得又寻这媒婆，道情愿做小。那妈妈便为他寻出一个人来，这人姓张名大德，号望桥。祖父原是个土财主，在乡村广放私债。每年冬底春初将米借人，糙米一石，蚕罢还熟米一石。四月放蚕帐，熟米一石，冬天还银一两，还要五分钱起利。借银九折五分钱，来借的

写他田地房产，到田地房产盘完了，又写他本身。每年纳帮银，不还便锁在家中吊打。打死了，原写本身，只作义男，不偿命。但虽是大户，还怕徭役，生下张大德到十五六岁，便与纳了个吏。在象山，又谋管了库。他为人最吝啬，假好风月，极是惧内。讨下一个本县舟山钱仰峰女儿，生是：

面皮靛样，抹上粉犹是乌青；嘴唇铁般，涂尽脂还同深紫。稀稀疏疏，两边蝉翼鬓，半黑半黄；歪歪踉踉，双只牵蒲脚，不男不女。圆睁星眼，扫帚星天半高悬；倒竖柳眉，水杨柳堤边斜挂。更有一腔如斗胆，再饶一片破锣声。人人尽道鸠盘茶，个个皆称鬼子母。

他在家把这丈夫轻则抓搯嚷骂，重便踢打拳槌。在房中服侍的，便丑是他十分，还说与丈夫偷情，防闲打闹。在家里走动，便大似他十岁，还说是丈夫勾搭，絮聒动响。弄得个丈夫在家安身不得，只得借在县服役，躲离了他。有个不怕事库书赵仰楼道：“张老官，似你这等青年，怎捱这寂寞？何不去小娘家一走？”张望桥道：“小娘儿须比不得军家，没情。”赵书手道：“似你这独坐，没人服侍相陪，不若讨了个两头大罢。”张望桥只是摇头，后边想起浑家又丑又恶，难以近身，这边娶妾，家中未便得知，也就起了一个娶小的心。却好凑着，起初只要十来两省事些的，后来相见了王翘儿，是个十分绝色，便肯多出些。又为徐婆撮合，赵书手撺哄，道他不过要完仓粮，为他出个浮收，再找几两银子与他盘缠，极是相应。张望桥便也慨然。王邦兴还有未完谷八十石，作财礼钱三十二两，又将库内银掷出八两找他，便择日来娶。翘儿临别时，母子痛哭。翘儿嘱咐，叫他早早还乡，不要流落别所，不要以他为念。王邦兴已自去了。

这边翘儿过门，喜是做人温顺勤俭，与张望桥极其和睦，内外支持，无个不喜，故此家中人不时往来。一则怕大娘子生性惫赖，恐惹口面，不敢去说；二则因他待人有恩，越发不肯说，且是安逸。争奈张望桥是个乡下小官，不大晓世务。当日接管，被上首哄弄，把些借与人的作帐，还有不足。众人招起，要他出结，后边县官又有挪应。因坏官去不曾抵还，其余衙门工食，九当十预先支去。虽有领状，县官未曾札放。铺户料价，八当十预先领去，也有领状，没有札库。还有两廊吏书那借，差人承追纸价未完，恐怕追比，倩出虚收。况且管库时是个好缺，与人争夺，官已贴肉搥，还要外边讨个分上，遮饰耳目。兼之两边家伙，一旦接管官来逐封兑过，缺了一千八百余两，说他监守自盗，将打来了三十板。再三诉出许多情由，那官道：“这也是作弊侵刻，我不管你，将来监下。”重复央分上，准他一月完赃，免申上司。可怜张望桥不曾吃苦惯的，这一番监并，竟死在监内。又提妻子到县，那钱氏是个泼妇，一到县中，得知娶王翘儿一节，先来打闹一场，将衣饰尽行抢去。到官道：“原是丈夫将来娶妾，并挪借与人，不关妇人事。”将些怕事来还银的，却抹下银子别在腰边。把些不肯还银，冷租帐借欠开出，又开王翘儿身价一百两。县官怜他妇人，又要完局，为他追比。王翘儿官卖，竟落了娼家。正是：

红颜命薄如鹑翼，一任东风上下飘。

可怜翘儿一到门户人家，就逼他见客。起初羞得不奈烦，渐渐也闪了脸，陪茶陪酒。终是初出行货，不会捉客，又有癖性，见些文人，他也还与他说些趣话，相得时也做首诗儿。若是那些蠢东西，止会得酣酒行房，舍了这三五钱银子，吃酒时搂抱，要

歌要唱，摸手摸脚。夜间颠倒腾挪，不得安息，不免撒些娇痴，倚懒撒懒待他。那在行的不取厌，取厌的不在行。便使性，或出些言语，另到别家撒漫。那钨儿见了，好不将他难为，不时打骂。似这样年余，恰一个姓华名萼字棣卿，是象山一个财主，为人仗义疏财，乡里都推尊他。虽人在中年，却也耽些风月。偶然来嫖他，说起，怜他是好人家儿女，便应承借他一百两赎身。因钨儿不肯，又为他做了个百两会，加了钨儿八十两，才得放手。为他寻了一所僻静房儿，置办家伙。这次翹儿方得自做主张，改号翠翹，除华棣卿是他恩人，其余客商俗子，尽皆谢绝。但只与些文墨之士联诗社，弹棋鼓琴，放浪山水。或时与些风流子弟清歌短唱，吹箫拍板，嘲弄风月。积年余，他虽不起钱，人自肯厚赠他。先倍还了人上会银，次华棣卿银，日用存留。见文人苦寒、豪俊落魄的，就周给他。此时浙东地方，那一个不晓得王翠翹？

到了嘉靖三十三年，海贼作乱，王五峰这起寇掠宁绍地方：

楼舡十万海西头，剑戟横空雪浪浮。

一夜烽生庐舍尽，几番战血士民愁。

横戈浪奏平夷曲，借箸谁舒灭敌筹。

满眼凄其数行泪，一时寄向越江流。

一路来官吏婴城固守，百姓望风奔逃，抛家弃业，掣女抱儿。若一遇着，男妇老弱的都杀了，男子强壮的着他引路，女妇年少的将来奸宿，不从的也便将来砍杀。也不知污了多少名门妇女，也不知害了多少贞节妇女。此时真是各不相顾之时，翠翹想起：“我在此风尘，实非了局。如今幸得无人拘管，身边颇有资蓄，不若收拾走回山东，寻觅父母。就在那边适一个人，也是结果。”便雇了一个人，备下行李，前往山东。沿途闻得浙西、南直都有倭

寇，逡巡进发，离了省城。叫舡将到崇德，不期海贼陈东、徐海又率领倭子，杀到嘉湖地面。城中恐有奸细，不肯收留逃难百姓。北兵参将宗礼领兵杀贼，前三次俱大胜。后边被他伏兵桥下突出杀了，倭势愈大。翠翘只得随逃难百姓再走邻县。路上风声鹤唳，才到东，又道东边倭子来了，急奔到西方。到西，又道倭子在这厢杀人，又奔到东，惊得人，恐吓抢夺，无所不至。及到撞了倭子，一个个走动不得，要杀要缚，只得凭他。翠翘已是失了挑行李的人，没及奈何，且随人奔到桐乡。不期徐海正围阮副使在桐乡，一彪兵撞出，早已把王翠翘拿了。

梦中故国三千里，目下风波顷刻时。

一入雕笼难自脱，两行清泪落如丝。

此时翠翘年方才二十岁，虽是布服乱头，却也不减妖艳，解在徐海面前时，又夹着几个村姑，越显得他好了。这徐海号明山，插号徐和尚。他在人丛中见了翠翘，道：“我营中也有十余个子女，不似这女子标致。”便留入营中。先前在身边得宠的妇女，都叫来叩头。问他，知他是王翠翘，分付都称叫他做“王夫人”。

已将飘泊似虚舟，谁料相逢意气投。

虎豹寨中鸳凤侣，阿奴老亦解风流。

初时翠翘尚在疑惧之际，到后来见徐和尚输情输意，便也用心笼络他。今日显出一件手段来，明日显出一件手段来，吹箫唱曲，吟诗鼓琴，把个徐和尚弄得又敬又爱，魂不着体。凡掳得珍奇古玩，俱拣上等的与王夫人。凡是王夫人开口，没有不依的。不惟女侍们尊重了王夫人，连这干头目们那个不晓得王夫人？他又在军中劝他少行杀戮，凡是被掳掠的多得释放。又日把歌酒欢乐他，使他把军事懈怠。故此虽围了阮副使，也不十分急攻。

只是他与陈东两相掎角，声势极大。总制胡梅林要发兵来救，此时王五峰又在海上，参将俞大猷等兵又不能轻移，若不救，恐失了桐乡，或坏了阮副使，朝廷罪责，只得差人招抚，缓他攻击。便差下一个旗牌，这旗牌便是华萼。他因倭子到象山时，纠合乡兵，驱逐得去，县间申他的功次，取在督府听用，做了食粮旗牌。领了这差，甚是不喜，但总制军令，只得带了两三个军伴，来见陈东、徐海。一路来好凄凉光景也：

村村断火，户户无人。颓垣败壁，经几多瓦砾之场；委骨横尸，何处是桑麻之地。凄凄切切，时听怪禽声；寂寂寥寥，那存鸡犬影？

正打着马儿慢慢走，忽然破屋中突出一队倭兵。华旗牌忙叫：“我是总制爷差来见你大王的。”早已揪翻马下。有一个道：“依也其奴瞎咀郎。”各倭便将华旗牌与军伴一齐捆了，解到中军来，却是徐明山部下巡哨倭兵。过了几个营盘，是个大营，只见密密匝匝的排上数万髡头跣足倭兵，纷纷纭纭的列了许多器械。头目先行禀报道：“拿得一个南朝差官。”此时徐明山正与王翠翘在帐中弹着琵琶吃酒，已自半酣了，瞪着眼道：“拿去砍了。”翠翘道：“既是官，不可轻易坏他。”明山道：“抓进来。”外边应了一声，却有带刀的倭奴约五七十个，押着华旗牌到帐前跪下。那旗牌偷眼一看，但见：

左首坐着个雄纠纠倭将，绣甲锦袍多猛勇；右首坐着个娇倩美女，翠翘金凤绝妖娆。左首的怒生铁面，一似虎豹离山；右首的酒映红腮，一似芙蓉出水。左首的腰横秋水，常怀一片杀人心；右首的斜拥银筝，每带几分倾国态。蒹葭玉树，穹庐中老上醉明妃；丹凤乌鸦，锦帐内虞姬陪项羽。

那左首的雷也似问一声道：“你甚么官？敢到俺军前缉听！”华旗牌听了，准准挣了半日，出得一声道：“旗牌是总制胡爷差来招大王的。”那左首的笑了笑道：“我徐明山不属大明，不属日本，是个海外天子，生杀自由。我来就招，受你这干鸟官气么？”旗牌道：“胡爷钧语，道两边兵争，不免杀戮无辜。不若归降，胡爷保奏与大王一个大官。”左边的又笑道：“我想那严嵩弄权，只论钱财，管甚功罪？连你那胡总制还保不得自己，怎保得我？可叫他快快退去，让我浙江。如若迟延，先打破桐乡，杀了阮鹗。随即踏平杭州，活拿胡宗宪。”旗牌道：“启大王：胜负难料，还是归降。”只见左边道：“咤！怎见胜负难料？先砍这厮。”众倭兵忙将华旗牌簇下。喜得右首坐的道：“且莫砍。”众倭便停了手。他便对左首的道：“降不降自在你，何必杀他来使，以激恼他？”左首的听了道：“且饶这厮。”华旗牌得了命，就细看那救他的人，不惟声音厮熟，却也面貌甚善。那右边的又道：“与他酒饭压惊。”华旗牌出得帐，便悄悄问饶他这人，通事道：“这是王夫人是你那边名妓。”华旗牌才悟是王翠翘：“我当日赎他身子，他今日救我性命。”

这夜王夫人乘徐明山酒醒，对他说：“我想你如今深入重地，后援已绝，若一蹉跌，便欲归无路。自古没有个做贼得了的。他来招你，也是一个机括。他疑你，你也疑他。使他不防备你，便可趁势入海，得以自由。不然桐乡既攻打不下，各处兵马又来，四面合围，真是胜负难料。”明山道：“夫人言之有理。但我杀戮官民，屠掠城池，罪恶极重。纵使投降中国，恐不容我，且再计议。”次早王夫人撺掇，赏他二十两银子，还他鞍马军伴，道：“拜上胡爷，这事情重大，待我与陈大王计议。”

华旗牌得了命，星夜来见胡总制，备说前事。胡总制因想徐海既听王夫人言语，不杀华萼，是在军中做得主了的，不若贿他做了内应，或者也得力。又差华旗牌赍了手书礼物，又取绝大珍珠、赤金首饰、彩妆酒线衣服，兼送王夫人。此时徐明山因王夫人朝夕劝谕，已有归降之意。这番得胡总制书，便与王翠翘开读道：

君雄才伟略，当取侯封如寄，奈何拥众异域，使人名之曰贼乎？良可痛也！倘能自拔来归，必有重委。噉日在上，断无负心。君其裁之！

两人看罢，明山遂对王夫人道：“我日前资给全靠掳掠，如今一归降，便不得如此，把甚养活？又或者与我一官，把我调远，离了部曲，就便为他所制了。”王夫人道：“这何难？我们问他讨了舟山屯扎，部下已自不离。又要他开互市，将日本货物与南人交易，也可获利。况在海中，进退终自由我。”明山道：“这等夫人便作一书答他。”翠翘便援笔写：

海以华人，乃为倭用。屡逆颜行，死罪死罪。倘恩台曲赐湔除，许以洗涤，假以空御，屯牧舟山，便当率其部伍，藩辅东海，永为不侵不畔之臣，以伸衔环吐珠之报。

又细对华旗牌说了，叫他来回报，方才投降。

这边正如此往来，那厢陈东便也心疑，怕他与南人合图谋害，也着人来请降，胡总制都应了。自轻骑到桐乡受降，约定了日期。只见陈东过营来见徐明山计议道：“若进城投降，恐有不测。莫若在城下一见，且先期去出他不意。”计议已定，王翠翘对徐明山道：“督府方以诚招来，断不杀害。况闻他又着人招抚王五峰，若杀了降人，是阻绝五峰来路了。正当轻裘缓带，以示

不疑。”至日陈东来约，同到桐乡城，俱着介胄，明山也便依他。在于城下，报至城中。胡总制便与阮副使并一班文武，坐在城楼上。徐海、陈东都在城下叩头。胡总制道：“既归降，当贷汝死。还与汝一官，率部曲在海上，为国家戮力，勿有二心。”两个又叩了头，带领部曲各归寨中。

胡总制与各官道：“看这二酋桀骜，部下尚多，若不提备他，他或有异志，反为腹心之患。若提备他，不惟兵力不足，反又起他畔端。弃小信成大功，势须剪除方可。”回至公署，定下一策，诈做陈东一封降书，说前日不解甲、不入城、不从日期，都是徐海主意。如今他虽降，犹怀反侧。乞发兵攻之，我为内应。叫华旗牌拿这封书与明山看，道督府不肯信他谗言，只是各官动疑，可速辨明。且严为防御，恐他袭你。明山见了大骂道：“这事都是你主张，缘何要卖我立功？”便要提兵与他厮杀。王翠翘道：“且莫轻举，俗言先下手为强，如今可说胡爷有人在营，请他议事，因而拿下。不惟免祸，还是大功。”明山听了，便着人去请陈东，预先埋伏人等他。果是陈东不知就里，带了麻叶等一百多人来。进得营，明山一个暗号，尽皆拿下，解入城中。陈东部下比及得知来救，已不及了。从此日来报仇厮杀，互有胜负。王翠翘道：“君屠毒中国，罪恶极多，但今日归降，又为国擒了陈东，功罪可以相准。不若再恳督府，离此去数十里有沈家庄，四围俱是水港，可以自守，乞移兵此处。仍再与督府合兵，尽杀陈东余党。如此则功愈高，尽可自赎。然后并散部曲，与你为监淄一布衣，何苦拥兵日受惊恐？”去求督府，慨然应允。移往沈家庄，又约日共击陈东余党，也杀个几尽。

只是督府恐明山不死，祸终不息，先差人赍酒米犒赏他部

下，内中暗置慢药。又赏他许多布帛饮食，道陈东余党尚有，叫他用心防守。这边暗传令箭，乘他疏虞，竟差兵船放火攻杀。这夜明山正在熟寝，听得四下炮响，火光烛天。只说陈东余党，便披了衣，携了翠翘，欲走南营，无奈四围兵已杀至，左膊中了一枪。明山情急，便向河中一跳。翠翘见了，也待同溺。只听得道：“不许杀害王夫人。”又道：“收得王夫人有重赏。”早为兵士扶住，不得投水。次日进见督府，叩头请死。督府笑道：“亡吴伯越，皆卿之功。方将与卿为五湖之游，以偿子，幸勿怖也。”因索其衣装还之，令华旗牌驿送武林。王翠翘尝快，以不得同明山死为恨。华旗牌请见，曰：“予向日蒙君惠，业有以报。今督府行且赏君功，亦惟妾故。”拒不纳。因常自曰：“予尝劝明山降，且劝之执陈东，谓可免东南之兵祸。予与明山亦可借手保全首领，悠游太平。今至此，督府负予，予负明山哉！”尽弃弦管，不复为艳妆。

不半月，胡总制到杭，大宴将士，差人召翠翘。翠翘辞病。再召才到，憔悴之容可掬。这时三司官外，文人有徐文长、沈嘉则，武人彭宣慰九霄。总制看各官，对翠翘道：“此则种蠡卿、真西施也！”坐毕，大张鼓乐。翠翘悒郁不解。半酣，总制叫翠翘到面前道：“满堂宴笑，卿何向隅？全两浙生灵，卿功大矣！”因命文士作诗称其功。徐文长即席赋诗曰：

仗钺为孙武，安怀役女戎。

管弦消介冑，杯酒殪袅雄。

歌奏平夷凯，钗悬却敌弓。

当今青史上，勇不数当熊。

沈嘉则诗：

灰飞烟灭冷荒湾，伯越平吴一笑间。

为问和戎汉公主，阿谁生入玉门关。

胡梅林令翠翘勇之曰：“卿素以文名，何不和之？”翠翘亦援笔曰：

数载飘摇瀚海萍，不堪回盼泪痕零。

舞沉玉鉴腰无力，笑倚银灯酒半醒。

凯奏已看欢土庶，故巢何处问郊垌？

无心为觅平吴赏，愿洗尘情理贝经。

督府酣甚，因数令行酒，曰：“卿才如此，故宜明山醉心。然失一明山矣，老奴不堪赎乎？”因遽拥之坐，逼之歌三诗。三司起避，席上哄乱。彭宣慰亦少年豪隽，属目翠翘，魂不自禁，亦起进诗曰：

转战城阴灭獍梟，解鞍孤馆气犹骄。

功成何必铭钟鼎，愿向元戎借翠翘。

督府已酩酊，翠翘与诸官亦相继谢出。

次早督府酒醒，殊悔昨之轻率。因阅彭宣慰诗，曰：“奴亦热中乎？吾何惜一姬，不收其死力？”因九霄入谢酒，且辞归，令取之。翠翘闻之不悦，九霄则舫舟钱塘江岸，以舆来迎。翠翘曰：“姑少待。”因市酒肴，召徐文长、沈嘉则诸君，曰：“翠翘幸脱鲸鲵巨波，将作蛮夷之鬼，故与诸君子诀。”因相与轰饮，席半自起行酒，曰：“此会不可复得矣！妾当歌以为诸君侑觞。”自弄琵琶，抗声歌曰：

妾本临淄良家子，娇痴少长深闺里。

红颜直将芙蓉欺，的的星眸傲秋水。

十三短咏弄柔翰，珠玑落纸何珊珊。

洞箫夜响纤月冷，朱弦晓奏秋风寒。

自矜应贮黄金屋，不羡石家珠十斛。

命轻逐父宦江南，一身飘泊如转轴。
倚门惭负妖冶姿，泪落青衫声揪揪。
雕笼幸得逃鹦鹉，轻轲远指青齐土。
干戈一夕满江关，执缚竟自羈囚伍。
龙潭倏成鸳鸯巢，海滨寄迹同浮泡。
从胡蔡琰岂所乐，靡风且作孤生茅。
生灵涂炭良可测，歿弓拟使烽烟熄。
封侯不比金日磾，诛降竟折双飞翼。
北望乡关那得归，征帆又向越江飞。
瘴雨蛮烟香骨碎，不堪愁绝减腰围。
依依旧恨萦难扫，五湖羞逐鸱夷老。
他时相忆不相亲，今日相逢且倾倒。
夜阑星影落清波，游魂应绕蓬莱岛。

歌竟欷歔，众皆不悵。罢酒，翠翘起更衣，呼一樽自随，抵舟漏已下。彭宣慰见其朱裳翠袖，珠络金纓，修眉淡拂，江上远山，凤眼斜流，波心澄碧，玉颜与皎月相映，真天上人。神狂欲死。遽起迎之，欲进合卺之觞。翠翘曰：“待我奠明山，次与君饮。”因取所随酒洒于江，悲歌曰：

星陨前营折羽旄，歌些江山一投醪。
英魂岂逐狂澜逝，应作长风万里涛。

云：

红树苍山江上秋，孤篷片月不胜愁。
铙翎未许同遐举，且向长江此目游。

歌竟大呼曰：“明山！明山！我负尔！我负尔！失尔得此，何以生为！”因奋身投于江。

红颜冉冉信波流，义气蓬然搏斗牛。

清夜寒江湛明月，冰心一片恰相俦。

彭宣慰急呼捞救，人已不知流在何处，大为惊悼，呈文督府，解维而去。正是：

孤篷只有鸳鸯梦，短渚谁寻鸾凤群。

督府阅申文，不觉泪下，道：“吾杀之！吾杀之！”命中军沿江打捞其尸。尸随潮而上，得于曹娥渡，面色如生。申报督府，曰：“娥死孝，翘死义，气固相应也。”命葬于曹娥祠右，为文以祭之，曰：

嗟乎翠翘，尔固天壤一奇女子也。冰玉为姿，则奇于色；云霞为藻，则奇于文；而调弦弄管，则奇于技。虽然，犹未奇也。奇莫奇于柔豺虎于衽席，苏东南半壁之生灵，竖九重安攘之大烈，息郡国之转输，免羽檄之征扰。奇功未酬，竟逐逝波不反耶！以寸舌屈敌，不必如夷光之蛊惑；以一死殉恩，不必如夷光之再逐鸱夷尔！更奇于忠、奇于义！尔之声誉，即决海不能写其芳也。顾予之功，维尔之功。尔之死，实予之死。予能无忧然欤！聊荐尔觞，以将予忱，尔其享之。时徐文长有诗吊之曰：

弹铗江皋一放歌，哭君清泪惹衣罗。

功成走狗自宜死，谊重攀髯定不磨。

香韵远留江渚芷，冰心时映晚来波。

西风落日曹娥渡，应听珊珊动玉珂。

沈嘉则有诗曰：

羞把明珰汉渚邀，却随片月落寒潮。

波沉红袖翻桃浪，魂返蓬山泣柳腰。

马鬣常新青草色，凤台难觅旧丰标。

穹碑未许曹瞒识，聊把新词续大招。

又过月余，华旗牌以功升把总，渡曹娥江。梦中恍有召，疑为督府，及至，琼楼玉宇，瑶阶金殿，环以甲士。至门，二黄衣立于外，更二女官导之，金钿翠裳，容色绝世。引之登阶，见一殿入云，玳瑁作梁，珊瑚为栋，八窗玲珑，嵌以异宝。一帘半垂，缀以明珠，外列女官，皆介冑，执戈戟。殿内列女史，皆袍带抱文牍。卷帘，中坐一人，如妃主，侧绕以霓裳羽衣女流数十人，或捧剑印，或执如意，或秉拂尘，皆艳绝，真牡丹傲然，名花四环，俱可倾国。俄而殿上传旨曰：“旗牌识予耶？予以不负明山，自湛罗刹巨涛。上帝悯予烈，且嘉予有生全两浙功德，特授予忠烈仙媛，佐天妃主东海诸洋。胡公诛降，复致予死，上帝已夺其禄，命丝于狱，尔其识之！”语讫，命送回。梦觉，身在篷窗，寒江正潮，纤月方坠。正夜漏五鼓，因忆所梦，盖王翠翘。仅以上帝封翠翘事泄于人，后胡卒以糜费军资被劾下狱死，言卒验云。

第八回 矢智终成智 盟忠自得忠

风雨绵山陌上田，凄凄犹带旧时烟。

羞特辛苦邀君宠，甘丧遗骸野水边。

这首诗单道战国时一个贤士，姓介名子推。他原在晋献公朝中做下大夫之职，他见献公宠了个妃子，叫做骊姬，却把几个儿子一个叫做申生，一个叫做重耳，一个叫做夷吾，都打发在外边镇守，他心中甚是不平。后来骊姬用下计策，差人对申生说梦见他母亲求食，叫他去祭祀。那申生极孝，果然依他，备了祭祀祭献母亲，就来献胙。骊姬暗将毒药放在里边，献公打帐要吃，骊姬道：“食自外边来，还该他人尝之。”献公便将来与个小臣吃，不料吃下便死。献公见了大惊大恼。骊姬即便谮说：“这是申生要毒死父亲，希图早早即位。”又道：“他兄弟重耳，毕竟同谋。”献公其时就差军马捉拿三人。

申生道：“父要子死，不敢不死。”竟不辨明，自缢在新城。重耳、夷吾各自逃往外国。当日介子推弃了官，随着重耳奔窜，周流日久，缺了盘费，到在五鹿山中，粮食俱绝。重耳是公子出身，吃惯膏粱，怎禁得这苦楚？便也饿倒。同行的人都面面相看，没有计策，独有子推在背地将自己股肉割来，烹与重耳吃，稍得存济。落后经历十八年，重耳亏秦国相助，得了晋国，做了诸侯，重赏那从行的人，倒忘了子推。

子推也不言语，只是同事的却不安道：“当先在五鹿时，主上绝食，亏得子推舍着性命，割股供他。这是首功，如今怎不赏他？”要与他理论。只见子推想道：“我当日割股，也只要救全主上，全我为臣的事，并没个希望封赏意思。若依着他们，毕竟要报我，恰是放债要还模样，岂是个君臣道理？”便逃入绵山去了。这边晋文公忽然想起，要召他来与他官爵，却寻不见。四面差人访，道在绵山去，找寻时又没踪影。这些愚夫跑了几日，没做理会，里边有一个人道：“我想这山深旷，甚是难寻得到，不若放上一把火烧了山，他怕死必竟出来，却不省了一番找探工夫。”

众人道声：“有理。”便四下去寻了些枯枝折树、败叶干柴，放起火来。烟焰四合，那些深山中住的人与藏的野兽，那一个不赶出来？子推见了道：“这定是要逼我出去的缘故了。我当日不走是贪利，今日出去是贪生。世上安可着我这贪夫？不如死了罢。”便走入茅屋之中，任他烟焰逼迫身死。只见这些人守了两日，并不见有个介子推出来，只得又寻。直到穷谷之中，只见一个人一堆儿烧死在那壁，看来不是别人，正是介子推。这些人见了，互相怨畅，互相叹息，只得报与晋公。晋公听了，也不胜悲伤，着有司以礼殡葬，仍立庙在绵山。死时是三月三日，仍禁民间每年这三日不许举火，叫做禁烟。这便是当先一个不避艰难，不贪利禄，一味为君的豪杰。不料我朝靖难时，也有这样一个好男子。

说话此人姓程名济，字君楫，朝邑人氏。他祖曾仕宋，入元与儿子却躬耕为业，不愿为官。生下此子，自小聪明，过目成诵。弱冠时，与一个朋友姓高名翔字仲举，同在里中维摩寺读书。高翔为人慷慨髣髴，程济为人谦和委婉，两人生性不同，却喜意气

甚合。忽日有个西僧游方到这寺安下，那高仲举道他是异端，略不礼貌。只有程君楫道他是远方僧家，却与他交接，与他谈论。高仲举见了道：“程兄，这些游方和尚一些经典不识，有时住在寺里刮佛面上的金子，盗常住的花息换酒换食；有时坐在人家门前，看他路径，诱他妇女，非盗即奸。若只抄化，诓人钱财的，也还是上品，兄理他做恁？”程君楫笑道：“好歹自是不同。”

一日，两人正在房中闲论，只见那西僧人来，对着程君楫道：“贫僧在此盘桓许久，明日欲往川中，来此话别。”高仲举便附程君楫耳道：“是要化盘缠了。”程君楫便自起烹茶，留他清话。那西僧又对高仲举道：“檀越亦是国器，但与此间程檀越，功名都显而不达。程檀越还可望令终。”仲举笑道：“功名是我们分内事，也不愁不显达。若说令终，大丈夫生在世间，也须磊磊昂昂，为子死孝，为臣死忠，便刎颈决脰，也得句标青史，何必老死牖下。”此时程君楫正烹茶来，听了道：“高兄，我道士荣杀身，无济于卫，到不如宁武子，忍死全君。”高仲举又待开言，西僧又道：“二位檀越，一为忠臣，一为知士，不惟今日志向已定，后来所遇恰符。”茶罢，高仲举先去了。那西僧尚兀自坐着，对程君楫道：“檀越，老僧之言不诬，后当自验。”因在袖中摸出一卷书来，递与程君楫道：“熟此，不能匡扶时艰，也可保全身命。”言罢起身，道：“三十年后，还与君相见。”两下作别。程君忙启书来一看，却是观星望气、奇门遁甲之书，道：“如今天下太平，要此何用？”又想此僧言语奇怪，也时常有意无意去看他。遇晓得些的人，也虚心去问他。每日早晚暗暗去观星象，望气色，也都累累有验。只是时正在洪武末年，海内宴安，可是英雄无用武之地。未几才娶得一个妻子，又值了双亲交病，日间汤药不离，晚夕告

天祈代，那有工夫到书上？到歿时，把一个新娶的媳妇衣装都变卖了，来备衣棺。一哭每至晕绝。庐墓三年，并不与媳妇同房，也无心出仕了。

不期诏举明经，有司把他与高仲举都荐入京，程君楫授了四川岳池县教谕，高仲举授了试御史。仲举留京，程君楫自携了妻子到任。此时天下遭元鞑子搔扰，也都染了夷人风习，又是兵争之后，都尚武不尚文。这些生员都里递报充的，那个有意在文字上？他却不像如今的教官，只是收拜见、索节钱，全不理论正事的，日逐拘这些生员在斋房里，与他讲解，似村学究训蒙一般。有亲丧又与周给，加意作兴。还有一种奇处，他善能行遁法，每日在岳池与诸生讲谈，却又有时在朝邑与旧相知亲友议论，每晚当月白风清时，仍旧去观察天象。

到了一夕，是洪武甲戌十月间，忽见荧惑星守在心度上，这荧惑星为执法之星，出则有兵。心度是天子正位，金火犯之，占为血光不止，火来守之，占为国无主。程君楫见了失惊道：“不好了，国家从此多事了。这不可不对朝廷说知，令他预防。”只见他夫人道：“天道渺茫，那可尽信？你又不是司天监，说什么星象？”程教谕道：“这事众人不知，我独晓得，怎么不说？若得听信，免起干戈，岂不是南北生灵大幸？”即便上本道：“荧惑为蚩尤旗，所在兵兴。窃恐明年北方有暴兵起，乞固边防，饬武备，杜不虞，以安新祚。”本上，只见这些当国的道：“有这样狂生，妄言祸福。”又有几个心里皆在那厢要处置燕王的，疑心他来游说，即差官召他至京廷问。使命到来，其妻的道：“叫你莫做声，果然今日惹出事来。”程教谕道：“何妨？我正要面阙一说。”其妻道：“你既去，我孤身也难回家，不若随你入京，看个下落。”

两个一路到京，只见建文君责问他妄言惑众，要把他来处死。程教谕也不慌忙，叩头道：“臣小臣，据所见直言，期圣上消弥，不意反见罪。今且囚臣，若明年不验，杀臣未晚。”建文仁慈之君，便命囚于刑部。可怜程教谕：

直声拟作朝阳凤，囊首嗟同槛内猿。

入得刑部来，这狱卒诈钱，日间把来锁在东厮侧边，秽污触鼻，夜间把来上了桯床，有几个捉猪儿、骂狗儿，摆布他要钱。有几个作好道：“程老爹也是体面中人，不可冲撞他。管狱老爹要见面钱，提控要纸笔钱，我们有些常例，料必晓是，料必拿来。难道肯爱几个钱，把身子吃苦？”又有几个来激的道：“他这些酸子官，拿得甚钱出！不过把身子与面皮捱捱罢。”做好做歹，甚是难听。及至程奶奶着人来望，送些饭来，这些狱卒见他不来使用，故意着牢中死囚都抢去吃了。正在难过，喜得高御史知道程教谕被监，恐怕狱中人难为他，便也着长班来分付狱官狱卒，叫不许罗唆，又不时差人送饮食衣服来与他。又知他夫人在京，也不时送与柴米。夫人又自做些针指，足以自给。

囚禁半年，不料永乐爷封为燕王，在北平。因朝中齐尚书、黄太常虑诸王封国太大，兵权太重，要削他们封国，夺他们兵，废了周正、齐王，渐次及燕。以致起兵靖难，取了蓟州，破了居庸，攻下怀来，天下震动。其时朝廷差长兴侯耿炳文为将，督兵三十六万，前往征讨。高御史因上本道：“教谕程济，明于占候，谙于兵机，乞放他从军自效。”建文君准奏，即便差官召他入朝，升他为翰林院编修，充军师，护诸将北征。程编修谢了恩回家，夫妻相见，犹如梦中，各诉苦楚，共说高御史好处。正欲去拜谢，只见高御史已来拜望。程编修即忙出见，谢他周给。高御史道：

“这是朋友当然，何必称谢。但只是北方兵起，已如兄言，不知干戈几时可息？”程编修叹息道：“仁兄，小弟时观星象，旺气在北，南方将星暗淡无色，胜负正未可知。”高御史道：“以兄大才，借着帷幄，必能决胜，勿负国家。”程编修道：“知而不言，罪在小弟。言如不用，弟亦无如之何，”两个别了。

这厢自听耿总兵择日出师，随军征讨，大兵直抵真定。程编修进见道：“敌兵虽屡胜，然人心尚未归，况辽东杨总兵、大宁刘总兵，各拥重兵，伺其肘腋，未敢轻动。公不若乘此兵威，直抵北平，三面受敌，可以必胜。”不知这耿总兵长于守城，怯于迎战，且道自是宿将，耻听人调度，止将兵分屯河间、郑州，雄县等处，不料靖难兵乘中秋我兵不备，袭破雄县，并取郑州，直攻真定，杀得耿总兵大败入城。朝中闻知，召回耿总兵，另用曹国公李景隆。不知这曹国公又是个膏粱子弟，不谙兵机，又且愎谏自用，忮刻忌人。始初闻知耿总兵不听程编修，以致失律，便依他言语，乘靖难兵在大宁，乘虚攻他北平。及至都督瞿能攻破张掖门，反又恐他成功，传令候大兵同进。一夜之间，被燕兵把水淋了城上，冻得铁桶一般，如何攻打？军士们又日在雪中，冻得手足都僵，如何会战？那些靖难兵马都是北人，受惯寒苦，全不在心上。先是燕王提攻大宁兵来救，次后城中杀出，内外夹攻，景隆大败而走。后复战于白沟河，先胜后败。随走济南，被围三月。程编修与铁参政、盛统兵，出奇战却。内召还景隆，以盛庸为将，编修遂与景隆还京师。四年正月，复与魏国公徐辉祖率师援山东。四月，在齐眉山下大破靖难兵，魏国公与何总兵福、平总兵安，都议勒石纪功，建碑齐眉山下，以壮军威。碑上尽载当日总兵与参赞力战官员姓名。竖碑的晚些，程编修独备牲醴，暗

暗去祭那石碑，众人都道他不知捣甚鬼。不料就是这年，朝中道京师无人，召魏国公与程编修还朝，何总兵无援，不能守御。靖难兵长驱过此山。燕王爷见这新碑，问：“是甚么碑？”左右答道：“是南兵纪功碑。”燕王爷听了大怒，道：“这厮们妄自矜夸，推碎了！”只见帐前力士飞也似来，才椎得一下，又一个内侍跑来说道：“不要敲！爷叫抄碑上名字哩。”书写的来抄，碑上早已敲去一片，没了一个名字，却正是程编修的。后边这些碑上有名的，都不得其死，却不知有程编修。

六月，各处兵降的降，败的败。靖难兵直至龙潭，又至金川门。曹国公谷王献了门，京师大乱。此时程编修在京，忙对夫人说：“我将顾君，势不能顾卿矣！卿自为计。”夫人道：“妾计在一死，断不貽君之羞，烦君内顾。”言罢掩泪进房，解下系腰丝绦，悬梁自缢身死。正是：

莫因妾故萦君念，孰识吾心似若坚。

一死敢随陵母后，好披忠赤亟回天。

这边程编修竟奔入宫，只见这些内侍，多已逃散，没人拦挡，直入大内。恰是建文君斜倚宫中柱上，长吁浩叹道：“事由汝辈作，今日俱弃我去，叫我如何？”望见程编修道：“程卿何以策我？”编修道：“燕兵已入金川门，徐、常二国公虽率兵巷战，料也无济于事了。陛下宜自为计。”建文君道：“有死而已。”只见里面马皇后出来，道：“京城虽破，人心未必附他。况且各处都差有募兵官员，又有勤王将士，可走往就之，以图兴复。岂可束手待毙？”建文君道：“朕孤身如何能去？”程编修道：“陛下如决计出逊，臣当从行。”马后便叫宫人，里边取些金珠，以备盘费。建文君便将身上龙袞脱去，早宫人已拿一匣来至，打开一看，却是

扬应能度牒一张，剃刀一把。建文君见了道：“这正是祖爷所传，诚意伯所留，道后人有大变开此，想端为今日。朕当为僧了，急切得何人披剃？”程编修道：“臣去召来。”这边马后另取金珠。那边程编修竟奔到兴隆寺，寻了主僧溥洽，叫他带了几件僧行衣服，同入大内，与建文君落了发，更了衣。建文君对溥洽道：“卿慎勿泄。”溥洽叩首道：“臣至死不言。”先出宫去了。建文君对马后垂泪道：“朕不能顾卿了，但北兵入城，寻朕不得，必至研求。卿何以隐之？”马后道：“圣上只顾去，臣妾当作诳楚之韩成，断不作事文之怀嬴。”两下痛哭分手。建文君为僧，程编修改装作一道人，从宫中地道里出天坛去了。可是：

天意潜移不可留，袈衣难驻旧神州。

飘零一似云无蒂，冉冉随风度岭头。

这厢马后送了建文君，便回入宫中，将当时在侧边见闻的宫人尽驱入宫，闭了宫门，四下里放起火来。马皇后着了袈裟，端坐火中而死：

几年硕德正中宫，谁料今来国运终。

一死不辞殉国事，化烟飞上祝融峰。

此时靖难兵已入城，见宫中火起，都道是建文君纵火自焚，大家都去拥立新君，护从成祖，谒了陵，登极。当日群臣有不肯归附自尽的，有邦周是修一起；不肯归附逃去的，有御史叶希贤一起；成祖所指名做奸党族灭的，方文学一起。还有高御史翔，他知北兵入城，着人去寻程编修，只见回复道：“程编修不知去向，只有夫人自缢在房，尚未收敛。”高御史道：“程君果以智自全了。”拿出几两银子，着人去殡敛程夫人，葬于燕子矶隙地，立石纪名。闻道宫中火发，建文君自焚，就制了斩衰，入宫哭临。

恰遇着成祖登极之日，成祖见了大恼道：“你这干奸臣，作此举动，殊是可怪！”高御史道：“先君初无失德，今日宾天，在殿下虽云叔侄，犹是君臣，当为举哀发丧。自不行礼，反责行礼之臣？”成祖道：“他今日之死，俱是你们奸党陷他，还来强词！”叫驱出斩首。高御史道：“我之此来，自分必死，但我死正从先君于九泉。日后你死，何以见祖宗于地下？”便放声大骂。成祖越恼，传旨刷在都市，还又将他九族诛灭。可怜高御史：

酬君宁惜死，为国不知家。

义气凌云直，忠肝伴日斜。

不说高御史身死，话说建文君与程编修两个离了京城，还拜辞了皇陵，好生凄惨。两个商议，建文君主意道：“齐、黄二人在外征兵，又苏州知府姚善、宁波知府王璉、徽州知府陈彦回，俱各起兵，不若投他，以图恢复。”程编修道：“北兵入京，圣上出逊，上下人心解体，小人贪功害正。臣还虑此数人不免，如何能辅助圣上？不若且避向湖广不被兵之处，徐图机会。”建文君道：“似此仅可苟免一身，何如一死为愈？”两个只得向湖广进发，那建文君在路上呵：

水泻辞宫泪，山攒失国眉。

野花皆惹恨，芳草尽生悲。

只见建文君对程编修道：“如今我你在路，也须避些嫌疑，以后你只称我师父，我只叫你做程道者，君臣二字再休题起了。”说罢泪如雨下。道者见了说：“人都道出家离烦恼，师父这烦恼是离不得的。但似这等悲哀郁抑，也是惹人疑处。师父还宜节哀。”建文道：“当日龙楼凤阁，今日水宿山栖；当日弁冕衮衣，今日缁衣皂笠。忧愁之极，也不想珍羞百味、粉黛三千，但想起祖爷

百战挣这天下，我又不曾像前代君王荒淫暴虐，竟至一旦失了！云水为僧，才一念及，叫我如何消遣！”两个反又悲伤了一番。于路一应肩挑行李，借宿买饭，俱是程道者支撑。后边建文君知道马皇后死于火，程道者访知他妻自缢、高御史不屈被刑，草草备了些祭礼，深夜在旷野之处祭奠了一番。以后只遇春秋，高皇、太后、懿文太子、皇妃忌辰，俱各把些麦饭山蔬祭献。

行至黄州，建文君因为忧郁，感成一病。那程道者便借下个小庵歇宿，赎药调理，无所不至。建文君终是皇帝生性，自在惯了，有些需索不得，不免不快，形之词色。程道者略不在意，越加小心。忽一日对程道者道：“我这沦落，于理应该。以你的才，若肯改节，怕不得官？就不然，回到家乡，田园还在，也可得个快乐。不若你去罢！”道者道：“一自入宫，臣妻已是自缢，绝无家累相牵。师父若无我，一步也如何去得？此后只愿恢复得成，同归金阙。恢复不成，也同老草莽，再无退悔之心。”建文君道：“看此光景，恢复难望了，只是累你受苦，于心不安。”道者道：“师父且将息身体，莫把闲事在念。”一病数月，渐已痊愈。道者见庵中人是厌烦的意思了，便扶持建文君离了小庵，把些银子谢了他，再往武昌进发。正是：

难同皎日中天丽，却作游云海角浮。

行至长沙，有干无籍的人倡为白莲教，拥一个妖僧为主。有一妖镜，妖僧照时，就见他头带平天冠，身穿袞龙袍，其余或是朝衣朝冠，或是金盔金甲，文武将吏。也有照出驴马畜生，都求妖僧忏悔，信从了他。那妖僧道：“天数我当为中原天子，汝等是辅弼大臣，汝等当同心合意，共享富贵。”当日山野愚民为他诳惑，施舍山积，聚作粮饷。结有党与数万，意将欲作乱。建文

君要往相从，道者道：“这干人断不能济事，况他已拥立妖僧作主，必不为师父下。若去往从，徒取其辱。”建文君道：“与其混混死在道路，还是猛烈做他一番。”道者说：“不若待他作红巾之类，先扰乱了天下，离乱了人心，师父乘势而起。”建文君不听，到那地方，只见妖僧据一个大寺中。先有一来礼拜女人，生的标致，曾在镜中照得他带着皇后冠服，便立做皇后，还有好些妇女做了嫔妃。两个徒弟湛然、澄然做宰相，只是叫人念佛布施。两个村夫张铁、周逞做将军，也只取他身体瑰伟，形状凶猛。入伙的，先备礼见了宰相，后见妖僧，要称臣舞蹈。程道者对建文君说：“师父你甘心么？”两个就不入伙。不多几时，他兵不是训练的，又没个队伍，不上一月，已被官兵剿除，还行州县捉拿余党。凡是游食僧道，多遭拘执。多亏得有了度牒，又是程道者遇着盘诘，或是用钱，或是用术，脱身入川。

闻得重庆府大善庆里有一个僧人，极奇怪，好饮酒狂哭，不念经典，只是读《易经·乾卦》、《离骚》，里人为他建有丛林，必竟是靖难遗臣，不若投他，暂时息肩。不期到得白龙山，此僧又已圆寂。有几个和尚，恰似祖传下的寺宇，那肯容留人？两人只得又离人，往来蜀中。一日，在成都市遇着一个箍桶的，一见建文君，便扯住大哭，拜到在地，迎他回家，一市惊怪。及到家，却是一斗之室，不能容留。且因市上惊疑，势难驻足，只得又往别县。在江油时借宿正觉禅寺，薄晚只见一个补锅的挑了个担儿走入来，一见便掩了房门，倒地哭拜道：“臣于市中已见陛下，便欲相认，恐召人物色，故特晚间来见，愿随陛下云游。”建文君垂泪道：“此来足征卿忠荃，但我二人衣食常苦不给，常累程道者餐粗忍冻，多卿又恐为累。且三人同行，踪迹难隐，卿可在此，

朕已铭卿之忠矣。”补锅匠再三要随行，建文君再三谢却。补锅匠只得将身边所有工银，约五七钱，却有百十余块，递上道者说：“权备中途一饭之费。”垂泪叩辞去讫。

此时微微听得朝廷差胡尚书访求张三丰，自湖广入川。程道者道：“此行专为师父。”两人又舍了蜀中，往来云贵二省。十余年，或时寄居萧寺，遭人厌薄；或时乞食村夫，遭他呵骂；或时阴风宿雨，备历颠危；或时受冻忍饥，备尝凄楚。尝过金竺长官司，建文君作一诗堤在石壁上道：

雨尘一夕忽南侵，天命潜移四海心。
凤返丹山红日远，龙归沧海碧云深。
紫微有象星还拱，玉漏无声水自沉。
遥想禁城今夜月，六官犹望翠华临。

其二：

阅罢楞严磬懒敲，笑着黄屋寄云标。
南来瘴岭千层迥，北望天门万里遥。
款段欠忘飞凤辇，袈裟新换袞龙袍。
百官此日知何处？惟有群乌早晚朝。

程道者也作一诗相和道：

吴霜点点发毛侵，不改唯余匪石心。
作客岁华应自知，避人岩壑未曾深。
龙蛇远逐知心少，鱼雁依稀远信沉。
强欲解愁无可解，短筇高岫一登临。

其二：

灶冷残烟择石敲，奔驰无复旧丰标。
迢迢行脚随云远，炯炯丹心伴日遥。

倦倚山崖成石枕，闲寻木叶补寒袍。

金陵回首今何似，烟雨萧萧似六朝。

建文君忽对程道者说：“我年已老，恢复之事竟不必言。但身死他乡，谁人知得？不若寻一机会回朝，归骨皇陵，免至泯没草野。”两个就也常在闹市往来，却无人识认。一朝在云南省城游行，见有头踏过来，两人便站在侧边，偷眼一看，那轿上坐的却是旧臣严震直，奉使交趾过此。建文君即忙突出道：“严卿何处我？”那时严尚书听见，愕然忙跳下轿道：“臣不知陛下尚存，幸陛下自便，臣有以处。”等建文君去了，上轿回到驿中，暗想道：“今日我遇了建文君，不礼请他回去，朝廷必竟嗔我。倘同他回去，朝廷或行害了，恰是我杀害他了，如何是好？”又叹息道：“金川失守，我当为他死节，就如今为他死，已多活几十年了。”便于半夜自缢身死。次早这边建文君又往见他，要他带回京，只见驿前人沸沸腾腾，道：“不知甚原故，严爷自尽身死了。”县官在驿里取材取布，忙做一团。建文君听了，吃了一惊道：“我要去不得去，又害了他一条命。”只得与程道者隐入深山。

又是年余，是正统庚申，决计要回。走至云南省城大灵禅寺中，对住持道：“我是建文皇帝。”这些和尚尽皆惊怪，报与抚按三司，迎接到布政司堂上坐定，程道者相随，对各官道：“我朱允炆，前胡给事名访张儼，实是为我，今我年老，欲归京师，你们可送我至京。”三司只得将他供给在寺中，写本奏上，着驰驲进京。在路作诗曰：

牢落西南四十秋，萧萧白发已盈头。

乾坤有恨家何在？江汉无情水自流。

长乐宫中云气散，朝元阁下雨声收。

新蒲细柳年年绿，野老吞声泣未休。

迤邐而来，数月抵京，奉旨暂住大兴隆寺。朝廷未辨真伪，差一个曾经伏侍的太监吴亮来识认。只见建文君一见便道：“吴亮，你来了么？”那吴太监假辩道：“谁是吴亮？我是太监张真。”建文君道：“你哄谁来？当日我在便殿，正吃子鹅，撇一片在地上赐汝，那时你两手都拿着物件，伏在地下把舌舐来吃了，你记得么？”吴亮听得，便拜在地下嚎啕大哭，不能仰视，自行复命去了。

十年辞凤辇，今日拜龙颜。

只见当晚程道者走到禅堂，忽见一个胡僧，眉发如雪，有些面善，仔细去看他，只见那胡僧道：“程先生，你大事了毕，老僧待你也久了。”程道者便也醒悟，是维摩寺向遇胡僧，就向前拜见了，道：“劳师少待，我当随行。”时已初更，程道者来对着建文君道：“吴亮此去，必来迎圣上了。臣相从四十年，不忍分手，但圣上若往禁中，必不能从，故此先来告辞。”建文君道：“我这得归骨京师，都是你的功。我正要对官里道你忠勤，与你还乡，或与你一大寺住持，怎就飘然而去？”程道者道：“臣已出家，名利之心俱断，还图甚还乡、住持？只数十年相随，今日一旦拜别，不觉怅然。”两个执手痛哭，道者拜了几拜相辞。

这边建文君入宫，那边程道者已同胡僧去了。其时朝中已念他忠，来召他；各官也慕他忠，来拜。也不知他已与胡僧两个飘然长往，竟不知所终。这便是我朝一个不以兴废动心，委曲全君，艰难不避的知士么！这人真可与介子推并传不朽！

第九回 避豪恶懦夫远窜 感梦兆孝子逢亲

残日照山坞，长松覆如宇。
啾啾宿鸟喧，欣然得所主。
嗟我独非人，入室痛无父。
跋涉宁辞远，栴沐甘劳苦。
朝寻鲁国山，暮宿齐郊雨。
肯令白发亲，飘泊远乡土。

哀哀父母，生我劬劳。父母之恩，昊天罔极。若使父母飘泊他乡，我却安佚故土，心上安否？故此宋时有个朱寿昌，弃官寻亲。我朝金华王待制祗，出使云南，被元镇守梁王杀害，其子间关万里，觅骸骨而还。又还有个安吉严孝子，其父问军辽阳，他是父去后生的。到十六岁，孤身往辽阳寻问。但他父子从不曾见面，如何寻得？适有一个乞丐问他求乞，衣衫都无，把席遮体。有那轻薄的道：“这莫不是你父亲？”孝子一看，形容与他有些相似，问他籍贯姓名，正是他父亲。他便跪拜号哭，为他沐浴更衣，替父充役。把身畔银子故意将来借与同伴，像个不思量回乡意思，使人不疑。忽然他驼了爷回家，夫妇、子母重聚。这虽不认得父亲，还也晓得父亲在何处，如今说一个更奇特的，从不曾认得父亲面庞，又不知他在何处，坚心寻访，终久感格神明，爷子团圆的。

这事出在山东青州府，本府有个安丘县，县里有个弃金坡，乃汉末名士管宁与华歆在此锄地得金，华歆将来掷去，故此得名。坡下有个住民，姓王名喜，是个村农，做人极守本分。有荒地十余亩，破屋两三椽，恰是：

几行梨枣独成村，禾黍阴阴绿映门。

墙垒黄沙随雨落，椽疏白荻逐风翻。

歌余荷耒时将晚，声断停梭日已昏。

征缮不烦人不扰，瓦盆沽酒乐儿孙。

他有一妻霍氏，有一个儿子叫做王原，夫耕妇馌，尽可安居乐业。但百姓有田可耕，有屋可住，胡乱过得日子，为何又有逃亡流徙的？却不知有几件弊病：第一是遇不好时年，该雨不雨，该晴不晴；或者风雹又坏了禾稼，蝗虫吃了苗麦。今年田地不好，明年又没收成，百姓不得不避荒就熟。第二是遇不好的官府，坐在堂上，只晓得罚谷罚纸，火耗兑头，县中水旱也不晓得踏勘申报。就勘报时，也只凭书吏胡乱应个故事。到上司议赈济，也只当赈济官吏，何曾得到平人？百姓不得不避贪就廉。第三是不好的里递，当十年造册时，花分诡寄，本是富户，怕产多役重，一户分作两三户，把产业派向乡官举监名下。那小户反没处挪移，他的徭役反重。小民怕见官府，毕竟要托他完纳，银加三、米加四，还要津贴使费，官迟他不迟，官饶他不饶。似此咀嚼小民，百姓也不能存立。

这王喜却遇着一个里蠹，姓崔名科，他是个破落户，做了个里胥，他把一家子都要靠着众人养活。王喜此时是个甲首，该有丁银；有田亩，该有税粮。他却官府不曾征比，便去催他完纳。就纳完了，他又说今年加派河工钱粮哩，上司加派兵饷哩，还要

添多少。穷民无钱在家，不免延捱他两个日子，一发好不时去骚扰。一到，要他酒饭吃，肉也得买一斤，烧刀子也要打两瓶请他；若在别家吃了来时，鸡也拿他只去准折，略一违拗，便频差拨将来。其时正是国初典作之时，筑城凿池，累累兴师北伐，开河运米，正是差役极多、极难时节。王喜只因少留了他一遭酒，被他拨得一个不停脚。并不曾有工夫轮到耕种上，麦子竟不曾收得，到夏恰值洪武十八年，是亢旱时节，连茹茹都焦枯了，不结得米。便有几株梨枣，也生得极少。家中甚难过活。

村中有一个张老三，对王喜道：“王老大，如今官府差官赈济，少也好骗他三五钱银子，你可请一请崔科，叫他开去。”王喜为差拨上，心上原也不曾喜欢他，只是思量要得赈济，没奈何去伺候他。他道：“今日某人请我吃饭，某人请我吃酒，明日也是有人下定的，没工夫。”王喜回来对妻子道：“请他他又道没工夫，怎处？”霍氏道：“这明白是要你拿钱去。”王喜道：“要酒吃还好去赊两壶，家里宰只鸡，弄块豆腐，要钱那里去讨？”霍氏道：“咱身上还有件青绵布衫，胡乱拿去当百来文钱与他罢。”王喜拿了去半日，荒时荒年，自不典罢了，还有钱当人家的？走了几处，当得五十钱。那王原只得两岁儿，看了又哭，要买馍馍吃。王喜也顾他不得，连忙拿了去见崔科。他家里道：“南村抄排门册去了。”到晚又去，道：“五里铺赵家请去吃酒去了。”一连走了七八个空。往回，才得见崔科，递出钱去，道：“要请你老人家去吃杯酒，你老人家没工夫。如今折五十个钱，你老人家买斤肉吃罢。”

那崔科笑了笑：“王大，我若与你造入赈济册，就是次贫，也该领三钱银子，加三也该九分。这几个钱，叫老子买了肉没酒，

买了酒没肉，当得甚来？好歹再拿五十钱来，我与你开做次贫罢。”王喜回去闷闷不快，霍氏问时，他道：“攥刀的嫌少哩！道次贫的有三钱，加三算还要我五十文。”霍氏道：“适才拿钱来，原儿要个买波波不与他，还嫌少？哥，罢！再拿我这条裙去，押五十个与他，若得三钱银子，赎了当，也还有一二钱多，也有几日过。”王喜只得又去典钱，典了送崔科，却好崔科不在。嫂子道：“他在曹大户家造册，你有甚话，回时我替你讲。”王喜便拿出五十个钱道：“要他开次贫。”嫂子道：“知道了，我叫他开。”王喜道：“奶奶不要忘了。”他嫂子道：“我不忘记，分付他料不敢不开。”王喜欢天喜地自回。那嫂子果然钱虽不曾与崔科，这话是对他说的。怎奈崔科啗了一包子酒，应了却不曾记得。

到赈济时，一个典史抬到乡间，出了个晓谕，道：“极贫银五钱、谷一石；次贫银二钱、谷五斗。照册序次给散。”只见乡村中扶老携幼，也有驼条布袋的，也有拿着栲栳的，王喜也把腰芒裙联做丫口赶来，等了半日。典史坐在一个古庙里唱名给散，银子每钱可有九分书帕，谷一斗也有一升凹谷、一升沙泥，先给极贫。王喜道：“这咱不在里边的。”后边点到次贫，便探头伸脑去伺候，那里叫着？看看点完，王喜还道：“钱送得迟，想填在后边。”不知究竟没有，王喜急了，便跪过去。崔科怕他讲甚么，道：“你有田有地的，也来告贫？”那典史便叫赶出去。

王喜气得个不要，赶到崔科家里。他家里倒堆有几石谷，都是鬼名领来的，还有人上谢他的。他见了不由得不得心火发，道：“崔科，王八羔子！怎诓了人钱财，不与人造册？”崔科道：“咄！好大钱财哩！我学骗了你一个狗抓的来。”王喜道：“我有田有地，不该告贫，你该诓这许多谷在家里么？我到县里首你这狗攥的。”

崔科道：“你首！不首的是咱儿子。”便一掌打去。王喜气不过，便一头撞过来，两个结扭做一处。只见众人都走过来，道王喜不是道：“他歹不中也是一个里尊，你还要他遮盖，怎生撞他？”那崔科越跳得八丈高，道：“我叫你不死在咱手里不是人，明日就把好差使奉承你。”那王喜是本分的人，一时间尚气，便伤了崔科。一思想起后边事：“他若寻些疑难差使来害我，怎么区处？”把一天愤气都冰冷了，便折身回家。

霍氏正领了王原立在门前，见王喜没有谷拿回，便道：“你关得多钱，好买馍馍与儿子吃？”王喜道：“有甚钱！崔科囚攘的得了咱钱，又不己咱造册。咱与他角子口，他要寻甚差使摆布咱哩！”霍氏道：“前日你不请得他吃酒，被他差拨了半年，如今与他角了口，料也被他腾倒个小死哩！”两个愁了一夜。清早起来，王喜道：“嫂子，如今时世不好，边上达子常来侵犯，朝廷不时起兵征剿，就要山东各府运粮接济。常见大户人家点了这差使，也要破家丧身的。如今恶了崔科，他若把这件报了我，性命就断送在他手里，连你母子也还要受累。嫂子，咱想咱一时间触突了崔科，毕竟要淘他气，不若咱暂往他乡逃避，过一二年回来，省得目前受害。”指着王原道：“只要你看这孩子。”霍氏道：“哥，你去了，叫咱娘儿两个靠着谁来？你还在家再处。”王喜道：“不是这般说，我若被他算计了，你两个也靠我不得，这才是三十六着，走为上着。”且喜家徒四壁，没甚行囊，收拾得了，与妻子大哭了一场，便出门去了。正是：

恶吏威如虎，生民那得留？

独余清夜梦，长见故园秋。

王喜起了身，霍氏正抱着王原坐在家里愁闷。那张老三因为

王喜冲突了崔科，特来打合他去陪礼，走来道：“有人在么？”霍氏道：“是谁？”张老三还道王喜在，故意逗他耍道：“县里差夫的。”那霍氏正没好气，听了差夫，只道是崔科，忙把王原放下，赶出来一把扭住张老三道：“贼忘八！你打死了咱人，还来寻甚么？”老三道：“嫂子，是咱哩！”霍氏看一看，不是崔科，便放了。老三道：“哥在那厢？”霍氏道：“说与崔科相打，没有回来。”老三道：“岂有此理！难道是真的？”霍氏道：“怎不真？点点屋儿，藏在那里？不是打死，一定受气不过，投河了。”张老三道：“有这等事？嫂子，你便拴了门，把哥儿寄邻舍家去，问崔科要尸首，少也许他三五担谷。”果然霍氏依了赶去，恰好路上撞着崔科，一把抓住道：“好杀人贼哩！你诓了咱丈夫钱，不与他请粮，又打死他！”当胸一把，连崔科的长胡子也扭了。崔科动也动不得。

那霍氏带哭带嚷，死与不放。张老三却洋洋走来，大声道：“谁扭咱崔老爹？你吃了狮子心来哩！”霍氏道：“这贼忘八打死咱丈夫，咱问他要尸首！”老三道：“你丈夫是谁？”霍氏道：“王喜。”老三道：“是王喜？昨日冲撞咱崔老爷，我今日正要寻他陪礼。”霍氏道：“这你也是一起的，你阎罗王家去寻王喜，咱只和你两个县里去。”扯了便走。张老三道：“嫂子，他昨两个相打，须不干咱事。”霍氏道：“你也须是证见。”霍氏把老三放了，死扭住崔科，大头撞去。老三假劝。

随着一路，又撞出一个好揽事的少年、一个惯劈直的老者，便丛做一堆。霍氏道：“他骗咱丈夫一百钱，不与丈夫请粮。”崔科道：“谁见来？”霍氏便一掌打去，道：“贼忘八！先是咱一件衫，当了五十钱，你嫌少。咱又脱了条裙，当五十钱，你瞎里不

瞧见咱穿着单裤么？”这老者道：“崔大哥，你得了他钱，也该与他开。”霍氏道：“是晚间咱丈夫气不愤的，去骂他。他一家子拿去，一荡子打死，如今不知把尸首撩在那里。”指着老三道：“他便是证见，咱和他县里去讲。”崔科道：“昨日是他撞咱一头，谁打他来？”老者道：“这等打是实了。嫂子，我想你丈夫也未必被他打死，想是粮不请得，又吃他打了两下，气不愤，或者寻个短见，或者走到那厢去了。如今依咱处，他不该得你钱不与你粮，待他处几担谷与你罢。”少年连叫：“是！是！”霍氏道：“你老人家不知道，他一向卖富差贫，如今上司散荒，他又诈人酒食才方报册，没酒食的写他票子，领出对分，还又报些鬼名，冒领官钱。咱定要官司结煞。”少年道：“这嫂子也了得哩！嫂子，官司不是好打的，凭他老人家处罢。”那老者道：“你当了裙衫，也只为请粮；今日丈夫不见，也只为请粮。我们公道处，少也说不出，好歹处五名极贫的粮与你，只好二两五钱银子、五担谷罢。”霍氏道：“谁把丈夫性命换钱哩？”

崔科还在那里假强，张老三暗地对他道：“哥，人命还是假的，冒粮诈钱是真，到官须不输他妇人？”崔科也便口软，处到五两银子、八担谷。霍氏道：“列位老人家，我丈夫不知怎么，他日后把些差拨来，便这几两银子也不够使用。咱只和他经官立案，后边还有成说。”张老三道：“你如今须是女户，谁差得着？”霍氏还不肯倒牙，张老三道：“嫂子，这老人家处定了。崔老爹也一厘加不得了，你怕他后边有事，再要他写个预收条粮票，作银子加你。”众人团局，崔科也只得依处。霍氏也便假手脱散了伙，自与儿子过活。这边崔科劳了众人处分，少不得置酒相谢，又没了几两银子，不题。

却说王喜也是一味头生性，只算着后边崔科害他，走了出去，不曾想着如何过活，随身只带一个指头的刷牙、两个指头的筋儿、三个指头的扳子、四个指头的木梳，却不肯做五个指头伸手的事。苦是不带半厘本钱，又做不得甚生理，就是闯州县，走街坊，无非星相风水课卜，若说算命，他晓得甚么是四柱？甚么是大限、小限、官印、刃杀？要去相面，也不知谁是天庭？谁是地角？何处管何限？风水又不晓得甚来龙过脉、沙水龙虎？就起课也不曾念得个六十四卦熟，怎生骗得动人？前思后想，想起一个表兄，是个吏员，姓庄名江，现做定辽卫经历，不若且去投他。只是没盘缠，如何去得？不如捱到临清，扯粮舡纤进京再处。果然走到临清，顶了一个江西粮舡的外水缺，一路扯纤到通湾。吃了他饭，又得几钱工银，作了路费，过了京师，也无心观看。趲过了蓟州昌平，出了山海关，说不尽千辛万苦，才到得定辽卫。

走到那边，衙门人道：“目下朝廷差宋国公征纳哈出，差去催趲军粮不在。”等了两日，等得回来，去要见，门上道：“你若是告状的，除了帽、拴了裙进去；若是来拜，须着了公服，待我替你投帖，若肯见请见。”王喜道：“我只有身上这件衣服，你只替我说表弟王喜拜就是了。”门上道：“这里不准口诉，口里拜帖儿是行不通的。”王喜见他做腔，道：“不打紧，我自会见。”自在那边伺候，恰值他出来，便向前一个喏，道：“表兄，小弟王喜在这里。”那庄经历把头一别，打伞的便把伞一遮去了。王喜大没意思，又等他回，便赶过去把轿杠攀住道：“表兄，怎做这副脸出来？”手下几掀掀不开，庄经历只得叫请进私衙来。两个相见，做了许多腔，道：“下官误蒙国恩，参军边卫，止吃得这厢一口水，喜得军民畏伏。”王喜备细告诉遭崔科蔽抑。庄江道：

“敝治幸得下官体察民隐，却无此辈。”留了一箸饭，道：“请回寓，下官还有薄程。”走到下处，只见一个人忙忙的送一封书帕，说老爷拜上，道老爷在此极其清苦，特分俸余相送，公事多，不得面别去了。王喜上手便拆，称来先先二钱六分，作三钱。王喜呆了半日，再去求见。门上不容他，又着人分付店主人，催起身。只得叹了几口气出门，思量无路可投，只得望着来时这条路走。

行了两日，过了广宁，将到宁远地方，却见征尘大起，是宋国公兵来。他站在大道之旁，看他一起起过去，只见中间一个管哨将官，有些面善。王喜急促记不起，那人却叫人来请他去营中相见。见时，却是小时同窗读书的朋友全忠，他是元时义兵统领，归降做了燕山指挥僉事，领兵跟临江侯做前哨。一见便问他缘何衣衫褴褛，在这异乡？他备细说出来的情由，并庄表兄薄情。全忠道：“贤兄，如今都是这等薄情的，不必记他。但你目今没个安身之所，我营中新死了一个督兵旗牌，不若你暂吃他的粮。若大军得胜，我与你做些功，衣锦还乡罢。”

王喜此时真是天落下来的富贵，如何不应允？免不得换了一副缠粽大帽、红曳撒，捧了令旗、令牌，一同领兵先进。过了三岔河，却好上司拨庄经历，解粮饷到前军来，见了王喜，吃一大惊，就来相见，说他荣行，送了三两贐礼，求他方便，收了粮。王喜道宁可他薄情，也便为他周旋，自随全先锋进兵。进兵时，可奈这些鸦雀日日在头上盘绕，王喜也便心上不安。那主将临江侯陈镛，又是个膏粱子弟，不晓得兵事，只顾上前，不料与大兵相失了，传令道：“且到金山屯兵，抓探大兵消息。”离金山还有百余里，一派林木甚盛，忽听得林子里一声铜角，闪出五六百鞞子来。临江侯倚部下有兵万余，叫奋勇杀上去。全指挥便挥刀砍

杀，准知这是他出哨的兵，初时也胜他一阵，不料还有四五万大兵在后，追不过一二里，他大兵已到。跑得个灰尘四起，天地都黑，两边乱砍。全指挥马已中箭跌倒了，王喜便把自己的马与他骑。争奈寡不胜众，南兵越杀越少，鞑兵越杀越多，全军皆死。

王喜因没了马，也走不远，与一起一二百人只逃到林子边，被追着砍杀。王喜身中一枪，晕倒在地。两个时辰醒来，天色已晚，淡月微明。看一看地下时，也有折手的、折脚的、断头的、马蹶的，都是腥血满身。那死的便也不动了，那未死的还在那里挣跳，好不惨伤。自己伤了枪，也不能走动，坐在林子里，只见远远有人来，王喜道：“可可还剩得一个人，好歹与他走道儿罢。”到面前时，却是个妇人，穿着白，道：“王喜，你大难过了，还有大惊，我来救你。”便拾一枝树枝，在地下画一个丈来宽大圈子，道：“你今夜只在此圈里坐，随甚人鬼不能害你，异日还在文登与你相会。”说罢这妇人去了。王喜道：“这所在有这妇人？非仙即佛。又道文登相会，这话也不解。但坐在这圈中，若有鞑子来，岂不被他拿去？且坐了试一试看。”坐到初更，只听得林子背后，唢呐风起，跳出一个夜叉来，但见：

两角孤峰独耸，双清明镜高悬。朱砂鬓发火光般。四体
犹如蓝靛。臂比刚钩更利，牙如快刃犹铦。吼声雷动小春
天。行动一如飞电。

竟望着王喜扑来。王喜不是不要走，却已惊得木呆，又兼带伤，跑不动了。只见那夜叉连扑几扑，到圈子边就是城墙一般，只得把王喜看上几眼，吼了几声。回头见地上无数的死人，他便大踏步赶去，把头似吃西瓜般，唵搜唵搜一连抓来，啃上几十个。手足似吃蕨般，咽噉咽噉，吃了几十条。那王喜看了，魂都没了。

那夜又吃饱了，把胸前揉上两揉，放倒头睡了一觉，跳将起来，双爪把死人胸膛挖开，把心肝又吃上几十副才去。渐渐天明，王喜道：“若没这圈，咱一个也当不得点心哩！若得到家，咱也只拜佛看经，谢神圣罢了。”又到战场上看时，看见个人，身边一个钞袋，似有物的。去捏一捏，倒也有五七两兵粮，他就去各人身边都搜一搜，倒搜得有七八十两。笑了笑道：“惭愧，虽受了惊险，得这横财，尽好还乡度日了。”

一个人孤孤影影、担饥受饿了几日，走到辽阳，恰好撞见庄经历，只道他差回，忙请他到衙。问起却是军败回来，他就道：“足下如今临阵逃回，是有罪的了。下官也不敢出首，也下好留足下。还须再逃到别处，若再迟延，恐我衙门人知得不便。”王喜只得辞了，道他原是薄情的，只是我身边虽有几两银子，回家去怕崔科来查我来历，我且到京师去做些生意，若好时，把妻子移来便是。一路向着京师来，已不差得一日路，在路上叫驴，集儿上已没了，只得走着。看见远远一个掌鞭的骑着驴来，他便叫了，不料上驴时掌鞭的把他腰边一插，背后一揞，晓得他有物了，又欺他孤身客人，又不曾赶着队，捱到无人处所，猛地把驴鞭上两鞭，那驴痛得紧，把后脚一掀，把个王喜“扑”地一声，跌在道儿上。那掌鞭的将来按住，搜去暖肚内银两，跳上驴去了。比及王喜爬得起来，只见身边银子已被拿去，两头没处寻人，依然剩得一个空身。正是：

薄命邓通应饿死，空言巴蜀有铜山。

王喜站在道儿上，气了一回，想了一回，道：“枉了死里逃生，终弄得一钱没有，有这等薄命！”走了半晌，见一个小火神庙，道：“罢，罢！这便是我死的所在了，只是咱家妻子怎生得

知？早知如此，便在家中，崔科也未便奈何得我死。”坐在神前，呜咽哭了半日。正待自缢，只听得“呀”地一声里边门响，道：“客官不可如此！人身难得。”却是五十来岁一个僧人。王喜把从前事告诉这僧人，僧人劝慰了一番，道：“小僧大慈是文登县成山慧日寺和尚，因访知识回来，不期抱病在此两月，今幸稍痊，不若檀越与小僧同行，到敝寺，小僧可以资助檀越还乡。”王喜道：“小可这性命都是师父留的，情愿服侍师父到宝刹。”过了两日，大慈别了管庙道人，与王喜一路回寺，路上都是大慈盘缠。到得寺中，原来这大慈是本寺主僧，那一个不来问候？大慈说起途中抱病，路上又亏这檀越扶持得回，就留王喜在寺中安寓。一日大慈与王喜行到殿后白衣观音宝阁，王喜见了，便下老实叩上十来个头，道：“佛爷爷，果然在这里相会。”大慈道：“檀越说救夜叉之患的，便是此位菩萨么？敝寺原是文登县地界。”王喜因道：“前日原有愿侍奉菩萨终身，如今依了菩萨言语，咱在此出了家罢。”大慈道：“檀越有妻有子，也要深虑。”王喜道：“沙场上、火神庙时，妻子有甚干？弟子情愿出家。”大慈道：“若果真心，便在此与老僧作个伴儿，也不必落发。前许资助盘费，今你不回，老僧就与你办些道衣，打些斋，供佛斋僧罢。”随即择了个好日，不两日点起些香烛，摆列些蔬果，念了些经文，与他起个法名叫做“大觉”，合寺因叫他“大觉道者”。自此王喜日夕在大慈房中搬茶运水，大慈也与他讲些经典，竟不思家了。

家中霍氏虽知他是逃在外边，却不知是甚所在，要问个信，也没处问，只是在家与儿子熬清受淡，过了日子。光阴迅速。王喜去时，王原才得两周三岁，后边渐渐的梳了角儿读书，渐渐蓄了发。到十五六岁时，适值连年大熟，家中到也好过子。常问起

父亲，霍氏含着泪道：“出外未回。”到知人事时，也便陪着母亲涕泣思想。只是日复一日，不见人来，又没有音信。他问母亲道：“爷在外做甚？怎再不见他？”霍氏细把当日说起，王原道：“这等爹又不是经商，他在外边怎么过？我怎安坐在家，不去抓寻？”使要起身。霍氏道：“儿，爹娘一般的，你爹去了，你要去寻，同在一家的，反不伴我？你若又去了，叫我看谁？”王原听了，果是有理，就不敢去，却日日不忘寻爹的念头。到十八岁时，霍氏因他年纪已大，为他寻了个邻家姓曾的女儿做媳妇。虽是小户人家，男家也免不得下些聘物，女家也免不得陪些妆奁，两个做亲。才得一月，那王原看妻子却也本分孝顺，便向母亲道：“前日要去寻爹，丢母亲独自在家里，果是不安。如今幸得有了媳妇，家中又可以过得，孩儿明日便起身去寻父亲。”霍氏道：“你要去，我也难留你。只是没个定向，叫你那厢去寻？寻得见寻不见，好歹回来，不要使我记念。”又拿一件破道袍、一条裙道：“这布道袍因你爹去时是秋天，不曾拿得去，这裙是我穿的，你父亲拿去当钱与崔科，这两件他可认得，你两边都不大认得，可把这个做一执照。”姑媳两个与他打点了行李，曾氏又私与他些簪珥之类，道：“你务必寻了回来，解婆婆愁烦。”王原便拜别起身，正是：

矢志寻乔木，含悲别老萱。

白云飞绕处，瞻望欲消魂。

想道他父亲身畔无钱，不能远去，故此先在本府益都、临淄、博兴、高苑、乐安、寿光、昌乐、临朐、诸城、蒙阴、莒州、沂水、日照各县，先到城市，后到乡村，人烟凑集的处在，无不寻到。又想道父亲若是有个机缘，或富或贵，一定回来。如今久无音信，毕竟是沦落了，故此僧道、星卜，下及佣工、乞丐里边，

都去寻访。访了几月，不见踪迹，又向本省济南、兖州、东昌、莱州各府找寻。也不知被人哄了几次，听他说来有些相似，及至千辛万苦寻去，却又不是。他并没个怨悔的心，见这几府寻不见，便转到登州，搭着海船行走。

只见这日忽然龙风大作，海浪滔天，曾有一首《黄莺儿》咏他：

砂石走长空。响喧阗，战鼓轰。铜墙一片波涛涌。看摧檣落篷。苦舟欹楫横。似落红一点随流送。叫天公。任叫舴艋，顷刻饱鱼龙。

那船似蝴蝶般东飘西侧，可可里触了礁，把船撞得粉碎。王原止抱得一块板，凭他湔来湔去。上边雨又倾盆似倒下来，那头发根里都是水，胸前都被板磨破了，亏得一软浪，打到田横岛沙上搁住了。他便望岸不远，带水拖泥，爬上岸来。只见磨破的胸前经了海里咸水，疼一个小死，只得强打精神走起，随着路儿走去，见一个小小庙儿：

荒径蓬蒿满，颓门薜荔缠。

神堂唯有板，砌地半无砖。

鬼使趾欲断，判官身不全。

苔遮妃子脸，尘结大王髯。

几折余支石，炉空断篆烟。

想应空谷里，冷落不知年。

王原只得走进里边暂息，向神前拜了两拜，道：“愿父子早得相逢。”水中淹了半日一夜，人也困倦，便扯过拜板少睡，恍惚梦见门前红日衔山，止离山一尺有余，自己似吃晚饭一般，拿着一碗莎米饭在那里吃，又拿一碗肉汁去淘。醒来却是一梦，正是：

故乡何处暮云遮，漂泊如同逐水花。

一枕松风清客梦，门前红日又西斜。

正身子睡着想这梦，只听得祠门数数，似有人行走，定睛看处，走进一个老者来，头带东坡巾，身穿褐色袍，足着云履，手携筇杖，背曲如弓，须白如雪，一步步挪来，向神前唱了一个喏。王原见了也走来作上一个揖，老者问少年何来，王原把寻亲被溺之事说了，老者点头道：“孝子，孝子！”王原又将适才做的梦请教，那老者一想道：“恭喜，相逢在目下了。莎米根为附子，义取父子相见；淘以肉汁，骨肉相逢；日为君父之象，衔山必在近山，离山尺余，我想一尺为十寸，尺余十一寸，是一‘寺’字，足下可即山寺寻之。”王原谢了老者，又喜得身上衣衫已燥，行李虽无，腰边还有几两盘缠，还可行走，便辞了老者，出了庙门，望大路前进。因店中不肯留没行李的单身客人，只往祠庙中歇宿。一路问人，知是文登县界，他就在文登县寻访。过了文登山、召石山、望海台、不夜城，转到成山。成山之下，临着秦皇饮马池，却有一座古寺，便是王喜在此出家的慧日寺。王原寻到此处，抬头一看，虽不见壮丽闳玮，却也清幽庄雅。争奈天色将晚，不敢惊动方丈，就在山门内金刚脚下将欲安身。只见一个和尚搂着一个沙弥，两个一路笑嘻嘻走将出来，把小沙弥亲了一个嘴，小沙弥道：“且关了门着。”正去关门，忽回头见一个人坐在金刚脚下，也吃了一惊。小沙弥道：“你甚么人？可出去，等我们关门。”王原道：“我也是个安丘书生，因寻亲渡海，在海中遭风失了行李，店中不容，暂借山门下安宿一宵，明日便行。”这两个怪他阻了高兴，狠狠赶他。又得里面跑出一个和尚来，道：“你两个来关门，这多时，干得好事，我要捉个头儿！”

看他两个正在金刚脚边催王原出门，后来的，便把沙弥肩上搭一搭道：“你是极肯做方便的，便容他一宵，那里不是积德处？”沙弥道：“这须要禀老师太得知。”沙弥向方丈里跑来，说：“山门下有个，年纪不上二十岁，说是寻亲的，路上失了水，没了行李，要在山门借宿。催逼不去，特来禀知师太。”大慈道：“善哉！是个孝子了。那里不是积善处？怕还不曾吃夜饭，叫知客留他茶寮待饭，与他在客房宿。”只见知客陪吃了饭，见他年纪小，要留他在房中。那关门的和尚道：“是我引来的，还是我陪。”王原道：“小生随处可宿，不敢劳陪。”独自进一客房。这小和尚对着知客道：“羞！我领得来，你便来夺。”知客道：“你要思量他，只怕他翻转来要做倒骑驴哩。”

次早王原梳洗了，也就在众僧前访问，众僧没有个晓得。将欲起身，来方丈谒谢大慈，大慈看他举止温雅，道：“先生尊姓、贵处？”王原道：“弟子姓王名原，青州府安丘县人，有父名为王喜，十五年前避难出外，今至未回。弟子特出寻访。”大慈道：“先生可记得他面庞么？”王原道：“老丈离家时，弟子只得三岁，不能记忆。家母曾说是柑子脸，三绺须，面目老少不同，与弟子有些相似。”大慈道：“既不相识，以何为证？”王原道：“有老父平日所穿布袍与家母布裙为验。”大慈听了半晌，已知他是王喜儿子了，便道：“先生且留在这边，与老僧一观。”正看时，外边走进一个老道人，手里拿着些水，为大慈汲水养花供佛。大慈道：“大觉道者，适才有一个寻亲的孝子，因路上缺欠盘缠，将两件衣来当，你可当了他的？”那道人看了一看，不觉泪下。大慈道：“道者缘何泪下？”那道人道：“这道袍恰似贫道家中穿的，这裙恰是山妻的，故此泪下。”大慈道：“你怎么这等认得定？”

那道者道：“记得在家时，这件道袍胸前破坏了。贫道去买尺青布来补，今日胸前新旧宛然。又因没青线，把白线缝了，贫道觉得不好，上面把墨涂了，如今黑白相间。又还有一二寸，老妻把来接了裙腰，现在裙上。不由人不睹物凄然。”大慈道：“这少年可相认么？”道者说：“不曾认得。”大慈道：“他安丘人，姓王名原。”因指那道者对王原道：“他安丘人，姓王名喜。”王原听了道：“这是我父亲了。”便一把抱住，放声大哭，诉说家中已自好过，母亲尚在，自己已娶妻，要他回去。

莫向天涯怨别离，人生谁道会难期？

落红无复归根想，萍散终须有聚时。

王道人起初悲惨，到此反板了脸道：“少年莫误认了人，我并没有这个儿子。”王原道：“还是孩儿不误认，天下岂有姓名、家乡相对，事迹相同如此的？一定要同孩儿回去。”王道人道：“我自离家一十五年，寄居僧寺，更有何颜复见乡里？况你已成立，我心更安，正可修行，岂可又生俗念？”王原道：“天下没有无父之人，若不回家，孩儿也断不回去。”又向大慈并各僧前拜谢道：“老父多承列位师父看顾，还求劝谕，使我一家团圆，万代瞻仰。”只见大慈道：“王道者，我想修行固应出家，也有个在家出家的。你若果有心向善，何妨复返故土？如其执迷，使令嗣系念，每年奔走道途，枉费钱财，于心何安？依我去的是。”众僧又苦苦相劝，王喜只得应允了。王原欢喜不胜，就要即日起身。大慈作偈相送道：

草舍有净土，何须恋兰若？

但存作佛心，顿起西方钥。

又送王原道：

方寸有阿弥，尔惟忠与孝。

常能存此心，龙天自相保。

父子两个别了众僧，一路来到安丘，亲邻大半凋残，不大有认得的了。到家夫妻相见，犹如梦里。媳妇拜见了公公，一家甚是欢喜。此时崔科已故，别里递说他以三岁失父，面庞不识，竟能精忱感格，使父复回，是个孝子，呈报县中。王原去辞，都道已开报上司了。其年正值永乐初年，诏求独行之士，本省备开王原寻亲始末，将他起送至京。圣上嘉其孝行，擢拜河南彰德府通判。王原谢恩出京，就迎了两老口赴任禄养。后因父母不服水土，又告养亲回籍。不料数年间，父母年纪高大，相继而歿，王原依礼殡葬，自不必说。终日悲泣，几至丧生。服阙荐补常德通判，再转重庆同知，所至皆能爱民报国。求忠臣必于孝子之门，有由然矣。

第十回 烈妇忍死殉夫 贤媼割爱成女

廉耻日颓丧，举世修妖淫。
朱粉以自好，靡丽竞相寻。
香分韩氏帟，情动相如琴。
自非奇烈女，孰砺如石心。
蜉蝣视生死，所依在藁砧。
同衾固所乐，同穴亦足歆。
岂耽千古名，岂为一时箴。
一死行吾是，芳规良可钦。

妇人称贤哲的有数种，若在处变的，只有两种：一种是节妇，或是夫亡子幼，或是无子，或是家贫，他始终一心，历青年皓首不变，如金石之坚；一种是烈妇，当夫之亡，便不欲独生，慷慨捐躯，不受遏抑，如火焰之烈。如今人都道慷慨易，从容难，不知有节妇的肝肠，自做得烈妇的事业；有烈妇的意气，毕竟做得节妇的坚贞。我太祖高皇帝，首重风孝，故即位未几，旌表辽东高希凤家为五节妇之门、裴铁家为贞节之门，总是要激励人。但妇人中有可守而不守的，上有公姑，下有儿女，家事又尽可过，这时代亡夫养公姑、代亡夫教子嗣，岂不是好？他却生性好动不好静，饱暖了却思淫欲，天长地久，枕冷衾寒，便也不顾儿女，出身嫁人。或是公姑伯叔、自己弟兄，为体面强要留他，到后来

毕竟私奔苟合，貽笑亲党。又有欲守而不能的，是立心贞静，又夫妇过得甚恩爱，不忍忘他。但上边公姑年老，桑榆景逼，妯娌骄悍，鹁鸽无依，更家中无爷兄，眼前没儿女，有一餐，没有一餐，置夏衣，典卖冬衣，这等穷苦，如何过得日子？这便不得已，只得寻出身。但自我想来，时穷见节，偏要在难守处见守，即筹算后日。

却有一个以烈成节的榜样，这便无如苏州昆山县归烈妇。烈妇姓陈，他父亲叫作陈鼎彝，生有二女，他是第二。母亲周氏生他时，梦野雉飞入床帟，因此叫他做雉儿。自小聪明，他父亲教他识些字，看些古今《列女传》，他也颇甚领意。万历十八年，他已七岁。周氏忽然对陈鼎彝道：“我当日因怀雉儿时，曾许下杭州上天竺香愿，经今七年，不是没工夫，便是没钱。今年私已趲下得两匹布、五七百铜钱，不若去走一走，也完了心愿。”陈鼎彝道：“这两个女儿怎么？”周氏道：“在家中没人照管，不若带了他去，也等他出一出景。”夫妇计议已定，便预先约定一只香船，离了家中，望杭州进发。来至平望，日已落山，大家香船都联做一帮歇了。船中内眷都捉队儿上岸，上茅厕中方便。周氏与这两个女儿也上涯来，遇着一个白发老婆婆，却是有些面善，细看，正是周氏房分姑娘。他嫁在太仓归家，十九岁丧了丈夫，他却苦守，又能孝养公姑，至今已六十五岁，有司正在表扬题请，也与两个侄儿媳妇来杭烧香。大家都相见了，周氏也叫这两个女儿厮叫。姑娘道：“好好几年不见，生得这两个好女儿，都吃了茶未？”道：“大的已吃了，小的尚未曾。”正说，只见归家船上跳起一个小哥儿来，穿着纱绿绵绸海青，瓜子红袜子，毛青布鞋，且自眉目清秀。他姑娘见了道：“这是我侄孙儿，才上学，叫做

归善世。倒也肯读书，识得字，与你小女儿年纪相当。我作主，做了亲上亲罢。”周氏道：“只怕仰攀不起。”那姑娘道：“莫说这话，都是旧亲。”上了船，便把船镶做一块。归家便送些团子、果子过来，这边也送些乌菱、塔饼过去，一路说说笑笑，打鼓筛锣，宣卷念佛，早已过了北新关，直到松木场，寻一个香荡歇下。那姑娘又谈起亲事，周氏与陈鼎彝计议道：“但凭神佛罢，明日上天竺祈签，若好便当得。”

次日就上了岸，洗了澡，买了些香烛纸马，寻了两乘兜轿，夫妻两个坐了，把两个女儿背坐在轿后。先自昭庆过葛岭，到岳王坟，然后往玉泉、雷院、灵隐、三竺，两岸这些开店妇人，都身上着得红红绿绿，脸上搽得黑黑白白，头上插得花花朵朵，口里道：“客官请香烛去。”“里面洗澡去。”“吃饭。”再不绝声，好不闹热。一到上天竺，下了轿，走进山门，转到佛殿，那些和尚又在那边道：“详签这边来，写疏这边来。”陈鼎彝去点蜡烛，正点第二枝，第一枝已被吹灭拔去了，只得随众，把些牙降香往诸天罗汉身上一顿撒，四口儿就地上拜上几拜。陈鼎彝叫周氏看了两女儿，自去求签问婚姻之事，摸了个钱去讨签票时，那里六七个和尚且是熟落，一头扯，一头念道：

春日暖融融，鸳鸯落水中。

由他风浪起，生死自相同。

又道：“这是大吉签，求甚么的？”鼎彝道：“是婚姻。”和尚道：“正是婚姻签。有人破，不可听他。”又骗三五个详签的铜钱。鼎彝正拿着签票来与周氏说时，只见几个和尚也有拿缘簿的，拿椽木的，拦这些妙年妇女道：“亲娘舍舍。”内中有一个被他缠不过，舍了一根椽子。和尚就在椽木上写道：“某县信女某氏，喜舍椽

木一根，祈保早生贵子，吉祥如意。”写的和尚又要了几个钱。又道：“公修公德，婆修婆德”，还要众人舍。内中一个老世事亲娘道：“舍倒要舍，只是你们舍了，又要跑去哄人。”那和尚便道：“个亲娘那话？抱了你几次？哄了你几次？”这妇人红了脸便走。一齐出了寺门，到饭店吃了饭。苦是在寺里又被和尚缠，在阶上又被花子卧满阶，叫的喊的，扯的拽的，轿夫便放箭，一溜风便往法相摸一摸长耳相真身，净寺数一数罗汉，看一看大锅，也不曾看得甚景致。回到船时，轿钱酒钱也去了一钱伍分一乘。抬的、走的，大约傍晚都到船中。那归老亲娘便问：“求得签何如？”周氏便把签递去，老亲娘道：“大吉，是好签了。我这里也求得一签上上。”签道：

柳色满河津，桃花映水滨。

无边好光景，行乐在三春。

归老亲娘道：“看起签来都是好，我们便结了亲罢。”一路船上都“亲家”称呼。到家不多几时，归家行了些茶，两家定了这门亲。

不料不上一年，陈鼎彝染病身亡，丢他母子三人，剩得破屋一间、薄田几亩。三人又做针指，凑来度日。后来长姊出嫁，止他母子二人。到万历三十一年，归善世年十八，烈女已年十九了。善世父亲因善世生得瘦弱，又怕他分了读书心，还未肯做亲。倒是善世母道：“两边年纪已大，那边穷苦，要早收拾他。”遂做了亲。烈妇自穷困来，极甘淡泊勤俭，事公姑极是孝顺，夫婿极是和睦。常对善世道：“公姑老了，你须勉力功名，以报二亲。”每篝灯相向，一个读书，一个做针指。

一日将次初更，善世正读书，忽然听听呜呜的哭声，甚是凄惨，道：“是何处？这哭声可怜。”烈妇道：“不读书，又闲听！是

左邻顾家娘子丧了丈夫，想这等哭。”细细听去，又听得数说道：“我的人，叫我无儿无女看那个？”又道：“叫我少长没短怎生过？”善世听了，不觉叹息道：“这娘子丈夫叫顾谔，是我小时同窗，大我两岁，做得三年夫妻，生有一女，又因痘子没了。他在日，处一个乡馆，一年五七两银子尚支不来，如今女人真是叫他难过，倒不如一死完名节。”又叹息道：“死也是难，说得行不得。”烈妇道：“只是不决烈，不肯死，有甚难处！”似此年余，适值学院按临，善世便愈加攻苦，府县也得高取，学院也考了，只是劳心过甚，竟成弱症。始初还是夜间热，发些盗汗，渐渐到日间也热，加之咳嗽。爹娘慌张请医调治。这疾原三好两怯的，见他好些，医生便道：“我甚么药去捉着了。”不数日又如旧，道：“一定他自欠捉摸。”痰疾加贝母，便买贝母，为虚加参，便买参，只是不好。可可院中发案无名，越发动气，床头有剑一口，拔来弹了几弹道：“光芒枉自凌牛斗，未许延津得化龙。”不觉泪下。

此后肌骨渐消，恹恹不起，自知不好了。烈妇适送药与他，他看了两眼，泪落道：“娘子从今这药不须赎了，吃来无益，不如留这些钱财与父母及你养贍。”烈女道：“官人，你且耐心，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只顾将息你病好，钱财那里惜得？”善世又叹息道：“谁将绛雪生岩骨，剩有遗文压世间。读甚么书！功名无成，又何曾有一日夫妻子母之乐？”说罢，又执住了烈妇的手说：“我病中曾为你思量打算，我虽与你是恩爱夫妇，料不能白头相守了。但若是我父母年力精强，还可照管得你，我可强你守；家事充足，你衣食不忧，我可强你守；若生得一男半女，你后日还望个出头，也可强你守。如今两个老人家年老，我为子的不能奉养，还望你奉养。你的日子长，他的日子短，上边照管人

少了，家中原止可过日，只为我攻书，又为我病，费了好些，强你守也没得供膳你。到子嗣上，可怜做了两年夫妻，孕也没一两个月，要承继过房，也没一个，叫你看着何人？况且你母亲年纪大，没有儿子，你去嫁得一个有钱有势丈夫，还可看顾你母亲。故此你只守我三年，以完我夫妇情谊便是。”

烈妇道：“我与你相从二年，怎不知我心性？倘你有不幸，我即与你同死，主意已定。”善世道：“娘子，你固要全节，也要全孝，不可造次。”正是：

鸡骨空床不久支，临危执手泪交垂。

空思共剪窗前烛，私语喁喁午夜时。

烈妇与丈夫说后，心已知他不起，便将自己箱笼内首饰典卖买了两株杉木，分付匠人合了一副双槨、一副三槨的棺木。匠人道：“目下先赶那一副？”烈妇道：“都是要。”又发银子买布，都可做两副的料。人都道这娘子忒宽打料，不知数目，不知他自有主见。过了数日，是十月初九日，虚极生痰，喘吼不住。便请过父母来，在床上顿首道：“儿不孝，不能奉养爷娘了，不可为我过伤。”此时烈妇母亲也来看视，善世道：“岳母，你好调护你女儿，与他同居过活，我空负了个半子的名。”又对烈妇道：“你的心如金石，我已久知，料不失节，不必以死从我。”一席说得人人泪流。善世也因说到痛伤处，清泪满眼，积痰满喉，两三个白眼，已自气绝了。正是：

忌才原造物，药裹困英雄。

寂寞寒窗夜，遗编泣素风。

此时善世父母莫不痛哭，烈妇把善世头捧了，连叫上几声，也便号啕大哭。见枕边剑，便扯来自刎，幸是剑锈，一时仅拔得

半尺多。他母亲忙将他双手抱住，婆婆的忙把剑抢去。烈妇道：“母亲休要苦我，我已许归郎同死。断不生了。我有四件该死：无子女要我抚育，牵我肠肚，这该死；公姑年老，后日无有倚靠，二该死；我年方二十二，后边日子长，三该死；公姑自有子奉养，不消我，四该死。我如何求生？只是我妇人死后，母亲可就为我殓斂，不可露尸。”他母亲道：“我儿，夫妇之情，原是越思量越痛伤的，这怪不得你。况如今正在热水头上，只是你若有些山高水低，你兄弟又无一个，姊姊上嫁着个穷人，叫我更看何人？况且你丈夫临终有言，叫你与我过活，你怎一味生性，不愿着我？”烈妇道：“母亲，你但听得他临终之言，不知他平日说话。他当日因顾家寡妇年纪小，没有儿女，独自居住守寡，他极哀怜，道似他这样守极难，若是一个守不到头，反惹人笑，倒不如早死是为妙事。这语分明为我今日说，怎么辞一死？”他母亲见他一日夜水米不打牙，恐怕他身子狼狈，着人煎些粥与他吃。他拿来放在善世面前，道：“君吃我亦吃。”三日之间，家中把刀剑之类尽行收藏过了，凡是行处、住处、坐时、卧时，他母亲紧紧跟随。烈女道：“母亲何必如此？儿虽在此，魂已随归郎，活一刻，徒使我一刻似刀刺一般。”未殓时，抚着尸哭道：“我早晚决死，将含笑与君相会九泉，这哭只恐我老母无所归耳。”殓时，出二玉珥，以一纳善世口中，以为含，一以与母道：“留为我含，九泉之下，以此为信。”复宽慰母曰：“我非不怜母无人陪侍，然使我在，更烦母周恤顾管，则又未有益母亲。”其母闻言，见他志气坚执不移，也泫然流泪道：“罢，罢！你死，少不得我一时痛苦，但我年已老，风中之烛，倒也使我无后累。”便将原买的布匹都将将来裁剪做烈妇衣衾，母子两个相对缝纫。只见他姑见了道：

“媳妇如此，岂不见你贞烈？但数日之间子丧妇丧，叫我如何为情？”烈女道：“儿亦何心求贞烈名？但已许夫以死，不可给之以生。”他姑又对他母亲道：“亲母，媳妇光景似个决烈的，但我与你，岂有不委曲劝慰，看他这等死？毕竟止他才是。”周氏便泪落如雨道：“亲母，你子死还有子相傍，我女亡并无子相依，难道不疼他？不要留他？”说了便往里跑，取出一把钉棺的钉，往地下一丢道：“你看，你看，此物他都已打点了，还也止得住么？”其姑亦流泪而去。

到第五日，家中见不听劝慰，也便听他。他取汤沐浴，空了麻衣，从容走到堂上见舅姑，便拜了四拜道：“媳妇不孝，从此不复能事舅姑了。”公姑听了，不胜悲痛。他公姑又含泪道：“你祖姑当日十九岁，也死了丈夫，也不曾有子，苦守到今，八十多岁，理在旌表。这也是个寡居样子，是你眼里亲见的，你若学得他，也可令我家门增光、丈夫争气，何必一死？”烈妇道：“人各有幸有不幸，今公姑都老，媳妇年少，岁月迢遥，事变难料，媳妇何敢望祖姑？一死决矣！”正是：

九原无起日，一死有贞心。

众亲戚闻他光景，也都来看他，也有慰谕他的，也有劝勉他的，他一一应接，极其款曲。到晚间拿饭与他母亲，他也随分吃些。这些家中人也便私下议论道：“他原道郎吃我吃，怎如今又吃了？莫不有些回心转意么？”一个趁口长的道：“便是前两日做着死衣服，甚是急。今日到懈怠的，衾褥之类还不完，一定有不死光景了。”又一个道：“死，是那一个不怕的？只是一时间高兴，说了嘴，若仔细想一想，割杀颈痛，吊杀喉痛，就是去拿这刀与索子，也手软。你看他再过三头五日，便不提起死了。巴到三年，

又好与公姑叔婶寻闹头，说家中容不得，吃用没有，好想丈夫了。你看如今一千个寡妇里边，有几个守？有几个死？”

只见到晚来，他自携了灯与母亲上楼。家中人都已熟睡，烈妇起来悄悄穿了入殓的衣服，将善世平日系腰的线绦轻轻绾在床上自缢。正是：

赤绳恩谊绾，一缕生死轻。

此时咽喉间气不达，拥起来，吼吼作声。他母亲已是听得他，想道：“这人是不肯生了。”却推做不听得，把被来狠狠的嚼。倒是他婆婆在间壁居中听了。忙叫亲母，这里只做睡着，他便急急披衣赶来，叫丫鬟点火时，急卒点不着，房门又闭着，亏得黑影子被一条小凳绊了一绊，便拿起来两下撞开了门。随着声儿听去，正在床中，摸去却与烈妇身子撞着，道：“儿，再三劝你，定要如此短见。”急切解不得绳子，忙把他身子抱起，身子不坠下，绳了也便松些，须臾灯来，解的解，扶的扶，身子已是软了，忙放在床上，灌汤度气。他母亲才来，众人道：“有你这老人家，怎同房也不听得？”停了一半日，渐渐脸色稍红，气稍舒，早已苏了，张眼把众人一看，蹙着眉头道：“我毕竟死的，只落得又苦我一番。”大家乱了半夜，已是十四日，到了早晨，烈妇睡在床中，家中众亲戚都来劝他，你长我短，说了半日。他母亲道：“他身子极是困倦，不要烦了他。”众人渐渐出来，烈妇便把被蒙住一个头，只做睡着。到午间，烈妇看房中无人，忙起来把一件衣服卷一卷，放在被中，恰似蒙头睡的一般，自己却寻了一条绳，向床后无人处自缢死了。正是：

同穴有深盟，轻轻不易更。

心随夫共死，名逐世俱生。

磨笄应同烈，颍城自并贞。

愧无金玉管，拂纸写芳声。

饭后，人多有来的，看一看道：“且等他睡一睡，不要惊醒他。”坐了半日，并不见他动一动，他母亲上前去，意待问他一声，恐他要甚汤水，觉得不闻一些声息，便揭被看时，放声大哭。众人一齐拥来，还只道死在床中，谁知被盖着一堆衣服。众人就寻时，见烈妇缢在床后，容貌如生，怡然别无悲苦模样，气已绝了半日了。这番方知他略饮食是缓人防闲的肚肠，又伏他视死如归，坦然光景。遂殡敛了，与其夫一同埋葬在祖坟上。其时文士都有诗文，乡绅都来祭奠。里递备述他贞烈呈县，县申府，府申道院待旌。归子慕为立传。如此烈妇，心如铁石，即使守，岂为饥寒所夺，情欲所牵，有不终者乎？吾谓节妇不必以死竖节，而其能死者必其能守者也！若一有畏刀避剑肚肠，毕竟可以摇动，后来必守不成。

第十一回 毀新诗少年矢志 诉旧恨淫女还乡

香径留烟，蹀廊笼雾，个是苏台春暮。翠袖红妆，销得人亡国故。开笑靥夷光何在，泣秦望夫差谁诉？叹古来倾国倾城，最是蛾眉把人误！丈夫峻嶒侠骨，肯靡绕指，醉红酣素？剑扫情魔，任笑儒生酸腐。媼相如绿绮闲挑，陋宋玉彩笺偷赋。须信是子女柔肠，不向英雄谱。

右调《绮罗香》

吾家尼父道：“血气未定，戒之在色。”正为少年不谙世故，不知利害，又或自矜自己人才，自奇自家的学问。当着鳏居消索，旅馆凄其，怎能宁奈？况遇着偏是一个奇妙女，娇吟巧咏，入耳牵心；媚脸妖姿，刺目挂胆。我有情，他有意，怎不做出事来？不知古来私情，相如与文君是有终的，人都道他无行；元微之莺莺是无终的，人都道他薄情。人只试想一，一个女子，我与他苟合，这时你爱色，我爱才，惟恐不得上手，还有甚么话说！只是后边想起当初鼠窃狗偷的，是何光景？又或夫妇稍有衅隙，道这妇人当日曾与我私情，莫不今日又有外心么？至于两下虽然成就，却撞了一个事变难料，不复做得夫妇，你绊我牵，何以为情？又或事觉，为人嘲笑，致那妇人见薄于舅姑，见恶于夫婿，我又怎么为情？故大英雄见得定，识得破，不偷一时之欢娱，坏自己与他的行止。

话说弘治间有一士子，姓陆名容，字仲含，本贯苏州府昆山县人。少丧父，与寡母相依，织纴自活。他生得仪容俊逸，举止端详，飘飘若神仙中人，却又勤学好问，故此胸中极其该博，诸子百家，无不贯通。他父在时，已聘了亲，尚未毕姻。十八岁进了昆山县学。凡人少年进学，未经折挫，看得功名容易，便易懈于研墨，入于游逸。他却少年老成，志向远大，若说作文讲学，也不辞风雨，不论远近；若是寻花问柳，饮酒游山，他便裹足不入。当时有笑他迂的，他却率性而行，不肯改易。进学之后，有个父亲相好的友人，姓谢名琛，号度城，住在马鞍山下，生有一子一女。女名芳卿，年可十八岁，生得脸如月满，目若星辉，翠黛初舒杨柳，朱唇半吐樱桃，又且举止轻盈，丰神飘逸。他父亲是个老白相起家，吹箫鼓琴，弹棋做歪诗，也都会得，常把这些教他，故此这女子无件不通。倒是这兄弟谢鹏，十一岁却懵懂痴愚，不肯读书。谢老此时有了几分家事，巴不得儿子读书进学。来贺陆仲含时，见他家事萧条，也有怜他之意，道：“贤契家事清淡，也处馆么？”陆仲含道：“小侄浅学，怎堪为人师？”谢老道：“贤契着此念头，便前程万里；自家见得不足，常常有余。老夫有句相知话奉读，家下有个小犬，年已十一岁了，未遇明师，尚然顽蠢。若贤侄不弃，薄有几间书房，敢屈在寒舍作个西席，只恐粗茶淡饭，有慢贤侄。束脩不多，不成一个礼，只当自读书罢。”陆仲含道：“极承老伯培植，只恐短才不胜任。”谢老起身道：“不要过谦，可对令堂一说，学生就送关书来。”仲含随与母亲计议，母亲道：“家中斗室，原难读书，若承他好意，不唯可以潜心书史，还可省家中供给，这该去。只是通家教书，要当真，他饭食伏侍不到处，也将就些，切不可做腔。”

果然隔了两日，谢老来送一个十二两关，就择日请他赴馆。陆仲含此时收拾了些书史，别了母亲，来到谢家，只见好一个庭院：

绕户溪流荡漾，覆墙柳影横斜。

帘卷满庭草色，风来陋院残花。

到得门，谢老与儿子出来相迎，延入中堂相揖，逊仲含上坐，仲含再三谦让，谢老道：“今日西宾，自应上坐了。”茶罢，叫儿子拜了，送了贽，延入书房。此老是在行人，故此书房收拾得极其精雅：

小槛临流出，疏窗傍竹开。

花荫依曲径，清影落长槐。

细草含新色，卷峰带古苔。

纤尘惊不到，啼鸟得频来。

三间小坐憩，上挂着一幅小单条。一张花梨小几，上供一个古铜瓶，插着几枝时花。侧边小桌上，是一盆细叶菖蒲，中列太湖石。黑漆小椅四张，临窗小瘦木桌，上列棋枰磁炉。天井内列两树茉莉、一分建兰，侧首过一小环洞门，又三间小书房，是先生坐的，曲栏绮窗，清幽可人。来馆伏侍的，却是一个十一二岁小丫鬟。谢老道：“家下有几亩薄田，屋后又有个小圃，有两个小廝，都在那边做活，故此着小鬟伏侍，想在通家不碍。”晚间开宴，似有一二女娘窥笑的，仲含并不窥视他。自此之后，只是尽心在那厢教书。这谢鹏虽是愚钝，当不得他朝夕讲说，渐渐也有亮头。每晚谢老因是爱子，叫入内室歇宿。陆仲含倒越得空斋独扃，恣意读书，十余日一回家，不题了。

只是谢老的女儿芳卿，他性格原是潇洒的，又学了一身技

艺，常道是“苏小妹没我的色，越西施少我的才”。几头有本朱淑真《断肠集》，看了每为他叹息，道：“把这段才色配个庸流，岂不可恨。倒不如文君得配着相如，名高千古。”况且又因谢老择配，高不成，低不就，把岁月磋跎。看他冬夜春宵，好生悒快。曾记他和《断肠集》韵，有诗道：

初日晖晖透绮窗，细寻残梦未成妆。

柳腰应让当时好，绣带惊看渐渐长。

平日也是无聊无赖。自那日请陆仲含时，他在屏风后蹴来蹴去看他，见他丰神秀爽，言语温雅，暗想：“他外貌已这如此，少年进学，内才毕竟也好。似这样人，可是才貌两绝了。只不知我父亲今日拣，明日择，可得这样个人么？”以此十分留意。自谢老上年丧了妻，中馈之事，俱是芳卿管。那芳卿备得十分精洁，早晚必取好天池松萝苦茗与他。那陆仲含道他家好清的，也是常事，并不问他。芳卿倒向丫头采菱问道：“先生曾道这茶好么？”采菱道：“这先生是村的，在那厢看了这两张纸呜呜的，有时拿去便吃，有时搁做冰冷的，何曾把眼睛去看一看青的黄的，把鼻子闻一闻香的不香的？”芳卿道：“痴丫头，这他是一心在书上，是一个狠读书秀才。”采菱道：“狠是狠的，来这一向，不曾见他笑一笑。”芳卿道：“你不晓的，做先生要是这样。若对着这顽皮，与他戏颠颠的，便没怕惧了。这也是没奈何，那一个少年不要顽耍风月的？”采菱道：“这样说起来是假狠了。”

处馆数月，芳卿常时在楼上调丝弄竹，要引动他。不料陆仲含少年老成得紧，却似不听得般，并不在采菱、谢鹏面前问一声是谁人吹弹。那芳卿见他这光景，道他致诚，可托终身，偏要来惹他。父亲不在时，常到小坐憩边采花，来顽耍，故意与采菱大

惊小怪的，使他得知。有时直到他环洞门外，听他讲书。仲含却不走出来，即或撞着，避嫌折身转了去。谢鹏要来说姐姐时，自娘没后都是姐姐看管，不敢惹他。却又书讲不出时，又亏姐姐把窃听的教道他，他也巴不得姐姐来听。芳卿又要显才，把自己做就的诗，假做父亲的，叫兄弟拿与他看，那陆仲含道：“这诗是戴了纱帽，或是山人墨客做的。我们儒生，只可用心在八股头上。脱有余工，当博通经史。若这些吟诗作赋、弹琴着棋，多一件是添一件累，不可看他。”谢鹏一个扫兴而止。芳卿道：“怎小小年纪这样腐气？”几番要写封情书，着采菱送去，又怕兄弟得知。要自乘他归省时，到房中留些诗句，又恐怕被他人、或父亲到馆中看见，不敢。

一日又到书房中来听他讲书，却见他窗外晒着一双红鞋儿，正是陆仲含的。芳卿道：“看他也是好华丽的人，怎不耽风月？”忙回房中写了一首诗道：

日倚东墙盼落晖，梦魂夜夜绕书帏。

何缘得遂生平愿，化作鸾凰相对飞。

叫采菱道：“你与我将来藏在陆相公鞋内，不可与大叔见。”又怕采菱哄他，又自随着他，远远的看他藏了方转。

绮阁痛形孤，墙东有子都。

深心怜只凰，寸絨托双凫。

又着采菱借送茶名色，来看动静。那采菱看见天色阴，故意道一句：“天要下雨了。”只见陆仲含走出来，将鞋子弹上两弹，正待收拾，却见鞋内有一幅纸在，扯出来时，上面是一首诗。他看了又看，想道：“这笔仗柔媚，一定是个女人做的，怎落在我鞋内？”拿在手中，想了几回，也援笔写在后首道：

阴散闲庭坠晚晖，一经披玩静垂帏。

有琴怕作相如调，寄语孤凰别向飞。

一时高兴写了，又想到：“我诗是拒绝他的，却不知是何人作，又请何人与他？留在书笥中，反觉不雅。”竟将来扯得粉碎。采菱在窗外张见，忙去回复。芳卿已在那边等信，道：“怎么了？”采菱：“我在那边等了半日，不见动静，被我哄道天雨了，他却来收这鞋子，见了诗儿，复到房中，一头走，一头点头播脑，轻轻的读，半日，也在纸上写上几句，后边又将来扯碎了。想是做姐姐不过，故此扯坏。”芳卿道：“他扯是恼么？”采菱道：“也不欢喜，也不恼。”芳卿道：“他若是无情的，一定上手扯坏；他又这等想看，又和，一定也有些动情。扯坏时他怕人知道，欲灭形迹了，还是个有心人。”不知那陆仲含在那边废了好些心，道：“我常闻得谢老在我面前说儿子愚蠢，一女聪明，吹弹写作，无所不能，这一定是他做的，诗中词意似有意于我。但谢老以通家延我，我却淫其女，于心何安？况女子一生之节义，我一生之行简，皆系于此，岂可苟且。只是我心如铁石，可质神明。但恐此女不喻，今日诗来，明日字到，或至泄漏，连我也难自白。不若弃此馆而回，可以保全两下，却又没个名目？”正在摆划不下时。

不期这日值谢老被一个大老挈往虎丘，不在家中。那芳卿幸得有这机会，待至初更，着采菱伴了兄弟，自却明妆艳饰，径至书房中来。走至洞门边，又想到：“他若见拒，如何是好？”便缩住了。又想到：“天下没有这等胶执的，还去看！”乘着月光，到书房门首，轻轻的弹了几弹。那陆仲含读得高兴，一句长，一句短，一句高，一句低，那里听得？芳卿只得咬着指头，等了一回，又下阶看一回月，不见动静，又弹上几弹，偏又撞他响读时。立

了一个更次，意兴索然，正待回步，忽听得“呀”地一声，开出房来，却是陆仲含出来解手，遇着芳卿，吃了一惊，定睛一看，好一个女子：

肌如聚雪，鬓若裁云。弯弯翠黛，巫峰两朵入眉头；的的明眸，天汉双星来眼底。乍启口，清香满座；半含羞，秀色撩人。白团斜掩赛班姬，翠羽轻投疑汉女。

仲含道：“那家女子，到此何干？”那芳卿闪了脸，径望房中一闯。仲含便急了，道：“我是书馆之中，你一个女流走将来，又是暮夜，叫人也说不清，快去！”芳卿道：“今日原也说不清了！陆郎，我非他人，即主人之女芳卿也。我自负才貌，常恐落村人之手，愿得与君备箕帚，前芳心已见于鞋中之词。今值老父他往，舍弟熟睡，特来一见。”仲含道：“如此学生失瞻了！但学生已聘顾氏，不能如教了。”芳卿即泪下道：“妾何薄命如此！但妾素慕君才貌，形之寤寐，今日一见，后会难期，愿借片时，少罄款曲，即异日作妾，亦所不惜！”遽牵仲含之衣。仲念道：“爷执之女，断无辱为妾之理，请自尊重，请回！”芳卿道：“佳人难得，才子难逢。情之所钟，正在我辈，郎何怊然？”眉眉吐吐，越把身子捱近来。陆仲含便作色道：“女郎差矣！节义二字不可亏。若使今日女郎失身，便是失节；我今日与女郎苟合，便是不义。请问女郎，设使今日私情，明日泄露，女郎何以对令尊？异日何以对夫婿？那时非逃则死，何苦以一时贻千秋之臭！”芳卿道：“陆郎。文君、相如之事，千古美谈。怎少年风月襟期，作这腐儒酸态？”仲含道：“宁今日女郎酸我腐我，后日必思吾言。负心之事，断断不为。”遂踏步走出房外。芳卿见，满面羞惭道：“有这等拘儒，我才貌作不得你的妾？不识好！不识好！”还望仲含留他，不意仲

含藏入花荫去了，只得快快而回。一到房中，和衣睡下，一时想起好羞：“怎两不相识，轻易见他？被他拒绝，成何光景？”一时好恼：“天下不只你一个有才貌的，拿甚班儿？”又时自解道：“留得五湖明月在，不愁无处下金钩。好歹要寻个似他的。”思量半夜，到天明反睡了去。采菱到来，道：“亲娘辛苦。”芳卿道：“撞着呆物，我就回了。”采菱道：“亲娘谎我，那个肯呆？”芳卿道：“真是，把夜来光景说与他。”采菱道：“有这样不识抬举的。亲娘捱半年，怕不嫁出个好姑夫？要这样呆物，料也不溜亮的。”芳卿点了点头。

仲含这厢怕芳卿又来缠，托母老抱病，家中无人，不便省亲，要辞馆回家。谢度城道：“怎令堂一时老病起来？莫不小儿触突，家下伏侍不周？”仲含道：“并不是，实是为老母之故。”谢度城见他忠厚，儿子也有光景，甚是恋恋不释。问女儿道：“你一向供看他，何如？”芳卿道：“极好，想为馆谷少，一个学生坐不住他身子。”谢度城见仲含意坚，只得听他，道：“先生若可脱身，还到舍下来终其事。”仲含唯唯。到家母亲甚是惊讶，道：“你莫不有甚不老成处，做出事回来？”仲含道：“并没甚事，只为家中母亲独居，甚是悬念，故此回来。”母亲道：“固是你好意，但你处馆，身去口去，如今反要吃自己的了。”过几时，谢度城着人送束脩，且请赴馆。只在附近僧寺读书。次年闻得谢老女随人逃走，不知去向。后又闻得谢老捡女儿箱中，见有情书一纸，却是在他家伴读的薄喻义。谢度城执此告官，此时薄喻义已逃去，家中止一母亲，拖出来见了几次官，追不出，只得出牌广捕。陆仲含听了，叹息道：“若是我当日有些苟且，若有一二字脚，今日也不得辨白了！”

苒荏三年，恰当大比，陆仲含遣才进场。到揭晓之夕，他母亲忽然梦见仲含之父道：“且喜孩儿得中了！他应该下科中式，因有阴德，改在今科，还得联捷。”母亲觉来，门前报的已是来了。此时仲含尚在金陵，随例饮宴参谒，耽延月余。这些同年也有在新院耍，也有旧院耍；也有挟了妓女在桃叶渡、燕子矶游船的，也有乘了轿在雨花台、牛首山各处观玩的。他却无事静坐，萧然一室，不改寒儒旧态，这些同年都笑他。事毕到家，谒母亲、亲友，也不去拜谢度城。度城出来相见，道及：“小儿得先生开导，渐已能文，只是择人不慎，误延轻薄，遂成家门之丑。若当日先生在此，当不至此。”十分凄怆。

仲含在家中，母亲道及得梦事，仲含道：“我寒儒有甚阴德及人？”十月启行北上，谢老父子也来相送。一路无辞。抵京，与吴县举人陆完、太仓举人姜昂，同在东江米巷作寓。两个扯了陆仲含，同到前门朝窝内顽耍，仲含道：“素性怕到花丛。”两个笑了笑，道：“如今你才离家一月，还可奈哩！”也不强他。两个东撞西撞，撞到一家梁家。先是鸨儿见客，道：“红儿有客。”只见一个妓者出来，年纪约有十七、十八岁，生得丰腻，一口北音，陪吃了茶，问了乡贯姓字。须臾一个妓女送客出来，约有二十模样，生得眉目疏秀，举止轻盈。姜举人问红儿道：“这是何人？”红儿道：“是我姐姐慧哥，他晓得一口你们苏州乡谈，琴棋诗写，无件不通。”正说时，慧儿送客已回，面前万福。红儿道：“这一位太仓姜相公，这位吴县陆相公，都是来会试的。”慧儿道：“在那厢下？”姜举人道：“就在东江米巷。”慧儿道：“两位相公俱在姑苏，昆山有一位陆仲含，与陆相公不是同宗么？”姜举人道：“近来同宗。”陆举人道：“他与我们同来会试，同寓，慧哥可有交

么？”慧儿觉得容貌惨然，道：“曾见来。”姜举人道：“这等我停会挈他同来。”姜举人叫小厮取一两银子，与他治酒。

两个跳到下处，寻陆仲含时，拜客不在，等了一会来了。姜举人便道：“陆仲含，好个素性懒入花丛，却日日假拜客名头，去打独坐！”陆仲含道：“并不曾打甚独坐！”陆举人道：“梁家慧哥托我致意。”仲含道：“并不曾晓得甚梁家慧哥。”姜举人道：“他却晓得你昆山陆仲含。”仲含道：“这是怪事。”姜举人道：“何怪之有？离家久旅邸萧条，便适兴一适兴何妨？”陆仲含道：“这原不妨，实是不曾到娼家去。”正说间，又是一个同年王举人来，听了，把陆仲含肩上拍一拍道：“老呆！何妨事？如今同去，若是陆兄果不曾去，姜兄输一东道请陆兄；如果是旧相与，陆兄输一个东道请姜兄，何如？”姜举人连道：“使得，使得！”陆仲含道：“这一定你们要激我到娼家去了，我不去！”姜举人便拍手道：“辞馁了。”只见王举人在背后把陆仲含推着道：“去！去！饮酒宿娼，提学也管不着，就是不去的，也不曾见赏德行。今日便带挈，我吹一个木屑罢！”三个人簇着便走。

走到梁家，红儿出来相迎，不见慧哥。王举人道：“慧哥呢？”红儿便叫：“请慧哥！姜相公众位在这里！”去了一会，道身子不快，不来。盖因触起陆仲含事，不觉凄恻，况又有些惭惶，不肯出来。姜举人道：“这样病得快？定要接来！”王举人道：“我们今日东道都在他一见上，这决要出来的。”姜举人道：“若不是陆相公分上。就要捋毛了！”逼了一会，只得出来与王举人、陆仲含相见了。陆仲含与他彼此相视，陆仲含也觉有些面善，慧儿却满面通红，低头不语。姜举人道：“贼，贼，贼！一个眼色丢，大家都不做声了。”王举人道：“两个不相识，这东道要姜兄做。”姜

举人道：“东道我已做在此了，实是适才原问陆仲含。”

须臾酒到，姜举人道：“慧娘，你早间道曾见陆仲含，果是何处见来？”只见慧哥两泪交零，哽咽不胜，正是：一身飘泊似游丝，未语情伤泪雨垂。今日相逢白司马，重抱琵琶诉昔时。向着陆仲含道：“陆相公，你曾在马鞍山下谢家处馆来么？”陆仲含道：“果曾处来。”慧儿不觉失声哭道：“妾即谢度城之女芳卿也。记当日曾以诗投君，君不顾；复乘夜奔君，君不纳，且委曲训谕。妾不能用。未几君辞馆去，继之者为洪先生，挈一伴读薄生来。妾见其年少，亦以挑君者挑之，不意其欣然与妾相好。夜去明来，垂三月而妾已成孕矣。惧老父见尤，商之薄生为堕胎计，不意薄生愚妾以逃，骇妾谓予弟闻之予父，将以毒药杀予，不逃难免。因令予尽挈予妆奁，并窃父银十许两，逃之吴江伊表兄于家。不意于利其有，伪被盗，尽窃予衣装。薄生方疑而踪迹之，于遽蹴邻人，欲以拐带执薄生，予骇谓所窃父银尚在枕中，可以少资饘粥，遂走金陵。生佣书以活，予寄居斗室。邻有恶少，时窥予。生每以此疑，始之诟詈，继以捶楚，曰：‘尔故态复萌耶？’虽力辩之，不我听。寻以贫极，暗商之媒，卖予娼家，诡曰偕予往扬投母舅。予甫入舟，生遽挈银去。予竟落此。倚门献笑，何以为情？于君昔日之言俱验，使予当日早从君言，嫁一村庄痴汉，可为有父兄夫妻之乐，岂至飘泊东西，辱亲亏体？老父弱弟，相见何期？即此微躯，终沦异地。”言罢泪如雨注，四人亦为悵快。

姜举人道：“陆兄，此人诚亦可怜，兄试宿此，以完宿缘。”陆仲含道：“不可，我不乱之于始，岂可乱之于终？”陆举人道：“昔东人之女，今陌上之桑，何碍？”陆仲含道：“于心终不安。”亦踌躇，殊有不能释然光景。芳卿又对仲含道：“妾当日未

辱之身，尚未能当君子，况今日既垢之身，敢污君子？但欲知别来乡国景色，愿秉达旦之烛，得尽未罄，断不敢有邪想也。”众共赞成。陆仲含道：“今日姜兄有红哥作伴，陆兄、王兄无偶，可共我三人清谈酒阑。”姜举人自拥红儿同宿，二陆与王举人俱集芳卿房中。芳卿因叩其父与弟，仲含道：“我上京时，令尊与令弟俱来相送。令尊甚健，令弟亦已能文。”芳卿因开篋出诗数首，曰：“妾之愧悔，不在今日，但恨脱身无计。”三人因读其《自艾》诗，有曰：

月满空廊恰夜时，书窗清话尽堪思。
无端不作韦弦佩，飘泊东西无定期。

又：

客窗风雨只生愁，一落青楼更可羞。
惆怅押衙谁个是，白云重见故园秋。

《忆父》：

白发萧森入梦新，别时色笑俨然真。
何缘得似当垆女，重向临筇谒老亲。

《忆弟》：

喁喁笑语一灯前，玉树琼葩各自妍。
塞北江南难再合，怕看雁阵入寒烟。

王举人道：“观子之诗，怨悔已极。到思亲想弟，令人怜悯。但只恐脱得身去，又悔不若青楼快乐。”芳卿道：“忆昔吴江逃时，备极惊怖；金陵流寓，受尽饥寒。今入风尘，觐颜与贾商相伍，遭他轻侮，所不忍言。略有厌薄，假母又鞭策相逼，真进退不得自快，惟恨脱之不早，怎还有恋他之意？”

此时夜已三鼓，王、陆两人已被酒，陆伏几而卧，王倚于椅

上，亦鼾声如雷。惟陆仲含自斟苦茗，时饮时停，与芳卿相向而坐。芳卿因蹙膝至仲含道：“妾有一言相恳，亦必难望之事。妾之落此，心甚厌苦，每求自脱，故常得人私赠，都密藏，约五十金，原欲遇有侠气或致诚人，托之离此陷阱。但当日薄生所得止五十金，龟子从中尚有所费，恐五十金尚不足。君能为我，使得返故园，生死衔结！”仲含道：“仆亦有此意，但以罄行囊不过五十金，恐不足了此事。芳卿若有此，仆不难任之。”仲含因与围碁达曙。早归，命仆人把一拜匣内藏包头并线绦及梳掠送芳卿。芳卿随将所蓄银密封放匣中，且与仆人一百钱，令与仲含，勿令人见。陆仲含便央姜、陆两人与龟子说，要为芳卿赎身。那龟子道：“我为他费银三百多两，到我家不上一年，怎容他赎？”王举人知道，也来为他说，自八十两讲到一百两，只是不肯。陆仲含意思要赎他，向同年亲故中，又借银百两凑与他。龟子还作腔，亏得姜举人发恶，道：“这奴才！他是昆山谢家女子，被邻人薄喻义诓骗出来，你买良为娼。他现告操江广捕，如今先送他在铺里，明日我们四个与城上讲，着他要薄喻义，问他一个本等充军！”王陆二人在中兜收，只一百六十两赎了。众同年都来与他作庆，他却于寓中另出一小房，与他居住，雇一个婆子伏侍，自己并不近他。陆举人道：“陆兄，既来之，则安之。岂有冷落他在这边之理？”仲含道：“陆兄，当日此女奔我时，也愿为我妾。我道父执之女，岂可辱之为妾？所以拒绝。若今日纳之，是负初心了。但谢翁待我厚，此女于我钟情，今日又有悔过之意，岂可使之沦落风尘？正欲乘便寄书，令其父取回耳！”姜举人听了，暗笑道：“强辞！且看后来。”陆举人与他同寓，果然见他一无苟且。

将及月余，各处朝觐官来，忽然一日，有个江山县典史来贺陆仲含，且送卷子钱。仲含去答拜，却是同乡人，曾于谢老家会酒，姓杨名春，是谢老之舅，芳卿母舅。说话之间，仲含道：“令甥女在此，老先生知道么？”杨典史道：“不知。”仲含道：“已失身娼家，学生助他赎身，见在蔽旅。”杨典史道：“学生来时，曾见家姐夫，他为此女又思又恼，已致成病。老先生若如此救全，不惟出甥女于风尘，抑且救谢度城于垂死，感谢不尽！”仲含道：“这何足谢！但是目下要写书达他令尊，叫他来接去，未得其便。如今老先生与他是甥舅，不若带他回去，使他父子相逢。”杨典史道：“以学生言之，甥女已落娼家，得先生捐金赎他，不若学生作主，送老先生为妾。如今一中举，婚妾常事。”仲含道：“岂有此理。即刻就送来。”回寓对芳卿说了，叫了一乘轿，连他箱笼，一一都交与杨典史。又将芳卿所与赎身五十金，也原封不动交还。芳卿道：“前日先生为我费银一百六十余金，尚未足偿，先生且收此，待贱妾回家补足。”仲含道：“前银不必偿还，此聊为卿归途用费。”芳卿谢了再三，别去。

这番姜、陆两人与各同年，都赞他不为色欲动心，又知他前日这段阴德。未几联捷，殿在二甲，做了兵部部属。告假省亲，一到家中，此时谢鹏已进学，芳卿已嫁与一附近农家。父子三人来拜谢，将田产写契一百六十两，送还他赎身之银。陆仲含道：“当日取赎，初无求偿之意。”毕竟不收。芳卿因设一生位在家，祝他功名显大。后转职方郎，尝沮征安南之师，止内监李良请乞。与内阁庸辅刘吉相忤，外转参政。也都是年少时持守定了，若使他当时少有苟且，也竟如薄生客死异地，贻害老亲，还可望功名

显大么？正是：

煦煦难断是柔情，须把贞心暗里盟。

明有人非幽鬼责，可叫旦夕昧平生。

第十二回 宝钗归仕女 奇药起忠臣

劲骨连山立，孤忱傲石坚。素餐时诵《伐檀》篇。忍令圣朝多缺、效寒蝉。 胁折心偏壮，身危国自全。就中结个小因缘。恰遇酬恩义士、起危颠。

右调《南柯子》

昔日《南村辍耕录》中载着一人，路见钱三百文，拾了藏在怀中。只见后边一个人赶上道：“兄拾得甚么？”此人道：“不曾拾甚么。”这人道：“我不要你的，只说是甚么。”此人在怀中摸出来，是三百青钱。那人叹息道：“莫说几千几百，怎三百文钱也有个数？我适才远看是一串钱，弯腰去拾时，却是一条小蛇，不敢拾，这该你的，不消讲了。”可见钱财皆有分限。但拾人遗下的，又不是盗他的，似没罪过。只是有得必有失，得的快活，失的毕竟忧愁。况有经商辛苦得来，贫困从人借贷，我得来不过铢锱，他却是一家过活本钱，一时急迫所系，或夫妻、子母至于怨畅，忧郁成病有之，甚至有疑心僮仆，打骂至于伤命。故此古来有还带得免饿死的，还金得生儿子的，正因此事也是阴德。即世俗所传罗状元赴试京中，一路忧缺盘费。家人道：“前日在下处拾得金环一双，换来可以济用。”罗状元道：“不可，他家失了，追寻无获，不知做出甚事来，速可转去还他。”家人道：“要还待回来时还罢，如今若往返，也须费六、七日工夫，不惟悞了场期，

越没有盘费了。”罗状元不听，定要转去。到得主家，家里道是个丫鬟盗了，已打个垂死。后来罗状元到京，恰场中被火，另改了场期。放榜时，正中了状元。又有个姓李的，曾拾了四两银子，只见一个妇人要来投江，说：“丈夫遭债逼，卖个女儿，得银四两，我一时失却。若是丈夫回来，必竟打死，不如自尽，也得干净。”李君听他说得凄楚，便将原银还了。过一年后，正要渡江，却遇那妇人抱了个小儿，一见李君，道：“亏你前年救我，今日母子完全，乞到家里淡酒表意。”一扯扯到家中，吃酒未完，忽然风暴，那先过江的都被淹死，李君得免。这都是行阴德的报。人都道是富贵生死，都是天定，不知这做状元的，不淹杀的，也只是一念所感，怎么专听于天得？

我只说一个“人生何处不相逢”，还钗得命之事。我朝有位官人，姓李名懋先，字时勉。原籍金陵人氏，后边移居江西安福县，把表字改做名字，中了江西乡试，会试中永乐二年朱缙榜进士。做人极其忠厚，待物平恕，持身谨严，语言梗直。到了三年正月，圣旨命解缙学士将新进士才识英敏的选文渊阁进学，当时喜得选在里边，授官庶吉士。司礼监供纸墨笔，光禄寺供早晚膳，礼部供油烛，工部择第宅，五日一出外宅，内官随侍，校尉拢马，好不荣耀。往常翰林不过养相度，终日做诗、吃酒、围棋，此时圣上励精，每日令解学士教习。圣上闲时，也来试他策论，或时召至便殿，问经史、史乘，谈谏中道。庶吉士中有个刘子钦，也是名人，一日只因吃了两盅酒，睡在阁中，适值圣上差内侍来看，见了奏与圣上。圣上大怒，道：“我阁中与他睡觉的么？”发刑部充吏，刘吉士便买了吏巾，到刑部中与这些当该一体参谒，与这些人谈笑自如。圣上又着人去看，回复，又传旨着他充皂隶。刘

吉士也做起皂隶来。时人曾有几句道头巾伙中打份：

黑漆盔，四个凹。孔雀毛，光皎洁。青战袍，细细折。

红裹肚，腰间歇。毛竹刀，头带血。线捍枪，六块铁。来者何人？兀的力。

圣上又着人来看，回复他在皂隶中毫无介意。圣上也赏他是个荣辱不惊的度量，假说道：“刘子钦好无耻。”还他官职，依然做了吉士。圣上如此劝惩，那一个不用心进业？况李吉士又是一个勤学的人么！似此年余，不料丁了母忧回籍。三年服阕，止授刑部主事，明冤雪滞，部中都推他明决。九年，奉旨充纂修官，重修《太祖实录》。事完例有升赏，从部属复升翰林侍讲。这时节依旧是：

香含鸡舌趋兰省，烛赐金莲入玉堂。

话分两头。本京苏州胡同，有一个锦衣卫王指挥，年纪才得三十来岁，娶一个嫂子，姓司，年纪也才二十八岁，夫妻两个极其和睦。忽一日，永乐爷差他海南公干，没奈何只得带了两个校尉起身。那嫂子道：“哥，你去了叫咱独自的怎生过？”王指挥道：“服侍有了采莲这丫头，与勤儿这小厮，若没有人作伴，我叫门前余姥姥进来陪你讲讲儿耍子。咱去不半年就回了。”嫂子道：“罢，只得随着你，只是海南有好珠子，须得顶大的，寻百十颗捎来已咱。”王指挥道：“知道最。”起了夫马前去。这余姥姥也时常进来相陪，争奈王嫂子只是长吁短叹，呆坐不快的。余姥姥道：“王奶奶，你这样懒懒的，想是想王爷来。他是钦差官，一路有夫马，有供给，若是坐，便坐在各官上头；若是行，便走各官前头，那个不奉承？好不快活哩！想他作甚？你若不快，待咱陪着你，或是东岳庙、城隍庙去烧香，就去看做市儿消遣，正是

这两日灯市里极盛，咱和你去一去来。”王奶奶道：“咱走不得。”余姥姥道：“着勤儿叫两个驴来，咱和奶奶带了眼纱去便了，在家里闷得慌。”果然带了个升箩大髻儿，穿了件竹根青段子袄儿，带了眼罩儿，恰似：

淡雾笼花萼，轻烟罩月华。

神姬来洛浦，云拥七香车。

王奶奶叫勤儿拴上驴子，那掌鞭的豁上一声响鞭，那驴子“扑刺刺”怪跑，却似风送云一般，颠得一个王奶奶几乎坠下驴来。可的走出大街，又撞着巡城御史，几声下来，叫王奶奶好没摆布。亏的掌鞭的赶到，扶得下驴。等他去了，又撮上驴，骑到灯市。余姥姥叫勤儿已了他钱，两个在灯市上闲玩，只见：

东壁铺张珠玉，西摊布列绫罗。商彝周鼎与绒绦。更有苏杭杂货。异宝传来北虏，奇珍出自南倭。牙签玉轴摆来多。还有景东奇大。

王奶奶见了景东人事，道：“甚黄黄，这等怪丑的。”余姥姥道：“奶奶，这是夜间消闷的物儿。”正看时，兄见一阵风起：

一片惊尘动地来，蒙头扑面目难开。

素衣点染成缁色，悔上昭王买骏台。

王奶奶正吹得头也抬不得，眼也开不得，又没处扯余姥姥时，又听得开道，便慌慌张张闪到人家房檐下去躲。风定却见一个官骑着匹痢马，后边掌着黑扇过来，正是李侍讲拜客，在那厢过。此时王奶奶寻得余姥姥，见时头上早不见了一只金钗。正是：

钗溜黄金落路隅，亡簪空有泣成珠。

心上着忙，急要去寻。余姥姥道：“知道掉在那边？半尺厚灰沙，那里去寻？”只得浑帐寻了半日，也没心想再看，忙叫了两个驴

回家。一到家中，好生不快。余姥姥道：“爷呀，这老媳妇叫你去的不是了，怎在你头上掉下，一些儿也不知道？”王奶奶道：“是骑了驴，把髻子颠得松松的，除眼纱时，想又招动了，故此溜下来也不知道。”余姥姥道：“好歹拿几两银子，老媳妇替你打一只一样的罢。”王奶奶道：“打便打得来，好金子不过五七换罢。内中有一粒鸦青、一粒石榴子、一粒酒黄，四五颗都是夜间起光的好宝石，是他家祖传的，那里寻来？”说一会焦躁一会。这一晚晚饭也不吃，夜间睡也睡不着。直到晌午，还没有起来。

不知这钗儿却是李侍讲马夫拾得，又是长班先看见，两个要分，争夺起来，且闹得李侍讲知道，分付取来看。只见钗儿金光耀目，宝色映人，李侍讲心下便想道：“这钗儿料不是小户人家有的，也料不是几两银子价值的，为遗失了钗儿，毕竟不知几人受冤，几人吃苦，怨畅的不知几时得了，忧郁的不知几时得舒。若是这两个花子拿去吃酒赌钱，不消一日就花费个罄尽，不如我与这钗儿一个明白。”便对马夫与长班道：“钗儿我收在这里，与你两个二两银子去买酒。”两个只得叩头而出，马夫道：“这金子少也值伍两。如今入了官，一是老鼠养儿子，替猫闹。”长班道：“譬如不拾得，却不道渔人得利。”侧边的道：“老爷讨了些便宜，只当三脚分了。”那睚这李侍讲走进来，却写出一条纸下来，道：“十三日灯市内拾金钗一只，失者说明来取。”贴了几日。只见这日，余姥姥见王奶奶连日愁得饮食少吃，叫勤儿拿钱去买合计，正在那边买时，却见一个婆子走来，那卖合计的道：“认得来么？”婆子道：“咱媳妇家中不见的钗子，是嵌珠子的，他是嵌宝石的，不对。”勤儿忙问时，道是东角头李翰林拾得只钗儿，叫人去认领。勤儿听了，飞跑到家，道：“奶奶，钗儿有哩！”王奶奶道：

“在那里？”勤儿道：“在东角头李翰林家，奶奶去认。”王奶奶道：“我说了，你与余姥姥去认罢。”勤儿道：“适才一个说不对，他不肯，还是奶奶去。”王奶奶只得和余姥姥雇了驴，来到东角头，正值李侍讲送客出来，余姥姥过去见了个礼，李侍讲忙叫请起。余姥姥道：“十三日是老媳妇与锦衣卫王指挥奶奶，在灯市失下钗儿一只。道是爷收得，特来说明，求爷给发。”李侍讲便叫说来。王奶奶过去一说，并没有一毫儿差。李侍讲忙取来发与他。王奶奶见了泪下，忙过来叩头称谢。李侍讲道：“仕官妻女，不消。”余姥姥道：“这等待他丈夫回时谢爷罢。”李侍讲道：“一发不消。”两个领了钗儿，一路快活回去。

不半年，王指挥回京，夫妻欢会，所不必言。问丈夫道：“你在广南曾带甚珠子来么？”丈夫道：“我已带得百十粒与你。”王奶奶道：“还有甚送得人的么？”因说自己同余姥姥灯市失钗，亏李侍讲给还，不然几乎忧愁病死。王指挥道：“这钗是我家祖传下来的，上边宝石值银数百。他清冷官，肯还与你，我明日去谢他。”就备了些礼，是端砚、血竭、英石、玳瑁带、红藤蕈、沉香、花梨文具、荔枝、龙眼、海味，来见李侍讲。李侍讲不知为些甚么。坐定，说起失钗原故，道：“若非大人，房下愁虑，必致成病。今日夫妻重会，皆大人所赐。”李侍讲道：“这小事，何劳致谢？”送上礼单，李侍讲并不肯收。再三央求，李侍讲只是不肯。王指挥道：“余物也不值甚，只有血竭也是一时难得之物，大人可勉收了。”李侍讲见他苦苦的说，收了这一件进里边。李夫人道：“你这样冷气官，谁人来送礼？”李侍讲说起谢钗缘故，李夫人道：“这不该收他的。”李侍讲道：“他苦苦要我收，又说道这血竭也是难得的，冶金疮绝妙。”李夫人笑道：“正是，如今

圣上杀鞑子，正要你去前冲锋哩。”两个也说笑了一会。过后数年，是永乐十九年，只见四月初八这夜，大内火光烛天，却是火焚了奉天殿、谨身殿、华盖殿三殿。圣上传旨求直言，李侍讲条陈一个本，是“停王作，罢四夷朝贡，沙汰冗官赈济饥荒，清理刑狱，黜赃官，罢遣僧道，优恤军士”，共十五事。圣上也都施行。又到洪熙元年五月，李侍讲又上两个时政阙失的本，激怒了圣上，道他出位言事，叫武士把金瓜打。此时金瓜乱捶下来，李侍讲道：“陛下纳谏如流，不意臣以谏死。”圣上传旨叫住，时已打了十八瓜，助下骨头已折了三条。圣旨着扶出，改他作御史。李侍讲已是话都说不出，抬到家中，昏晕欲绝。李夫人忙去请医买药。这些医人道：“凡伤皮肉的可治，不过完他疮口，长肉；伤在骨，已就难活了。况且肋骨折了三条，从那个所在把手与他接？这除非神仙了。”李夫人听了，无计可施，唯有号泣，与他备办后事。不期过得一日，圣旨又着拿送锦衣卫。常言道：“得罪权臣必死，得罪天子不死。”只是到了卫，少不得也要照例打一套，管你熬得熬不得。打了落监，管监却是王指挥，见了李御史，道：“我闻得今日发一李御史来，不知正是恩人！”忙叫收拾狱厅边一间小房，把他安下，又着人去请医生。管监的做主，狱卒谁敢稍勒？连忙请到医生，医生道：“这位李爷，学生已看了，肋骨已断，不可医治了。”王指挥道：“你再瞧一瞧。”王指挥去把衣裳掀起看，只见半边红肿，肿得高高的。医生才把手去摸，李御史大声叫起疼来。医生道：“奇事，昨日看时，肋骨三条都断的，怎今日却都相接？”李御史又有丝肠没力气道：“两日被肋骨不接，交擦得疼不可言，今早是用挺搥一闪，忽然接了。”医生道：“都是老爷精忠感格上天保佑，不然医生也难治，但须

得好血竭才妙。”王指挥道：“有，我在广南曾带来。”着小厮去取，去了一晌，回报道：“寻得没有，想送了翰林李爷子。”王指挥想了想，道：“果是送了李爷。”就着人去李御史家取。夫人捡了半日，捡得出来，拿到狱中。王指挥着医生如法整治，将来敷上，可是：

忠何愁折肋，义欲起残生。

当时王指挥又着人对李夫人道：“李爷儒官，久处冷局，又在客边，狱中供给医药，都不要费心，我这里自备。”自此之后，无日不来看视，自为敷药，与他讲些白话慰安他。李御史伏枕一个多月，才得安痊，时当亏得王指挥在狱中照管，却也不大烦恼。或时与王指挥说些忠臣、孝子、义士、高人的典故，王指挥也时常来说些朝中新政，阶市上时事消遣时日。本年洪熙爷晏驾，宣德爷登基。次年改元，也不赦得。直至十月，例有冷审，刑部锦衣卫都有狱囚册献上，内开李御史名字。圣上见了，想起他当日触怒先帝的事，次日设朝传旨拿来面讯。此时一个锦衣卫官领了旨，飞也似到卫监，取出李御史来缚了，从东华门押解进来。李御史此时全无悔惧模样，一边起解，一边圣旨宣过王指挥道：“李时勉不必缚来，你可竟押至西角头处决。”那王指挥接了这旨，却似心头上有个鹿儿突突地撞，脚下一条绳儿绊住，走不去一般，道：“才方旨意拿来，还可办上几句，在死里求生。如拿去杀，再没救了。”走出西华门，便叫一个校尉到李衙去，叫李夫人可到西角头与李爷一面。一边着人寻上好棺木，道：“不能够救他，只好把他从厚殓殓，资助他妻子回乡去罢。”走到监门口，簌簌掉下泪来，道：“李先生，再要与你在这边讲些天话，也不能够了。”忙问李爷时，狱卒道：“适才许爷领旨抓去了。”王

指挥道：“这等我且复旨，看他消息。”来复旨时，李御史已蒙圣恩，怜他翰院儒臣，却能言人所不敢言，不可深罪，不惟不杀，反脱去他枷杻，仍旧着他做翰林院侍读，纂修永乐爷实录。此时李夫人听了报，正悲悲咽咽，赶到西角头，只见家僮没命似跑来道：“奶奶，爷回家了。”李夫人听得满心欢喜，忙回家时，却是从天落下一个李侍讲一般。正是：

三载囹圄困仪羽，各天幽恨梦魂知。

今朝忽得金鸡放，重向窗前诉别离。

一个诉不尽狱中苦楚，一个说不尽家中萧条，两下又都同称扬王指挥知恩报恩，这数年管顾。正说间，王指挥又来恭贺。李侍讲与夫人都出来拜谢。王指挥道：“这是大人忠忱天祐，学生有甚功。”李侍讲留了饭，后边有这些同年故旧来望，李侍讲只得带了几年不曾带白梅头纱帽，穿了几年不曾穿黥圆领，出去相见。王指挥家从此竟作了通家往还。本年因纂修，升了学士。正统改元，升了春坊大学士。其时王指挥因弱症病亡，先时李侍讲为他迎医，也朝夕问候，歿时亲临哭奠。遗下一子一女。一子年已十六，为他就勋戚中寻了一头亲事，也捐俸助他行聘；一女为他择一个文士，也捐俸为他嫁送。末后他儿子荫袭时，为他发书与兵部，省他多少使费。

七年十一月，李学士升了北京祭酒。这国子监，是聚四方才俊之地，只因后边开个纳粟例，杂了些白丁，祭酒都不把这些人介意，不过点卯罚班。就是季考，也假眼瞎，任这些人代考抄窃，止取几个名士放在前列罢了。还有些无耻的，在外面说局诈人。李祭酒一到任，便振作起来，凡一应央分上、讨差、免历，与要考试作前列的，一概不行，道：“国学是天下的标准，须要风习

恬雅，不得寡廉鲜耻。”待这些监生，真是相好师生。有贫不曾娶妻的，不能葬父母的，都在餐钱里边省缩助他；有病的，为他医药；勤读的，大加奖赏。一个国学，弄得灯火彻夜。英国公闻得他规矩整饬，特请旨带侯伯们到国子监听讲。李祭酒着监生把《四书》、《五经》各讲一张，留宴，只英国公与祭酒抗礼，其余公侯都傍坐。监生歌《鹿鸣》诗，真是偃武修文气象！

争奈这时一个太监王振，专用着一个锦衣卫指挥马顺，因直谏支解了一个翰林侍讲刘球，因执法陷害了一个大理寺少卿薛瑄。那些在朝文武，也弄得“巡抚叩头如捣蒜，侍郎扯腿似烧葱”，那一个不趋炎附势？只这李祭酒，便要元旦一个拜贴角儿，也是不肯的，道：“我是国学师表，岂可先为奔竞？”王振恼了，着人缉访他的过失。那里有一些事迹？只因是他作兴士子，这些士子来得多了，庭前枯柏倒了，碍住庭中，不便行礼，将来砍了去。王振就奏他擅伐官树，将来枷在国子监前。王振意思，道李侍讲年纪已大，枷了几日，不是气死也应累死。只见国学数千监生，都穿了这一套儿衣巾，都在紫金城外午门号哭，乞圣上恩赦。内中独有一个监生姓石名大用，独在通政司上本，请以身代，大意道：

臣不敢谓祖宗有枷大臣之制，亦不敢谓伐树罹枷项之法，更不敢谓时勉为四朝耆旧宜赦。独念时勉景入桑榆，势有不堪；忝为师表，辱有不可。而臣谊在师生，理应身代。伏乞圣恩怜准，庶臣得伸师弟之情，国亦无杀老臣之名，士亦无可辱之体。

本上去，圣上看了，传旨放免。李祭酒道：“士可杀不可辱！我亦何面目复对诸生？”遂上本乞致仕，与家眷回家，行李萧条，不

及二三扛。诸生涕泣奔送，填街塞道。李祭酒回家，正统元年病卒，赐谥文毅。至成化中，又赠礼部侍郎，改谥忠文。大都李公忠肝义胆，历久不磨；姜性桂质，至老不变。以忠激义，至于相成，两两都各传于后。

第十三回 击豪强徒报师恩 代成狱弟脱兄难

冷眼笑人世，戈矛起同气。
试问天合亲，伦中能有几？
泣树有田真，让肥有赵礼。
先哲典型存，历历可比数。
胡为急相煎？纷纷室中阅。
池草徒萦梦，杖杜实可倚。
愿坚不替心，莫冷傍人齿。

四海之内皆兄弟，实是宽解之词。若论孩稚相携，一堂色笑，依依栖栖，只得同胞这几个兄弟。但其中或有衅隙，多起于父母爱憎，只因父母妄有重轻，遂至兄弟渐生离异。又或是妯娌牴牾，枕边之言日逐谮毁，毕竟同气大相乖违。还又有友人之离间，婢仆之挑逗。常见兄弟，起初嫌隙，继而争竞，渐成构讼，甚而仇害，反不如陌路之人，这也是奇怪事。本是父母一气生来，倒做了冰炭不相入。试问人，这弟兄难道不是同胞？难道不同是父母遗下的骨血？为何颠倒若此？故我常道，弟兄处平时，当似司马温公兄弟，都到老年，问兄的饥，问兄的寒，煦煦似小儿相恤。处变当似赵礼兄弟，汉更始时，年饥盗起，拿住他哥子要杀，他知道赶去，道：“哥子瘦，我肥，情愿我替兄。”贼也怜他义气，放了。至于感紫荆树枯，分而复合，这是田家三弟兄，我犹道他

不是汉子，人怎不能自做主张？直待草木来感动？即一时间性分或知愚，做兄的当似牛弘，弟射杀驾了车的牛，竟置之不问；做弟的当似孙虫儿，任兄惑邪人，将他凌辱不怨。不然王祥、王览同父异母兄弟，王祥卧冰之孝，必能爱弟。那王览当母亲要药死王祥时，他夺酒自吃，母亲只得倾了。凡把疑难的事与他做，他都替做。不同母的也如此，况同父母的弟兄！我朝最重孝友，洪武初，旌表浦江郑义门，坐事解京，圣旨原宥，还擢他族长郑瑄为福建参政。以后凡有数世同居的，都蒙优异。今摘所同一事，事虽未曾旌表，其友爱自是出奇。

话说浙江台州府太平县，宣德间有个姚氏弟兄，长名居仁，次名利仁，生得仪容丰丽，器度温雅，意气又激烈，见义勇为，不惟性格相同，抑且容貌如一。未冠时，从一个方方城先生。这先生无子，止得妻马氏生得一个女儿慧娘，家事贫寒。在门还有个胡行古，他资质明敏，勤于学问。一个富尔穀，年纪虽大，一来倚恃家事充足，无心读书，又新娶一妻，一发眷恋不肯到馆。一个夏学，学得一身奸狡，到书上甚是懵懂，与富尔穀极其相合。先生累次戒谕他，他两人略不在意。五人虽是同门，意气犹如水火。后来两姚连丧父母，家事萧条，把这书似读不读。止有胡行古进了学，夏学做了富尔穀帮闲。

一日方方城行生殁了，众门生约齐送殓，两姚与胡行古先到，富尔穀与夏学后来。那富尔穀原先看得先生女儿标致，如今知他年已长成，两眼只顾向孝堂里看。那女儿又因家下无人，不住在里边来往。或时一影，依稀见个头，或时见双脚。至哭时，嚶嚶似鹂声轻啭。弄得个富尔穀耳忙眼忙，心里火热，双只眼直射似螃蟹，一个身子酥软似蜒蚰。这三人原与他不合，不去睬他。

只有夏学，时与他掇家怀说话，他也不大接谈。事完散酒，只见夏学搭了富尔穀肩头走，道：“老富，你今日为甚么出神？”富尔穀道：“我有一句心腹对你说。方先生女儿，我见时尚未蓄发，那时我已看上他，只是小，今日我算他已年十六了。我今日见他孝堂里一双脚，着着白鞋子，真是笋尖儿。又亏得风吹开布帋，那一影真是个素娥仙子，把我神魂都摄去了！老夏怎弄个计议，得我到手，你便是个活古押衙。”夏学道：“这有何难？你只日日去帮丧，去嗅他便了。”富尔穀道：“只今日已是几乎嗅杀，若再去，身子一定回来不成了。你只怎么为我设法弄来作妾。”夏学道：“罢了，我还要在你家走动，若做这样事，再来不成了，作成别个罢！”富尔穀道：“房下极贤。”夏学道：“我日日在你家，说这话，你尊脸为甚么破的？昨日这样热，怎不赤剥？”富尔穀把夏学一拳，道：“狗呆！妇人们性气，不占些强不歇。我们着了气，到外消遣便罢了。他们不发泄得，毕竟在肚中，若还成病，又要赎药，你道该让不该让？”夏学道：“是，是！只是如今再添个如夫人，足下须搬到北边去，终日好带眼罩儿，遮着这脸嘴！”两个笑了一回，夏学道：“这且待小弟缓图。”

次日夏学就借帮丧名色，来到方家。师母出来相谢，夏学道：“先生做了一生老学究，真是一穷彻骨，亏了师母这等断送，也是女中丈夫。”师母道：“正是，目下虽然暂支，后边还要出丧营葬，毫忽无抵。”夏学道：“这何难？在门学生，除学生贫寒，胡行古提不起个穷字；两姚虽是过得，吝啬异常；只有富尔穀极甚挥洒。师母若说一声，必肯资助。”师母道：“他师生素不相投，恐他不肯。”夏学道：“只因先生酸腐，与他豪爽的不同。不知他极肯周济，便借他十来两，只当牯牛身上拔根毛。他如今目下因

他娘子弱症，不能起床，没人管家，肯出数百金寻填房的，岂是个不肯舍钱人？只是师母不肯开口，若师母肯下气，学生当得效劳。”师母道：“若肯借三五两也够了。”

夏学别了，来见富尔穀道：“老富，我今把这畜鬼竟抬做了大豪侠了！我想他是孤儿寡妇，可以生做。不若择一个日，拿五十两银子、几个缎子，只说借他。他若感恩，一说便成，这就罢了。若他不肯，生扭做财礼，只凭我这张口，何如？”富尔穀道：“二十两罢！”夏学道：“须说不做财礼，毕竟要依我，我这强媒也还该谢个五十两哩。”富尔穀只得依说，拿了五十两银子、两个缎子、两个纱与他。他落了十两，叫小厮一拜匣捧定，来见师母，道：“师母，我说他是大手段人，去时恰好有人还他本银四十两，把四个尺头作利钱，我一谈起，他便将此宗付我。我叫他留下四个尺头，他道：‘一发将去，怕不够用。’学生特特送来。”师母道：“我只要三五两，多余的劳大哥送还。”夏学道：“先生腐了一生，又有师母，物自来而取之，落得用的，师母条直收了。”这边马氏犹豫未决，夏学一边就作了个揖，辞了师母，一径出门去。只是慧娘道：“母亲，富家在此读书，极其鄙吝，怎助这许多？宁可清贫，母亲只该还他的是。”马氏便央人去请夏学，夏学只是不来，马氏也只得因循着。

不一日，举殡日子到了，众人斗分祭奠，富尔穀不与分子，自做一通祭文祭道：

呜呼，先生！我之丈人。半生教书，极其苦辛。早起晏眠，读书讲经。腐皮蓝衫，石衣头巾。芋头须绦，俭朴是真。不能高中，金榜题名。一朝得病，呜呼命倾。念我小子，日久在门。若论今日，女婿之称。情关骨肉，汪汪泪零。谨具

薄祭，表我微情。乌猪白羊，代以白银。呜呼哀哉，尚飨！夏学看了道：“妙，妙！说得痛快！”富尔穀道：“信笔拈来，叶韵而已。”姚居仁道：“只不知如何做了先生之婿？”姚利仁道：“富兄，你久已有妻，岂有把先生的女的作妾之理？”夏学道：“尧以二女与舜，一个做正妻，一个也是妾，这也何妨？”姚居仁道：“胡说！这事怎行得通！”只见里边马氏听得，便出来道：“富尔穀先生才死得，你不要就轻薄我女儿！先生临终时，已说定要把胡行古为婿，因在丧中，我不提起，你怎么就这等轻薄？”姚居仁道：“不惟辱先生之女，又占友人之妻，一发不通。”富尔穀道：“姚居仁！关你甚事？”姚利仁道：“你作事无知，怎禁得人说？”富尔穀道：“我也用财礼聘的，怎么是占？”马氏道：“这一发胡说了，谁见你聘礼？”夏学道：“这是有因的。前日我拿来那四十两银子、四个尺头，师母说是借他的，他道却是聘礼。”马氏道：“你这两个畜生！这样设局欺我孤寡。”便向里边取出银、缎，撒个满地。富尔穀道：“如今悔迟了，迟了。”与夏学两个跳起身便走，被姚利仁一把扯转。夏学瘦小些，被姚利仁一扯，扯得猛，扯个翻斤斗，道：“这那个家里，敢放刁？好好收去，让胡兄行礼。若不收去，有我们在这里，学生的银子，师母落得用的。过几时，我们公众偿还。”夏学见不是头，道：“富兄原不是，怕那里没处娶妾？做这样歪事！”拾起银、缎来，细细合数，比原来时少了五两一锭。夏学道：“师母既是要干净与胡兄，这五两须胡兄招，他如今如何肯折这五两！”胡行古自揣身边没钞，不敢做声，又是姚居仁道：“我代还！夏学这等，兄兑一兑出，省得挂欠。”姚居仁道：“怎这样慌？五日内我还便罢了。”夏学道：“求个约儿。”姚居仁道：“说出就是了。”夏学道：“寄服人心。”

姚利仁道：“便写一约与他何妨？”夏学就做个中人，写得完，也免不得着个花字，富尔穀收了。各人也随即分散回家。

夏学一路怨畅富尔穀：“这事慢慢等我转来，买甚才？弄坏事！”富尔穀道：“我说叫先生阿爱也晓得有才，二来敲一敲实。”夏学道：“如今敲走了！这不关胡行古事，都是两姚作梗，定要出这口气。布得二姚倒，自然小胡拱手奉让了。”富尔穀赶来嚷骂，关了门，打上一顿，就出气了。”果然第二日就着小厮去讨银子，恰好撞着姚居仁，居仁道：“原约五日，到五日你来。”小厮道：“自古道：‘招钱不隔宿。谁叫你做这好汉？’居仁道：“这奴才！这等无状！”那小厮道：“谁是你奴才？没廉耻，欠人的银子，反骂人。”居仁听了，一时怒起，便劈脸一掌，道：“奴才！这掌寄在富尔穀脸上，叫他五日内来领银子。”那小厮气愤愤自去了。此时居仁弟兄服已满，居仁已娶刘氏，在家月余。利仁也聘定了县中茹环女儿，尚未娶回。刘氏听得居仁与富尔穀小厮争嚷，道：“官人，你既为好招银子，我这边将些首饰当与他罢。”居仁道：“偏要到五日与他，我还要登门骂他哩。”晚间利仁回来，听得说，也劝：“大嫂肯当了完事，哥哥可与他罢，不要与这蠢材一般见识。”第二日刘氏绝早将首饰把与利仁，叫他去当银子。那富家小厮又来骂了，激得居仁大怒，便赶去打。那小厮一头走一头骂，居仁住了脚，他也立了骂。居仁激得性起，一直赶去。这边利仁当银回来，听得哥哥赶到富家，他也赶来，不知那富尔穀已定下计了。

昨日小厮回时，学上许多嘴，道居仁怎么骂尔穀，又借他的脸打富尔穀。便与夏学商议，又去寻了一个久惯帮打官事的，叫做张罗，与他定计。富尔穀道：“我在这里是村中皇帝，连被他

两番凌辱，也做人不成，定要狠摆布他才好。”张罗道：“事虽如此，苦没有一件摆布得他倒的计策。”正计议时，恰好一个黄小厮送茶进房，——久病起来，极是伶俐，——放得茶下，那夏学提起戒尺，劈头两下，打个昏晕。富尔穀吃了一惊，道：“他病得半死的，怎打他？”夏学道：“这样小厮，死在眼下，了，不若打死，明日去赖姚家。你的钱势大，他两个料走不开。”张罗连声道：“有理，有理！”富尔穀听了，便又添上几拳几脚，登时断气。只是这小厮是家生子，他父亲富财知道，进来大哭。夏学道：“你这儿子病到这个田地，也是死数了，适才拿茶，倾了大爷一身，大爷恼了，打了两下，不期死了。家主打死义男，也没甚事。”富财道：“就是倾了茶，却也不就该打杀。”张罗道：“少不得寻个人偿命，事成时还你靠身文书罢。”富尔穀道：“他吃我的饭养大的，我打死也不碍。你若胡说，连你也打死了。”富财不敢做声，只好同妻子暗地里哭。

三人计议已定，只要次日哄两姚来，落他圈套。不料居仁先到，嚷道：“富尔穀，你怎叫人骂我？”富尔穀道：“你怎打我小厮？”正争时，利仁赶到，道：“不必争得，银子已在此了。”那富尔穀已做定局，一把将姚居仁扭住厮打，姚居仁也不相让。利仁连忙劝时，一时间那里拆得开？张罗也赶出来假劝。哄做一团。只见小厮扶着那死尸，往姚居仁身上一推，道：“不好了，把我们官孙打死了。”大家吃了一惊，看时，一个死尸头破脑裂，挺在地下。富尔穀道：“好，好！你两兄弟怎么打死我家人？”居仁道：“我并不曾交手，怎图赖得我？”富尔穀道：“终不然自死的？”姚利仁道：“这要天理。”张罗道：“天理，无理！到官再处。”两姚见势不像，便要往家中跑。富尔穀已赶来圈定，叫了邻里，一

齐到县，正是：

坦途成坎坷，浅水蹙洪波。

巧计深千丈，双龙入网罗。

县中是个岁贡知县，姓武，做人也有操守明白。正值晚堂，众人跪门道：“地坊人命重情！”叫进问时，富尔穀道：“小人是苦主，有姚居仁欠小的银子五两，怪小的小厮催讨，率弟与家人沿路赶打，直到小的家里，登时打死，里邻都是证见。”知县叫姚居仁：“你怎么打死他小厮？”姚居仁道：“小的与富尔穀俱从方方城，同窗读书。方方城死时，借他银五两，他去取讨，小的见他催迫，师母没得还，小的招承代还。岂期富尔穀日着小厮来家妙闹，小的拿银还他，虽与富尔穀相争，实不曾打他小厮。”富尔穀道：“终不然我知道你来，打杀等的？”知县叫邻里，其时一个邻舍竹影，也是富尔穀行钱的，跪上去道：“小的里邻叩头。”知县道：“你怎么说？”这边就开口道：“小的在富尔穀门前，只见这小厮哭了在前边跑，姚居仁弟兄后边赶，赶到里边，只听得争闹半晌，道打死了人。”知县道：“赶的是这个小厮么？”道：“是。”知县道：“这等是姚居仁赶打身死的，情实了。”把居仁、利仁且监下，明日相验。那富尔穀好不快活，对张罗道：“事做得成狠了些。”不知张罗的意思，虽陷了姚家弟兄，正要逐当儿做富尔穀。头一日已自暗地叫富财藏了打死官孙的戒尺，如今又要打合他买件作，就回言道：“狠是狠了，但做事留空隙把人，明日相验，件作看见伤痕，不是新伤，是血污两三日，报将出来。如何是好？你反要认个无故打死家僮，图赖人命罪了，这要去摠撒才好。”富尔穀道：“这等我反要拿出钱来了。”夏学道：“要赢官司，也顾不得银子。”吃他一打合，只胡卢提叫他要报伤含糊

些，已诈去百余两。富财要出首，还了他卖身文书，又与他十两银子。张罗又叫他封起留作后来诈他把柄。富尔穀好不懊恨。

只是居仁弟兄落了监，在里边商议。居仁道：“看这光景，他硬证狠，恐遭诬陷。我想事从我起，若是定要逼招，我一力承当。你可推开，不要落他阱中。”利仁道：“哥哥！你新娶嫂嫂，子嗣尚无，你一被禁，须丢得嫂嫂不上不落，这还是我认，你还可在外经营。”到了早饭后，知县取出相验，此时忤作已得了钱，报伤道：“额是方木所伤，身上有拳踢诸伤。”知县也不到尸首边一看，竟填了尸单，带回县审。两个一般面貌，连知县也不知那一个是姚居仁，那一个是姚利仁，叫把他夹起来要招，利仁道：“赶骂有的，实不曾打，就是赶的也不是这小厮。”知县又叫竹影道：“这死的是富尔穀小厮么？”竹影道：“是他家义男富财的儿子。”知县道：“这等是了。”要他两兄弟招。居仁、利仁因富尔穀用了倒捧钱，当不得刑罚，居仁便认是打死。利仁便叫道：“彼时哥哥与富尔穀结扭在一处，缘何能打人？是小的失手打死的。”居仁道：“是小的怪他来帮打的。”利仁道：“小人打死是实，原何害哥哥？只坐小的一人。”知县道：“姚利仁讲得是，叫富尔穀，他两人是个同窗，这死也是失手误伤，坐不得死罪。”富尔穀道：“老爷，打死是实，求爷正法。”知县不听。此时胡行古已与方方城女儿聘定了，他听得姚居仁这事，拉通学朋友为他公举冤诬。知县只做利仁因兄与富尔穀争斗，从傍救护，以致误伤。那张罗与夏学又道骑虎之势，撺哄富尔穀用钱，把招眼弄死了，做了文书解道，道中驳道：“据招赶逐，是出有意，尸单多伤，岂属偶然？无令白镬有权，赤子抱怨也！”驳到刑厅，刑厅是个举人，没甚风力，见上司这等驳，他就一夹一打，把姚利仁做因官

孙之殴兄，遂拳挺之交下，比斗殴杀人，登时身死律绞，秋后处决。还要把姚居仁做喝令，姚利仁道：“子弟赴父兄之斗，那里待呼唤？小的一死足抵，并不干他事。”每遇解审，审录时，上司见他义气，也只把一个抵命，并不深求。

姚居仁在外，竟费了书耕种，将来供养兄弟。只是刘氏在家，常常责备居仁道：“父母遗下兄弟，不说你哥子照管他，为何你做出事叫他抵偿？”居仁道：“我初时在监计议，他道因你新嫁，恐丢你，误你一生。说我还会经营、还可支撑持家事，故此他自认了，实是我心不安。如今招已定，改换也改不得了。”刘氏道：“你道怕误我一生，如今叔叔累次分付，叫茹家另行嫁人，他并不肯，岂不误了婶婶一生？”倒是居仁在外奔忙，利仁在监有哥哥替他用钱，也倒自在。倒是富尔穀，却自打官司来，常被张罗与富财串诈，家事倒萧条了。

日往月来，已是三年，适值朝廷差官恤刑。此时刘氏已生一子，周岁，因茹氏不肯改嫁，茹家又穷，不能养活，刘氏张主接到家中，分为两院，将家事中分，听他使用。闻得恤刑将到，刘氏道：“这事虽云诬陷，不知恤刑处办得出办不出，不若你如今用钱邀解子到家，你弟兄面貌一般，你便调了，等他在家与婶婶成亲。我你有一子，不叫绝后了。”居仁连声道“是”。果然邀到家中，买了解子，说要缓两日，等他夫妇成亲。解子得钱应了。利仁还不肯做亲，居仁道：“兄弟，弟妇既不肯改嫁，你不与成亲，岂不辜负了他？若得一男半女，须不绝你后嗣。”利仁才方应承。到起解日，居仁自带了枷锁，嘱咐兄弟道：“我先代你去，你慢慢来。”正是：

相送柴门晓，松林落月华。

恩情深棣萼，血泪落荆花。

解人也不能辨别，去见恤刑，也不过凭这些书办，该辨驳的所在驳一驳，过堂时唱一唱名，他下边敲紧了，也只出两句审语了帐。此时利仁也赶到衙门前，恐怕哥受责。居仁出来，便分付利仁：“先回，我与解人随后便到。”不期居仁与刘氏计议已定，竟不到家，与解人回话就监。解人稍信到家，利仁大哭，要行到官禀明调换。解子道：“这等是害我们了，首官定把我们活活打死。你且担待一月，察院按临时，必然审录，那时你去便了。”利仁只得权且在外。他在家待嫂，与待监中哥子，真如父母一般，终是不能一时弄他出来。

但天理霎时虽昧，到底还明。也是他弟兄有这几时灾星。忽然一日，张罗要诈富尔穀，假名开口借银子，富尔穀道：“这几年来，实是坎坷，不能应命。”张罗道：“老兄强如姚利仁坐在监里，又不要钱用。”富尔穀见他言语不好，道：“且吃酒再处。”因是荡酒的不小心，飞了点灰在里边，斟出来，觉有些黑星星在上，张罗用指甲撩去。富尔穀又见张罗来诈，心里不快，不吃酒，张罗便疑心。不期回家，为多吃了些食，泻个十生九死，一发道是富尔穀下药。正要发他这事，还望他送钱，且自含忍不发。不期富尔穀实拿不出，耽搁了两月。巧巧这年大比，胡行古中了。常对家里道：“我夫妇完聚，姚氏二兄之力，岂期反害了他！”中时自去拜望，许周济他，不题。

一日，赴一亲眷的席，张罗恰好也在坐。语次，谈起姚利仁之冤，张罗拱阔，道：“这事原是冤枉，老先生若要救他，只问富财便了。”胡行古也无言。次日去拜张罗请教。张罗已知醉后

失言，但是他亲来请教，又怪富尔穀药他，竟把前事说了。胡行古道：“先生曾见么？”张罗道：“是学生亲眼见的。”又问：“有甚指证么？”道：“有行凶的戒尺，与买嘱银子，现在富财处。”胡行古听了，便辞了，一竟来与姚利仁计议。又值察院按临，他叫姚利仁把这节事去告，告富尔穀杀人陷人。胡行古是门生，又去面讲。按院批：“如果冤诬，不妨尽翻成案。批台、宁二府理刑官会问。幸得宁波推官却又是胡行古座师，现在台州查盘。胡行古备将两姚仗义起衅，富尔穀口结党害人，开一说帖去讲。那宁、台两四府就将状内干连人犯，一齐拘提到官。那宁波四府叫富财道：“你这奴才！怎么与富尔穀通同，把人命诬人么？”富财道：“小的并不曾告姚利仁。”四府道：“果是姚利仁打死的么？”那富财正不好做声，四府道：“夹起来！”富财只得道：“不是，原是夏学先将戒尺打晕，后边富尔穀踢打身死，是张罗亲眼见的。”四府道：“你怎么不告？”富财道：“是小的家主，小的怎么敢告？”又叫张罗，张罗也只得直说。四府就着人追了戒尺、买求银两，尸不须再检，当日买件作以轻报重，只当自耍自子。夏学与富尔穀还要争辩，富财与张罗已说了，便难转口。两个四府喝令各打四十，富尔穀似无故杀死义男，诬告人死罪未决，反坐律，徒；夏学加工杀人，与张罗前案硬证害人，亦徒；姚利仁无辜，释放宁家。解道院时，俱各重责。胡行古又备向各官说利仁弟兄友爱，按院又为他题本翻招。居仁回家，夫妇兄弟完聚，好不欢喜。外边又知利仁认罪保全居仁，居仁又代监禁，真是个难兄难弟。那夏学、富尔穀设局害人，也终难逃天网。张罗反复挟诈，也不得干净。虽是三年之间，利仁也受了些苦楚，却也成了他友爱的名。

至于胡行古之图报，虽是天理必明，却也见他报复之义。这便是：
错节表奇行，日久见天理。
笑彼奸猾徒，终亦徒为尔。

第十四回 千秋盟友谊 双璧返他乡

屈指交情几断魂，波流云影幻难论。

荒坟树绝徐君剑，暮市蛛罗翟相门。

认解终袍怜范叔，空传一饭赠王孙。

扶危自是英雄事，莫向庸流浪乞恩。

世态炎凉，俗语常道很好：只有锦上添花，没有雪中送炭。即如一个富人，是极吝啬，半个钱不舍的，却道我尽意奉承他，或者他怜我，得他资给；一个做官的，是极薄情不认得人的，却道我尽心钻拱他，或者也喜我，得他提携，一介穷人，还要东补西拆，把去送他。若是个处困时，把那小人图报的心去度量他；年幼的，道这人小，没长养年；老的，道人老，没回残；文士笑他穷酸；武夫笑他白木；谨慎的，说道没作为；豪爽的，道他忒放纵。高不是，低不是，只惹憎嫌，再没怜惜。就是钱过北斗，任他堆积；米烂成仓，任他烂却；怎肯扶危济困？况这个人，又不是我至亲至友。不知豪侠汉子，不以亲疏起见，偏要在困穷中留意。昔日王文成阳明先生，他征江西桃源贼，问贼首：“如何聚得人拢？”他道：“平生见好汉不肯放过，有急周急，有危解危，故此人人知感。”阳明先生对各官道：“盗亦有道！”若是如今人，见危急而坐视，是强资不如了！

国初曾有一个杜环，原籍江西庐陵，后来因父亲一元游宦江

南，就住居金陵。他父亲在日，曾与一个兵部主事常允恭交好。不期允恭客死九江府，单单剩得一个六十岁母亲张氏，要回家，回不得，日夕在九江城下哭。有人指引他道：“安庆知府谭教先，是你嘉兴人，怎不去见他？”张氏想起，也是儿子同笔砚朋友，当日过安庆时，他曾送下程、请酒，称他做伯母，毕竟有情。谁料官情纸薄，去见时，门上见他衣衫襤褸，侍从无人，不与报见。及至千难万难得一见，却又不理，只得到金陵来。其时一元已歿，这张氏问到杜家，说起情事，杜环就留他在家。其妻马氏，就将自己衣服与他，将他通身襤褸的尽皆换去。住了一日，张氏心不死，又寻别家，走了几家，并没人理，只得又转杜家。他夫妇就是待父母般，绝无一毫怠慢。那张氏习久了，却忘记自己流寓人家，还放出旧日太奶奶躁急求全生性来，他夫妻全不介意，屡写信叫他次子伯章，决不肯来。似此十年，杜环做了奉祀，差祭南镇，与伯章相遇，道他母亲记念，伯章全不在心。歇了三年方来，又值杜环生辰，母子抱头而哭，一家惊骇，他恬然不动。不数月，伯章哄母亲，道去去来接母亲，谁知一去竟不复来。那杜环整整供他二十年，死了又为殓殓。夫以爱子尚不能养母，而友人之子，反能周给，岂不是节义汉子！

不知还有一个，这人姓王名冕字孟端，浙江绍兴府诸暨人。他生在元末，也就不肯出来做官，夫耕妇织，度这岁月。却读得一肚皮好书，便韬略星卜，无所不晓。做得一手好文字，至诗歌柬札，无所不工。有一个吉进，他见他有才学，道：“王兄，我看你肚里来得，怎守着这把锄头柄？做不官来，便做个吏。你看如今来了这些鞅官，一些民情不知，好似山牛凭他牵鼻，告状叫准便准，叫不准便不准；问事说充军就充军，说徒罪就徒罪，都

是这开门接钞，大秤分金，你怎么守死善道：“王孟端仰天哈哈大笑道：“你看如今做官的甚样人，我去与他作吏？你说吏好，不知他讲公事谈天说地，论比较缩脑低头。得几贯枉法钱，常拼得徒、流、绞、斩；略惹着风流罪，也不免夹、打、敲、捶。挨挨挤挤，每与这些门子书手成群；摆摆摇摇，也同那起皂隶甲首为伍。日日捧了案卷，似草木般立在丹墀，何如我或笑或歌，或行或住，都得自快？这便是燕雀不知鸿鹄志了。”

后边丧了妻，也不复娶，把田产托了家奴管理，自客游钱塘，与一个钱塘卢太字大来交好，一似兄弟一般。又联着个诗酒朋友，青田刘伯温。他常与伯温、大来，每遇时和景明，便纵酒西湖六桥之上，或时周游两峰三竺，登高陟险，步履如飞。大来娇怯不能从，孟端笑他道：“只好做个文弱书生。”一日席地醉饮湖堤，见西北异云起，众人道是景云，正分了个“夏云多奇峰”韵，要做诗。伯温道：“甚么景云！这是王者气，在金陵，数年后，吾当辅之。”惊得坐客面如土色，都走了去，连卢大来也道：“兄何狂易如此？”也吓走了。只有王孟端陪着他，捏住酒盅不放。伯温跳起身歌道：

云堆五彩起龙纹，下有真人自轶群。

愿借长风一相傍，定叫麟阁勒奇勋。

王孟端也跳起来歌道：

胸濯清江现藕纹，壮心宁肯狎鸥群？

茫茫四字谁堪与，且让儿曹浪策勋。

两个大醉而散。闲中两人劝他出仕，道：“兄你看，如今在这边做官的，不晓政事，一味要钱的，这是贪官，不惟要钱，又大杀戮，这是酷官；还又嫉贤妒能，妄作妄为，这是蠢官。你道得行

我的志么？丈夫遇合有时，不可躁进。”

更数年，卢大来因人荐入京，做了滦州学正，刘伯温也做了行省都事。只是伯温又为与行省丞相议论台州反贼方国珍事，丞相要招，伯温主剿。丞相得了钱，怪伯温阻挠他，劾道擅作威福，囚禁要杀他。王孟端便着家人不时过江看视，自己便往京师为他申理。此时脱脱丞相当国，他间关到京，投书丞相道：

法戒无将，罪莫加于已著；恶深首事，威岂贷于创谋？枕戈横槊，宜伸忠义之心；卧鼓弢弓，适长奸顽之志。海贼方国珍，蜂虱余蠕，疮痍微毒。揭竿斥澹，疑如蚁斗床头；弄楫波涛，恰似沕漂海内。固宜剪兹朝食，何意愎彼老谋。假以职衔，是畔乱作缙绅阶级；列之仕路，衣冠竟盗贼品流。欲弥乱而乱弥增，欲除贼而贼更起。况复误入敌彀，坚拒良图！都事刘基，白羽挥奇，欲尽舟中之敌；赤忱报国，巧运几前之筹。止慷慨而佐未谈，岂守阍而妄诛戮！坐以擅作威福，干法不伦。竟尔横付羈囚，有冤谁雪？楚弃范增，孤心臂将无似之；宋杀岳飞，快仇讎谅不异也！伏愿相公，秤心评事，握发下贤。谓畔贼犹赐之生全，宁幕寮混加之戮辱。不能责之剿捕，试一割于铅刀；请得放之田里，使洗愆于守剑。敢敷尘议，乞赐海涵。

书上，脱脱丞相看毕，即行文江浙丞相，释刘伯温，又荐他做翰林承旨。王孟端道：“此处不久将生荆棘、走狐兔，排贤嫉正，连脱公还恐不免，我缘何在此？”且往滦州探望卢大来。只见卢大来两边相见，卢大来诉说：“此处都是一班鞑子，不省得我汉人言语，又不认得汉人文字，那个晓尊师重傅？况且南人不服水土，一妻已是病亡，剩下两个小女，无人抚养。我也不久图南回，所

苦又是盘费俱无，方悔仕路之难！”王孟端道：“兄你今日才得知么！比如你是个穷教职，人虽不忌你的才，却轻你。甘清受淡，把一个豪杰肚肠，英雄的胸次，都磨坏了。你还有志气，熬不过求归。有那些熬不过，便去干求这些门生，或是需索这些门生，勒拜见，要节礼，琐琐碎碎，成何光景！又如刘伯温，有志得展，人又忌他的才，本是为国家陈大计，反说他我事，反说他贪功。这个肮脏之身，可堪得么？我如今去便遨游五岳三山，做个放人。归只饮酒做诗，做了废士甚要紧？五斗折腰，把这笑与陶渊明笑！兄且宁耐我目下呵，遍走齐鲁诸山，再还钱塘探望伯温。”就别了卢大来，大来不胜凄怆。他走登州，看海市。登泰山，上南天门，过东西二天门，摹秦无字碑。踞日观，观日出，倚秦观望陕西，越观望会稽。上丈人、莲花诸峰，石经、桃花诸峪，过黄岬、雁飞众岭，入白云、水帘、黄花各洞，盥漱玉女、王母、白龙各池，又憩五大夫松下，听风声。然后走阙里，拜孔庙，遨游广陵、金陵、姑苏，半载方到家。刘伯温已得他力，放归青田隐居。不期卢大来在滦州，因丧偶悲思成了病，不数月恹恹不起。想起有两个女儿，一个馨兰，一个傲菊，无所依托，只得写书尝与王孟端道：

弟际蹇运，远官幽燕，复遭危疾，行将就木，计不得复奉色笑矣！弱女馨兰、傲菊，倘因友谊，曲赐周旋，使缙绅之弱女，不落腥膻，则予目且瞑，唯君图之。

孟端回杭不过数日，正要往看伯温，忽接这书，大惊道：“这事我须为了之！”便将所有田产，除可以资给老仆，余尽折价与人，得银五十余两，尽带了往滦州进发。行至高邮，适值丞相脱脱率大兵往讨张士诚，为逻兵所捉，捉见赞画龚伯璘。孟端道：“我

诸暨王冕也，岂肯从贼作奸细乎！”伯璘连忙下阶相迎，道：“某久从丞相，知先生大名。今丞相统大兵至此，正缺参谋，是天赐先生助我丞相。愿屈先生共事，同灭巨贼。王孟端道：“先生，焉有权臣在内，大将能立功于外？今日功成则有震主之威，不成适起谗潜之口，方为脱公进退无据。虽是这般说，小生辱脱公有一日之知，当为效力。但是我友人殁在滦州，遗有二女，托我携归杭。脱公此处尚有公等，二女滦州之托，更无依倚，去心甚急，不可顷刻淹滞。”龚伯璘道：“这等公急友谊，小生也不能淹留。”就在巡哨士卒里边，追出王孟端原挈行李，又赠银三十两。王孟端不肯收，龚伯璘道：“公此去滦州，也是客边，怕资用不足，不妨收过。”还赠他鞍马、上都公干火牌一张，道：“得此可一路无阻。”又差兵护送一程。

果然王孟端得鞍马、火牌，一路直抵滦州。到州学探访时，只见道：“卢爷已殁，如今新学正李罗忽木已到任了。”问他家眷时，道：“他有两个小姐、一个小厮。一个大小姐，十三岁，因卢爷殁了，没有棺木，州里各位老爷，一位是蒙古人，一位色目人，一位西域人，都与卢爷没往来。停了两日，没有棺木，大小姐没极奈何，只得卖身在本州万户忽雷博家，得他棺木一口、银一两、米一石，看殡殓卢爷去了。还有一个小厮、一位十岁小姐，守着棺木。新爷到任，只得移在城外，搭一个草舍安身，说道近日也没得吃用，那小厮出来求乞，不知真不真。”王孟端便出城外寻问，问到一个所在但见：

茹茹梗编连作壁，尽未搪泥；芦席片搭盖成篷，权时作瓦。绳枢欲断，当不得刮地狂风；柴户偏疏，更逢着透空密雪。内停一口柳木材，香烟久冷；更安一个破沙罐，粒米全

无。草衣木食，那里似昔日娇娥？鹄面鸠形，恰见个今时小厮。可是逢人便落他乡泪，若个曾推故旧心！

王孟端一问，正是卢大来棺木、家眷，便抚棺大哭道：“仁兄！可惜你南方豪士，倒做了北土游魂！”那小姐与小厮，也赶来嚶嚶的哭了一场。终是旧家规模，过来拜谢了。王孟端见他垢面蓬头，有衫无裤，甚是伤感。问他姐姐消息，道：“姐姐为没有棺木，自卖在忽雷万户家。前日小厮乞食到他家，只见姐姐在那厢，把他两碗小米饭，说府中道他拿得多了，要打，不知怎么。”王孟端便就近寻了一所房儿住下，自到忽雷府中来。

这忽雷是个蒙古人，祖荫金牌万户，镇守滦州，他是个胜老虎的将军，家中还有个赛狮子的奶奶。大凡北方人，生得身体长大，女人才到十三岁，便可破身。当日大小姐自家在街上号泣卖身，忽雷博见他好个身分儿，又怜他是孝女，讨了他，不曾请教得奶奶。付银殡葬后，领去参见奶奶，只得叩了个头，问他：“那里人？”小姐道：“钱塘人。”他也不懂，倒是侧边丫鬟道：“是南方人。”问道：“几岁了？”答应：“十三岁。”只见那奶奶颜色一变。只为他虽然哭泣得憔悴了些，本来原是修眉媚脸，标致的；又道是在时年纪，怎不妒忌？巧巧儿忽雷博回家来。问奶奶道：“新讨的丫鬟来了么？他也是个仕宦之女。”奶奶道：“可是门当户对的哩！”忽雷道：“咱没甚狗意，只怜他是个孝心女儿。”奶奶道：“咱正怪你怜他哩！”分付新娶丫鬟叫做“定奴”，只叫他灶前使用。苦是南边一个媚柔小姐，却做了北虏粗使丫鬟。南边烧的是柴，北边烧的煤，先是去弄不着。南边食物精致，北边食物粗粝，整治又不对绌。要去求这些丫鬟教道，这边说去，那边不晓；那边说来，这边不明，整治的再不得中意。南边装扮是

三柳梳头，那奶奶道：“咱见不得这怪样。”定要把来分做十来路，打细细辫儿披在头上。打扮都是赤脚，见了他一双小小金莲，他把自己脚伸出来，对小姐道：“咱这里都这般走得路，你那缠得尖尖的甚么样？快解去了。”小姐只得披了头，赤了脚，在厨下做些粗用。晚间着两个丫头伴着他宿，行坐处有两个奶奶心腹丫头贵哥、福儿跟定，又常常时搬嘴弄舌。去得半年，不知打过了几次。若是忽雷遇着来讨了个饶，更不好了，越要脱剥了衣裳，打个半死。亏得一个老丫头都卢，凡事遮盖他。也只是遮盖的人少，搠舌头的多。几番要寻自尽，常常有伴着，又没个空隙，只是自怨罢了。

一日在灶前，听得外面一个小花子叫唤，声音厮熟，便开后门一看，却是小厮琴儿，看了两泪交流，可是：

相见无言惨且伤，青衣作使泪成行。

谁知更有堪怜者，洒泣长街怀故乡。

忙把自己不曾吃的两碗小米饭与他。凑巧福儿见了，道：“怪小浪淫妇！是你孤老来，怎大碗饭与他？”小姐道：“是我不吃的。”福儿道：“你不吃，家里人吃不得？”又亏得都卢道：“罢，姐姐！他把与人，须饿了他，不饿我，与他遮盖咱。”那琴儿见了光景，便飞跑，也不曾说得甚的，小姐也不曾问得。常想道：“我父亲临歿，曾有话道：‘我将你二人托王孟端来搬取回杭，定不流落。’不知王伯伯果肯来么？就来还恐路上兵戈阻隔，只恐回南的话也是空。但是妹儿在外，毕竟也求乞，这事如何结果？”不料王孟端一到，第二日便拿一个名帖，来拜忽雷万户。相见，孟端道：“学生有一甥女，是学正卢大来女，闻得他卖身在府中，学生特备原价取赎，望乞将军慨从，这便生死感激的事！”忽雷道：“待

问房下。”就留王孟端在书房吃茶，着人问奶奶。只见贵哥道：“怕是爷使的见识，见奶奶难为了他，待赎了出去，外边快活。”奶奶道：“怕不敢么？”福儿道：“爷料没这胆气，奶奶既不喜他，不若等他赎去，也省得咱们照管，只是多要他些罢了。”奶奶听了，道：“要八两原价，八两饭钱，许他赎去。”忽雷笑道：“那要得许多？”王孟端道：“不难。”先在袖中取出银子八两，交与忽雷，道：“停会学生再送四两，取人便了。”随即去时，那奶奶不容忽雷相见，着这两个丫鬟传话，直勒到十六两，才发人出来。王孟端叫乘轿子，抬了到城下，小姐向材前大哭。又姊妹两个哭了一场，然后拜谢王孟端道：“若非恩伯，姊妹二人都向他乡流落。”王孟端道：“这是朋友当为之事，何必致谢。”就为他姊妹、小厮，做些孝服，雇了人夫、车辆车至张家湾雇船，由会通河回。此时脱脱丞相被谗潜谪死，赞画龚伯璘弃职归隐。前山东、江淮一带，贼盗仍旧蜂起，山东是田丰，高邮张士诚，其余草窃，往往而是。也不知担了多少干系，吃了多少惊恐，用了多少银两，得到杭州，把他材送到南高峰祖坟安葬了。先时卢大来长女，已许把一个许彩帛子。后边闻他死在滦州，女儿料不得回来，正要改娶人家，得王孟端带他二女来，也复寻初约。次女孟端也为他择一士人。自己就在杭州，替卢大来照管二女。

不觉五年，二女俱已出嫁。金华、严州，俱已归我太祖。江南参知政事胡大海，访有刘伯温、宋景濂、章溢，差人资送至建康。伯温曾对大海道：“吾友王孟端，年虽老，王佐才也，不在吾下，公可辟置帐下。”留书一封，胡参政悄悄着人来杭州请他。这日王孟端自湖上醉归，恰遇一人送书，拆开看时，乃是刘伯温书道：

弟以急于吐奇，误投盲者，微兄几不脱虎口。虽然躁进招尤，怀宝亦罪。以兄王佐之才，与草木同腐，岂所乐欤？幕府好贤下士，倘能出其底蕴，以佐荡平，管乐之勋，当再见今日。时不可失，唯知者亟乘之耳！

王孟端得书，道：“我当日与刘伯温痛饮西湖，见西北天子气，已知金陵有王者兴。今金陵兵马，所向成功，伯温居内，我当居外，共兴王业。”就弃家来到兰谿，闻得金华府中变，苗将蒋英、刘震作乱，刺死胡参政。他便创议守城，自又到严州李文忠左丞处，借兵报仇，直抵城下。蒋英、刘震连夜奔降张士诚。李左丞便辟他在幕下，凡一应军机进止，都与商议。此时张士诚闻得金、处两府，都杀了镇守，大乱。他急差大将吕珍，领兵十万，攻打诸、全。孟端与李左丞计议，先大张榜文，虚张声势，惊恐他军心。又差人进城，关合守将谢再兴，内外夹攻，杀得吕珍大败而走。次年四月，诸、全守将谢再兴，把城子畔降张士诚，攻打东阳。他又与李左丞来救东阳，创议要在五指岩立新城，可与谢再兴相拒，李左丞就着他管理。他数日之间早已筑成高城深池，是一个雄镇。张士诚差李伯升领兵攻城，那边百计攻打，他多方备御，李左丞亲来救应，李伯升又是大败。后来李左丞奉命取杭州，张士诚平章潘原明，遣人乞降，孟端劝左丞推心纳之，因与左丞轻骑入城受降。左丞就着孟端，协同原明，镇守杭州，时已六十余。未几，以劳卒于杭州。卢氏为持三年丧，如父丧一般。识者犹以孟端有才未尽用，不得如刘伯温共成大业，是所深恨。然于朋友分谊，则已无少遗恨，岂不是今人之所当观法！

第十五回 灵台山老仆守义 合溪县败子回头

天生豪杰无分地，屠沽每见英雄起，马前曾说卫车骑。
难胜纪，淮南黔面开王邸。偶然沦落君休鄙，满腔义侠人
相似，赤心力挽家声堕。真堪数，个人绝胜童缝士。

右调《渔家傲》

如今人鄙薄人，便骂道：“奴才”，不知忘恩负义、贪利无耻，冠盖中偏有人奴。抱赤披忱、倾心戮力，人奴中也多豪杰。人说他奴，不过道他不知书，不晓道理，那道理何尝定在书上？信心而行，偏有利不移、害不夺的光景。古来如英布、卫青，都是大英雄，这当别论。只就平常人家说，如汉时李善，家主已亡，止存得一个儿子，众家奴要谋杀了分他家财，独李善不肯，又恐被人暗害，反带了这小主逃难远方，直待抚养长大，方归告理，把众家奴问罪，家财复归小主。元时又有个刘信甫，家主顺风曹家，也止存一孤，族叔来估产，是他竭力出官告理清了。那族叔之子又把父亲药死诬他，那郡守听了分上，要强把人命坐过来。信甫却挺身把这人命认了，救了小主，又倾家把小主上京奏本，把这事辨明，用去万金。家主要还他，他道：“我积下的原是家主财物，怎么要还？”这都是稀有的义仆。我如今再说一个。

说话四川保宁府合溪县有一个大财主，姓沈名闾，是个监生。他父也曾做个举人同知，家里积有钱财。因艰于得子，娶有

三个妾，一个李氏、一个黎氏、一个杨氏。后来黎氏生得一个儿子，此时沈闾已四十余岁了，晚年得子，怎不稀奇？把来做一个珍宝一般，日日放在锦绣丝中、肥甘队里。到六岁时，也取了个学名，叫做沈刚。请一个先生开蒙，只是日午才方二个丫头随了出来。那先生便是个奶公，他肯读，便教他读几句，若不肯，不敢去强他；肯写，与他写几个，不肯，再不敢去教他。

一日出来没一个时辰，又要听几刻与他吃果子，缘何曾读得书？到了十三岁，务起名来，请一个经学先生，又寻上两个伴读，一个是先生儿子花纹，一个是邻家子甘毳。有了一个老陪堂，又加上两个小帮闲，也不晓得甚么样的是书，甚么样的是经，甚么样的是时文。轮着讲书，这便是他打盹时候，酣酣的睡去了；轮着作文，这便是他嚼作时节，午后要甚鱼面、肉面，晚间要甚金酒、豆酒。梦也不肯拈起书，才拈起，花纹道：“哥，有了三百两，怕不是个秀才？讨这等苦！”才捉着笔，甘毳道：“哥，待学典吏么？场中不看字的。”这沈刚略也有些资质，都不叫他把在书上，倒教他下得好棋，铺得好牌，掷得好色子。先时抛砖引玉，与他赌东道，先输几分与他，后边渐渐教他赌起钱来。先时在馆中，两个人把后庭拱他，到后渐渐引他去闯寡门，吃空茶，那沈刚后生家，怎有个见佛不拜之理？这花纹、甘毳两个本是穷鬼，却偏会说大话道：“钱财臭腐，怎么恋着他做个守钱虏？”没主意的小伙子，被这两个人一扛，扛做挥金如土。先时娘身边要，要得不如意，渐渐去偷。到后边没得偷，两个叫去借，人不肯借，叫他把房屋作戏，一时没利还，都写一本一利借票，待父天年后还足。

此时他家有个人，叫做沈实。他也是本县宋江口人，父亲

沈俭，也是沈家家人。他从小在沈闾书房中伏侍。沈闾见他小心忠厚，却又能干，自己当家后，把一个当铺、前后房产，还有隔县木山，俱着他掌管。只是这人心直口快，便沈闾有些不好，他也要说他两句。沈闾晓得他一团好心，再不责备他，越好待他。只是沈闾年纪有了，只在家中享福，那知儿子所为？倒是沈实耳躲兜着，眼睛抹着，十分过意不去，常在沈闾面前劝他教沈刚读书。

沈闾道：“我独养儿子，读出病来怎处？好歹与他纳个监罢！”后边又劝他择个好先生，又道：“左右是读书不成的，等他胡乱教教罢！”沈实见老家主这等将就，在外嫖赌事，也不敢说了。只是沈刚已是十七岁，在先一周时，也曾为他用了三百两定下一个樊举人女儿，平日常来借贷，会试一次，送一次礼，所费也不下数百两了。这番去要做亲，还不曾寻得个女儿到手，也不知故意措勒，道：“有几个连襟都是在学，且进学做亲。”再三去说，只是不肯。沈刚见未得做亲，越去嫖。先生怕失了馆，也不来管他。这两个伴读的，只图吃酒插趣，也不管他银子怎么来的。东道、歇钱之外，还又撺掇他打首饰，做衣服，借下债负岂止千金？只瞒得个沈闾。

似此半年，喜得学道按临。去央樊举人开公折。樊举人道：“我有了亲子，又是七八个女婿，那里开得许多？只好托同袍转封。”开端只出了三、四十金。沈闾怕这时不进，樊举人还要作难，去寻分上。寻得一个，说是宗师母舅，三面议成，只等进见，应承了封物。按临这日，亲见他头巾圆领进去，便就信了，不知他是混在举人队里，一见，宗师原不细查，正是一起脱空神棍。见了宗师出来，便说：“已应承了，先封起银子，待考后我与送

破题进去查取。”沈闾听了，一发欢喜得紧，连忙兑了三百两足纹，又带了些使费，到他下处城外化生寺去封。正兑时，不防备一班光棍赶进来一打，尽行抢去。沈闾吃打了一顿，只饶得不送官，气得整整病了两个月，出案也料得没名了。不期这宗师又发下五名不通及白卷童生，提父兄，恭喜却在里边。流水央了个分上，免解，又罚了三十两修学。沈闾这一气，竟不起了。沈实每日也进来问病，沈闾道：“我当日为晚年得此一子，过于爱惜，不听你劝，不行教训，不择先生，悔无及矣！但他年幼，宗族无人，那樊举人料只来剥削，不来照管。你可尽心帮扶，田产租息，当中利银，止取足家中供给，不可多与浪费。”沈实哭泣受命，不知沈刚母子在侧边，已是含恨了。

沈闾一歿，棺殓是沈实打点，极其丰厚，又恐沈刚有丧，后边不便成亲，着人到樊家说，那樊家趁势也便送一个光身人过来。数日之间，婚丧之事，都是沈实料理。只是沈刚母子甚是不悦，道：“我是主母，怎不用钱？反与家奴作主！”又外边向借债负，原约“待父天年”，如今来逼讨，沈实俱不肯付，沈刚与母亲自将家中存下银两，一一抵还。只是父丧未举未葬，正在那里借名儿问沈实要银子，却又听信花、甘两个撺哄，道祖坟风水不好，另去寻坟。串了一个风水厉器，道：“尊府富而不贵，只为祖坟官星不显，禄陷马空。虽然砂水环朝，但是砂抱而不贵，水朝而不秀，以此功名淹蹇，进取艰难。若欲富贵称心，必须另寻吉地。”

沈刚听了，也有几分动心，又加上花、甘两个撺掇，便一意寻风水。丢了自家山偏不用，偏去寻别处山。寻了一块荒山，说得龙真穴正，水抱山回，又道是亥龙落脉，真水到堂，定是状元、

宰相，朱紫满门之地。用价三百多两，方才买得。倒是他三个回手，得了百两。又叫他发石造坟，不下百金，两个又加三扣头除。及至临下葬打金井时，风水叫工人把一个大龟预先埋在下边，这日掘将起来，连众人都道是个稀奇之地了，少不得又撮了他一块礼。这时沈实虽知他被人哄骗，但殡葬大事，不好拦阻，也付之无可奈何。就是他母亲黎氏，平日被沈阉制住，也有些不像意，如今要做个家主婆腔，却不知家伙艰难，乱使乱用，只顾将家里积落下的银子出来使，那沈实如何管得？葬了沈阉，不上百日，因沈刚嫌樊氏没赔嫁，夫妻不和。花、甘两个一发引他去嫖个畅快，见他身边拿得出，又哄他放课钱，从来不曾有去嫖的放借，可得还么？又勾引几个破落户财主，到小平康与他结十弟兄：一个好穿的姓糜名丽，一个好吃的姓田名伯盈，一个好嫖的姓曹名日移，一个好赌的姓管名缺，一个好顽耍的姓游名逸，一个贪懒的姓安名所好，一个好歌唱的姓侯名亮，连沈刚、花、甘共十人，饮酒赌钱。他这小官家，只晓得好阔快乐，自己搂了个妓女小银儿，叫花纹去掷，花纹已是要拆拽他的了。况且赢得时，这些妓女你来抢，我来讨，何曾有一分到家？这正是赢假输真。沈实得知，也忍耐不住，只得进见黎氏，道：“没的相公留这家当，也非容易。如今终日浪费、嫖赌，与光棍骗去，甚是可惜。”黎氏道：“从来只有家主管义男，没有个义男管家主。他爷挣下了，他便多费几个钱，须不费你的。我管他不下，你去管他？”沈实吃了这番抢白，待不言语，舍不得当日与家主做下铁筒家私，等闲坏了。

一日，沈刚与花纹、甘毳在张巧儿家吃早饭回来，才到得厅上，沈实迎着厮叫一声，就立在侧边，沈刚已是带酒，道：“你

有甚说？”沈实道：“小人原不敢说，闻得相公日日在妓女人家，老相公才没，怕人笑话。”沈刚正待回答，花纹醉得眼都反了，道：“此位何人？”沈刚道：“小价。”花纹道：“我只道足下令亲，原来盛价，倒会得训诲家主！”甘毳道：“老管家自要压小家主。”沈刚也就变脸道：“老奴才，怎就当人面前剥削我？你想趑足了，要出去，这等作怪！”沈实道：“我生死是沈家老奴，再没此心，相公休要疑我。”连忙缩出去。花纹与甘毳便拨嘴道：“这样奴才是少见的。”便撺掇逐他。此时沈刚身伴两个伏侍书房小厮，一个阿虎、一个阿獐，花、甘两个原与他苟且的。一日叫他道：“我想你们两个，正是相公从龙旧臣，一朝天子一朝臣，怎么还不与你管事？你请我一个东道，我叫去了那沈实用你。”这阿虎、阿獐听了，两个果然请上酒店，吃了一个大东。花纹道：“然虽如此，也还要你们搬是斗非，搠得沈实脚浮，我好去他荐你。”

两个小厮果然日日去黎氏与沈刚面前，说他不是。家中银子渐渐用完，渐渐去催房租，又来当中支银子。沈实道：“房租是要按季收的，当中银子，也没个整百十支的理。”少少应付些住了。争奈那沈刚见糜丽穿了几件齐整衣服，花纹一嘴鼓舞他去做，便也不顾价钱，做来披挂。田伯盈家里整治得好饮食，花纹、甘毳极口称赞，道这是人家安排不出的，沈刚便赌气认贵，定要卖来厮赛。侯亮好唱，他自有一班串戏的朋友，花纹帮衬，沈刚家里做个囊家，这一干人就都嚼着他，肉山酒海，那里管嚼倒泰山？或是与游逸等轮流，寻山间水，傍柳穿花，有时轿马，有时船只。那些妓女作娇，这两个帮闲吹木屑，轿马船只，都出在沈刚身上。至于妓女生日，妈儿生日，都撺哄沈刚为他置酒庆贺，众人乘机白嚼。还又拨置他与曹日移两个争风，他五钱一夜，这

边便是八钱；他私赠一两，这边二两。便是银山也要用尽！正是这些光棍呵：

舌尖似蜜骨如脂，满腹戈矛人不知。

纵使邓通钱百万，也应星散只些时。

一日正在平康巷，把个吴娇儿坐在膝上，叫他出筹马，自己一手搂着，一手掷，与管缺相赌，花纹捉头儿，且是风骚得紧：

怀有红颜手有钱，呼卢得雉散如烟。

谁知当日成家者，拮据焦劳几十年。

不期一输输了五十两，翻筹又输廿两。来当中取，沈实如何肯发？阿虎去回道：“没有！”吴娇儿道：“没有银子成甚当！”甘毳道：“老家主不肯。”花纹便把盆来收起，道：“没钱扯甚淡！”弄得沈刚满面羞惭，竟赶到当中。适值沈实不在，花纹更耸一嘴道：“趁他不在，盘了当，另换一个人罢。”甘毳道：“阿虎尽伶俐，听教训，使用他管，更好！”沈刚便将银柜、当房锁匙都交与阿虎，叫管帐的与收管衣饰的，一一点查，并不曾有一毫差池。沈实回来，得知在里厢盘当，自恃无弊，索性进去，交典个明白。点了半日一夜，也都完了。那花纹暗地叫沈刚道：“一发问他讨了房租帐簿，交与阿獐；封了他卧房，赶他出去，少也他房中有千百两！”

沈刚果然问他要了帐簿，赶到家中，把他老婆、儿女都撵出房去。看时，可怜房中并不曾有一毫梯己钱财、有一件当中首饰衣服。沈刚看了也没意思，道：“我虽浪费银子，也是祖父的，怎么要你留难？本待要送你到官，念你旧人。闻得云台、离堆两山，我家有山千来亩，向来荒芜，不曾斫伐，你去与我清理、召佃，房里什物、衣服，我都不要，你带了妻小快去，不要恼我！”此

时里边，黎氏怪他直嘴；李氏只是念佛看经，不管闲事；杨氏掳了一手，看光景不好，便待嫁人，却又沈刚母子平日不作他的。沈实带了老婆秦氏，儿子关保，在灵前叩了几个头，又辞别了三个主母，又别了小主母樊氏，自到山中去了。

不上三月，当中支得多，阿虎初管，也要用些，转撤不来，便将当物转鬻大当酬应。又两月，只取不当了。房租原是沈实管，一向相安的，换了阿獐，家家都要他酒吃，吃了软口汤，也就讨不起，没得收来。花纹道：“怕有银子生不出利钱？”又要纳粮当差，讨不起租，撙掇他变卖嫖赌，交结朋友。自己明得中人钱，暗里又打偏手。樊氏闻这两个光棍引诱嫖赌，心里也怪他，常时劝沈刚不要亲近这些人，只是说不入。

父亲没不三年，典当收拾，田产七八将完，只有平日寄在樊举人户下的，人不敢买，樊家却也就认做自己的了。常言道：“败子三变：始初蛀虫坏衣饰，次之蝗虫吃产，后边大虫吃人。他先时当人的，收入利钱，如今还债，拿衣饰向人家当，已做蛀虫了；先时贱价买人产，如今还债，贱卖与人，就蝗虫了；只是要做大虫时，李氏也挈了囊橐，割宅后一个小花园，里边三间书房，在中出家了。杨氏嫁人去去了，奴婢逃走去了，止得母亲与老婆。母亲也因少长没短，忧愁病没了。外边酒食兄弟，渐也冷落，妓女也甚怠慢，便是花、甘二个也渐踪迹稀疏，只得家中闷坐。樊氏劝他务些生理，沈刚也有些回头，把住房卖与周御史，得银五百两，还些债，剩得三百两。先寻房子，只见花、甘这两个又来弄他。

巧巧的花纹舅子有所冷落房屋，人移进去便见神见鬼，都道里边有藏神。花纹道：“你这所房子没人来买的了，好歹一百两

到你，余外我们得。”他便与甘毳两个去见沈刚，领他去看，不料花纹叫舅子先将好烧酒泼在厢房，待沈刚来看时，暗将火粹着，只见遍地阴阴火光。沈刚问道：“那地上是甚么？花纹与甘毳假做不看见，道：“有几件破坛与缸，买了他便移出去。”沈刚心里想：“地下火光，毕竟有藏，众人不见，一定是我的财。暗暗欢喜。成契定要二百五十两，花、甘两个打合二百两，沈刚心里贪着屋中有物，也就不与较量，除中人酒水之外，着实修理，又用了五十余两，身边剩得百余金。樊氏甚是怨怅，道他没算计。沈刚道：“进门还你一个财主。”

两个择日过屋，便把这节事告诉樊氏，樊氏道：“若有这样福，你也不到今日了。”捱得人散，约莫一更多天气，夫妻两个动手，先在厢房头掘了一个深坑，不见一毫。又在左侧掘了一个深坑，也不见动静。一发锄了两个更次，掘了五、六处，都二三尺深，并不见物。身体困倦得紧，只得歇了。高卧到得天明，早见花纹与舅子赶来，沈刚还是梦中惊醒，出来相见。花纹道：“五鼓我舅子敲门，说昨日得一梦，梦见他母亲说，在厢房内曾埋有银子二坛，昨夜被兄发掘，今日要我同来讨。我道鬼神之事，不足深信，他定要我同来，这一定是没有的事。”

那人一边等他二人说话，一边便潜到厢房里一看，道：“姐夫，何如？现掘得七坑八坎在此！”花纹也来一张，道：“舅子也说不得，写契时原写‘上除片瓦，下连基地，俱行卖出’，这也是他命。”沈刚说：“实是没有甚物。”花纹道：“沈兄也不消赖，卖与你今日是你的了，他怎么要得？”那人便变起脸来道：“你捧粗腿奉承财主么？目下圣上为大工差太监开采，我只出首追助大工，大家不得罢！”沈刚惊得木呆，道：“恁凭你。里边搜。”那

人道：“便万数银子也有处藏，我怎么来搜？只是出首罢。”花纹道：“狗呆！若送了官，不如送沈兄，平日还好应急。沈兄，你便好歹把他十之一罢！”沈刚道：“我何曾得一厘？”花纹道：“地下坑坎便是证见，兄可处一处，到官就不好了。”那人开口要三千，花纹打合要五百，后来改做三百。没奈何还了他，这所房子，又贴他一百两。

夫妻两个无可栖身，樊氏道：“我且在花园中依着小婆婆，你到灵台山去寻沈实，或者他还怜你有之。”沈刚道：“我不听他好话，赶他出去，有甚脸嘴去见他？还寻旧朋友去。”及至去寻时，有见他才跨脚进门，就推不在的；又有明听他里边唱曲、吃酒，反道拜客未回的；花纹轿上故意打盹不见；甘毳寻着了，假做忙，一句说不了就跑。走到家中，叹气如雷。樊氏早已见了光景，道：“凡人富时来奉承你的，原只为得富，穷时自不相顾；富时敢来说你的，这是真为你，贫时断肯周旋。如今我的亲也没干，你的友也没干，沈实年年来看望，你是不睬他，依我还去见他的是。”

樊氏便去问李氏借了二钱盘费与他，雇了个驴，向灵台山来。问沈实时，没人晓得，问了半日，道：“此处只有个沈小山，他儿子做木客的，过了小桥，黄土墙里便是。”沈刚骑着驴过去，只见一个墙门，坐着许多客作，在里边吃饭，沈刚不敢冒实进去，只在那边张望。却见一个人出来，众人都站起来。这人道：“南边山上木头已砍完未？”只见几个答道：“完了。”又问道：“西边山上木头曾发到水口么？”又有几个答道：“还有百余株未到。”这人道：“你们不要偷懒才是。”沈刚一看，正是沈实，分付完了，正待进去。沈刚急了，忙赶进去，把沈实一扯，道：“我在这里。”这人一回头道：“你是谁？”一见道：“呀！原来是小主人。”忙请

到厅上，插烛似拜下去。

沈刚连忙还礼，沈实就扯一张椅，放在中央，叫老婆与媳妇来叩头。沈刚看一看，上边供养着沈闾一个牌位，与他亡母牌位，也就晓得他不是负义人了。众客作见了他举家这等尊礼，都不解其意，倒是沈刚见人在面前，就叫沈实同坐，沈实抵死不肯。便问小主母与沈刚一向起居，沈刚羞惭满面道：“人虽无恙，只是不会经营，房产尽卖，如今衣食将绝。”此时沈实更没一句怨怅他的说话，道：“小主莫忧，老奴在此两年，已为小主积下数百金，在此尽可供小主用费。”就将自己房移出，整备些齐整床帐，自己夫妻与以下人都“相公”不离口。沈刚想道：“这个光景，我是得所了，只我妻儿怎过？”

过了一晚，只见早早沈实进来见，道：“老奴自与相公照管这几座山，先时都已荒芜，却喜得柴草充塞，老奴雇人樵砍，本年已得银数十两，就把这庄子兴造，把各处近地耕种取息；远山木植，两年之间，先将树木小的遮盖在大树阴下，不能长的，先行砍伐，运到水口发卖。两年已得银七百余两，老奴都一一封记。目下有商人来买皇木，每株三钱，老奴已将山中大木尽行判与，计五千株，先收银五百两，尚欠千两，待木到黄州抽分主事处，关出脚价找还，已着关保随去。算记此山，自老奴经理，每年可出息三百余两，可以供给小主。现在银千余，还可赎产，小主勿忧。”就在里边取出两个拜匣、一个小厢，点与沈刚，果是租钱、卖钱，一一封记。

沈刚道：“我要与娘子在此，是你住场，我来占了，心上不安。要赎祖房，不知你意下何如？”沈实道：“我人是相公的人，房产是相公房产，这些银两也是相公银两。如今便同相公去赎祖

房，他一时尚未得出屋，主母且暂到这边住下。余银先将好产赎回，待老奴为相公经理。”沈刚道：“正是，我前日一时之误，把当交与阿虎，他通同管当的人，把衣饰暗行抵换，反抵不得本钱来。阿獐管房产，只去骗些酒吃，分文不讨。如今我把事都托你，一凭你说。”两个带了银子，去赎祖房，喜得周家不作住居，肯与回赎。只召了些中人酒水之费，管家、陪堂在里边撺掇的要钱，共去七百两之数，只见花、甘两个与这些十弟兄，闻他赎产，也便来探望，沈刚也极冷落待他。因房子周家已租与人，一时未出，夫妇两个仍到灵台山下山庄居住。

花、甘两个见了他先时弄得精光，如今有钱赎产，假借探望来到山庄。沈刚故意阔他，领他看东竹林、西桑地、南鱼池、北木山，果是好一派产。这两个就似胶样，越要拈拢来，洒不脱了。沈刚在山庄时，见他夫妻、媳妇自来服侍，心也不安。他始终如一，全无懈怠之意。关保回带有银千余，沈实都将来交与沈刚。沈刚就与沈实将来仍赎典当衣物，置办家伙，仍旧还是一个财主。只是樊氏怕沈刚旧性复发，定要沈实一同在城居住。沈实只得把山庄交与关保，叫他用心管理，以后租息，一应俱送进城，与主人用度。

一到城，出了房，亲眷也渐来了。十弟兄你一席，我一席，沈刚再三推辞不住，一连暖屋十来日。末后小银儿、张巧、吴娇，也来暖屋置酒，就是这班十弟兄，直吃到夜半，花、甘两个一齐又到书房内：“我们掷一回，耍一耍！”这也是沈刚向来落局常套，只是沈实不曾见。这回沈实知道，想说：“前日主人被这干哄诱，家私荡尽，我道他已回心，谁知却又不改。这几年租，穀他几日用？须得我撒一个酒风了。”就便拿了一把刀，一脚踢进书房。此

时众人正掷得高兴，花纹嚷道：“这我的顺盆！”听得门响，急抬头看时，一个人恶狠狠拿了刀，站在面前，劈脑揪翻花纹在地，一脚踏住，又把甘毳劈领结来揪住，把刀搁在脖项里。

这两个已吃得酒多，动弹不得，只是叫“饶命”。其余十弟兄，见沈实行凶，急促要走时，门又吃他把住了。有的往桌下躲，有的拿把椅子遮，小银儿便蹲在沈刚胯下，张巧闪在沈刚背后，把沈刚推上前。吴娇先钻在一张凉床下，曹日移也钻进去，头从他的胯下拱。

吴娇道：“这时候还要取笑！”东躲西缩。只有田伯盈坐在椅上，动不得，只两眼看着，那沈实大声道：“你这干狗男女，当先哄弄我官人，破家荡产也罢。如今我官人改悔，要复祖遗业，你们来暖屋，这也罢，怎做美人局，弄这些婆娘上门？又引他赌，这终不然是赌房？我如今一个个杀了，除了害！”把刀“荡”的一声，先在田伯盈椅上一敲，先把个田伯盈翻斤斗跌下椅来。要杀甘毳，沈刚道：“小山！你为我的意儿我已知道，只是杀了人，我也走不开。”沈实道：“这我自偿命。”甘毳急了，沸反叫“饶命”道：“以后我再不敢来了，若来跌折孤拐！”

花纹道：“再来烂出眼珠。”沈刚也便跪下，赌誓道：“我再与他们来往嫖赌，不逢好死。”死命把刀来夺。那沈实流泪道：“罢！罢！我如今听相公说，饶你这干狗命！再来引诱，我把老性命结识你！”一掀，甘毳直跌倒壁边，花纹在地下爬起来道：“酒都惊没了。”田伯盈也在壁边立起身来，道：“若没椅子遮身，了不得！”只见桌底下走出糜丽，床底下钻出曹日移、吴娇，糜丽推开椅子，管缺掳得些筹马，却又没用。沈实道：“快走！”只

见这几个跌脚绊倒飞跑，那小银儿、张巧、吴娇，也拐也拐你牵我扯，走出门：

剑挺青萍意气豪，纷纷鬼胆落儿曹。

休将七尺昂藏骨，却向狂夫换浊醪。

沈刚也不来送，只得个沈实在里边赶，丫头、小厮门掩了嘴笑。

樊氏见这干人，领些妓女在家吃酒，也有些怪他，坐在里边，听得说道沈实在外边要杀，也赶出来，看见人去，便进书房道：“原不是前番被这干光棍哄个精光，后边那个理你？如今亏得他为你赎产支持，怎又引惹这些人在家胡行？便迟穷些儿也好，怎么要霎时富，霎时穷？”沈刚道：“前日这些人来，我也不理。说暖屋，我也苦辞。今日来了，打发不像。我也并不曾与妓女取笑一句，骰子也不曾拈着。”樊氏道：“只恐怕见人吃饭肚肠痒，也渐要来。”沈刚道：“我已赌下誓了。”正说，那沈实赶进，就沈刚身边叩下四个头，道：“老奴一点梗直，惊触相公。这不是老奴不存相公体面，恐怕这些人只图骗人，不惜羞耻，日逐又来缠绕，一败不堪再复。如今老奴已得罪相公，只凭相公整治。”樊氏道：“相公平日只是女儿脸，踢不脱这干人，至于如此，你这一赶，大是有功。”沈刚道：“这些人我正难绝他，你这恐吓，正合我意。我如今闲，只在房中看书，再不出去。”

果然沈刚自此把家事托与沈实，再不出外，这些人要寻，又不敢进来，竟断绝了。后来沈实又寻一个老学究，陪他在家讲些道理，做些书柬。又替他纳了监，跟他上京援例，干选了长沙府经历，竟做了个成家之子。沈实也活到八十二岁才死，身边并无余财，儿子也能似爷，忠诚谨慎。沈刚末后也还了他文书，作兄

弟般看待。若使当日没有沈实在那厢经营，沈刚便一败不振；后边若非他杜绝匪人，安知不又败？今人把奴仆轻贱，谁知奴仆正有好人！

第十六回 内江县三节妇守贞 成都郡两孤儿连捷

峡云黯黯巫山阴，岷源汨汨江水深。
地灵应看产奇杰，劲操直欲凌古今。
有笈不写薛涛咏，有琴岂鼓文君音。
石镜纤月照夜杼，白帝轻风传秋砧。
凄然那惜茹蘖苦？铿尔益坚如石心。
白首松筠幸无愧，青云兰桂何萧森。
我今谩写入彤管，芳声永作闺中箴。

这首诗，单咏几个蜀中女子。蜀中旧多奇女子，汉有卓文君，眉若远山，面作桃花色，能文善琴。原是寡居。因司马相如弹《凤求凰》一曲挑他，遂夜就相如。有识的人道他失节。又有昭君，琵琶写怨，坟草独青，也是个奇女子，但再辱于单于，有聚尘之耻。唐有薛涛，人称他做女校书，却失身平康，终身妓女。蜀有两徐妃，宫词百道，却与子荒淫逸游，至于失国。还有花蕊夫人，蜀亡入宋，他见宋太祖，有诗道：“二十万人齐解甲，并无一个是男儿。”才色都可称。后来又宠冠宋宫，都有色有才，无节无德。不知女子当以德与节为主，节是不为情欲所动、贫贱所移、豪强所屈、坚贞自守；德是不淫、不盗、不贪、不悻、不妒，骄奢、懒惰、利口、轻狂，但内中淫佚、窃盗、悻泼、懒惰，不是向上事，都妇人所羞；独贪嗔就托言说是做人家，骄就托言说

是存体面，轻狂便托言风逸，利口便托言伶俐，这不易除。然一个朴实，都可免得。只是一个妒字最难，一个相形，便不能禁遏。如晋谢安石夫人，子弟称咏《关雎》诗，说他不妒，夫人问：“此诗是谁人作的？”道：“是周公。”夫人道：“若是周婆，毕竟不作了。”就是我朝有个杨侍郎，因妻妒忌杀妾，至于下狱。一个朱知县，因后妻妒忌，杀前妻之子，至于身死杖下。真有妒悍之妇，夫不能制，遂为所累的。若是视妾如姊妹，视他人子如己子，能死守不变，岂不是有节有德？

这事也只在蜀中成都府内江县，县中有一个大族，姓萧名腾，字仲升，一个兄弟名露，字季泽，也是孝友人家。两个少年都读书，后边不能成就，萧仲升改纳了吏，萧季泽农庄为活。仲升娶的是阴氏，已有一子世建，季泽娶的是吴氏。吴氏因见自己成亲已久，尚无子息，一日对季泽道：“人说无官一身轻，有子万事足。如今我尚无子息，不若娶一个妾，使有生长。”季泽道：“我与你夫妇甚是恩爱，不要生这余事。况且你年尚少，安知你不生长？倘讨一个，不知做人何如？或至生气。”吴氏道：“生气与不生气，都在我。”便着媒婆与他寻亲，自己去相，要人物齐整的，只见吴氏妹子知道来见道：“姐姐，从来男子没个好人，都好的是怜新弃旧，若与他名色娶妾，导个丑头怪恼的与他，还恐怕他情人眼内出西施；若寻了个年纪又小，又标致，好似你的，丈夫必竟喜他。况且夫妻们叫做君子夫妻，定没那些眉来眼去，装妖撒痴光景，觉得执板。这些人只要奉承家主，要他欢喜，那件不做起来？自然他亲你疏。起初时还服你教训，到后来一得宠，或是生了儿子，他就是天蝴蝶有了靠山，料不服你。姐姐你只想，他在那边，他两个调情插趣，或是他两个在床里欢笑，你

独自一个冷冷清清，怎生过得？你若说为生儿子，别人的肉，须贴不在自己身上。你若生一个儿子出来，岂不反被他劈去一半家私！姐姐你莫听姐夫骗，他们未讨小一样脸，讨了小又一样脸，后来悔得迟了。”吴氏不听。

相来相去，相了一个本县梧桐里住的李家女儿，十八岁。吴氏便把自己钗梳卖来娶了，娶到家中，为他打点一间房，动用床帐，都与自己一般。妹子又来道：“姐姐，你这样为姐夫娶妾，人都道你贤惠了，便里边兜搭些，人也不信。你如今须把他一个下马威，不要好颜待他。做个例，一月或是许姐夫去一遭，或是两遭，日里须捉他坐在面前，出亲着人家去，须带了去，晚间锁了他房门，不要等姐夫不听你分付，偷去惯了。”吴氏笑道：“汉家自有制度，不须妹妹费心。”妹子道：“姐姐，不是我多说，三朝媳妇，月里孩儿，是惯不得的。人说好是假，自淘气是真。你不听得我那边朱监生老婆，做人本分，只为一时没主意，应了丈夫讨小。后来见丈夫意思偏向，气不忿吊死了。还有个党公子，撇了大娘子，与小住在庄上不回去。家里用度不管。这都是前船就是背后眼。”无奈吴氏执定主意。到后来，萧季泽虽是两下温存，不免顾此失彼，吴氏绝不介意。喜而李氏又极笃实，先没那些作态哄老公局度，又谨饬，待吴氏极其小心。不半年有了娠，吴氏就不把家中用叫他做，临产十分调护，喜得生了个儿子。妹子又叫他把李氏嫁了，“这儿子后来只认得你，当得亲生”。又不听。与他做三朝，做满月，雇奶子抚养，并不分个彼此。到六岁上学读书，取名世延。

小世建两岁，生得且是聪明伶俐。这年萧仲升因两考满，复疏通□考又满，要赴京。考功司办了事，送文选司题与冠带。这

吏员官是个钱堆，除活切头、黑虎跳、飞过海，这些都是个白丁。吏部书办作弊，或将近年省祭咨取，不到人员，必是死亡，并因家贫、路远、年高，弃了不来，竟与顶补；或是伪印，将札上填有实历考满起送，并援纳行款题请冠带；或将卯簿那移，籍册走掇，使得早选。这是吏部作弊了。还吏员自己作弊，是央人代考、贴桌等项，捷径是部院效劳，最快的是一起效劳堂官亲随。吏部折衣服的，叫做渔翁撒网；一起班官，随出入打衣箱的，叫做二鬼争环；提夜壶的，叫做刘海戏蟾；报门引进的，叫做白日见鬼。这些可以作考中，免省祭，还可超选得好地方。萧腾也只随流平进，选了一个湖广湖阴巡检候缺，免不得上任缴凭。因妻阴氏自生世建后，身体多疾，不惟不复生育，又不能管家。娶一个妾同行，是富顺县陈见村之女，年十九岁，却也生得有些颜色，还又晓得一手女工针指，更性格温柔，做人谨慎。阴氏因自己多病，喜静，竟不因陈氏标艳，怕他专宠，有忌嫉的肚肠。陈氏也并不曾有一毫撒娇作痴，在丈夫前讨好，在背后间离光景。两个一似姊妹般在任，真是一双两好：

风细娇荷对语，日晴好鸟和鸣。

不数湘灵二女，一双倾国倾城。

至任候缺，幸得新来一个知府，是他旧服侍的县尊，就作兴，差委着他署事。混了两年，后来实授。拿了一起江洋强盗，不曾送捕厅，竟自通申，恼了捕厅。那强盗又各处使钱，反说他贪功生事。任满了，不准考满，只得回家。

弟兄相会，季泽道：“哥哥，我们都有田可耕，有子可教，做这等卑官作甚？”便家中请了一个先生，教世建、世延读书。两个在家只是训子务农，甚是相安。不期此年天灾流行，先病了一

个萧腾，请了一个医生来，绰号叫做“李大黄”，惯用大黄。他道：“胸膈有食，所以发热，下边一去，其热自清。”不知他下早了，邪热未清，反据于中，一连五六日不好。只得又请一个，叫甘麻黄，喜用麻黄。问道：“今日是七日了么？”道：“是七日。”他道：“这等该发汗！”一大把麻黄，只见是吃大黄多的，便汗出不止。萧腾自知不好，忙讨笔砚，写得几个字道：“世建年已十一，已有头角，将来必竟成人，贤妻可为我苦守。陈氏随我七年，无子，年纪尚小，可与出身。家中田亩租税，贤弟为我料理。”写毕气绝。其时阴氏母子哭做一团，萧季泽为他料理殓殓，正是：

风雨萧条破鹁鸪，不堪凄咽泪交零。

人生聚散浑难定，愁见飘飘水上萍。

萧季泽料理仲升丧事，不上十余日，不期这病最易缠染，却又病倒。家中见那两个医人不济，又去请两个医人。一个叫顾执，他来一见他一妻一妾，立在侧边，都有些颜色，道：“这不消说得，内伤外感，是个阴证，撮药是附子理中汤。又一个任意又到，看了脉，道是少阳。经家里说适才顾大医道是阴症，任意道：“胡说！他晓得看甚病。”也撮了一帖，加减小柴胡汤。家中倒不知用那一帖好，次日只得都接来，两个争得沸反。顾执道：“你破我生意。”任意道：“你一窍不通。”正争时，喜得李氏家里荐得一个医生何衷来，道：“二位不是这样了，人家请我们看病，怎请我来争？须要虚心。如今第二日了，当用些发表攻理的药。拿箱来，我们各出几种。”一个认定太阴，一个认定少阳，一个放些果子药。你一撮，我一撮，一扶也到十四日。如今又为要用人参、不用人参争了。昔日有个大老，极会说笑话。一日有个医者，定要请教，大老道：“没甚得说！只我家一个小厮，他把一个小

坛装些米在里面，一个老鼠走了进去，急卒跳不出来。小厮把火筋烧红了，去刺他，只见一火筋下去，那老鼠‘噫’这样一声；又一火筋，又一声；又一火筋，又一声。”那大老便不言语了。医者又问道：“后来如何？”大老道：“三个‘噫’，医死了，还有甚么讲？”这便是萧家故事了。幸得萧李泽已预料不起，先已分叫：“吴氏、阴氏一同守寡，看管萧氏的这两儿。李氏虽有子，但年纪止廿六岁，恐难守节，听他改嫁，不可索他的钱。”可怜一月间两弟兄呵：

树摧谢氏玉，枝折田家荆。

剩有双珠在，呱呱夜泣声。

吴氏也少不得尽礼殡葬埋葬。两边寡妇，彼此相倚，过了百余日，阴氏因遗言，叫陈氏出嫁。陈氏挥泪道：“我生作萧家人，死作萧家鬼，况大娘多病，我愿相帮，愿管小郎，断无二心。”阴氏道：“我亦久与你相依，不忍言，但你无子，恐误你青春，不若出嫁。”两个都涕泪交流，哭了一场。那边吴氏怕李氏年小，不肯守，又萧季泽遗命，叫他出嫁，日日看了世延痛哭，道：“你小小儿子，靠谁照管？”李氏听了，便罚誓道：“天日在上，我断不再醮，决老死萧家牖下！”与吴氏两个朝夕相傍，顷刻不离，抚育儿子，不分彼此。

其时陈、李两家父母，因两人年小，萧家又穷，都暗地里来劝他出嫁。劝陈氏的道：“他家贫寒，怕守不出，况且你无子，守得出时也是大娘儿子，须不亲热。你到老来没个亲儿倚靠，不如趁青年出嫁，还得个好人家。”劝李氏的道：“结发夫妻，说不得要守。你须是他妾，丢了儿子，吴氏要这股家私，怕弟男子侄来夺，自然用心管他。何苦熬清受淡，终身在人喉下取气？”又有

一干媒婆，听得说萧家有两个小肯嫁人，就思量撮合撰钱来说。媒婆道某家丧了偶，要娶个填房，本等人已四、五十岁，道只得三十多岁，人又生得标致，家事又好，有田有地；本有上五、六个儿女，却说止得一、两个儿女，又没公婆，去时一把撩绳，都任手里，还有人服侍，纤手不动，安耽快活。某家乡宦，目下上任，不带大奶奶，只要娶个二奶奶同去，这是现任，一路风骚，到任时只他一个，就是大奶奶一般，收的礼，括的钞，怕走那里去？还没有公子，生出来便是公子，极好。还有一家大财主，因大娘子病，起不得床，家中少了个管家人，要娶个二娘。名虽做小，实是做大。还有个木商，是徽州人，拿了几千银子在这里判山发木，不回去的，要娶两头大。这都是好人家。两三个媒婆撞着便道：“这是我认得的。”也不曾问这边肯不肯，便道：“替你合做了，你管女家，我管男家。”或至相争，都把这些繁华富贵来说。还又争道：“我说的好，他说的不好。”阴氏与吴氏还看陈氏、李氏光景，不拒绝他，倒是他两个决烈，道：“任你甚人家，我是不嫁，以后不须来说！”一个快嘴的便道：“二娘嫁字心里肯，口里不说的。这只是大娘主张，不须问得二位，便守到三年，也终须散场，只落得老了年纪。”缠着不去，直待陈氏、李氏发怒，还洋洋的走去，道：“且看，只怕过几个月还要来请我们哩！不要假强。”似此都晓得他两个坚心守寡，都相安了。

不期阴氏原生来怯弱，又因思夫，哀毁过度，竟成了个弱症。陈氏外边支持世建读书，内理调停阴氏药饵，并无倦怠。吴氏、李氏也不时过望。阴氏对陈氏道：“我病已深，便药饵也不能好，这不须费心了。况我死，得见夫君地下，也是快事。只是世建尚未成立，还要累你。若得他成人，不唯我九泉瞑目，便是你丈夫

也感你恩德。”又叫世建道：“你命蹇，先丧了父，如今又丧我。你平日我多病，全亏亲娘管顾，如今我死，止看得他了。你须听他教诲，不可违拗，大来要尽心孝顺，不要忘了他深恩。努力功名，为父母争气。”又向吴氏，托他照管。彼此□□饮泣。不数日，早已命终。陈氏又行殡敛。他家里父母又来说：“他萧家家事，原甚凉薄，如今又死了一个，断送越发支持不来了。就是世建，得知他后来何如？生他的尚且管不了，没了，你怎管得？不若趁早！萧家无人，也没人阻挡得你。若再迟延，直到家产日渐零落，反道你有甚私心，不能为他管守。或是世建不成人，忤逆不肖，不能容你。那时人老花残，真是迟了。”陈氏听了，痛哭道：“世建这个小儿，关系萧家这一脉断续，若丢了他，或至他不能存活，或至他流于下贱，是萧家这脉无望了。我看得世建身子重，就看得我这身子不轻。如今任他怎么穷苦，我自支撑，决不相累。我自依着二房两个寡妇，尽好作伴，不要你管！再不要你胡缠！”他自与吴氏、李氏，互相照顾，产上条粮，亲族□婚丧礼仪，纤毫不缺。也经过几个荒歉年程，都是这三个支持。每日晚必竟纺纱绩麻，监督儿子读书至二三更。心里极是怜惜他，读书不肯假借他。不是如今人家，动口说是他爷没了，将就些，在家任他做娇作痴，或是逞狂撒泼，一字不识，如同牛马，一到十四、五岁，便任他在外交结，这些无籍棍徒，饮酒宿娼，东走西荡，打街闹巷，流于不肖。正是：

画荻表节劲，丸熊识心苦。

要令衰微门，重振当年武。

至于两人出外附学，束脩、朋友交际、会文供给，这班寡发都一力酬应。

这两个小儿，从小聪明勤读，加之外边择有明师，家中又会教训，十二、三岁便会做文字。到十五、六岁，都文理大通。其时还是嘉靖年间，有司都公道，分上不甚公行，不似如今一考，乡绅举人有公单，县官荐自己前列，府中同僚，一人荐上几名，两司各道，一处批上几个，又有三院批发，本府过往同年亲故，两京现任，府间要取二百名，却有四百名分上。府官先打发分上不开，如何能令孤寒吐气？他两个撞了好时候，都得府间取了送道，道中考试又没有如今做活切头、代考、买通场传递、夹带的弊病，里边做文字都是硬切实凿，没处躲闪；纳卷又没有衙役割卷面之弊，当时宗师都做得起，三院不敢批发，同僚不敢请托，下司不敢干求，挠他的权，故此世建、世延两个都小小儿进了学。其时内江一县哄然，都称扬他三个，不唯能守节，又能教子。有许多豪门贵族，都要将女儿与他。他三人不肯，道：“豪贵人家，女多娇痴，不能甘淡薄，失教训。”止与两家门户相当的结了亲。世建娶了个余氏，世延娶了个杨氏，都各成房立户。这三个寡妇又不因他成了人，进了学，自己都年纪大，便歇，又苦苦督促他，要他大成。不期世建妻余氏生得一个儿子，叫做萧蘅，余氏又没了。陈氏怕后妻难为他，又道眼前止得这个孙儿，又自行抚养他，不教系儿子读书的心。果然这两个儿子都能体量寡母的心肠，奋志功名，累累考了优等，又都中了举。登堂拜母，亲友毕集。过数日，又去坟上竖旗立匾。其时这三个方才出门，到山中时，道：“如今我们可不负他三人于地下矣！”冬底，两弟兄到京，也后先中了进士。回来省亲祭奠，好生热闹。正是：

廿载深闺痛未亡，那看收效在榆桑。

堂前松柏欣同茂，阶下芝兰喜并芳。

后来世建做了知县，世延做了御史，都得官诰封赠父母，生的拜命，死的焚黄。这三节妇都各享有高年，里递公举，府县司道转申，请旨旌表。李南洲少卿为他作《双节传》，道：“堂前之陈，断臂之李，青史所纪，彤管有炜焉！然皆为人妻者也，而副室未之前闻也；皆异地者也，而一门未之前见也；皆异时者也，而一代未之前纪也；喜其难乎？亶其传乎？”而杨升庵太史又为立传。

第十七回 逃阴山运智南还 破石城抒忠靖贼

仗钺西陲意气雄，斗悬金印重元戎。
沙量虎帐筹何秘，缶渡鲸波计自工。
血染车轮螳臂断，身膏齐斧兔群空。
归来奏岂麒麟殿，肯令骠骑独擅功！

大凡人臣处边陲之事，在外的要个担当，在内的要个持重。若在外的手握强兵数十万，不敢自做主张，每每请教里边，取进止，以图免后来指摘，岂不误了军机？在内的，身隔疆场千百里，未尝目击利害，往往遥制阃外，凭识见以自作，禁中颇收，岂不牵制了军事？故即如近年五路丧师，人都说是□□□□人马骁劲，丧我的将帅，屠我士卒；后来辽广陷没，人都说是□□□奸谋诡计，陷我城池。不知若能经抚和衷，文武效力，朝中与阃外同心应手，如古时卒知将意，将知帅意，谋有成局，而后出师，那得到这丧师失地的田地？故此若是真有胆力的人，识得定，见得破，看定事，做得来，何必张皇皇惊吓里边，张大自己的功？看定这人，做得来，何必纷纷纭纭挠乱外边，图分人的功？内外协心，内不专制，外不推委，又不忌功嫉能，愎谏任意，不惜身家，不辞艰苦，就是灭虏而后朝食的事情，也是容易做的。

我曾想一个榜样来，我朝有个官人，姓项名忠，字荃臣，浙江嘉兴府嘉兴县人。中正统七年进士，选刑部主事，升员外。正

统十四年七月，北虏也先犯边，太监王振创议御驾亲征，举朝谏阻，王振不从，留了御弟郕王监国，与几个大臣居守，凡朝中大小官员，有才力谋略的，都令从驾。十七日出师，但见：

阵列八方，队分五色。左冲雄，右突武，前茅英，后劲勇，都拥着天子中央；赤羽日，白旄月，青盖云，皂纛雾，都簇着圣人黄钺。浩荡荡雪戟霜戈，行如波涌；威凛凛雷钲霆鼓，势若山移。但只是顶盔贯甲，不免是几个纨绔儿郎；挺剑轮枪，奈何皆数万市井子弟。介冑虽然鲜朗，真羊质而虎皮；戈矛空自锋铄，怕器精而人弱。正是平日贪他数斗粮，今朝难免阵前亡。爹娘妻子走相送，只恐骸骨何年返故乡。

大驾出了居庸关，过怀来，到宣府，那边报警的雨也似来。这阉奴王振，倚着人马多，那里怕他？还作威福，腾倒得户、兵二部尚书，日日跪在草里；百官上本请回驾的，都叫他掠阵，督兵上前。先是一个先锋西宁侯宋谟、武进伯朱贵，遇着虏兵，杀得片甲不还。驸马井源接应，也砍得个七零八落。每日黑云罩在御营顶上，非风即雨，人心惶惑。钦天监道：“天象不吉。”这阉奴才思想还京。到鸡鸣山，鞑兵追来，遣成国公朱勇断后，被他赶到鹞儿岭，杀个精光。八月十四日，将到怀来城，他又不就进城，且在土木地方屯扎人马。只见一夜，鞑兵已团团围定，各管兵官只得分付排下鹿角，地上铺了些铁蒺藜、钉板，鞑子也不敢来冲营。只是营中没了水，穿井到二丈，没个水影儿。一连三日，鞑子势大，救兵又不敢来，那阉奴荒得没法处。却是鞑子太师也先，差人讲和。这阉奴便叫大学士曹鼐写敕与和，也不待讲和的回，他竟叫拔营。这一个令传下，这些兵士便跑，那里分个队伍？那鞑兵早已赶到了，也不管官员将士乱砍。这些兵士只顾逃去，那

一个愿来迎敌与护驾？可怜一望里呵：

白草殷红，黄沙腥赤。血泻川流，尸横山积。马脱鞍而悲嘶，剑交卧而枕藉。创深血犹滴，伤寡气犹息。首碎驼蹄劲，躯裂霜锋剧。将军颈断，空金甲之流黄；元辅身殒，徒玉带之耀碧。吊有乌鸦，泣唯鹧鸪。梦绕金闺，魂离故国。浪想珠襦，空思马革。生长绮罗丛，零落阴山碛。恨化鬼燐飘，愁绪浓云湿。试风雨于战场，听呜呜之哀泣。

莫说二十万军，王振这阉奴，把内阁曹鼐、张益、尚书鄯、埜王佐、国公张辅，一干文武官员，不知是车辗马踏，箭死刀亡，都没了。还弄得大驾蒙尘，圣上都入于虏营。后边也亏得于忠肃定变，迎请还朝。

只是当时鞑兵撩乱，早以把项员外抓了去，囚首垢面，发他在沙碛里看马。但见项员外原是做官的，何曾受这苦楚？思想起来，好恼好苦：“若论起英雄矢志，公孙丞相也曾看猪，百里大夫也曾牧牛，只是我怎为羯奴管马？到不如死休。”又回想道：“我死这边，相信的道我必定死国，那相忌的，还或者道我降夷，皂白不分，还要死个爽快。”在那沙碛里，已住了几日，看这些臊子，每日不见一粒大米，只是把家里养的牛羊骡马，又或是外边打猎，捉来的狐兔、黄牛、麋鹿、熊鹿，血沥沥在火上炙了吃，又配上些牛羊乳酪，吃罢把手在胸前袄子上揩抹。这搭袄子，可也有半寸厚，光耀耀的，油腻却无一些儿轮到他。项员外再三想：“罢！在这里也是死，逃去拿住也是死，大丈夫还在死里求生。”便就在管的马中，相上了两匹壮健的在眼里，乘着夜间放青，悄悄到皮帐边，听他这些鞑子鼾声如雷，他便偷了鞍辔，赶来拴上，慌忙跳将起去。又为肚带拴不紧，溜了下来，只得重又拴紧，骑

了一匹，带了一匹，加上两鞭，八只马蹄，扑碌碌乱翻银盏，只向着南边山僻处所去。日间把马拴了吃草，去山凹里躲，夜间便骑了往外跑。偏生躲在山里时，这些臊子与鞑婆、小鞑，骑了马山下跑来跑去，又怕他跑进山来，好不又惊又怕。却又古怪，那边马嘶，这边马也嘶起来，又掩他的口不住，急得个没法，喜是那边鞑子也不知道。似此三日，他逃难的人，不带得粮，马也何尝带得料？一片瞭地，不大分辨，东跑西跑，一日也三百余里。虽是轮流骑，却都疲了，伏倒了，任你踢打，只是不肯走起来。没及奈何，只得弃马步走，昼伏夜行：

山险向人欹，深松暗路岐。

惊尘舞飞处，何处辨东西。

不一日，闯到一个山里，一条路走将进去，两边石块生得狼牙虎爪般，走到山上一望，四围石壁有数十丈，更无别路可来，山顶平旷，可以住得。前边还有坐小山，山空中都筑着墙，高二三丈，有小门，宛然是个城，城中有几个水池。项员外看了，道：“这是个死路了。”喜得无人，身子困倦，便在松树下枕了块石头睡去。只见□个人道：“项尚书，这是石城山，你再仔细看一□□，下山北去。”项员外惊醒，擦擦眼，却见那壁树根□一个青布包，拿来看时，却是些棋炒肉脯。他道天赐之物，将来吃了些，又在石池内掬了些水吃，多余棋炒肉脯藏了，便觉精神旺相，就信步下山，往北行走。又是两日，渐渐望见墩台，知道近边了，便走将近去。只见墩上军道：“咄！甚汉子，敢独自这厢走。”项员外道：“这是甚么地方？”墩军道：“是宣府。”项员外道：“我是中国随驾官，被鞑子拿去逃回的。”墩军道：“你是官，你纱帽圆领呢？”项员外道：“拿了去，还有哩？”墩军道：“你不要哄我，停

会出哨的回，我叫带你去。”项员外在墩下坐了半日，果然出哨的来，墩军与他讲了，就与他马骑，送到总兵府，回哨就禀了总兵郭登。这总兵是文武兼全的，又好贤下士，听说是个刑部员外，就请相见。只见这项员外，日日在树林中躲凹，身上衣服就扯得条条似的，头不见木梳，面可也成了个饼，脸不见水面，又经风日，焦黑可怜。郭总兵叫取冠带，梳洗相见。及至着靴时，腿上又是鲜血淋漓，蒺藜刺满脚底，也着不得靴。行了礼，送在客馆，着人为他挑去。向来只顾得走，也不知疼痛，这番挑时，几至晕去。将息了半月余，郭总兵为备衣装，资送到京。上本面阙，蒙圣恩准复原职。此时家眷在京，正欲得一实信，开丧回南。不意得见，真是喜从天降。后来升郎中，转广西副使。洁己爱民，锄强抑暴，道：“当日我为虏擒去，已拼一死报国，如今幸生，怎不舍生报国？”

天顺三年，因他曾在虏中，习知边事，升陕西廉使，整饬边事，训练士卒，修筑墩台，积谷聚粮，士民悦服。适丁母艰，士民赴京上民本请留。夺情起复，升大理卿。又奏留，改巡抚陕西右副都御史。成化元年，鞑贼挖延绥边墙抢掠。二年来犯边，都被项副都设奇制胜，大败鞑贼，一省士乐民安。不期到三年间，固原镇有个土鞑满四，他原是个鞑种。他祖把丹率众归降，与了个平凉卫千户。宗族亲戚随来的，精壮充军，其余散在平凉崇信各县，住牧耕种射猎，徭役极轻，殷富的多。满四是个官舍，家事又有，收罗一班好汉扬虎力、南斗、火敬、张把腰，常时去打围射猎。一日，赶到石城，身边见一个雪色狐狸，满四一箭射去，正中左腿。满四纵马赶去，直赶入深山，一条路追去，只是追不着。刚赶到平地上，马一个前失，落下马来。狐狸也不见了。只

见张把腰一马赶到，道：“哥，跌坏了么？好个所在，咱每不知道。这番鞑子来，咱们只向这厢躲。”火敬一起也到了，道：“鞑子是咱一家人，他来正好赶着做事，咱们怎去躲？”大家一齐下马去瞭看，道这高山上喜得又有水，盘桓了一回下来，不题。

只是这张把腰是个穷土鞑，满四虽常照管他，也不够他用，常时去收拾些零落牛羊儿，把手弄惯了。一日，往一个庄子上，见人一只牛，且是肥壮，他轻轻走去把牛鼻上插上一个大针，自己一条线远远牵着，走不上半里，撞着一班人田里回来，道：“这是我家牛，怎走在这里？”去一看，道是那人偷牛了，赶上把张腰拿住，打上一顿。正是双拳敌不得四手，怎生支撑？回去告诉火敬，火敬大恼：“你寻牛去罢，怎打我兄弟？明日处他。”过得五六日，火敬与南斗一千人，装做獠子赶将来，弓上弦，刀出鞘，一吓的把这些人吓走，一家牛羊都赶去了。不知这个是致仕张总兵的庄子，被他访知，具状在陈抚台。其时适有个李俊，是通渭县人，他包揽钱粮，侵用了不完，县中来拿，他拒殴公人，逃在满四家中。又有个马骥，是安东卫军余，醉后与人争风，把人打死，逃奔满四。各处访知，都来提拘。兵道苏燮，着他族中指挥满涛要人。满涛只得带了二十多个家丁去拿。满四便聚了众人计议，南斗道：“兵爷来拿，此去九死一生，没个投死之理！”李俊道：“大丈夫就死，也须搅得天下不太平，怎束手就缚？”满四道：“凭着咱胆气，料没得与他拿去，只他官兵来奈何？”马骥道：“大哥长他人志气！便这些官兵只好嚷饭，鞑子来惊得不敢做声，待他去了十来里放上一个炮，去赶一赶儿，有甚武艺。若来定叫他片甲不回。”满四道：“咱这里须人少。”杨虎力道：“目今刘参将到任，冯指挥在咱们人家要磕头礼，不若着人假他一张

牌，每户加银多少，又着去催促，要拿去追比，人心激变，那时我们举事，自然听从。前日看的石城山，是个天险，我们且据住了，再着人勾连套虏，做个应手。势大攻取附近城池，不成逃入套去，怕他怎生？”满四连声“有理”，先着杨虎力督领各家老少、牛羊、家产，走入石城山。

这厢满琇已是来了，摆了几对执事，打了把伞，自骑了匹马，带了二十余家丁，走到堡里。满四欢然出来相见，道：“上司来提，这须躲不去。”就分投着人领他的家丁去吃酒饭，一面唤人，那边布定了局。到一家，一家杀，二十多个家丁执事，不消半个时辰，都开除了，满琇吃了两盅酒，等到日斜，不见人来，叫满四去催促。满四道：“就来了。”只见火敬一干提了血淋淋二、三十颗首级进来，惊得满琇魂不赴体。满四道：“从咱则生，不从则死。”一把扯满琇上马，同入石城山，把堡子一把火烧了罄尽，都在石城山顶安身。那时李俊又去煽哄这些土靺，便有千余之众。参将刘清知道，便领兵赶来，只见这一枝兵：

介冑锈来少色，刀枪钝得无铓。旌旗日久褪青黄，破鼓频敲不响。零落不成部伍，萧疏那见刚强。一声炮响早心忙，不待贼兵相抗。

正行时，那厢满四道：“不要把他近山，先与他一个手段。”自己骑了匹白马，挺枪先行，这班马骥、南斗一齐随着。远远见了，刘参将忙叫扎住。满四一条枪，侄儿满能一捍刀，直冲过来。刘参将见兵势凶锐，无心恋战，拨回马便走。其余军士也只讨得个会跑，早已被他杀死百数，抢去衣甲刀枪数百。满四欢喜回兵。刘清雪片申文告急，陈巡抚便会了任总兵，着都司邢端、申澄，领各卫兵讨捕。这边满四探听这消息，更集众商议。杨虎力道：

“咱兵少，他兵多，不要与他对敌。且等他进山来，只须如此如此，便可全胜。”摆布已定。那邢都司哨见无人，果然直抵山下，只听得一声喊起，石头如雨点下来，申澄督兵救援，早被一石块打着面门，死在山下。邢都司带着残兵逃之夭夭了。贼复整兵出城追赶，大赢一阵。贼势大震，穷民都去随他。

镇巡只得题本，请兵剿杀。奉旨着陈巡抚、任总兵，会同宁夏吴总兵、延绥王都堂，合兵征讨。先是吴总兵到，他道：“这等小贼，何必大兵齐集？只与固原兵马，连夜前进，便可取贼首如探囊。”一面照会了王巡抚、任总兵，便浩浩荡荡望前征进。不上走得数十里，只见南斗领了一千人，说情愿投降。吴总兵不听，只顾进兵，参谋冯信进见道：“我兵连夜兼行，不免疲敝，不若且屯兵少息。”吴总兵道：“胡说！贼是假降以款我兵，岂可迟滞以缓军心！”传令且杀上去。前面早是满能领精兵接战，正是以逸待劳之法。只是南兵多，贼兵少，人心还要求胜，未便退后。正在那里大战，只见山两边一声炮响，又杀出两队人马，一边是火敬、李俊，一是马骥、南斗。这两支生力兵，如从天降，我兵三面受敌，如何抵敌得住？便大败而归，杀得任、吴两总兵直退守东山，才得扎住。遗下军资器械，不计其数，都被满四等搬去。这番满四越得志，山下札了几个大寨，山路上筑了两座关，分兵攻打静宁州，抢夺粮饷，贼势猖獗。连连进京报警，圣旨便拿了陈巡抚，任、吴两总兵并刘参将、冯指挥，俱以军令失机听勘。随升项副都做了总督，刘玉做了总兵，督率甘州、凉州、延绥、宁夏、陕西各镇官兵征讨。

项总督一到固原，大会文武，议进兵方略。人都道石城险峻，不易攻打，止宜坐困。总督道：“石城形势，我已知道。若说坐

困，屯兵五万，日费数千，岂可令师老财匮？”分兵六路，自屯中路延绥镇巡屯酸枣沟，伏羌伯毛忠屯木头沟，京军参将夏正屯打刺赤，宁夏总兵林胜屯红城子，陕西都司张英屯羊房堡，各路都着先锋出兵。延绥兵进攻的，正值着满能寨栅，两边合战，被满能杀死二十多人，只得暂退。过了三日，总督传令，六路齐举。此时贼见官兵势大，都撤了营寨，都入石城。先是伏羌伯兵到，奋勇攻杀，破他山路上两座关隘。山路窄狭，被他两边飞下乱石怒箭，又伤了一个伏羌伯。刘玉闻报大怒，与项总督督兵直抵城下大战，被贼兵抵死拒战，围在中间。众兵惶惶，都思逃窜。刘总兵身中飞箭，家丁已折了几个，一个千户房旄，见贼势凶勇，自己支撑不来，折身便走，早被项总督伏剑斩于马前，取头号令。众将士见了，莫不拼命砍杀，杀退贼兵，及斩了他首级数百。遣人奏捷，就奏伏羌伯毛忠战死，又揭报内阁与兵部，道：“各镇兵俱集，分为六路困贼，贼已歛兵入城，犹如釜中之鱼。止虑叛贼钩连北虏，救援入寇，喜得时虽仲冬，黄河未冻，虏兵不能渡河。又已不时差人哨探，拨兵防御，可以无虞。”

此时内阁大学士彭时他看了揭，已晓得项总督甚有经纬，灭贼有日了。只是兵部程尚书担扶不住，道：“满四原是鞑种，必竟要去降虏。那时虏兵一合，关中不保了。”题本要差抚宁侯朱永领京兵四万，前往帮助。抚宁侯就把事来张大，要厚给粮饷，大定赏格，正像近年李如桢总兵往救开铁时，不曾会得在外边争先杀战，只晓得在里边竞气争赏。那彭阁老票旨，只叫抚宁侯整饰戎装，待报启行。一时官员都纷纷道：“彭阁老轻敌，定要送了陕西才歇。”奉旨与兵部会议，彭学士道：“满四若四散出掠，他势还大，还要虑他。他如今退入山中，我兵分了六路，团团困

定，要通虏时，插翅也飞不出。不过一月，料一个个生擒献俘了。京军只有空名，都不堪战阵。目今四万人，一动，工部便要备器械银两，户部便要备行粮，贵部便要措马价。出师之日，还要犒赏。震动一番，无益于事，不若且止。”其时商学士谕道：“看项荃臣布置，力能灭贼，不必张皇。”程尚书道：“人只知京军不行，可以惜费，若使关中震摇，不知那用费更大，且至误国。”彭学士道：“足下计京军何时可到固原？”程尚书道：“在明年二三月。”彭学士道：“这等缓不及事。看这光景，岁终必能破贼。且据项总督所奏，止须朱永率宣大精兵五千，沿边西来，贼平自止。若使未平，当协力进剿。”明明已示一个不必发兵的意思了。程尚书忿然出阁道：“不斩数人，兵不得出。”

不知项总督把贼已困住，机会不可错过，每日与陕西巡抚马文升率兵围城，身坐矢石之下，并不畏怯。有将士拿防牌与他遮护，总督道：“人各有性命，何得只来卫我？”麾而去之：

征衫满战尘，破险入嶙峋。

灭贼全凭胆，忠君岂惜身。

又对众官道：“我昔年被掳鞑中，备观城形胜，山顶水少，止靠得几个石池，不足供他数千人饮食，又上边少柴，分付拨兵断他采樵、汲水。”若是道路遇着，擒拿追杀，真把个满四困得是瓮中之鳖。每日统兵到城下搦战，他又不肯出来；及至日暮鸣金收军，他又出兵追来。项总督差指挥孙玺，领兵八百屯驻东山，若城中贼出，便截其归路，前后夹攻。贼兵看了，半个不敢出城。又来请降，要项总督亲至城下。项总督便单骑前往。刘总兵恐有不测，将兵屯着，自全装贯带陪着总督。马巡抚也到。那贼在门边排下许多精锐，都带着盔甲，拿着兵器，耀武扬威。马巡抚叱

他收敛进城。满四与马骥诉说遭刘参将、冯指挥激变，原非本心，求天爷免死投降。项总督分付道：“刘、冯二人激变，朝廷已扭解进京，已正法了。尔要降，速降可保你命。”又对满琇道：“你原非反贼，为何尚自倔强？”满琇便叩头道：“当日被他劫来，今日叫人进退两难，只求都爷赦宥。”项总督就准降，带了满琇归营。到次日，那贼又在城下立起木栅，讨战不降。项总督与马巡抚计议道：“兵屯城下月余，师已老了，倘或黄河冰冻，虏兵南来，若两处抵敌，势分力薄。若他或是乘我懈怠，连兵合虏，势更猖獗。这功要速成！”与马巡抚计议，伐木做厢车攻城，又用大将军炮攻打，城中震得山摇地动，胁从贼人渐渐出降。总督都给与执照，许他近地安插，不许人生事。降者无日没有，满四军势渐渐衰弱。

杨虎力见势头不好，心里想道：“当初谋反，竟该结队逃入套中，可以存活。如今这山中是个死路，四下兵围住，料不能脱身，不如投降。”及至项总督营中，又自思他是与满四一起首恶，恐不肯饶他，好生惊恐。只见项总督叫近前来道：“你为满四谋主，本不该饶你，但我誓不杀降。倘你若能献计，生擒得满四出来，原有赏格：擒获满四，赏银五百两、金一百两，子孙世袭指挥。这赏与官，我一一与你，断不相负。”刘总兵使刮刀与他赌誓。杨虎力思量半日，道：“满四党羽虽然降的多，还有个侄儿满能，骁勇绝伦，马骥、南斗一干，常在左右。要在城中擒他不能，不若哄他出城，天爷自行擒获，这个便可。”总督道：“这等明日你可着他到东山口，我这里用计擒他。”与了他酒食，着他归城。有两个雨司道：“虎力，满四亲信。今日来降，是假降，看我兵势。正该斩首孤他羽翼，不该放他回营。”总督道：“贼势大

则相依，势败则相弃，有甚亲信？他如今见我兵势，从则必死，投降诱擒满四，可以得生，还有官赏，怎不依我？真否明日便见。”东山口是延绥兵信地，总督带兵五千，到他信地，道：“你这枝兵，连日厮杀辛苦，今日我代你守。”将兵分为左右翼，只待满四出来。

那边杨虎力逃去，见了满四，以手加额道：“恭喜，我们有了生路了。”满四忙问时，道：“适才到项总督营边探听，见他兵心都已懈怠，又听得鞑子杀到延绥地方，延绥将官怕失守，要撤兵回去，进军中来辞，他说自要分兵来守东山口。不若乘他兵马新来，营寨未定，冲他一阵，杀他一个胆寒。若杀了他总督，其兵自退。俺们乘势杀出，投了鞑子，岂不得生？”满四道：“有这机会！”马骥道：“我们一齐杀出去。”满四道：“割鸡焉用牛刀？只我领一千精兵去够了，你们守城，怕有别路兵来攻打。”次日吃了些饭，整点一枝人马，杀出城来。只见：

白马飞如雪，蛇矛色耀霜。

绣旗招飏处，罗刹出旻苍。

立马山上一望，果然一枝兵远远离开，又有一枝兵到，打着皂纛旗。满四道：“这是老项了，我且做个张翼德，百万军中取上将头。”拍马下山，竟至东山口。官军中瞭望见一个骑白马的出城，也知是满四来了，各作准备。满四到了军前，挺枪直进。刘总兵也舞刀来迎，两边部下：

撩乱舞旌旗，轰轰振鼓鼙。

愁云连汉起，杀气压城低。

血染霜戈赤，尘扬马首迷。

战余谁胜算，折戟满沙堤。

此时项总督拔剑督战，延绥王巡抚见贼兵出城，也督兵相接，马巡抚指挥伏兵齐起，截住贼兵后路。满四大叫：“中计了。”大家努力杀出，杀到前，是项总督兵；杀到左，王巡抚兵；杀到右，刘总兵兵；后边马巡抚兵。往前，后又到；右首杀去，右边又兵来。箭如雨发，先射倒了白马。城里要发兵救援，又怕别路官兵乘虚袭城，只得听他。杀到两个时辰，满四渐渐力乏，官兵如潮似来。不能抵挡。满四被项总督标下把总常得胜拿了，其余尽行杀死。马巡抚道：“贼首已擒，城中丧胆，可乘势攻城。”项总督道：“战了半日，士卒皆疲。石城险峻，一时难破，且待明日。”就将满四上了囚车，差人奏捷。止住抚宁侯兵马，次日攻城。城中闻得满四被擒，都心慌撩乱，只有马驥、南斗道：“我们当在死中求活，还杀出去，破围逃命，怎住在城里，滚汤泼老鼠——一窠儿死？”拼死杀将出去。这边兵见总督捉了满四，也都要立功，一齐攢住，把这两个要杀杀不出，要回回不得，一个个都被生擒活捉，各在总督处报功。城里李俊、张把腰都战死，尚有火敬，他还在那里要守。刘总兵道：“自这几番战阵，已擒三个贼首，擒杀从贼数千，所存不多，不若撤兵听他散去。不然，五万人屯在此，每日钱粮费大。”项总督道：“贼杀我一伯、三都司，官兵死者数千，若纵他去，后日必为陕西后患。且贼不过守一二日自散，下令凡贼人逃出城向南的罢了，往北投虏的俱要擒拿。”此时城中人住马不住，你守我不肯，只顾得自己，那里顾家属？一夜一齐逃出，被总督分兵擒杀，都不得漏脱。只有满能逃在青山洞，被官兵把火熏出来，也拿了。先行搜山，又拿得贼五百多名，破城捉获他家属数千。内中杨虎力的家属，就行给还虎力。总督自到山上一看，只见当日枕石卧梦之处，并石池石墙，宛然

如故，也不免睹今悲昔。又恐留这地胜，还是后患，传令拨兵万名，把石城险阻尽行平去，拆毁古墙，立石山顶纪功，写当日平贼日月并征讨的各官，又将诸军士的骸骨起一个大冢，杀猪羊祭他。回兵固原，犒赏各处将士。生擒贼有千余，除将满四、马骥、南斗、火敬并罪大的二百名，囚车献俘京师，其余都斩首军门。又增设一千户所防守。捷奏，朝迁旨下，项总督与马王二巡抚，各升一级，刘玉升左都督，其余有功官员以次升赏。杨虎力也得蒙恩免死。

后项总督仍回院办理朝事。至成化六年，荆襄流民李胡子作乱，项总督又奉命往讨平，发流民还乡，计四十余万。八年讨平野王贼王洪，十年升刑部尚书，十一年转兵部尚书，适值汪直开西厂，荼毒缙绅、士民，项尚书上疏奏劾，反为中伤，廷勘削籍。汪直败，仍复官。家居二十六年，悠优山水，卒赠太子太保，赐谥襄毅，与祭葬。盖唯公有此多福，自不湮没于胡沙；然亦唯公历尽艰苦，有不惜死之心，故卒能成大功于关中。荆楚所在尸祝，天之福豪杰者多矣！

第十八回 拔沦落才王君择婿 破儿女态季兰成夫

怪是裙钗见小，儿令豪杰肠柔。梦雨酣云消壮气，滞人一段娇羞。乐处冶容销骨，贫来絮语添愁。谁似王娘见远，肯耽衾枕风流。漫解钗金供菽水，勸郎好觅封侯。鹏翮劲转万里，鸿声永著千秋。

右调《菩萨蛮》

世上无非富贵、贫贱两路：富贵的人，思衣得衣，思食得食，意气易骄，便把一个人放纵坏了；贫贱的人，衣食经心，亲朋反面，意气易灰，便把一个人折挫坏了。这其中须得一提醒，一激发。至于久居骄贵，一旦寥落，最是很难堪；久在困苦，一旦安乐，最是易满，最不可少这提醒激励一着。如苏秦，他因妻嫂轻贱，激成游说之术，取六国相印。后就把这激法激张仪，也为秦相。这都是激的效验。但朋友中好的，过失相规，患难相恤。其余平交，不过杯酒往还，谈笑度日，那个肯要成他后日功名，反惹目前疏远？至到父兄之间，不免伤了天性。独有夫妻，是最可提醒激发的。但是这些妇人，遇着一个富贵良人，穿好吃好，朝夕只是撒些娇痴，或是承奉丈夫，谁晓得说他道他？若是贫的，或是粗衣淡饭，用度不充，生男育女，管顾不到，又见亲戚邻里富厚的来相形容，或相讥笑，本分的还只是怨命，陪他哭泣怨叹，丈夫知得已自不堪。更有那强梁的，便来吵闹，絮聒柴米，打骂儿

女，寻死觅活，不恤体面，叫那丈夫如何堪得？怕不颓了志气！是这些没见识女子内，不知断送了多少人。故此人得贤妻都喜得内助，正喜有提醒激发处，能令丈夫的不为安逸、困苦中丧了气局，不得做功名中人。像战国时乐羊子妻，因其夫游学未成，回来，他将自家织的布割断，道：“为学不成，如机之断，不得成布。”乐羊子因这一点醒，就努力为学，成了名儒。又唐时有个杜羔妻刘氏，他因夫累举不第，知他将回，写一首诗寄去，道：

郎君的有奇才，何事年年被放回？

如今妾面羞君面，郎若回时近夜来。

杜羔得诗，大惭大愤，竟不归家，力学举了进士。这皆贤哲妇人能成夫的。

到我朝也有个好女子，落在江西南昌府丰城县中。这丰城有一个读书的，姓李名实甫，他父亲姓李号莹斋，曾中进士，初选四川内江知县。那时实甫只七八岁，其时父亲回家祭祖，打点上任，凡是略沾些亲的，那一个不牵羊担酒来贺？今日接风，明日送行，那一日不笙歌聒耳，贺客盈门？正是：

堂前痴客方沾宠，阶下高朋尽附炎。

好笑一个李实甫，那一个豪门宦族，除没女儿的罢了，有女儿的便差上两三岁，也都道好个公子，要与他结亲。李知县道儿子小，都停着。待后日，自择吉赴任去了。一到，参谒上司，理论民词，真个是纤毫不染，视民如伤。征收钱粮，止取勾转解上司，并不加耗；给发钱粮，实平实兑，并不扣除；准理词讼，除上司的定罪，其余自准的，愿和便与和，并不罚谷要纸；情轻的竟自赶散，势豪强硬的，虽有分上，必不肯听，必竟拘提，定要正法堂上状好准好结。弄得这二三四衙生意一毫也没。不是他不肯批去事

大，衙头掎勒他呈堂，这人犯都情愿呈堂，或是重问他罪，重罚他谷，到堂上又都免了，把甚么头由诈人？至于六房，他在文书牌票上，极其详细，一毫朦胧不得。皂甲不差，俱用原告。衙门里都一清如水，百姓们莫不道好。

谁料好官不住世，在任不上两年，焦劳过度，一病身故。临终对夫人道：“我在任虽无所得，家中薄田还有数亩，可以耕种自吃。实甫年小，喜得聪明，可叫他读书，接我书香一脉。我在此，原不妄要人一毫，除上司助丧水手，有例的，可收他。其余乡绅、里递、衙役祭奠，俱不可收，玷我清名。”说罢气绝。正是：

谩有口碑传德政，谁将大药驻循良。

魂归故国国偏远，泪落长江江共长。

此时衙内哭做一团，二衙便为他申文上司，为他经理丧事。可怜库中既无纸赎，又无兑头，止得些俸粮、柴薪、马丁，银两未支不过百两，将来备办棺木、衣衾，并合衙孝衣。此时本县粮里怜他清廉，都来助丧，夫人传遗命，一概不收。止是抚院司道：“府间有些助丧水手银两，却也展转申请批给，反耽延了许久，止彀得在本县守候日用，路上盘缠。”母子二人扶柩下舡，本县衙官免意思来一祭，倒是百姓哭送了二十余里。一路回来，最没威势的是故官家小舡，虽有勘合，驿递里也懈懈的来支应，水手们也撒懒不肯赶路，母子凄凄守着这灵柩：

集唐

亭亭孤月照行舟，人自伤心水自流。

艳骨已成兰麝土，云山漫漫使人愁。

迤逦来到家中，亲邻内有的道：“是，可惜是个好官，天没

眼。”有的道：“做甚清官，看他妻子怎生样过活？”他母子经营殡葬，葬时止不过几个乡绅公祭，有几个至亲来送，也止是来应故事，那得似上任时闹哄，送上船或送一两程才散光景？逡巡年余，乡绅中分子，初时还来搭他，到后来李夫人渐渐支应不来，不能去；便去，公子小，不入达，没人来理他，他索性竟不去了。家中有几个能干家人，原是要依势擢些钱来靠的，见公子小，门户冷落，都各生心，大管家李荣，他积趱些私房，央人赎身去了。还有个李贵，识得字，在书房中服侍的，他投靠了张御史，竟自出去。

一个小厮来福，他与李夫人房中丫鬟秋香勾搭，掏摸一手逃去。告官追寻，也没踪迹。止有个老苍头李勤，只会噎饭不会支持。遗下田有百余亩，每亩也起租一石，租户欺他孤寡，拖欠不完。老苍头去催讨，吃他两瓶酒，倒为他说穷说苦。每年反要纳粮当差，不免典衣馘饰，日渐支撑不来。故此公子先时还请先生，后来供膳不起，也便在外附读。

且喜他聪明出人，过目成诵，把父亲留下子史诗赋，下到歌曲，无不涉猎。守得孝满，年纪十五六岁，夫人也为他寻亲。但只得低三下四人家，公子又道自家宦门旧族，不屑要他。至乡宦富家，又嫌李公子穷，不肯。起初也有几个媒妈子走来走去，落后酒没得噶，饭没得吃，便也不肯上门。

逢着考试，公子虽是聪明，学力未到，未必能取。要年家们开填，撇不面情过的，将来后边搭一名，府间价重，就便推托，尚未得进。公子见功名未成，姻亲未就，家事又寥落，大是不快。只是豪气未除，凡是文会上、酒席上，遇着这干公子富家郎，他恃着才胜他，不把他在意。见这些人去趋承他，偏要去扫他，或

是把他文字不通处，着实涂抹，或是故意在人前联诗作耍难他。所以这干人都道他轻薄，并不肯着他。他也便自放，常自做些诗词歌曲，有时在馆中高歌，有时在路上高唱。甚而市井小人也与他吃酒歌唱，道：“我目中无非这一流，还是这一起率真，不装腔。”满城中不晓得他是发泄一种牢骚不平之气，尽传他是狂荡之士。以耳为目的乡绅，原没有轸恤故旧的肚肠，听得人谤他，都借来推，道是不肖子，不堪培植。那李公子终不望他们提携。

似此又年余，忽一日，一个王翊庵太守，也是丰城人，与他父亲同举进士，同在都察院观政。他父亲做知县病故，王太守初任工部主事，转抽分员外，升河道郎中，又升知府。因在任直谅，忤了上司，申文乞休，回到家中，在乡绅面前问起李年兄去后家事何如？后人何如？这些乡绅却道他家事凌替，其子狎近市井游棍，饮酒串戏，大坏家声。王太守听了，却也为他叹息。

次日就去拜李夫人，公子不在，请年嫂相见。王太守问了些家事，又问公子。夫人道：“苦志攻书，但未遇时。”王太守也道他是护短的言语，也不相信，送了些礼，又许后边周济，自去了。李公子回，夫人叫他答拜。李公子次早也便具帖来王太守宅中，不料王公不在，门上见他面生，是不大往来的了，又是步行，一个跟随的老仓头又龙钟褴褛，接帖时甚是怠慢。公子不快，止投一帖，不候见就回。彼此不提。

偶然一晚，王太守在一乡绅家吃酒回家，其时大月，只听远远一个人在月下高唱，其声清雅。王太守在轿中细听，却是一个《桂枝香》：

云流如解，月华舒彩。吐清辉半面窥人，似笑我书生无赖。笑婆娑影单，婆娑影单，愁如天大。闷盈怀，何日独把

蟾宫桂，和根折得来？

学深湖海，气凌恒岱。傲杀他绣虎雕龙，写向傍人怎解？
笑侏儒与群，侏儒与群，还他穷债。且开怀，富贵原吾素，
机缘听天付来。

王太守听了道：“这一定是个才人，落魄不偶的。”着人去看来，那小厮便赶上前把那人一瞧。那人见了，道：“谁不认得李相公，你瞧甚么？”那小厮转身便跑，对王太守道：“那人道是甚李相公，细看来，似前日老爷不在家来拜老爷的李公子。”王太守道：“一定是李家年侄子，快请来相见。”家人忙去相请。王太守便也下轿步来，抬头一看，却也好个仪表：

昂藏骨格，潇洒丰神。目摇岩下电，灼烁射人；脸映暮天霞，光辉夺目。乱头粗服，不掩那年少风流；不履不衫，越显出英雄本色。正是美如冠玉轻陈孺，貌若荷花似六郎。王太守与那人相揖了，便道：“足下莫非李莹斋令郎么？”那人便道：“卑末正是，不敢动问老先生是何人。”王太守道：“老夫便是王翊庵。”那人便道：“这等是王年伯了，小侄一时失于回避。”王太守道：“老夫与令先尊同第时，足下尚是垂髫，故老夫尚未识荆。可喜贤侄如许豪爽，应能步武前人。”李公子道：“惭愧！功名未成，箕裘未绍。”王太守道：“前见年嫂，道贤侄力学攻文，不胜欣快，更日还要屈过与小儿、小婿会文。”李公子道：“当得趋赴。”说毕两下分手。李公子笑道：“可笑这年伯，你那儿子、女婿，只好囊酒袋饭，做得甚文字！却要我去同作文，到作文时可不羞死了他。”仍旧高歌步月而回。

次日，王太守因前日曾应承周济，着人送白银五两、白米五石，就请公子明日赴会。李公子至日便欣然前去，一到，王太守

便出相见。公子致谢，王太守道：“些须不足佐菽水，何烦致谢！”吃了茶，延进花园里面，却是三间厅，朱棂绿槛，粉壁纱窗。厅外列几行朱朱粉粉的妖花。厅内摆几件斑斑驳驳的古董。只见里边早有先生，姓周号公溥，是南昌府学一个有名廪生。引着两王太守公子，长字任卿，次字樵之，两个王太守女婿，一个刘给事公子，字君遁，一个曹副使公子，字俊甫。一齐都相见了。家童早已列下几个坐儿，铺下笔砚。

王太守便请周先生出题。周先生再三谦让，出了两个题目。王太守还要出，周先生道：“只两个执罢。”那王任卿把一本《四书》翻了又翻；王樵之便想得面无人色，坐在椅上动也不动；刘君遁在厅外走来走去，再不停足；那曹俊甫似个做得出的模样，在那厢写了几行，扯去了又写，写了又扯，也不曾成篇。只有李公子点了几点头，伸开纸来，一笔扫去，午饭后，两篇已完了。正是：

入瓮攒眉笑苦吟，花砖日影又移阴。

八叉谁似温郎捷，掷地还成金石音。

王太守逊周先生看，周先生不肯，推了半日。周先生看了，道：“才气横溢，词调新雅，这是必售之技。”王太守也接过去看了一眼，道：“果然笔锋犀利，英英可爱。”收在一边。那四个也有有了些草的，也有一字未成的，王太守恐妨众人文思，邀李公子到水阁上去，问道：“一向失问，贤侄令岳何人？”

公子道：“小侄尚未有亲。”王太守又沉吟了一会。将晚，里面已备下酒肴，先生忙帮衬道：“列位相公有未完的，吃了酒后清罢。”众人便都坐了。席上那李公子应对如流，弄得四位公子好似泥塑木雕一般。酒罢，李公子自去了。王太守回来讨文字看，

一个篇半，是来得去不得的文字；两个一篇，都也是庸谈，一个半篇，煞是欠通。王太守见了，也没甚言语，到叫先生有些不安。

王太守进内见了夫人，道：“今日邀李家年侄与儿子、女婿作文，可笑我两儿、女婿，枉带这顶头巾，文理俱不甚能。倒是李郎，虽未进，却大有才气，看来不止一青衿终身。”夫人道：“你儿子、女婿，都靠父亲骗的这顶头巾，原不曾会做文字。既你看得他好，可扶持他进学，也不枉年家分谊。”

王太守道：“正是。适才问他尚未有亲，我两个女婿，都是膏粱子弟，愚蠢之人。我待将小女儿与他，得一个好女婿。后边再看顾他，夫人意下何如？”夫人道：“李郎原是宦家，骨气不薄，你又看得他好，毕竟不辱门楣。但二女俱配豪华，小女独归贫家，彼此相形，恐有不悦。”王太守道：“我那小小姐，识见不凡，应不似寻常女流，不妨。”次日，竟到书房，对周先生道：“昨见李生文字，学力尚未充，才华尽好。”

周先生道：“是进得的。”王太守道：“岂止进而已！意待招他作婿，敢烦先生为我执柯。”先生道：“曾与夫人相商么？后边恐厌他清贫，反咎学生。”王太守道：“学生主意已定，决不相咎。”去后，只见刘君谠道：“我丈人老腐，不知他那里抄得这几句时文，认他不出，便说他好，轻易把个女儿与他。”曹俊甫道：“若是果然成亲，我辈中着这个穷酸，也觉辱没我辈。”王樵之道：“不妨，我只见母亲说他又穷，又好吃酒、串戏，自然不成。”先生道：“令尊要我去说，怎生是好？”王任卿道：“先生自去，料他不敢仰攀。”先生去见了李公子，又请见李夫人。说及亲事，公子推却，夫人道：“既承王大人厚意，只是家贫不能成礼。”先生去回复，王太守道：“聘礼我并不计。”这边李夫人见了他意思好，

便收拾些礼物，择日纳采。那王任卿兄弟，狠狠的在母亲前破发。

母亲道：“你父亲主意已定了，说他不转。”两兄弟见母亲不听，却去妹子前怨畅父母道：“没来由，害你，家又贫寒，人又轻狂，若成亲，这苦怎了？”王小姐只不言语。后边两个嫂嫂与两个姐姐，又假做怜惜，来挑拨他，道：“人又尚未进，不知读得书成么？又家中使唤无人，难道娇滴滴一个人，去自做用么？小姐可自对爹爹一说。”小姐听得不奈烦，道：“这事我怎好开口？想爹爹必有主见。”两嫂嫂与姐姐见他不听，便番转脸来，当面嘲笑，背地指捌他。小姐略不介意。

过了数月，李家择日毕姻。王太守与夫人加意赠他，越惹得哥嫂不喜欢。所喜小姐过门，极其承顺孀姑，敬重夫婿，见婆婆衣粗食淡，便也不穿华丽衣服。家里带两房人来，他道他在宦家过，不甘淡薄，都发回了，止留一个小厮、一个丫鬟。家中用度不给，都不待丈夫言语，将来支給，并没一些娇痴骄贵光景。只是李公子他见两个舅子与连襟，都做张致，妆出宦家态度，与他不合，他也便傲然，把他为不足相交。倒是旧时歌朋酒友，先日有豪气无豪资，如今得了妆奁，手头宽裕，常与他往还。起初王小姐恐拂他意，也任他。后来见这干人也只无益有损，微微规讽他。李公子也不在心上。

一日王太守寿日，王小姐备了礼先往。到得家中，父母欢悦如故，只是哥嫂与姐姐，不觉情意冷落。及至宾客来报刘相公、曹相公来，两个哥便起身奉迎；报李公子来，道：“甚贵人么？要人迎接。”直至面前，才起身相揖。这李公子偏古怪，小姐来时，也留下甚阔服、綾袜朱履，与他打扮。他道：“我偏不要这样外边华美。”止是寻常衣服，落落穆穆走来。相揖时，也只冷冷不

少屈。但是小姐见了，已大不然，又见哥哥与刘、曹两姐夫说笑，俱有立做一团，就是亲友与僮仆，都向他两人虚撮脚。到李公子任他来去，略不加礼。

及至坐席，四人自坐一处，不与同席。李公子想也有不堪，两眼只去看戏，不去理他，看到得意之处，偶然把箸子为他按拍。只见他四人一齐哄笑起来。里面大姨道：“想心只在团戏上，故此为他按拍。”二位嫂嫂道：“做一出与丈人庆寿也可。”小姐当此，好生不快，不待席终，托言有疾，打轿便行，母亲苦死留他不肯。此时李公子闻得小姐有疾，也便起身。两个舅子也不强留。行到芒湖渡口，只见小姐轿已歇下，叫接相公一见，便作色道：“丈夫处世，不妨傲世，却不可为世傲。你今日为人奚落可为至矣，怎全不激发，奋志功名？”

因除头上簪珥，可值数十金，道：“以此为君资斧，可勉力攻书，为我生色。且老母高年，河清难待，今我为君奉养，菽水我自任之，不萦君怀。如不成名，誓不相见。”遂乘轿而去。李公子收了这些簪珥，道：“正是，炎凉世态不足动我，但他以宦室女随我，甘这淡薄，又收他受人轻笑，亦是可怜。我可觅一霞帔报母亲，答他的贫守。”因就湖傍永福庵赁下一小房读书。王小姐已自着人将铺陈柴米送来了。此后果然谢绝宾朋，一意书史，吟哦翻阅，午夜不休。每至朔望归家定省，王小姐相见，犹如宾客一般，止问近日曾作甚功课么。如此年余，恰值科考。王太守知他力学，也暗中为他请托。县中取了十名，府中也取在前列，道中取在八名。进学，入学之日，王太守亲自来贺，其余亲戚也渐有拢来的了。正是：

萤光生腐草，蚁辈聚新膻。

不隔数日，王小姐对公子道：“你力学年余，谅不止博一青衿便了，今正科举已过，将考遗才，何不前往？功名正未可知。”公子道：“得陇足矣，怎又望蜀？”小姐不听，苦苦相促，只得起身。府间得王太守力取了，宗师考试，却是遗才数少，宗师要收名望。府县前列，抚按观风批首，紧要分上。又因时日急近，取官看卷，又在里边寻自己私人，缘何轮得他着？只得空辛苦一场。回时天色尚未暮，忽然大雨骤至，顷刻水深尺许，遥见一所古庙，恰是：

古木萧森覆短垣，野苔遮径绿无痕。

山深日暮行人绝，唯有蛙声草际喧。

到得庙中，衣衫尽湿，看看昏黑，解衣独坐，不能成寐。将次二更，只听得庙外喧呼，公子恐是强人，甚是惊恐。却是几盏纱灯，拥一贵人，光景将及到门，听得外边似有人道：“李天官在内，暂且回避。”又听分付道：“可移纱灯二盏送回。”忽然而散。公子听了，却也心快，只是单身庙中，凄冷，坐立不住，又失意而回，怕人看见，且值雨止，竟跣足而回。到家，老仆与小厮在庄上耘田不回，止得一个从嫁来粗婢，又熟睡，再也不醒。王小姐只得自来开门，见了道：“是甚人拿灯送你？”公子道：“停会对你说。”进了门，就把庙中见闻一一说知。小姐道：“既然如此，没有个自来的天官，还须努力去候大收。”

幽谷从来亦有春，萤窗休自惜艰辛。

青灯须与神灯映，暂屈还同蠅屈伸。

极热天气，小姐自篝灯绩麻，伴他读书。将次到七月尽，逼他起身，公子道：“罢了，前日人少，尚不见收。如今千中选一，一似海底捞针，徒费盘缠无益。”小姐道：“世上有不去考的秀才

么？”到晚间，还逼他读书，叫他看后场。

公子笑道：“那里使用得他着？”逼不过，取后场来看，是篇《蛟龙得云雨论》，将来读熟了。次早起身，跟的小厮挑了行李，赶不得路。一路行来，天色已晚，捱城门进得，各饭店都已关了，无处栖止。公子叫小厮暂在人家檐下，看着行李，自到按院前打听。清晨寻歇家，在院前行来行去，身子困倦，便在西廊下打盹。不期代巡梦中，梦见一条大黑龙，蟠在西廊下，惊醒道：“必有奇人。”暗暗传出，道凡有黑夜在院前潜行打听的，着巡捕官，留羁明日解进。此时深夜，缘何有人？四个看，止得一个秀才，就便在睡中拿住。

李公子急切要脱身时，又无钱买脱，只得随他。明辰解进，只见御史在堂上，大声道：“你是甚人？敢黑夜在我衙前打点？”公子对道：“生员是丰城新进生，闻得大宗师大收遗才，急于赶赴，过早，在院前打盹，别无他情。”御史见是个秀才，已道他是梦中龙了，问了名字，分付一体考试。及至到考时，因梦中梦龙，便出《蛟龙得云雨论》题。李公子便将记的略加点窜，赶先面教。其余这些人，有完得早的，只用钱买得，收在卷箱内好了，还有捱不上不得收的。他却得御史先看，认得他，竟批取了。后边取官来看，见是代巡所取，也便不敢遗落。出案有名，王太守便着人送卷子钱，送人参，邀去与两个公子同寓。头场遇得几个做过题目，他便一扫出来。二、三场，两个王公子道他不谙，毕竟贴出。不期他天分高，略剽窃些儿，里边却也写得充满，俱得终场。人都为他吃惊。归家，亲友们就有来探望送礼的了。

到揭晓之夜，李公子未敢信道决中，便高卧起。只见五更之时，门外鼎沸，来报中了三十一名。王衙是他丈人，也有人去报。

里边忙问：“是大相公？是二相公？”道：“是李相公。”王家兄弟正走出来时，吃了一个扫兴。王太守倒喜自家有眼力，认得人。此时李衙里，早是府县送捷报旗竿，先时冷落亲戚都来庆贺。李夫人不欲礼貌，王小姐道：“世情自是冷暖，何必责备他？但使常如此，等他趋承便好。”还有赎身去李荣，依旧回家。李夫人不许，又是王小姐说：“他服侍先边老爷过，知事，便留他罢。”内外一应支费，王小姐都将自己妆奁支持，全不叫李夫人与丈夫费心。旗匾迎回，李公子拜毕母亲，深谢岳丈提携、小姐激劝。此后闹哄哄吃赛鹿鸣，祭祖。人都羡李知县阴德，产这等好子孙。有道李夫人忍苦教子成名，有道王太守有识见，知人得婿，谁得知王小姐这等激发劝勉？既中后，王氏弟兄与刘、曹两连襟，不免变转脸来亲热，斗分子贺他，与他送行。李公子也不免因他向来轻玩，微有鄙薄之意，又是王小姐道：“当日你在贫穷，人来轻你，不可自摧意气；今日你得进身，人来厚你，也不可少带骄矜，举人进士也是人做来的。”又为他打点盘缠，赍发上京。

凡人志气一颓，便多扼塞；志气一鼓，便易发扬。进会场便中了进士，殿试殿了二甲十一名。观政了告假省亲。回来，捐资修葺了向日避雨神祠。初选工部主事，更改礼部，又转吏部，直至文选郎中。掌选完，迁转京堂，直至吏部尚书，再加宫保。中间多得夫人内助，夫妻偕老，至八十余岁。生二子，一承恩荫，一个发了高魁。不惟成夫，又且成子，至今江右都传做美谈。

第十九回 捐金有意怜穷 卜屯无心得地

干济吾儒事，何愁筐底空。
脱骖非市侠，赠麦岂贪功。
饭起王孙色，金怜管叔穷。
不教徐市媪，千载独称雄。

天下事物，尽有可以无心得，不可有心求，自钱财至女色、房屋、官禄，无件不然。还有为父母思量，利及一身；为一身思量，利及后嗣。这是风水一说。听信了这些堪舆，道此处来龙好，沙水好，前有案山，后有靠，合甚格局，出甚官吏，捐金谋求，被堪舆背地打偏手。或是堪舆结连富户做造风水，囤地骗人。甚至两边俱系富家，不肯归并一家。或是人都谋此地，至于争讼，后来富贵未见，目前先见不安。还有这些风水，见他喜好风水，都来骗他。先一个为他造坟，已是说得极好，叫他费尽钱财。后边一个又来破发，道是不好，复行迁改，把个父母搬来搬去，骨殖也不得安闲。不知这风水，却有自然而来的。如我朝太祖葬父，舁至独龙冈，风雨大至，只闻空中道：“谁人夺我地？”下边应道：“朱某。”太祖因雨暂回，明日已自成坟。这是帝王之地，所不必言。就如我杭一大家，延堪舆看风水，只待点穴，忽两堪舆自在那厢商议，道：“穴在某处，他明日礼厚，点与他；不厚，与他右手那块地。”不期为一个陪堂听了，次日见堪舆所点，却是右

手的，他就用心。后来道：“如今生时与你朝夕，不知死后得与你一块么？”因问他求了这块地，如今簪缨不绝。一家亦因堪舆商议，为女儿听了，道：“在杨梅树下。”后来也用计讨了，如今代代显宦。这都有鬼使神差般。但有一人，却又凭小小一件阴鹭，却得了一块地，后来也至发身。

话说福建三山，有一个秀才，姓林名茂，字森甫。他世代习儒，弱冠进了一个学。只是破屋数椽，碯田数亩，仅可支持，不能充给。娶了一个妻黄氏，做人极其温柔，见道理，甘淡泊。常道这些秀才，一入学了，便去说公话事，得了人些钱财，不管事之曲直，去贴官府的脸皮，称的是老父师、太宗师，认的是舍亲敝友，不知若说为人伸冤，也多了这些侠气。若是党邪排正，也关阴鹭，镇日府、县前，奴颜婢膝，也不惜羽翎。若为穷所使，便处一小馆，一来可以藉他些束脩，资家中菽水，二来可以益加进修。盖人做了一个先生，每日毕竟要讲书，也须先理会一番，然后可讲与学生。就是学生庸下，他来问，也须忖量与他开发。至于作文，也须意见、格局、词华胜似学生，方无愧于心，故此也是一件好事。只是处馆也难，豪宦人家，他先主一个意要寻好先生，定要平日考得起的。这些秀才见他豪宦可扰，也人上央人去谋。或是亲家，或是好友，甚是出荐馆钱与他陪堂，要他帮衬，如何轮得到平常人？况且一捱进身，虽做些名士模样，却也谦卑巽顺，笼络了主翁；猫鼠同眠，收罗了小厮；又这等和光同尘，亲厚了学生。道人都是好奉承的，讲书有句像，便道“特解”；作文有一句是，便与密圈。在人前与他父母前称扬，学生怎不喜他？这便是待向上学生了。还有学生好懒惰的，便任他早眠晏起，读书也得，不读书也得；作文也可，不作文也可。就是家中有严父，

反为他修饰，自做些文字，与他应名。若父亲面试，毕竟串他小厮，与他传递。临考，毕竟掇哄主人，为央分上；引领学生，为寻代考。甚至不肖的，或嫖，或赌，还与帮闲。只要固目下馆，那顾学生后来不通，后来不成器？故此阔馆也轮不着林森甫。仅在一个颜家，处一个半斤小馆，是两个小鬼头儿。一个聪明些，却要顽；一个本分些，却又读不出书。喜得一个森甫有坐性，又肯讲贯，把一个顽的拘束到不敢顽，那钝的也不甚钝。学生虽是暂时苦恼，主翁甚是欢喜。捱到年，先生喜得脱离苦根，又得束脩到手，辞了东家起身。东翁整了一桌相待，临行送了脩仪，着个小厮挑了行李，相送回家：

一窗灯影映青毡，书债今宵暂息肩。

不作凤凰将九子，且亲鸳鹭学双鸳。

床头声断歌鱼铗，囊底欣余润笔钱。

莫笑书生镇孤零，情缘久别意偏坚。

不说森甫在路。且说麻叶渡口，有个农庄，姓支名佩德，年纪已近三十岁，父母蚤亡，遗得几亩荒山，两亩田地，耕种过活。只是没了妻室，每日出入，定要锁门。三餐定要自家炊煮。年年春夏衣服，定要央人，出些缝补钱、浆粉钱，甚是没手没脚。到夜来，虽是辛苦的人，一觉睡到天亮，但遇了冬天长夜，也便醒一两个更次，竟翻覆不宁，脚底上一冷，直冷到腿上；脚尖一缩，直缩到嘴边，甚是难过。一日回来吃饭，同伴有人锄地，他就把锄头留在地上，回了去时却被人藏过。问人，彼此推调。他叫道：“是那个儿子藏过我的？”一个尖嘴的道：“你儿子还没有娘哩！”众人一齐笑将起来。他就认真，说人笑他没有老婆，他一发动情起来，回去坐在门前纳闷。

一个邻舍老人家巫婆，见了他道：“支大官，一发回来得蚤，你为煮粥煮饭，一日生活只有半日做，况又没个洗衣补裳的，甚不便当，何不寻个门当户对的，也完终身一件事？”支佩德道：“正要在这里寻亲，没好人家。”巫婆道：“你真要寻亲，我倒有个好头代，是北乡郑三山的女儿，十八岁，且是生得好，煮茶做饭，织布绩麻，件件会得。匡得一个银子，他娘有私房，他自有私房，到有两个银子，赔嫁极好，极相应。”支佩德道：“他肯把我这穷光棍？”巫婆道：“单头独颈，有甚不好！”支佩德道：“还没有这许多银子。”巫婆道：“有底椿的，便借两两何妨？”支佩德听了，心花也开，第二日安排个东道，请他起媒。巫婆道：“这亏你自安排，若一讨进门，你就安闲了。”吃了个妈妈风回去。择日去到那边说，郑家道他穷，巫婆道：“他自己有房子住，有田，有地，走去就做家主婆，绝好人家。他并不要你赔嫁，你自打意不过与他些，他料不争你。”郑三山听得不要赔嫁，也便应承。他来回报，支佩德也乐然。问他财礼，巫婆道：“多也依不得，少也拿不出，好歹一斤银子罢。”支佩德摇头道：“来不得。我积趱几年，共得九两。如今那里又得这几两银子？”巫婆道：“有他作主，便借些。上一个二婚头，也得八九两。他须是黄花闺女，少也得十二两。还有谢亲、转送、催妆、导日，也要三四两。”支佩德自度不能。巫婆道：“天下没有娘儿两个嫁爷儿两个事！你且思量，若要借，与你借。除这家再没相应亲事了。”支佩德思量了一夜，道：“不做得亲，怕散了这宗银子，又被人笑没家婆。说有赔嫁，不若借来凑了，后来典当还他。”算计定了，来见巫婆，道：“承婆婆好意，只是那家肯借？”巫婆道：“若要借，我房主邹副使家广放私债，那大管家尝催租到我这里，我替

你说。”果然一说就肯，九折五分钱，借了六两，约就还。巫婆来与他做主，先是十两，后来加杂项二两，共十二两。多余二、三两，拿来安排酒席，做了亲。廿七、八光棍，遇了十八、九娇娘，你精我壮，且是过得好。但只是郑家也只是个穷人家，将饼卷肉，也不曾赔得。拿来时，两只黑漆箱、马桶、脚桶、梳桌、兀凳，那边件件都算钱，这边件件都做不得正经。又经支佩德先时只顾得自己一张嘴，如今两张嘴，还添妻家人情面分，只可度日，不能积落还人。邹衙逼讨，起初指望赔嫁，后来见光景也只平常，也不好说要他的典当。及至逼得紧去开口，女人也欣然，却不成钱，当不得三五两，只是那些利钱与他管家，来请他吃些酒，做花椒钱。

拖了三年，除还，积到本利八两。那时年久要清，情愿将自己地一块写与，不要。又将山卖与人，都不捉手。也曾要与颜家，颜家道逼年无银。先时管家日日来炒，里边有个管家看他女人生得甚好，欺心占他的，串了巫婆，吓要送官。巫婆打合女人准与他，正在家逼写离书，那女人急了，道：“我是好人家儿女，怎与人做奴才？我拼一个死，叫邹家也吃场官司。”外边争执，不知里边事，他竟开了后门，赶到渡头，哭了一场，正待投水。这原是娶妻的事，先时要娶妻，临渴掘井。后来女家需索，挑雪填井。临完债逼，少不得投河奔井。

不期遇了救星。林森甫看见妇人向水悲哭，也便疑心，就连忙赶上，见他跳时，一把扯住道：“不要短见。”女人只得住了。问他原故，他将前后细诉：

差向豪门曳绮罗，一番愁绝蹙双蛾。

恨随流水流难尽，拼把朱颜逐绿波。

森甫道：“娘子，你所见差了。你今日不死，豪家有你作抵，还不难为你丈夫。如你死，那债仍在你丈夫身上还，毕竟受累了。你道你死，你丈夫与母家可以告他威逼，不知如今乡宦家逼死一个人，那个官肯难为他？也是枉然。喜得我囊中有银八两，如今赠你，你可将还人，不可作此短见。”便筐中去检此银，只见主家仆揪住道：“林相公，你辛苦一年才得这几两银子，怎听他花言，空手回去？未免不是做局哄你的，不可与他！”森甫道：“我已许他，你道他是假，幸遇我来。若不遇我，他已投河了，还哄得谁？”竟取出来，双手递与。这娘子千恩万谢接了，又问：“相公高姓？后日若有一日，可以图报。”森甫笑而不对。倒是仆人道：“这是三山林森甫相公，若日后有得报他，今日也不消寻死了。”两边各自分手。

森甫分了手，回到家中，却去问妻子觅得几分生活钱，犒劳仆人。仆人再三推了不要，自回家去。到晚，森甫对其妻赵赵的道：“适才路上遇着一个妇人，只为丈夫欠了宦家银八两无还，要将他准折，妇人不欲，竟至要投水，甚是可怜！”那黄氏见他回时，不拿银子用，反向黄氏取，还道或者是成锭的，不舍得用。及半晌不见拿出来，也待问他，听得此语，已心会了，道：“何不把束脩济他，免他一死？”森甫道：“卑人业已赠之，也晓得娘子有同志，只是年事已逼，恐用度不敷。”黄氏道：“官人既慨然救人，何故又作此想？田中所入，足备朝夕，薪水之费，我女工所得，足以当之，切勿介意。”森甫听了，也觉欣然。捱到除夜，一物不买。宗族一个林深，送酒一壶与他，他夫妻收了他的，冲上些水，又把与小厮不收的银子，买了半升虾，把糟汁煮了，两个分岁。森甫口占两句道：

江虾糟汁煮，清酒水来淘。

两个大笑了一场，且穷快活。外边这些邻人亲族，见他一件不买，道：“好两个苦做人家的，忙了一年，鱼肉不舍得买。”后边有传他济人这节事，有的道：“亏他这等慷慨，还亏他妻子倒也不絮聒他。”有的道：“没算计穷儒！八两银子生放一年，也得两数利钱，怎轻易与人，可不一年白弄卵？便分些儿与他也罢，竟把一注银子与人，这妇人倒不落水，他银子倒落水了。”他也任人议论，毫无追悔。

除夜睡时，却梦到一个所在，但见：

宇开白玉，屋铸黄金。琉璃瓦沉沉耀碧，翡翠舒翎；玳瑁楼的飞光，虬龙脱海。碧阑干外，列的是几多瑶草琪花；白石街中，种的是几树怪松古柏。触目是朱门瑶户，入耳总仙乐奇音。却如八翼扣天门，好似一灵来海藏。

信步行去，只见柱上有联，镌着金字，道：

门关金锁锁，帘卷玉钩钩。

须臾过了黄金阶，渐上白玉台。只见廊下转出一个道者，金冠翠裳，贝带朱履，道：“林生何以至此？”森甫就躬身作礼。那道者将出袖中一纸，乃诗二句，道：

鸛鵒之地不堪求，麋鹿眠处是真穴。

道：“足下识之。”言讫相揖而别。醒来正是三更，森甫道：“这梦毕竟有些奇怪。”次日即把“门关”二句写了做春联，粘在柱上。只见来的亲友见了都笑：“有这等文理不通秀才，替你家有甚相干，写在这边？”又有一个轻薄的道：“待我与他换两句。”是：

蓬户遮芦席，苇帘挂竹钩。

有这样狂人！那森甫自信是奇兆。

到了正月尽，主家来请，他自收拾书籍前往。当日主人重他真诚，后来小厮回去说他舍钱救人，就也敬他个尚义，着实礼待他。一日，东翁因人道他祖坟风水庸常，不能发秀，特去寻一个杨堪舆来。他自称“杨救贫”之后，他的派头与人不同。他知道，人说风水先生常态是父做子破，又道撙哄人买大地，打偏手。他便改了这腔，看见这家虽富，却是臭吝不肯舍钱，风水将就去得，他便极其赞扬，道：“不消迁改。”见有撒漫，方才叫他买地造坟，却又叫他两边自行交易，自不沾手。不知那卖主怕他打退船鼓，也听也他。又见穷秀才阔宦，便也与他白出力一番，使他扬名。故此人人都道他好。颜家便用着他。他初见卖弄道：“某老先生是我与他定穴，如今乃郎又发。某老先生无子，是我为他修改。如今连生二子。某宅是我与他迁葬，如今家事大发。某宅是我定向，如今乃郎进学。如今颜老先生见爱，须为寻一大地，可以发财、发福的。”说得颜老好生欢喜，就留在书房中歇宿。森甫也因他是个方外，也礼貌他。

一日间与颜老各处看地，晚间来宿歇。颜老与杨堪舆、林森甫，三个儿一桌儿吃晚饭。颜老谈起：“森甫至诚有余，又慈祥慷慨，旧岁在舍下解馆回去，遇见一妇人将赴水，问他是为债逼，丈夫要卖他，故此自尽。先生就把束脩尽行赠他，这是极难得事。”杨堪舆道：“这妇人可曾相识么？”森甫道：“至今尚不知他是何等人家，住在何处，叫甚名字。”杨堪舆道：“若不曾深知，怕是设局。”森甫道：“吾尽吾心，也不逆他诈。”堪舆道：“有理，有理！如此立心，必发无疑。但科第虽凭阴鹭也靠阴地，佳城何处，可容一观么？”森甫不沉颜色惨然道：“学生家徒四壁，亡亲尚未得归浅土。”杨堪舆道：“何不觅一地葬之，学生当为效劳，

包你寻一催官地，一葬就发。”森甫道：“只恐家贫不能得大地。”杨堪舆道：“这不在大钱才有。人用了大钱，买了大片山地，却不成穴。就是看来，左右前后环拱，关锁尽好，穴不在这里。人偶然一、二两得一块地，却可发人富贵，这只在有造化巧遇道。”颜老道：“先生若果寻得，有价钱相应的，学生便买了送先生。”杨堪舆道：“这也不可急遽，待我留心寻访便了。”那杨堪舆为颜家寻了地，为他定向、点穴，事已将完，因闲暇在山中闲步，见一块地，大有光景。归来道：“今日看见一地，可以腰金，但未知是何人地，明早同往一看，与主家计议。”次日，森甫与杨堪舆同去，将到地上，忽见一个鹿劈头跳来，两人吃了一惊。到地上看时，草都压倒，是鹿眠在此，见人惊去。杨堪舆道：“这是金锁玉钩形，那鹿眠处正是穴。若得来为先生一做，包你不三年发高魁，官至金紫。得半亩之地也便彀了，但不知是谁家山地。”林森甫心中暗想：“地形与梦中诗暗合，穴又与道者所赠诗相券。”便也欢喜。

佳气郁菁葱，山回亥向龙。

牛眠开胜域，折臂有三公。

正在那边徘徊观看，欲待问，只见这隔数亩之远，有个个人在那边锄地，因家中送饭来，便坐地上吃饭。森甫便往问他，将次走到面前，那妇似有些认得，便道：“相公不是三山林相公么？”堪舆道：“怎这妇人认得？”妇人便向男子前说了几句。那男子正是支佩德，丢了碗，与妇人向森甫倒身下拜，道：“旧年岁底，因欠宦债，要卖妻抵偿。他不愿，赴水，得恩人与银八两，不致身死。今日山妻得生，小人还得山妻在这厢送饭，都是相公恩德。”森甫扶起，道：“小事，何足挂齿。”因问：“相公因何事到此？”

森甫道：“因寻坟地到此。”佩德道：“已有了么？”堪舆道：“看中此处一地，但不知是谁家的。”支佩德道：“此山数亩，皆我产业。若还可，即当奉送。”堪舆便领着他，指道：“适才鹿眠处，是这块地，略可。”支佩德道：“自此起正我的地。”便着妻先归，烹了家中一只鸡。随苦苦邀了森甫与杨堪舆到家，买了两坛水酒，道：“聊为恩人点饥。”吃完，即当面纸一张，写了山的四至都图，道出买与林处，杨堪舆作中。送与森甫，森甫决不肯收。杨堪舆把森甫捏一把道：“这地是难得的，且将机就机。”森甫再三坚拒道：“当日债逼，使你无妻。今日白收你产，使你必致失所。这断不可！”支佩德道：“这边山地极贱，都与相公，不过值得七八两，怎还要价？”森甫道：“我当日与你，原无心求偿。你肯卖与我，必须奉价收契。”杨堪舆道：“林先生不必过执。”森甫不肯。

次日，支佩德自将契送到颜家，恰遇颜老，问两个有些面善，道：“我是有些认得你，那里会来。”支佩德道：“是旧年少了邹副使债，他来追逼，曾央间壁钟达泉，来要卖产与老爹，连见二次，老爹回复。后来年底催逼得紧，房下要投河，得这边林相公救了，赠银八两。昨日林相公同一位杨先生看地，正是小人的，特写契送来。”颜老道：“旧岁林相公赠银的正是你令正。”又叹息道：“我遍处寻地，旧年送地来不要。无心求地，却送将来，可见凡事有数，不要强求。”领进来见了森甫。颜老道：“既是他愿将与先生，先生不妨受他的。况前已赠他银子，不为白要他产。”森甫只是不肯，两边推了半日。颜老道：“老夫原言助价，到里边称出银三两付他。”遂收了契。杨堪舆便与定向点穴。支佩德却又一力来营造。择了日，森甫去把两口棺木移来，掘下去果然

热气如蒸，人人都道是好坟，杨堪輿有眼力。不知若没有森甫赠银一节，要图他地也烦难哩。

森甫此时学力已到，本年取了科举，次年弘治戊午，中了福建榜经魁。己未连捷，自知县升主事，转员外。又迁郎中，直至湖广按察司副使。历任都存宽厚仁慈，腰了金。这虽是森甫学问足以取科第，又命中带得来，也因积这阴功，就获这阴地，可为好施之劝。

第二十回 不乱坐怀终友托 力培正直抗权奸

《易》著如兰，《诗》咏鸟鸣。涤瑕成嫩，厥唯友生。
贫贱相恤，富贵勿失。势移心贞，迹遐情密。淡疑水而固疑
潦，斯不愧五伦之一。

右调《朋友箴》

当初刘孝标曾做《广绝交论》，着实说友道的薄：财尽交疏，
势移交断；见利相争，见危相弃；忽然相与，可叫刎颈。一到要
紧处，便只顾了自己。就如我朝阉臣李广得宠，交结的便传奉与
官。有两个好朋友，平日以道学自励的。谈及李广得宠之事，一
个道：“岂有向阉奴屈膝之理？”到次日，这个朋友背了他去见时，
不料已先在那里多时了。此是趋利。就是上年逆珰用事时，攻击
杨、左的，内中偏有杨、左知交；弹射崔、魏的，内中偏有崔、
魏知己。此岂故意要害人，不过要避一时之害。不知这些人原也
不堪为友，友他的，也就是没眼珠，不识人的人。若是我要友他，
毕竟要信得他过。似古时范、张，千里不忘鸡黍之约；似今时王
凤洲与杨焦山，不避利害，托妻寄子。我一为人友，也要似古时
庞德公与司马徽，彼此通家，不知谁客谁主；似今时马士权待徐
有贞，受刑濒死，不肯妄招。到后来徐有贞在狱时，许他结亲，
出狱悔了，他全不介意。这才不愧朋友。若说一个因友及友，不
肯负托，彼此相报，这也是不多见的人。

如今却说一个人，我朝监生，姓秦名翥字凤仪，湖广嘉鱼人氏，早年丧母，随父在京做个上林苑监付，便做京官子弟，纳了监在北京。后边丁忧回家，定了个梅氏，尚未做亲。及至服满，又值乡试，他道：“待乡试回来毕姻。”带了一个家人，叫做秦淮，一个小厮，叫做秦京，收拾了行李，讨了一只船，自长江而下。只见：

水连天去白，山夹岸来青。

苇浦喧风叶，渔舸聚晚星。

一路来，不一日已到扬州。秦凤仪想起有一个朋友，姓石名可砺，字不磷，便要去访他。不知这石不磷也是嘉鱼人，做人高华倜傥，有胆气，多至诚，与人然诺不侵，少年也弄八股头做文字，累举不第，道：“大丈夫怎么随这几个铜臭小儿，今日拜门生，明日计荐书，博这虚名！”就撇了书，做些古文诗歌，弹琴击剑，写字画画。虽不肯学这些假山人、假墨客，一味奴颜婢膝的捧粗腿，呵大卵胞；求荐书，东走西奔；钻管家，如兄若弟。只因他有了才，又有侠气，缙绅都与他相交。常往来两京，此时侨寓在扬州城砖街上。秦凤仪到钞关边停了船，叫秦淮看船，带了秦京，拿了些湖广土仪、莲肉、湘簟、鲟鳇、鱼鲙之类，一路来访石不磷。却也有人晓得他，偶然得个人说了住处，寻来，凑巧石不磷在家。数间厅事，几株花木，虽无车马盈门，却也求诗的、乞画的、拜访的，高朋满座。一见凤仪，两个是至交，好生欢喜，忙送了这些人，延入书斋留饭，问些故乡风景、平日知交，并凤仪向来起居。随即置了酒，拉了两个妓，同游梅花岭，盘桓半晌。秦凤仪别了要下船。石不磷道：“故人难得相遇，便在此顽耍数日何妨？”秦凤仪道：“怕舟子不能担待。只见石不磷停了

一会，似想些甚么，道：“这等明日兄且为我暂住半晌，小弟还有事相托。”凤仪道：“拱候。”

次日，船家催开船，凤仪道：“有事且慢。”将次早饭时，石不磷却自坐了一乘轿，又随着一乘轿，家人挑了些箱笼行李之类，来到船边，恰是石不磷和一个二八女子，这女子生得：

花疑妖艳柳疑柔。一段轻盈压莫愁。

试倚蓬窗漫流盼，却如范蠡五湖游。

下了船，叫女子见了秦凤仪，就在侧边坐了。石不磷道：“这女子不是别人，就是敝友窦主事所娶之妾。扬州地方，人家都养瘦马，不论大家小户，都养几个女儿，教他吹弹歌舞，索人高价。故此娶妾的都在这里，寻了两个媒妈子，带了五七百开元钱，封做茶钱，各家看转。出来相见，已自见了，他举动、身材、眉眼，都是一目可了的。那媒妈子又掀他唇，等人看他牙齿；卷他袖，等人看他手指；挈起裙子，看了脚；临了又问他年纪，女子答应一声，听他声音。费了五七十个钱，浑身相到。客冬在北京，过临清，有个在京相与的内乡窦主事，见管临清钞关，托我此处娶妾。小弟为他娶了此女，但无人带去，耽延许久，只道小弟负托。如今贤弟去，正从临清过，可为小弟带一带去？”秦凤仪听了，半日做不得声，心里想道：“他是寡女，我是孤男，点点船中，怎么容得？况此去路程二千里，日月颇久，恐生嫌疑。”正在应不得、推不得时节，只见石不磷变色道：“此女就是贤弟用了，不过百金，怎么迟疑？”取出一封与窦主事书，放在桌上，他自登岸去了。

一叶新红托便航，雨云为寄楚襄王。

知君固是柳下惠，白璧应完入赵邦。

这时，秦凤仪要推不能，却把一个湿布衫穿在身上，好生难过。就在中舱另铺下一个铺，与他歇宿，自己也就在那边一张桌儿上焚香读书。那女子始初来也娇羞不安，在船两日，一隙之地，日夕在面前，也怕不得许多羞，倒也来传茶送水，服侍秦凤仪。凤仪好生不过意。行不过一二日，早是高邮湖。这地方有俗语道：“高邮湖，蚊子大如鹅。”湖岸上有一座露筋庙，这庙中神道是一个女子，生前姑嫂同行，避难借宿商人船中。夜间蚊子多，其嫂就宿在商人帐中，其姑不肯。不期蚊子来得多，自晚打扑到五鼓，身子弱，弄得筋骨都露，死在舟中。后人怜他节义，为他立庙，就名为“露筋娘娘”。秦凤仪到这地方，正值七月天气，一晚船外飞得如雾，响得似雷，船里边磕头撞脑都是，秦凤仪有一顶纱帐，赶了数次，也不能尽绝。那女子来船慌促，石不磷不曾为他做得帐子，如何睡得？凤仪睡了，听他打扑再不停手，因想起“露筋娘娘”之事，恐怕难为了他，叫他床中来宿。女子初时也作腔，后边只得和衣来睡在脚后。那家僮听得道：“我家主今日也有些熬不过了，这女儿子落了靛缸也脱不得白了。”倒在那里替主人快活，替女子担忧。

似此同眠宿起，到长淮，入清河，过吕梁洪，向闸河，已去了许多日子。来到临清，只见秦凤仪写了个名帖，叫小厮拿了石不磷这封书，来见窦主事。小厮把书捏捏道：“只怕不是原封了。”到了衙门，伺候了半晌，请相见。见了送上石不磷这封书，留茶，问下处，说在船中。窦主事就来回拜，看见是只小舟，道：“先生宝眷也在舟中么？”秦凤仪道：“学生止一主一仆，没有家眷。”只见那主事脸色一变，吃了一盅茶就回。坐在川堂，好生不快，心里想道：“这石不磷好没来由，这等一个标致后生，又没家眷，

又千余里路，月余日子，你保得他两个没事么？”也不送下程请酒，只是闷坐。到晚想起，石不磷既为我娶来，没个不收的理，分付取一乘轿，到水次抬这女子。这女子别时甚不胜情，把秦凤仪谢了上轿。到衙，那主事一看，果然是个绝色，又看他举止都带女子之态，冷笑道：“我不信。”便收拾卧房安下，这夜就宿在女子房中。夜间一试，只见轻风乍触，落红乱飞；春意方酣，娇莺哀啭。那窦主事好不快活。又想到：“天下有这样人？似我老窦，见了这女子，也就不能禁持，他却月余意不动念，真是圣人了！”不曾起床，便分付叫秦相公处送双下程一副，下请书，午间衙中一叙。

这边家人见窦主事怠慢，道：“我说想有些不老成，窦爷怪了。”天明，秦凤仪也催开船，家人又道：“再消停，窦爷不欢喜，或者小奶奶还记念相公。”正开船不上一里，只见后边一只小船飞赶来，道：“窦爷请秦相公。”赶上送了下程。秦凤仪不肯转去，差人死不肯放，只得转去。相见时，窦主事好生感谢，道：“学生有眼不识先生，今之柳下惠了。学生即写书谢石不磷，备道足下不辜所托。就是足下此行，必定连捷。学生曾记敝乡有一节事，一个秀才探亲，泊船渭河。夜间崖上火起，一女子赤身奔来，这秀才便把被与他拥了，过了一夜而去。后来在场中，有一个同号秀才，做成文字，突然病发，道：‘可惜了，这几篇中得的文字用不着。’竟与了这秀才。揭晓时，这秀才竟高中了。那时做文字的秀才来拜道：‘生平在文字上极忌刻，便一个字不肯与人看，怎那日竟欣然与了足下？虽是足下该中，或者还有阴德。’再三问他，那举人道：‘曾记前岁泊船渭河，有一女因失火，赤身奔我。我不敢有一毫轻薄，护持至晓送还，或者是此事。’那秀才

便走下来，作上两个揖，道：‘足下该中，该中！便学生效劳也是应该的，前日女子正是房下。当日房下道及，学生不信天下有这好人，今日却得相报。’自学生想起来，先生与小妾同舟月余，纤毫不染，绝胜那孝廉。但学生不知何以为报耳！”随着妾出来拜谢，送两名水手作赆礼。凤仪坚辞，窦主事道：“聊备京邸薪水，不必固辞。”又叫秦相公管家，也赏银二两。自写书谢不磷去了。正是：

临岐一诺重千金，肯眷红颜负寸心？

笑杀豫章殷傲士，尺书犹自付浮沉。

秦凤仪到京，恰值司成考试，取了前列。在西山习静了几时，一体入场。他是监生，这“皿”字号中，除向已拨历挂选，这是只望小就，无意中式。又有民间俊秀，装体面应名，虽然进场，写来不成文字的；还有怕递白卷被贴出，买了管贡院人，整整在土地庙里坐一日一夜的。实落可中的也不多，秦凤仪便中了个经魁。顺天府中吃了鹿鸣宴，离家远，也不回去，仍旧在西山里习静。恰好窦主事回京，转了员外，不时送薪米。到得春试时，又中了进士。窦主事授他秘诀，道：“卷子有差失，不便御览，可带海螵蛸骨进去，遇差错可以擦去。又‘皇帝陛下’四字，毕竟要在幅中，可以合式。”秦凤仪用这法，果然得了二甲赐进士出身。未及选官，因与同乡李天祥进士、同年邹智吉士交往，彼此都上疏论时政，道：“进君子，退小人。清政本，开言路。”触忤了内阁，票本道：“秦凤仪与李天祥，俱授繁剧衙门县丞，使老成历练。”吏部承旨，天祥授陕西咸宁县县丞，凤仪授广西融县县丞。凤仪也便辞了朝，别了窦员外。窦员外着实安慰一番，道：“烟瘴之地，好自保重。暂时外迁，毕竟升转。年少仁路正长，不

可介意。”又为他讨了一张勘合，送了些礼。

一路出来，路经扬州，秦凤仪又去见石不磷。石不磷道：“贤弟好操守，不惟于贤弟行检无玷，抑且于小弟体面有光。当贤弟沉吟时，已料贤弟必能终托。”因问他左迁之故，凤仪备道其事。石不磷道：“贤弟，官不论大小，好歹总之为国家干一番事。如今二衙不过是水利、清军、管粮三事。若是水利，每年在农工歇时，督率流通堤坊，使旱时有得车来，水时有得泄去，使不至饥荒，是为民，也是为国。清军为国家足军伍，也不要扰害无辜。管粮不要纵歇家包纳，科敛小民，不要纵斗斛、踢斛、淋尖，鱼肉纳户，及时起解，为国也要为民。如今谪官，还要做前任模样。倨傲的，讨差回家，或是轻侮同列。懒惰的，寻山问水，不理政事。不肖的，谋差、谋印，恣意扰民。这须不是索位而行的事！贤弟莫作腐话看。”因送他在金焦两山，登眺了两日。不磷又见柳州在蛮烟瘴雨中，怕他不堪，路上还恐有险阻，要同他到任。秦凤仪道：“小弟浮名所使，兄何苦受此奔波？”不磷不听，陪他到家，做了亲，相帮他雇了一只大船之任。

行了几日，正过洞庭，两个坐在船上，纵酒狂歌。只见上流飞也似一只船来，水手一齐失色，道：“不好了！贼船来了！”石不磷便掣刀在手。那船已是傍将过来，一挠钩早搭在船上，一个人便跳过船来。那石不磷手快，一刀砍断挠钩，这边顺风，那边顺水，已离了半里多路。这强盗已是慌张了，石不磷却又是一刀剁去，此人一闪，不觉跌入舱中。石不磷举刀便劈，秦凤仪说道：“不可，不可！这些人尽有迫于饥寒，不得已为盗的。况且他也不曾劫我，何必杀他？”石不磷道：“只恐我们到他手里，他不肯留我。”便扶他起来，只见这人呵：

阔额突然如豹，疏眸炯炯如星。

胡须一部似钢针，启口声同雷震。

并无一毫惧怯。秦凤仪道：“好一个好汉！快取酒与他压惊。”秦淮道：“这是谢大王不杀之恩了！”吃酒时，只见他狼吞虎嚼，也没有一毫羞耻。秦凤仪道：“我看兄仪度，应非常人。但思兄在此胡行，不知杀了多少人，使人妻号子哭。若使方才兄一失手，恐兄妻子亦复如此。兄何不改之？”那人道：“我广西熟苗，每年夏秋之交，毕竟出来劫掠。今承分付，便当改行。”正饮酒时，船上人又反道：“贼又来了！”却是贼船道贼首被杀，齐来报仇。四橹八桨，飞似赶来。将近船，那人道：“不得无礼！”这干人只把船傍拢来，都不动手。这人便挥手向秦凤仪、石不磷谢了，一跃而过，其船依旧箭般去了。石不磷道：“饶人不是痴。若方才砍了他，如今一船也毕竟遭害，还是凤仪远见。”凤仪道：“偶然一哀怜他，也不曾虑到此事。”

行了许久，到了湘潭。那边也打发几个人、一只船来迎接。石不磷便要辞回，秦凤仪定要他到任上。不一日到了任，只见景色甚是萧条。去谒上司，有的重他一个新进士；有的道他才得进步就上本，是个狂生，不理他；还有的道他触忤内阁，远选来的，要得奉承内阁，还凌轹他。一个衙宇，一发齐整，但见：

烂柱巧镶墨板，颓椽强饰红檐。破地平东缺西穿，旧软门前拷后补。川堂巴斗大，纸糊窗每扇剩格子三条，私室庙堂般，朽竹笆每行搁瓦儿几片。古桌半存漆，旧床无复红。壁欹难碍日，门缺不关风。

还有一班衙役，更好气象：

门子须如戟，皂隶背似弓。管门的，向斜阳捉虱；买办

的，沿路寻葱。衣穿帽破步龙钟，一似卑田院中都统。
每日也甚兴头：

立堂的，一庭青草；吆喝的，两部鸣蛙。告状，有几个
噪空庭乌雀嘴喳喳；跪拜，有一只骑出入摇铃饿马。
秦凤仪看了这光景，与石不磷倒也好笑，做下一首诗送石不磷看
道：

青青草色映帘浮，宦舍无人也自幽。

应笑儒生有寒相，一庭光景冷于秋。

石不磷也作一首：

堪笑浮生似寄邮，漫将凄冷恼心头。

相携且看愚溪晚，傲杀当年柳柳州。

不数日，石不磷是个豪爽的人，看这衙斋冷落，又且拘局得紧，不能歌笑，竟辞秦同仪去了。凤仪已自不堪，更撞柳州府缺堂官，一个署印二府，是个举人，是内阁同乡，他看报晓得凤仪是触突时相选来的，意思要借他献个勤劳儿，苦死去腾倒他，委他去采办大木，到象山、乌蛮山各处。这山俱是人迹罕到处所，里边蝮蛇大有数围，长有数十丈；虎豹猿猱，无件不有。被秦凤仪一伙烧得飞走，也只数月，了了这差。他又还憎嫌他糜费，在家住得不上五七日，又道各峒熟苗累年拖欠粮未完，着他到峒征收。这些苗子有两种：一种生苗，一种熟苗。生苗是不纳粮当差的，熟苗是纳粮当差的。只是贪财好杀，却是一般。衙门里人接着这差委的牌，各人都吃一惊，道：“这所在没钱赚，还要赔性命。这所在那个去？”你告假，我托病，都躲了。只有几个吃点定了，推不去的，共四个皂隶：一个马夫、一个伞夫、一个书手、一个门子。出得城，一个书手不见了。将次到山边，一个伞夫把

伞“扑”地甩在地下，装肚疼，再不起来，只得叫门子打伞。那开路的皂隶又躲了，没办法，自带了缰，叫马夫喝道。那门子道：“老虎来了！”喊了一声，两个又躲了魑魅。秦凤仪看了又好恼，又好笑，落落脱脱，且信着马走去，那山且是险峻：

谷暗不容日，山高常接云。

石横纤马足，流瀑湿人巾。

秦凤仪正没摆拨时，只听得竹筱里簌簌响，钻出两个人来。秦凤仪道：“你是灵岩峒熟苗么？我是你父母官，你快来与我控马，引我峒里去。”这苗子看了不动，秦凤仪道：“我是催你粮的，你快同我走。”只见这苗子便也为他带了马进去。过了几个山头，渐有人家，竹篱茅舍，也成村景。走出些人来，言语侏离，身上穿件杂色彩衣，腰系一方布，后边垂一条似狗尾一般。女人叫夫娘，穿红着绿，耳带金环，也有颜色。见这两个人为他牵马，道：“是你爷娘来？”这两个回道：“道是咱们父母官。”一路引去，听得人纷纷道：“头目来了！”却是一个苗头走来，看了秦凤仪便拜，道：“恩人怎到这个所在来？”凤仪一看，正是船上不杀他的强盗。秦凤仪跳下马，道：“我在此做了个融县县丞，府官委我来催粮。”这苗目道：“催粮，再没一个进我峒来的。如今有我在不妨，且到我家坐地，我催与父母。”到他家里，呼奴使婢，不下一个仕宦之家，摆列熊掌、鹿脯、山鸡、野彘与村酒。秦凤仪叫那人同坐，那人道：“同坐，父母体便不尊了。”便去敲起铜鼓，驼枪弄棒，赶上许多人来，他与他不知讲些甚么，又着人去各峒说了，不三日之间，银子的，布的，米谷的，都拿来。那人道：“都要送出峒去。”自己与秦凤仪控马，引了这些人，相随送到山口，洒泪而别。

秦凤仪自起地方夫搬送到府，积年粮米都消。二府又道他得峒苗的赃，百般难为。恰喜得一个新太府来，这太府正是窦员外，临出京时，去见内阁，内阁相见，道：“这地方是个烟瘴地方，当日曾有一个狂生，妄言时政，选在那边融县做个县丞。这个人不知还在否？但是这个不好地方，怎把先生选去？且暂去年余。学生做主，毕竟要优擢足下。”窦知府唯唯连声而退，心下便想道：“怎老畜生！你妨贤病国，阻塞言路，把一个言官弄到那厢，还放他不过。”想起正是秦凤仪，又怕他有小人承内阁之意，或者害他，即起身上任。只见不曾出城，有一个科道送书道：“秦生狂躁，唯足下料理之。”窦知府看了大恼。路经扬州，闻石不磷不在，也不寻访。未到任，长差来迎，便问：“融县秦县丞好么？”众人都道他好。到了任，同知交盘库藏文卷，内有“各官贤否”，只见中间秦凤仪的考语道：

恃才傲物，黷货病民。

窦知府看了一笑，道：“老先生，秦生得罪当路，与我你何干，我们当为国惜才，贤曰贤，否曰否，岂得为人作鹰犬。”弄得一个二府羞惭满面，倒成了一个仇隙。

数月后，秦凤仪因差到府，与窦知府相见，竟留入私衙。秦凤仪再三不肯，道是辖下。窦知府道：“我与足下旧日相知，岂以官职为嫌？”秦凤仪只得进去。把科道所托的书与秦凤仪看了，又把同知的考语与看。秦凤仪道：“县丞在此，也知得罪时相，恐人承风陷害，极其谨飭。年余奔走，不能亲民事，何尝扰民，况说通贿？”窦知府道：“奸人横口诬人，岂必人之实有？但有不佞在，足下何患？考语我这边已改了。”道：

一勤涖事，四知盟心。

秦凤仪道：“这是台台培植，穷途德意，但恐为累。”窦知府笑道：“为朋友的死生以之。他嗔我，不过一削夺而已，何足介怀？足下道这一个知府，足增重我么？就今日也为国家惜人材，增直气，原非有私于足下。”因留秦凤仪饮：

作客共天涯，相逢醉小斋。

趋炎图所丑，盛德良所怀。

两个饮酒时，又道：“前娶小妾，已是得子。去岁丧偶，全得小妾主持中馈。”定要接出来相见。

自此各官见府尊与他相知，也没人敢轻薄他。只是这二府与窦知府合气，要出血在秦凤仪身上。巡按按临时，一个揭帖，单揭他“采木冒破，受贿缓粮”。过堂时，按院便将揭内事情扳驳得紧。窦府尊力争，道：“采木不能取木，虚费工食，是冒破。他不半年，采了许多木头。征粮不能完粮，是得钱缓。他深入苗峒，尽完积欠，还有甚通贿？害人媚人，能为公道！”这会巡按，也有个难为秦凤仪光景，因“害人媚人”一句，签了他心，倒避嫌不难为他。停了半年，秦凤仪得升同州州同。窦知府反因此与同知交讦，告了致仕，同秦凤仪一路北回。秦凤仪道：“因我反至相累！”窦知府道：“贤弟，官职人都要的，若为我要高官，把人排陷，便一身暂荣，子孙不得昌盛！我有田可耕，有子可教罢了，这不公道时世，还做甚官？”后来秦凤仪考满，再转彰德通判，做了窦知府公祖，着实两边交好。给由升南工部主事，转北兵部员外，升郎中，升扬州知府。恰好窦知府又荐地方人材。补凤翔知府，升淮扬兵道。此时石不磷方在广陵，都会在一处。两个厚赠石不磷，成一个巨富人。

呜呼！一言相托，不以女色更心，正是“贤贤易色”。一日

定交，不以权势易念，真乃贫贱见交情！若石不磷非知人之杰，亦何以联两人之交？三人岂不足为世间反面寡情的对证！